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

第二卷

劉遐 聲 譯

杜建 時 校

1150

中華書局印行

FUDAN JPZ0000000575A

THE WAR SECOND YEAR

by

EDGAR MCINNIS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

劉暹暈譯
杜建時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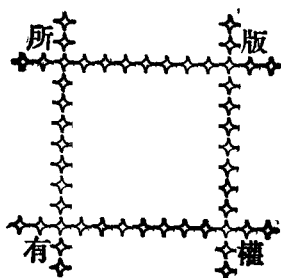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三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Edgar McInnis

譯者

劉遐翬

校閱者

杜建時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

目錄

第一章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二月	一
第二章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三月	五五
第三章	一九四一年四月至六月	九九
第四章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九月	一五二
文獻附錄		一九二
大事記		二〇五

插圖

轟炸目標圖	一一
遠東形勢圖	三七
意屬北非之戰圖	七〇
意希戰爭圖	八九
意屬東非之戰圖	八〇
希臘會戰圖	一〇四
中東圖	一二二
蘇聯戰場圖	一五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

第一章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二月

一 不列顛之戰

一九四〇年秋季戰爭之進行，大抵由一單純而極重要之事實來決定。此即德國欲利用空軍以擊潰英國企圖之失敗是也。此失敗之直接而重要之結果，即凡希特勒所能用以侵略英國之各項計劃皆爲之停頓。目今此種停頓雖祇是停頓而已；然納粹苟不能恢復其空中之地位，則其侵略之意念終必全部放棄。所有其他之考慮皆取決於此一因素，其他各項計劃之實行及各種設計之研究，亦幾全由此次空戰之進行及其與英國生存機會之關係而決定。

就此點而言，九月間德國大舉襲擊之結果，其重要性恰可與一九一四年馬恩之役相比較。這兩次戰爭中，攻擊方面所遭受之挫折皆極嚴重，而亦不會予防禦方面以最後之勝利，惟以防止德國所期待之立即勝利而已。因之德國被迫採取新計劃及新方法用以代替業已失敗之計劃及方法，且予英國及其盟國以微弱，但亦極爲重要之生存機會，而此生存機會亦即奠定最後勝利之最重要而不可少之基石也。

在德國方面，此初期估計之失敗，迫使其需要一準備之新時期，以爲捲土重來之計，而仍預期再度大規模攻勢之來臨。但在未進攻之前，德國之工作卻是改進攻爲防禦而以鞏固其所已得之地。此種防禦固不必爲一消極之防禦。固極欲予敵人以最大之壓力，而此種壓力則必期與再度大舉進攻時重行調整新策略所附帶之內部努力可以相配合。然由此而產生徒事消耗之辦法，其本身並不認爲爭取勝利之真正手段。無非想盡其可能以削弱英國之地位而增加其本身之地位，使雙方勢力懸殊以期有利於希特勒第二計劃之成功。

故此項明顯之戰略與促使德國失敗之軍事行動之戰略在本質上固毫無二致。此種戰略在於保持主動與奇襲之便利，在於與全線上敵軍整個力量相對抗，在於探察敵方防禦上之弱點，并向各弱點予以致命之打擊而予精疲力竭之敵人以有決定性之潰敗與毀滅。當發動攻擊英國時，德空軍之失敗並不足阻其不斷採用此項策略——不過在運用上不得有所改變而已。德國之陸軍軍力固仍未有所削弱，即其空軍力量亦至多不過受輕微之削弱，而不利迅即恢復也。所需求者厥為應認識僅對大不列顛心臟部份打擊尚感不足，必須使攻擊力量擴大足以威脅該帝國之外圍方為有效。設應用此法足以充分削弱英國資源，則英國之都城將不堪此準備中更兇猛之新攻勢之打擊。

若用此種方策，英國似乎不堪一擊。為防止其心臟部份被數量上較優勢空軍之襲擊，則主要之大動脈必需加以防衛，蓋此等動脈若被切斷，其影響實足致命，蓋該優勢空軍由法國根據地至英國本土之飛行僅數秒鐘之事耳。為維持英國之生命計，必需仰賴海上航線以維持其商務上經常之交流。而此等海上航線今日已被自那維克(Narvik)至波爾多(Bordeaux)環繞於英國根據地之海面及海底之納粹襲擊者所困擾。地中海西部入口之控制已為一難以駕御而不友善之西班牙所暗中監視。防衛蘇彝士之軍隊亦已與意大利駐利比亞(Libya)之陸軍相遭遇，其後方復受黑海沿岸德國駐軍之威脅，蓋此處之德國陸軍正如一長矛，指向達但尼爾(Dardanelles)海峽也。且英國對意大利在地中海之威脅所作靈巧而堅韌之奮鬥，亦不能不用於對法國經常敵意之舉動。自德國加強其對歐洲大陸控制之後，其所獲得居中而馭與先發制人之便利自更增加。其所具龐大數量之軍用機械而謂不向此孱弱之綿長線進攻，似不可能，謂英國能吸收其資源以避免此項進攻來臨時之打擊亦似不可能。

然英人仍以堅定不移之決心以應付此艱巨之工作。此種拒絕承認失敗之倔強精神仍不失為英人之主要資源。此種精神只因法國之失敗而加強，因卑躬屈節之法國已與吾人一永在目前之警告，警告吾人一國而不能抵抗至最後一分力量。其所遭遇將如何。惟然英國乃準備挺身應付一切新災難，且深信不論災難如何嚴重，英國將至死不屈也。

暫時還談不到德國失敗的問題。英國各領袖有時亦嘗對於獲取最後勝利之進攻表示樂觀之論調，但充其量，最後勝利還在遙遠之將來；而當前之問題還是單純的生存問題，英人當將所有之力量集中於致力擴大生存之範圍。即此種希望亦尚極微弱，生存範圍之擴大究能速於德國否尚是問題。蓋德國現固已臨仰給於其所已佔領之大陸各國而增強其取進攻之力量矣，但英國應付此項工作則極爲堅決，亦已表現其攻擊之精神，準備予打擊者以打擊。同時更探察軸心國之弱點，只需不妨礙其本身之安全，將盡全力打擊之以求佔敵之上風。適當英國已明瞭本身物資之最後限度時，因美國之接濟而意志已堅決。蓋美國已認清此項之戰鬥非僅英國之戰鬥，同時亦爲其本身之戰鬥，而保證將龐大物資不斷地且毫無吝惜地供給英國作爲戰鬥之用矣。

空襲不列顛

八月尾，納粹企圖用直接方法以粉碎皇家空軍，於其第一個而最重要之目標其襲擊之失敗已屬明顯。納粹空軍對波蘭、荷蘭及比利時空軍根據地之襲擊頗能奏效，然對英國卻完全失敗。被破壞之飛機場能在極短期間修復使用。地面飛機被毀之數實微乎其微；確如蘇聯機關報紅星報所載：成績最好時每日爲四十三架，僅爲其對法國時數目八分或十分之一。德國人亦明知不能阻止英國飛行員升空作戰。即在戰鬥時亦無力於空中驅逐之。至於襲擊英國南部軍港以期獲得英吉利海峽之控制權時，此一目標固與第一目標有同等重要之價值者結果亦告失敗，其時德國空軍亦自覺不能勝過英之皇家空軍也。

直接襲擊既已遭受挫折，德國不得不改取間接之襲擊方法。此項新姿態在九月四日希特勒演說中已可預示。渠一再承認對英人之忍耐業已耗盡。此係由英國轟炸柏林所引起者。希特勒云：「如彼等攻擊吾人之城市，吾人必將剷除彼等之城市。吾人且將阻止此輩夜襲之海盜行爲。」隱存於新方法背後，其目的有非僅止於復仇性質而在於毀滅英國空軍實力所賴以維持之廣大物資。假如此廣大之物資被德國毀損，則無異矛頭後之矛桿被折斷，

掌握空軍之國家既被擊敗，則其空軍亦將失去其為有力之武器矣。

即由上述之動機而造成九月七日倫敦之大空襲。最初數次之空襲目標猶專在破壞造船廠及防空設備，可視為八月間所奉行方法之串演。然德方九月八日廣播已述及：「不列顛帝國神經中樞所遭受之巨大損失」。即此可見其襲擊目標已擴大。兩月後，襲擊及於倫敦中部時，英航空部即已納釋一結論云：「敵人已將其僅限於破壞軍事目標之假裝除去，在倫敦各處所投之炸彈已毫無確定之目標。」攻擊之目標不在直接破壞拱衛首都之軍事設備，而在破壞主要之事業，使總樞紐成為癱瘓，期使全國之工作悉被破壞至無可救藥之境地，蓋必此等事業不斷進行，國防方可賴以確立也。

此後數星期，倫敦所遭受之打擊，實非現代城市所曾忍受者——甚至亦非西班牙之巴塞羅那 (Barcelona)，波蘭之華沙及荷蘭之鹿特丹 (Rotterdam) 所曾忍受者。航空部初期所發表者認為損失頗重，但依整個戰事之背景言，亦不得謂為若何嚴重，航空部所發表者且仍可適用於以後三個月之情形。雖然，僅就第一星期中所受之破壞而言，堪稱相當嚴重。倫敦之造船廠及附近之堆棧，工廠幾全被破壞。幾乎城市之每一部份，住宅商店皆被毀損，並古代留下之界石亦遭破壞。主要之各營業，如水、電、煤氣各廠亦時時受擊毀。但神經中樞仍能不顧一切所受之損害而繼續執行其任務。神經中樞之存在實為報酬人民在不斷襲擊下不屈不撓之精神；但尤為重要者，則實皇家空軍嶄新之勝利也。

此次勝利之關鍵，實為戰鬥機對日間轟炸機防禦戰之成功。德空軍累次竭智盡思以謀改變其戰術，企圖躲避不畏疲勞之噴火式及颶風式之英國飛機，柏林方面稱德空軍之作戰為戈林親自訓練者。德方嘗應用各種速度及奇襲之方法。德機將近海岸時即將陣形分散，自各方面且在不同之高度向倫敦進發，以期於在倫敦上空會合前分散英方之防禦飛機。彼等亦應用轟炸機及戰鬥機之複雜陣形，有時用鑽石形之飛行陣形。彼等尚遣派大批轟炸機分數批更番轟炸，希望英方之防禦機在與第一批作戰之後勢必返防補充燃料及彈藥，則其後數批可乘間潛入。然皇

家空軍對每一種戰術皆有以答覆之。轟炸機間有逃脫者亦所難免。大批日間來襲者終必在彼等未到最終目的之前，即將其擊散，且彼等尙需付極大之代價也。

日間大舉空襲浪費之大已於八月間之空襲說明矣。自八月八日至九月五日，向英國目標施行重要之空襲共計六十一次。六十一次中飛機數量最多者達五六百架，損失數量佔攻擊數量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僅八月十五日一日中，德機被擊落者已達一百八十架，最初十日內達六百九十七架。八月下旬，德方改變其沿岸空襲目標，而向內地戰鬥機場襲擊，規模仍極宏大，雖轟炸機有更多量之戰鬥機爲之保護，其所遭受之巨大損失亦不見稍減。在三十五次重要空襲中，德機損失五百六十二架，英機損失僅二百十九架。德方雖已付重大之代價，其主要之攻擊目的——毀滅皇家空軍——終未能實現於萬一。

由於此次之失敗，乃決定攻擊倫敦之命運。蓋節季已趨有利。如必欲使英國屈服或易於侵入，則必須在其心臟部份施以迅速而猛烈之打擊。然英國之防禦武器尙有力足以應付此打擊；即使不能完全避免，至少可使棄其認爲足以致命之直接攻擊，雖未必可恃，亦未必無可能。

九月五日至十月六日間共有三十八次猛烈之日間空襲，其中十八次均在倫敦。九月七日最初空襲時，船塢皆被毀壞，附近各地均成火海，此次來襲之德機共計三百五十架。當德機飛越海岸時，雖遇戰鬥機阻擊，仍有充分數量之德機竄入倫敦上空肆虐。但該次德機被擊落者達一百零三架，英方損失僅十八架。此後九日及十一日之大空襲，德方損失較微，僅十一月一日中之損失，德方八十九架，英方十七架。九月十五日之空襲爲德方日間空襲之最猛烈者，但皇家空軍之勝利亦爲歷來之冠。

是日天氣晴朗，二三千尺之高空，稍有薄雲，近午德機約二百五十架，分兩批來襲。少數德機一再衝越前衛之戰鬥機防禦綫，但在首都之上空均爲多數之噴火式及颶風式飛機所迎擊。猛烈空戰逾半小時，結果至少七十架德機被擊毀。

下午二時左右，敵機再度來襲。機數仍為二百五十架分爲兩批。此次德機甫飛越海岸不久，即遇英戰鬥機二十一小隊截擊，且攻擊頗爲猛烈，僅有極少數敵機企圖竄入首都。一小時後空戰停止，德機損失九十七架。二十四小時後又被證實德機實損一百八十五架。但此數僅包括目擊之被毀者，其他在酣戰中，尤以在雲層上被擊而墜入雲層下之損失數目，官方尙不能統計。空軍上將貝勒特 (Barrett) 用一不甚精確之計算方法估計敵機損失數目爲二百三十二架，幾等於來襲數目之半。

如此巨大之損失與所完成之任務實不能相抵。九月十五日之空戰成爲戰爭中之轉捩點。用日間空襲之方法以屈服英國，到此已使德國爲之躊躇，雖大規模襲擊仍繼續不斷，但在數量上與支持上已漸次減低。每次捲土重來，其所得者不過加強前數次所得之寶貴教訓而已。九月六日至十月五日間在英國上空所損失之納粹飛機至少八百八十三架，而英國之防禦力量不但未被毀滅且毫無減弱。當時得一不可避免之結論，即英國或皇家空軍皆不能爲日間空襲所征服，除非所付之代價爲自殺之代價。

結果德國不能不採用欠精確之夜襲辦法以求滿足其企圖。藉日襲時竄入之飛機所擲燃燒彈發出之火焰，或夜襲時所投之照明彈作引導，轟炸機於夜襲時竄入該備戰城市之上空投以噸計之高度爆炸物。此次損失之重大自無疑問，但此項作戰之性質實無真正之決定性。來襲之敵機因不能確定應轟炸之各個目標，祇期對於若干重要目標如電力廠或交通中心爲偶然之命中。蓋使此種目標而偶一命中，即可使此大都市停止動作。倫敦及其附近附屬之區域面積爲七百萬英里，雖爲一極易命中之目標，但欲自三四英里之高空中擊中此目標實非易事。

雖然在防禦方面對於此種偶然之命中終不能爲無目的之提防。如任其夜襲而不加以挫折，則此首都終必歸於滅亡。故如何應付夜襲轟炸機，誠爲英國之主要問題，而應付之方法實爲一悠久而艱巨之工作。此種應付方法之遲延不能決定其所發生致命之結果，可由最初四夜之大空襲中證明之。當該次可怖之突擊時，在東頭 (East End) 各船塢周圍全部區域盡被毀壞，而所釀成之大火使倫敦變成可怖之煉獄，來襲之德機均在探照燈射程之外飛行，

且幾無若何受傷而逸去。然在其後繼續之數夜中，一部份之應付方法已獲得矣。此種方法雖不足以阻止德機之夜襲，但可充分阻擊以避免感受威脅之大災害。此應付之方法非祇一種，乃視敵人若何變更其攻擊而隨之變更之數種方法之組合。九月十一十二兩夜探照燈幾全不用，高射炮聯續集中射擊組成一龐大之火網，使敵機不敢低飛且不能按照其應遵之路徑而飛行。預測敵機之新方法可增加掩護火網之準確性，則探照燈與高射炮亦應以更新之方法配合。倫敦之志願戰鬥員利用彼等迅速獲得之經驗以之管制燈火，並減少足為敵機引導之火光；亦且虛設火光，誘德方駕駛人員使信為可靠之綫索，而被引入歧途。此着竟令德人可憫地致怨於英。是時戰鬥機用以對付夜襲轟炸機之範圍仍屬有限，但亦曾竭力以求將此範圍擴大，如特別訓練飛行員之選擇，及用以應付德機之大胆式與夜鷹式飛機對於特種任務之適用是也。上述之各種方法中無一可予英人以避免災害之真正新展望，即利用上述之全部方法亦不可能；只能減少被毀滅之急切威脅，而變為受磨難之威脅而已，雖然此磨難尚遠大於所能想像者而無疑。

在德國方面則不得不接受且應用九月間空襲英國之教訓。德國之如此做法顯屬勉強。雖然彼所受九月十五日之重大損失證明勝利尚遙遙無期，但該月中德機仍不斷狂炸倫敦。日間空襲之目的似乎專在於使防禦之戰鬥機無稍閒暇，而不在於造成任何猛烈之轟炸。九月二十七日，當德機過歸本國時，一百三十三架飛機之損失已增加以前數次嘗試之教訓。是以截至九月底止，用該種方法擊潰英國空防之無望已極明顯——至少當德國繼續應用數目有限之飛機時終為無望也。

日間用轟炸機施行空襲消耗之大實一顯著之教訓。即使轟炸機有戰鬥機隨航保護，大舉空襲亦即大量損失也。九月十五日擊落德機一百八十五架中，轟炸機即佔一百三十一架。戰鬥機遭遇戰鬥機時逃避自較容易。德國為補救此種損失起見，嗣後所用戰鬥機與轟炸機之比率已逐漸增加，直至達到五與一之比。但此種辦法實極浪費，蓋事實上是限制轟炸機之活動縮短至一小時有半之飛行時間，以求與米塞翰密特 (Messerschmitt) 護航機續航

力相等，因此，日間轟炸之任務將由戰鬥機代替執行，此種辦法實現之日當在不遠。一種米式戰鬥轟炸機 *Jagdgeschwader* 在特別範圍內已一顯身手，且證明為有用。此種飛機之應用，并以配有炸彈之普通戰鬥機輔之，至少可以減少日間空襲之巨大損失。

然由此可另得下述兩結論。第一、夜襲將被承認為攻擊之主要方法；第二、戰鬥轟炸機在日間易於衝入，但衝入時效力究較小。容克八十八式 (*Junkers Ju88*) 能帶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四枚，或五十公斤之炸彈十六枚，而 *Jagd* 能帶二百五十公斤之炸彈二枚，米式 *109* 式僅能帶五十公斤之炸彈四枚。 *Jagd* 投彈可以準確，但所帶炸彈之重量仍極微小。

夜間轟炸不能期望有迅速猛烈之襲擊已屬明顯。故新戰術之採用即暗示放棄閃電戰術具有之希望，而從事於長期之騷擾。此為一極關重要之事實，表示了終止已往所抱立即戰勝英國之一切希望，而接受了第二次冬季戰事之展望，及因此事所能引起各種局勢及方法之變遷。唯有此不可避免之需要乃足迫使軸心國家以其對迅速解決之急需而安於如斯之境地。由此一端即可充分顯示英國在空中之勝利矣。

上述之新戰術於十月初開始應用。賴此新戰術期以成功者，一德國高級空軍軍官曾分五項主要目的簡略說明之：一、獲得英吉利海峽及英國沿岸區域之絕對控制權；二、逐漸並完全毀滅英國，特別注重於軍事目標及工業生產方面之毀滅；三、使工商業及日常生活方面變為癱瘓；四、使民氣沮喪；五、逐漸削弱英國之戰鬥力。由於納粹在企圖達到上述各目的中任何一項所經驗之困難觀之，此實為一極度野心之計劃也。

當時所立即表現之結果雖非不關重要，而固大不相同，德國被擊落之飛機數目確忽然減少。有時德國因不能不從事遣派轟炸機配合戰鬥機於日間飛往英國大施轟炸之嘗試，而德國之損失復由是增加。有時用戰鬥轟炸機試行日間空襲卻獲得多少之成功。但日間空襲最普通之形式卻為少數飛機或甚至單獨之飛機作連續之空襲，飛行時或利用浮雲作掩蔽直至到達倫敦之上空為止，往往在高空作高速度之飛行——在一萬四千英尺之下者已為罕

見，普通多在三萬英尺以上——毫無目標將炸彈卸脫後，在英國戰鬥機未追擊之前即已逸去。此種擾亂性之空襲在使英國人民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下，且使皇家空軍不斷戒備，以至於使戰鬥飛行員常處於疲勞之中。

轟炸機所能造成之嚴重結果只在夜襲中。此種轟炸仍毫無目標，往往用交叉式無線電以為引導，及主要目標之能被損仍屬偶然，通常倫敦所受之損失雖不斷增加，而如九月間空襲東頭所造成之特殊結果則已不再發現；惟據定期性之報告，最近之空襲其劇烈實乃以前所未有。若謂防禦者可藉以研究減少生命財產損失之方法，則攻擊者亦由此獲得種種經驗，且際茲秋令，敵必將用少數飛機從事繼續不斷而較猛烈之夜襲也。

十月全月中之主要轟炸目標仍為倫敦，但過此之後目標已擴大不僅炸一倫敦矣。開始時祇北部及中部零星數處遭受空襲。至十月中旬次要目標之被襲擊已逐漸擴大，至南威爾士一帶如利物浦或某一單獨之中部城市，亦開始遭受此種襲擊。此即表示其力量之分散，而此力量之分散亦即表現出企圖增加力量毀滅倫敦已遭挫折，而轉移其重心於英國其他部份矣。

力量分散必較為無力，此自足使英之觀察家對納粹之恆心有所懷疑，而納粹亦終必有所覺悟。企圖毀滅倫敦以征服英國之失敗促使空軍戰線擴展至全國之主要工業區。如德國實行「去模之全面攻擊，而感覺能力不足時，則最有效之方法——不論空中或陸上——為集中最大可能之兵力向單獨一點施行攻擊。但納粹國家耗去六星期摸索之時間，方認定倫敦不過為數個目標中之一個，而對各個目標輪流予以集中之攻擊以自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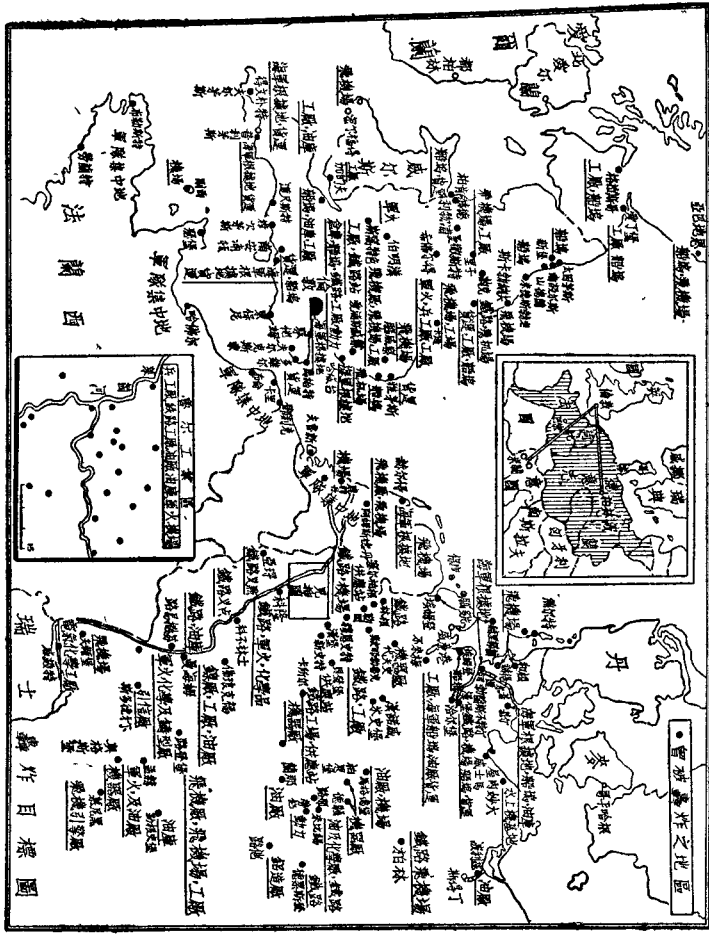
一偶發之情況，乃竟促此新局而之開始。德國雖常常宣稱僅以軍事目標作為攻擊之對象，但覺此說不能堅持，遂又提出英國轟炸德國城市予以報復之說。自九月初開始，「報復性之空襲」一詞即成為德方公報所樂用之習語。當希特勒在啤酒店暴動紀念日對其內部演說，英國居然轟炸慕尼黑時，此種觀點頗足引起一種新刺激。蓋此種侮辱之需要一特殊性質之報復自甚明顯——而此種特殊性質即於無意之中提示此空軍之新戰術。

十一月十四日夜——一無雲霧之月夜，視綫可及十五英里之遠——攻擊降臨於可溫特里(Coventry)。飛機五

百架，分數批徹夜狂襲此二十五萬人口之城市，如此狂襲在倫敦亦前所未有的。在該城中心密集區域投下炸彈四百餘噸，商店及房屋均被毀壞，自來水、煤氣各廠亦被炸毀，美麗古老之大禮拜堂亦僅餘斷壁頹垣。主要工廠多在郊外，故損失較微；然亦倖而免，蓋侵襲者之目標厥為城市之全部而非某一特殊部份也。第一批侵襲者所投之燒夷彈作為其後來者之嚮導；而後者在高空飛行隨將所載之炸彈向燃燒區域中下投。此種毫無目標之轟炸，幾僅以造成恐怖為目的，而非予英國以實際損失為目的，致攻擊者轟炸所及之範圍也。

此一役實為對英國主要城市連續作同樣攻擊之開始。繼可溫特里之次日，倫敦會遭狂襲，嗣後大規模之空襲即不時重臨。在每兩次大空襲之中間，德方仍頻使少數飛機從事騷擾，使倫敦空防終日呈提心弔胆之狀態。同時用不規則之輪流辦法對主要之目標施行襲擊，伯明漢(Birmingham)，利物浦(Liverpool)，南安浦頓(Southampton)與不列斯託爾(Bristol)等，皆被選定為輪番攻擊之目標。其他城市雖為次要襲擊之目標，但偶然亦有在一新目標上施以主要之襲擊者。十一月二十七日普里茅斯(Plymouth)受襲擊。希佛爾得(Sheffield)則始於十二月十二日起遭受連續之轟炸，而十二月二十一日曼徹斯特(Manchester)亦被加入被轟炸之列。雖間因天氣不佳而得有偶然之安靜——如十二月七日即為倫敦三月來僅有之未遭炸之一日——而清朗之夜夜實為轟炸機最有利的活動時期。如欲終止此種殘忍之消耗方法，并对經常生活於炸彈陰影之下予英人以慰藉，則惟有拼命努力冀獲得對夜襲有效之應付方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空襲威脅之殘酷又以新姿態飛臨英倫。一向燒夷彈之主要用途皆在輔助爆炸彈破壞之所不及。但在最初數次之轟炸，如倫敦船塢之附近區域，已顯示燒夷彈之蹂躪力量，因此亦使英國將救火人員列於防空之最前列。現納粹已將此項攻擊由次要升至主要之地位，故英國之救火人員尤須有更大之努力。某次德機狂炸倫敦時，已處心積慮欲用火將倫敦城加以毀滅。該首都為成千成萬之燒夷彈濫炸後，災狀至巨。倫敦之中心區域所受之損失尤甚，聖保羅教堂之圓屋頂在怒火環繞中惟有黑影巍巍矗立。此大禮拜堂，曾經多次瀕於危險，在



第一章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二月

圖 標 日 炸 轟 瑞 士

英勇救護之下得免於難。但其他可愛之建築物則均被毀於火焰中矣。倫敦市政廳亦被由附近建築物所蔓延之火焰所吞沒。中央刑事裁判所及一部份倫敦同業公會之大廈亦在犧牲之列。大建築家芮恩(Wren)所建各禮拜堂，本爲首都無與倫比之瑰寶物，損失更爲慘重，至少有八所完全被毀。若捨人類所受痛苦而不計，則此種物質上之破壞自亦不足惜，因在無關緊要街道上一帶房屋之被毀，轉利於重行從事增高此大都會價值之新建築也。但僅此一夜敵人光臨倫敦所給與無比之大災難，實不下於一六六六年之火。由此觀之，備受痛苦之人民所具不屈不撓之精神，仍能在爲生存而奮鬥中繼續忍苦耐勞自不待言。

現雖面對如此之景象，但仍有足資鼓舞者。五百架飛機來襲所受之損失雖極嚴重，但每次襲擊之規模仍屬有限，且僅施以單獨之大小襲擊。攻擊者仍未準備多用一部份之力量，甚至改良之新型飛機亦未輕於一用。此無形中與英國空防以極大之暗助也。彼等尙未覺脆弱部份而用全力施以攻擊，以期實現其因一擊以致英國於潰敗之理想。故納粹國家而仍保持其所有實力，則英國亦未遑多讓；除非納粹所有力量全部發揮，其力必不能充分削弱以達成最後而有決定性之襲擊。然此固德人所未準備嘗試之冒險事業也。空戰之最後試驗尙在前面；且不論夜襲轟炸機之問題如何嚴重，但自德人之眼光觀之，此種空襲除非使英人自表其精神，尙不足爲一最後有效之武器也。

英國平民在前線

英國戰時生產所受於空襲之直接損失，就摧毀性方面論，尙不如一緩慢而不斷之騷擾爲嚴重。在一重要區域中所受廣大之直接損失或惟九月中空襲倫敦東頭時爲然。造船廠附近大堆棧地帶之火將糧食及其他進口貨全行毀壞。一油庫中彈而無數工廠亦無疑受其害。此種損失之本身就全國經濟之立場言之，確屬微小。但如此殘暴之襲擊繼續不止，則其影響所及，亦必不僅限於公共建築物及私人住宅。此處一工廠或彼處之一工廠被命中；有時機件設備亦可完全被毀，而此種百分比仍屬微小，且多數損壞儘可恢復；然在一集中全部精神製造飛機、槍炮及

其他器械，以期擊敵之國家中，即使僅僅日復一日進步長此遲緩，亦已成一未可漠視之問題矣。

在主要之各種事業中情形亦復爾爾。邱吉爾嘗云：「吾人大城市生活所賴以維持之各種公用事業，如自來水，燃料，電氣，煤氣，排水等，都無一停頓」。但亦有多數會因被襲停頓者，則於電力廠或煤氣公司中彈時，或主要電線及主要之水管氣管損壞時，致使生產方面稍受影響也。交通方面往往發生阻滯，郵政業務尤甚，鐵路方面就大體言之仍能照常。但市鎮運輸困難頗大，首都區域尤感困難，因敵機不斷襲擊倫敦及南部海岸諸港口，故此等港口之應用已逐漸限於較小船隻，將英國主要海外商務之重任逐漸委於西岸之諸港口，而西岸諸港亦從此漸次受敵方轟炸機之注意矣。

然而生產之減少則不能專歸咎於上述之物質損失。勞工，原料及機器固同樣重要，必須同時計入。空襲警報時，工人逃入防空洞，生產因之停頓。十月間敵之擾亂性空襲半亦用以增加此種損害者。但此種影響多少亦可以避免，即在警報時不必逃避祇須加以注意，直至屋頂瞭望哨報告敵機在極近時，方令工人避入防空洞。但當敵機隱匿雲中在五英里高空，目力所不及時，此種辦法則不甚可靠，且所可向工人合理要求其甘冒之危險亦至有限。在此時期中，工作時間之損失，實乃生產減少之主要因素也。

撇開一切不講，只此即可使正常生活任何部份脫節時難免受影響之效率為之減損。由此觀之，漫無目標之轟炸，即未將重要目標擊中，仍可發生嚴重之影響。房屋之被毀將工人由最便利於工作之地點逐出，汽車電車營業之發生阻礙，以及因不斷夜襲而致睡眠不足等，亦均能發生累積之影響。在可溫特里工廠被毀者雖不多，但住屋之被毀減實更感重大之不便，因自戰事工業擴展以來，房屋本已感不敷應用也。當擾亂性空襲正在進行時，公共汽車與出租汽車之駕駛人繼續開駛往往出於勉強，大火及定時爆炸彈之影響或且使駕駛者不得不更改原來之路線。如此均足以增加交通上之困難。在此整個戰爭中，人民生活之紊亂自不免受敵人軍事行動上一部份之影響。今謂平民，尤其是倫敦之平民，亦已在前線，實非過甚其辭。十二月初被炸死亡者一萬九千人以上，受傷者

二萬七千人，其中倫敦平民將佔五分之四。而防空人員與救火人員仍經常從事於最危險之工作，大部分之平民均暴露於危險之中，在以前戰爭中，人民所遭受蹂躪之危險祇有在敵人入寇時始能遇見，彼等雖身受兵禍，但仍被視作平民，不必被動員或被指使從事於各種工作，而同時亦不能如軍隊之特別受保護而防敵人之攻擊。彼等實為一幾乎絕對依賴於本身之發動而謀生活與安全之守備隊也。

非謂完全將平民之福利置之不顧。自戰事情勢趨於嚴重以來，空襲時平民所蒙受之災害已成爲大可注意之問題，在若干方面張伯倫政府所創之組織已成爲戰事準備最有效之機構。空襲警戒工作及輔助救火工作已博得普遍之讚揚。對處置災難之一切準備，亦已極臻完善。但對於其他之若干問題，如關於將發生之需要及其應付之辦法，尙感意匠之缺乏。

問題中之一項即無家可歸者之管理問題。人民對於所受災難之感覺，大半注重於財產之損失，對於此項災難究將發生何等影響并無真正之認識。當全部市鎮區域被毀之時（例如巴普拉市（The borough of Poplar）其房屋之中彈者不止半數）即造成一批需要衣食住等最低要求而無家可歸之平民。其所指派之集中住所——通常爲一學校或類似之建築——并非設備以供此項需要者。此等集中地點僅爲供給無家可歸者暫留數小時以另覓其他適當住處之所在。但此種適當住處之尋覓，自然需要一種分配宿所之機構，而此種機構尙未成立。此種事務皆由各當地團體——市邑參事會，公共救濟局，地方官吏——所分任，而其處理此種問題，又類以地方區域爲根據，故較貧乏之市邑亦即往往受害最劇之市邑，其所可用以處理此等事務之財源當然不敷，故困難愈形增加。此外，所有集中住所又類非可掩護空襲之所在，無家可歸之難民擁入其中實反增加危險，某次有一批無家可歸之人民即因處理疏散之失當在一集中住所被炸，此項駭人悲劇即一需要改良疏散辦法之實例。欲致力於此項工作之改良，必須有一專負其責之專員採取各種步驟以管理之，而以倫敦爲一單獨指定宿所之區域，如是方可利用空屋及其他建築以處置之；直至十月間，集中住所之設備及供膳之處理已漸近於較適當之標準矣。

問題中之另一項，甚至更感嚴重，即爲防空洞之問題。則復由未能正視現代空襲本質之故，以爲防空洞不過與人民避難一二小時之用，警報解除即可無需。但空襲能連續數日數夜之久，其中僅有極短片刻之間隔者，實非當局者所曾想像。防空洞之實際用途乃應作爲宿舍之用，此固從未真正爲人思慮之所及。故疏散理論形成防空政策理論之一。是以必須盡量鼓勵市鎮居民——特別注重婦孺——向鄉村疏散。仍居留於城市者必須避入地面之小防空洞，雖然直接命中時并不保險，但總認爲可以分散人口減少巨大傷亡之機會。

此種政策適合於輕微之被炸區域，但當大空襲來臨時，就倫敦被炸最劇之地區而言，則此政策完全不能適用，尚須要求較地面防空洞更爲安全之防空洞設備，包含於此項要求內，尚有避免空襲時音響之願望。非惟炸彈之爆炸聲，即高射炮炮聲，亦足妨礙睡眠，政府提倡使用耳塞之貢獻，實未能喚起身受其苦者之熱烈贊同。

故倫敦開始向地下發展，因僅有之少數深邃公共防空洞殊不敷用，倫敦居民仍相率擁入隱埋車站，而在月台及樓梯上安身，或擁入比較安全之堆棧，倉庫及公寓，開放其巨大之地下室。如此情形現已被嚴加制止，特別對於地底車站之擁擠；但在大衆鐵面無情之要求下，當局者終亦被迫讓步。國內保安部部長(Minister of Home Security)認爲：「在空襲時按照倫敦人民之舉動而行動實屬緊要。」此即表示准許隧道之使用，及努力於深邃防空洞之更多設備。

此亦即表示企圖改善防空洞之內部情況。蓋擁擠於非爲此目的而設備之建築物，亦將發生某種可慮之結果。最明顯者厥如通風與廁所之設備，而以疾病之威脅爲最嚴重，且冬令將屆，多少之防空洞無暖氣設備亦殊增加戒懼。英國醫藥雜誌云：「除非迅即採取有效辦法，則冬令來臨時，吾人可預見傳染病所發生之情形。蓋其蹂躪力尤勝於閃電戰也。」

所需求之各種方法其來甚緩。十月初，更有效之動作頗屬有望，當時張伯倫之下野引起若干之變動，其中國內保安部部長安得生(Sir John Anderson)即由摩利生(Herbert Morrison)代替。戰前摩利生即一深遠防空洞

之倡導者，且被視爲工黨中辦事最有效率之行政官，在倫敦政府中頗有能名。彼確有接受利用三人靠壁床以增加防空洞之睡眠設備之提議，且允許對暖氣，廁所之設備及醫藥之管理加以特別注意。其他地下設備亦被採納，其中包含在無用隧道部份加建分支隧道。但摩利生指明倫敦人口僅百分之十五可以避入深遠防空洞，拒絕採用普遍建築防空洞政策，且繼續採取疏散辦法——即向鄉村疏散及使用地面防空洞二者之綜合。九月間以荷德爵士（Lord Horder）爲領袖之某委員會之報告，僅一部份被採用，且甚至被允許之各項改良，包括供一百萬人睡眠靠壁床，亦於年終時方始着手緩緩進行。

在此緊張之數月中，值得令人注意之事，並非要求較佳環境之普遍，而實爲在空前壓力之下全體民衆之忍耐力是也。此即對潛伏的精神一致之貢獻而足使全體人民爲之生氣勃勃者也。逐漸增加之人口損傷與死亡（雖然週率已見減低），家庭財產之損失，由於失眠及緊張所致之疲勞——凡此種種皆勢所必至，不僅忍受此種苦難而尚須忍受可能發生之新厄運；而其對當局辦事之遲緩與無效，所自然發生之焦燥卻絕不影響其忍受之決心。故英國人民之士氣不惟毫無沮喪，且在在皆足以表示不屈不撓，興奮愉快，與見義勇爲之精神，此正爲有生氣之民主精神之本質也。此種精神幾與物質資源相同，即英國所繼續賴以爭存者焉。

二 反攻德國

希特勒空襲英國之失敗，即皇家空軍之大勝利，顧此猶只此一史實之一部。吾人明確認識有效之防禦不僅在乎拒敵。對此認識之失敗，即馬其諾防線哲學中心謬論之所由造成也。此係一種錯誤，故英國無重蹈此覆轍之意也。英之防禦方法非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不惟在於驅逐侵略者，尚須盡全力以反攻，進而攻擊侵略者。

英國初步主要之目標即英吉利海峽對岸德國用以侵略之各港口，九月初納粹似已決心進襲英國而作各種準備。彼等已征用所有可用之駁船，且各造船所皆忙於改造此等駁船使可適用於坦克車及大炮之登陸。此種自動推

進且能裝載兩輛列車士兵及軍需品之駁船已由內陸水道及沿岸向安特衛普(Antwerp)及哈佛爾(Le Havre)間之各港口集中。同時小型軍艦，包括驅逐艦及潛水艇，亦已集中候用，以待制空權獲得，且艦隊可以越過英吉利海峽向最後目標攻擊之時機。

九月五日英國轟炸機日夜輪流向每個港口作連續之襲擊，海軍方面且按照海軍部所稱「堅強而重複之攻擊行動」予以援助。九月十五夜，繼納粹飛機損失了以往所失總數之一場空戰後，高潮與滿月實造成最完美之進襲情況。但德空軍所受之懲罰及德國所欲利用以爲進襲基地之港口所遭受之慘炸，轉使原可實行之計劃受阻礙。次日天氣惡劣。十七日德方所集中之駁船皆由沿岸撤回內地以求得掩蔽。燃眉之急至少可以暫時稽延矣。

其後數星期，不斷謠傳德國至少已一次企圖進襲英倫且已慘敗。但此項消息已證實絕對不確，因英軍并未發覺敵方向海上進發，且英國空軍從未瞥見有一德兵在駁船之上。同時且一再重申德國之進襲雖暫可避免但終必成爲事實；故其後數月中英國轟炸機加以海軍之協助不斷轟炸二千英里沿岸在德軍手中之港口，且收穫宏大。

不論德國在此時期中進襲之計劃是否實行，有此威脅存在自有其明顯之利益。英國如被迫將更多之力量耗於海峽之各港口，則用於德國本土之轟炸機數目必較少。嗣後對潛水艇根據地如勞蘭特(Lorient)者之攻擊亦將如對德國利用以爲進襲基地之攻擊相同，其主要性質多屬於防禦方面，即更進而擴大對德國及被德國佔領區域內各航空站之襲擊，固亦猶是也。此等目標皆可視爲英國之第一道防線，唯須將此等目標解決以後，英國方能運用兵力以反攻德國戰時之潛伏力量。

開始時此項計劃頗遇嚴重之限制，而附帶之環境且更使限制爲之增加。英國可以使用之轟炸機不惟數量較少，且飛機飛出之距離尙較德國自海峽對岸來襲爲遠。此種情形特別因爲襲擊皆限於夜襲，雖當冬季迫近夜間全黑之時間增加，但英國飛機能在真正目標上空逗留之時間仍較德機爲短。此外，此等目標皆遠散四處，非若英國主要城市之密集。自波羅的海至亞得利亞海，自披爾森(Pilsen)至都林(Turin)，皆爲此等目標分布地，其數目

之多，致使英國攻擊力量大為分散。就有效之觀點，論英國實已先德國而知兵力集中之為需要。但當此種企圖可實現至某種程度時，仍須在廣闊之戰線上施以經常之壓力。英國飛機在一夜中襲擊四十處目標者已非一次。此種戰術自足使施於單獨目標之打擊力減輕也。

因德方擴大其漫無目標之轟炸，尤其自可溫特里被炸後之連續空襲，致使英國軍隊中有起而要求報復者，尤特別對柏林。但最高統帥部對此辦法表示絕不贊同。彼等對於此種心理之影響頗多懷疑，因資源有限，故必須以有限之資源用於對最緊要之可能目標施以最大之可能損害。在柏林雖有此種目標，但柏林地位之於德人生活非若倫敦地位之於英人生活之重要也。倫敦如被毀滅，則英國之全國生活將成癱瘓。即使柏林可以被毀——倫敦之經驗，已證明此舉之困難——則不過使德國戰時活動所存在之許多中心消滅其一而已。

故為抵制此種漫無目標之轟炸，皇家空軍乃根據一以軍事及工業目標為標準之主要計劃而作戰。此種計劃之中心目標，即在探求德國戰爭潛伏力量之脆弱所在，對之施以不斷之打擊。其中最脆弱者為油，實無可疑。諸煉油廠及人造油廠——斯得丁(Stettin)、蘭那(Lenna)、該爾孫基亨(Gelsenkirchen)、漢諾威(Hanover)——週復一週皆遭受不斷之襲擊。其次德國之交通系統亦極重要，若系統中斷足以害及全國之經濟，且同樣足以妨礙油之生產，故對魯爾(Ruhr)之全部複雜鐵路系統施以打擊時，哈姆(Hamm)之大選擇場即受特別之注意。交叉點如曼海姆(Mannheim)、科不林士(Coblenz)及克累腓爾德(Krefeld)、多特蒙德——埃姆斯運河(Dortmund-Ems Canal)、杜意斯堡——魯爾鄂特(Duisburg-Ruhrort)內河大埠、漢堡及不來梅之商港及鐵路設備等皆遭重複痛擊。其列為第三等者，即下列之各種目標：如飛機製造廠——不來梅之 Focke-Wulf，柏恩堡(Bernburg)及得薩(Dessau)之容克，哥達(Gotha)及奧斯堡(Augsburg)之米塞轍密特——軍火製造廠包括埃森(Essen)之克虜伯及披爾森之斯柯達(Skoda)，化學工廠，動力廠及軍用堆棧。在柏林之主要目標包括西門子電器公司之工業及動力廠，火車站及飛機製造廠；在科隆有製鋁工廠化學工廠，及彈藥工廠；在斯多德牙爾(Stuttgart)有 Dai-

Miller-Bene 軍火及裝甲卡車等工廠。自英國之觀點觀之，上述各種目標中任何一種之損失皆可目為英國之收穫。此種損失之程度僅可以試驗方法計算得之。英國航空部宣稱漢堡一港已被毀幾不能用，魯爾之被炸使生產大為減少——克虜伯一廠即減少百分之五十——且使工廠與工人因之遷移。油之供給亦受巨損自無容疑。德國鐵路系統遭受損失之重要性亦特別加以申述。在良好狀況下使用業已至於極限之德國鐵路，其紊亂程度使德國戰時經濟蒙受嚴重之損失。彼等不克將更充分之煤自魯爾運至德國煉鋼廠以為生產之用，亦不能運至市鎮中心以救濟來冬人民所遭受之煤荒。將必需之原料運往德國工廠中亦感同樣之困難，在魯爾為尤甚。甚至因缺乏運輸工具，工人不能往田野從事收穫，農產品變成腐爛。倘此估計有一部份準確，則英國各長官所謂德國因被襲所受之損失較英方受襲所受之損失為尤大，頗有置信之理由。

惟同時尚有數點可以遏止過度樂觀之趨勢。以飛機與飛機較，英國之空軍人員於轟炸時因較為猛烈，彼等偵得目標之所在，即自五千至八千英尺之高空投彈，而德人須在三四倍於此之高空投彈。但德國飛機數量衆多，空襲之時間遠較英國出襲之時間為久；彼等所加於英國之有限損失即可表示使生產蒙受任何嚴重損失，實一長時期之工作也。英國希望於夜襲能獲得更重大之結果，因德國某重要部份之經濟極易於破壞，甚至輕微之損失，亦足以粉碎其戰時力量脆弱之一環。英人相信彼等已覺得如是之兩環，即油與運輸是也，且深信對此數點施以堅持不斷之打擊——或有更甚於此者——則德國必不能繼續忍耐，不久必告崩潰也。

海戰

對德國之弱點施以壓力不僅在於空襲。有不若空襲之壯觀，但遠較空襲持久與廣泛者，是即封鎖所造成不斷之壓力也。海外供給之切斷，尤以油之供應為甚，實足致軸心之死命。海上交通切斷後所發生之運輸問題尤感迫切。此舉非但使德國且使全歐洲之鐵道系統增一新負擔。羅馬尼亞所產之油曾一度經由黑海與地中海運出者，今

則賴鐵路之分配以補助多腦河之路線。德國與法國及西班牙間之商業則完全取道陸路。意大利之進口貨從前百分之八十由海道輸入，今亦轉賴陸路運輸矣。德國供給意大利以煤及油之努力使鐵路增加一嚴重之新負擔。英國之空襲係損耗敵人之重要武器，但較之封鎖之武器則稍有遜色。

秋間德國之努力已有開始向同一方向轉移之象徵。當戰事開始之最先數月中，德國曾努力於堅韌之反封鎖以削弱英國。法國屈服之後，德國所藉以圖速戰速決者厥為空軍。但當其初步努力遭受失敗時，即已知前途為一長期之爭鬥，而封鎖更感特別重要。德國仍依賴空襲打擊英國各工業中心俾促其早日潰敗。但此僅為攻擊方法中之一種；而第二種即海上攻擊是也，年終時使英國生產前途更感嚴重威脅者即此第二種之攻擊也。

德國最近到處征服之順利，使其對英國封鎖成功之前途大放光明。德國現有一圈形潛水艇根據地，自那維克伸展至波爾多。在英吉利海峽，復擁有空軍根據地及遠距離大炮，使英國護航隊視之為畏途，且其本國之水面艦艇，驅逐艦及魚雷快艇在此區域內亦甚活躍。在大西洋及北海方面，彼更接近海洋船隻往來路線，其本國各港口將不至更成為被英國水雷及巡邏艦造成之危險瓶口矣。其潛水艇可以較快駛入其供應站，逗留時間亦可較久，活動之面積亦較大。彼等可以在三百至五百哩外之區域中作經常之警戒，此等處已近英國港口，其通航路線已漸趨狹窄如瓶頸。僅容有一、二艘護航艦伴送商船處可以出入，只須有較大之潛艇同於口外即可施以襲擊。至於小型潛艇已大量製造而應用，德國因有更多之單位以增加危險地帶，使英國海軍兵力大為分散。

此種新形勢使水面襲擊者得有更廣大之機會，可更易於出入。在中大西洋之防衛輕疏之區域中彼等更可自由活动。但德國艦隊縱具有上述諸點之利益，而彼等出現並不加多，或且損失為之加大，實屬可驚奇之事。故據所得報告，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大西洋雖均有彼等之踪跡，但為彼擊沉或擊傷之船隻比較上為數頗少，北大西洋尤屬罕見。十一月五日一德國袖珍戰鬥艦遇一統有三十八艘之護航隊而從容一一予以襲擊，此一舉頗亦足顯示其威脅之嚴重。此護航隊只由一英勇之商船巡洋艦號加以援救。該艦立即與敵艦開火，並企圖駛近敵艦以發揮其魚雷

及六吋徑大炮之威力。此企圖雖失敗，但該艦之犧牲實使三十八艘中之三十四艘得以逃脫也。該艦之果敢與一瑞典貨船之英勇足相伯仲，該貨船在作戰範圍之附近停留至夜，經全體水兵集合於甲板上投票表決後，駛回危險區域救六十五人生還。此瑞典船主在 *Jervis Bay* 號紀念碑銘中書曰：「*Jervis Bay* 號航行於彼處宛如英雄。彼直衝入該戰鬥艦大炮威力之下。吾人知其并無絲毫之機會，但彼抵抗到底，予在商船中之吾人以救援之機會」。在此次之海戰中，空軍實擔任一極重要之新任務。空襲英國各港以破壞其種種之便利，即封鎖力量之另一方面也。轟炸機用以攻擊船隻，非祇在英吉利海峽上，且更遠及海岸之外，十月二十六日不列顛皇后號遇難，即有效之空中攻擊所生之直接結果也。尤為重要者，遠距離飛機今日已可用以隱蔽指導潛艇，潛艇如非被迫，可以不必完全盲目航行，潛艇之獵物可由其指示，因而增加其效果。應付此種攻勢之迫切需要自屬明顯，英國於此對長距離戰鬥機之供應已成空中最重要之問題，其重要性蓋僅次於防禦夜襲之轟炸機。

英國此次所遇之敵人遠較上次大戰所遇者為強，且本身之資源又遠不足與之對抗也。昔日僅須警戒數百英里之海岸線，今日則須防守超過二千英里之戰線。英國已不能再希望封鎖潛艇根據地而奏效。但能在相當程度內退而思其次，用空軍力量施以直接之打擊，而間以海軍協助之，如轟炸瑟堡 (Cherbourg) 時然。勞蘭特港——長距離潛艇之主要根據地——尤為一特殊之目標，十二月二十六日起三日之轟炸已足顯示該港地位之重要。惟今日納粹已有多數可供選擇之其他基地，即使最適用者完全被毀亦不至影響其潛艇之活動也。

在警戒航程及追蹤敵艦方面，英國亦處於不利之地位。既無法國海軍之援助；又有意大利之海軍與對抗，而美國之海軍尚未能與以援助；即本國之海軍力量與前次戰爭中相比亦較為不適用。前次戰爭結束時，英國尚擁有五百二十七艘驅逐艦；此次戰爭開始時僅有一百七十八艘。一九四〇年尾損失之三十六艘為數亦尚超過新建造之數，故美國五十艘潛艇之獲得頗受歡迎。但為追蹤龐大區域中活動之敵潛艇起見，如此弱小之兵力實感可憐。

護航隊之情形亦復相同。護航制度在上次戰爭中即為應付潛艇之最有效辦法，但今日因護航船隻之缺乏，此

種制度亦受打擊。立克蒙德上將(Admiral Rickmond)云：「護航制度之有效，吾人已有充分之證據，但此有效實有賴於兩種情況之實現，即護航兵力在數量上與種類上皆須充分強大，以應付任何可能遭遇之襲擊；與在危險存在區域之全線中，此種護航必須不能間斷是也。」此種理論，可由該時期內北大西洋中德國水面襲擊之兩次出動說明之。在十一月之襲擊，襲擊者迅將 *Jervis Bay* 號解決後，即繼續搜索當時逃散之船隻。耶穌誕辰日，一襲擊者發覺彼所攻擊之護航隊為一萬噸巡洋艦 *Berwick* 號所護航，彼即迅速轉換方向向霧中尋求隱庇矣。

此種事實之所以造成者，實因地中海船隻之缺乏。此種海軍之成就，一部份係因大西洋航綫未加嚴防所致，結果造成噸位損失之增加。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一週中，損失一六、八〇六噸，已為最低之數字。但不列顛皇后號及同週內所損失之兩艘商船巡洋艦尚未計算在內；緊跟着於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一週中，其最低之損失又為三一、〇九四噸。然可注目者，則尚有兩倍至三倍於上述之損失數目，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八七、九七五噸及十二月八日之一〇一、一九〇噸是也；而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一週中之損失亦一九八、〇三〇噸。總之在戰爭之全期中，每週被擊沉之船隻(美國、同盟國及中立國者)之平均噸數，已逐漸增至六萬五千噸；然一九四〇年之最後三個月則為每週八萬噸以上。

超過四百萬噸之全部損失已為一嚴重之問題，而將來則固更可憂懼。在此時期內英國名義上所得之船隻原遠較損失者為多；例如中立國船隻之租借，敵國船隻之捕獲；挪威、荷蘭、希臘船隻之使用——因各該國認為與盟國宗旨相同——名義上使英國原有之二千一百萬噸多加一千萬噸。但此等船隻多數早已為英國所使用，即在平時英國商務百分之四十以上亦本由外國船隻担任之。此外，即使此種獲得可算作淨得，但亦祇有一次而已。將來之損失必須由舊船之購買或重新建造以彌補之，但可用之舊船數目已逐漸減少。即英國計劃每年建造一、三五〇、〇〇〇噸之數亦尚遠較被擊沉者為低，故即以此自勵似亦過於樂觀。英國日後之補充唯有依賴於美國，美國之造船廠早已擁擠。除非美國能如英國擴大其生產，則目前之損失速率之繼續，將促使英國之崩潰，自屬不可避免。

非但海軍方面同時商船方面，亦大受損傷。因大陸方面既對英封鎖，英國不能向海外各國取得主要供給。然而因用護航制度，其船隻在港內等候之時間為較長，所行之航線必不能不彎曲，而其速度又必須因護航之故而減低至與其中最低者相等，如此由英國至海外各國間之海程又須加長。海軍船隻之不足，不能不使商船改任武裝巡洋艦之工作。援軍及供應品之運往中東因採取環繞好望角之較長路線，又使船隻之需要增加。此種情形都可說明英國即擁有與一九一四年相若之噸數，而對經常之食糧及原料輸入之船運實仍感不足。十二月十三日宣佈對肉類分配之將行減少，尤與糧食部部長之聲明船隻將分其力以運輸供應品前往埃及有關。於是船隻需要乃與德方之破壞而俱增。

在此種環境之下，充分補救之希望唯美國是望。船運部部長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廣播中呼籲：「吾人必須擁有船隻。吾人之生命及子孫皆賴於吾人之有無充分船隻，故吾人對船運地位之不能自持，其結果殊極可怖。吾人必須有一安全之限度。」此一方面，與其他之諸方面相同，美國今日已處於舉足重輕之地位。美國方面漸次增加之努力即答覆英國所呼籲之急迫需要，而軸心方面則設法以阻礙其進展；希特勒乃在東方牽引日本加入軸心，以求西方未來之均勢。

三 遠東與大戰之關係

歐戰之爆發表面上似予日本以可乘之機，而此種機會則向來有利於彼之野心家的。以往五十年中，日本之一貫政策，即利用歐洲各國多事之秋，以鞏固而擴張其在亞洲大陸之地位。在一新起之戰爭使西方各方精疲力竭之時，似極可能保證日本在東方之活動可不受任何有效之干涉。

此種活動現已向盡力求逞之目標而趨矣。十九世紀末，日本開始參加國際活動，彼初步之願望本只保護本身之主要利益，以防歐洲帝國主義狂瀆之怒捲。即以此乃使彼亦以主動的姿態步帝國主義之後塵，因其對本身利益

之保護似須在相隣之大陸上造成一勢力範圍——事實上，即日本之生活範圍（Lebensraum）。然在一九二〇年時，自所謂日本精神言，還算是和緩的了，於是而一特種文化使命之概念，乃成爲較熱烈之日本國家主義者之幻想。有一代表日本較熱烈之國家主義者云：「拯救人類乃吾帝國之使命，已極明顯。今日世界各國之情形極爲紊亂。使全人類可瞻仰吾天皇之盛德，且在盛德感化之下生活，則將來之人類始有光明之前途」。

日本爲此一目的所激動，一九三〇年後即極力從事於負起黃種人之責任。此種責任對中國方面實過於缺乏認識，因之加強日本之決心。自一九三一年侵略滿洲以來，日本向中國繼續不斷施以殘忍之壓力。日本堅決否認有領土之野心，且被佔領之各省尙保持其獨立之名義，但事實上實極不然，日本此種政策步驟之最終目的，在於使中國處於臣屬之地位，其所用之方法係直接與中央政府訂立協約或逐漸分化中國，將中國分爲若干偽組織，然後由日本建立一直接在其管轄下之新中央政府。

但一九三九年秋季，此種奮力已使日本之行動自由大受阻礙。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日本國內資源豐富，海陸軍準備亦充分。因與英國同盟使其有所藉口以進攻德國在遠東之領土，且利用此輕而易舉之勝利，作爲向中國提出各種要求之前奏。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所處之地位已較爲不利。一九三七年之事變，日本本擬作爲純粹局部性質，但不幸竟自陷於與全中國作殊死之鬥爭。其後二年中，日本雖有不斷之勝利，但距離最後之征服尙屬遙遙。日本陸軍在中國內地已深陷於泥淖中，既不能發揮有效之攻擊，又不能作不失體面之撤回。繼續侵華之鉅大耗損使其經濟負擔大爲增加，國內生活程度因之逐漸減低，不滿之暗潮亦隨之產生。唯有用軍事上之勝利或使中國在外交上屈服，以期獲得中國事件之完滿解決，方能解脫日本之煩悶，而趁歐洲無力干涉之際，使日本得以自由追求其最終之目的。

努力征服中國乃日本今日從事之更大計劃中之一步驟，其最終目的即在獨霸全東方。一九三四年日本外交部發言人宣言有干涉中國經濟及政治之絕對權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近衛文麿闡明日本決心建立東亞新秩序——且

明言此新秩序，必擯除其他國家不使過問也。

完成此種目的之可能阻礙爲蘇聯與各民主國家。蘇聯在西伯利亞及蒙古之地理位置頗使之感受顯著之威脅，如日本在大陸上欲享有絕對之安全，則此威脅非消除不可。中國共產黨同時亦爲抵抗日本侵略極具決心且極有效之因素；蘇聯不但在精神上與以鼓勵，且在物質上供給彼等以軍火。至於各民主國家——英、法、美——因彼等在東方之經濟利害關係實大有助彼等領土上之利益，而受其庇蔭；故不論彼等政府對日本之冒險行爲如何讓步，但彼等同情於何方自無疑問。蓋東亞新秩序之基本特徵，即在最後將西方各國之勢力完全排除也。

在另一方面，日本與軸心間其政策上互相借重之間接援助，必更易進於直接之合作。雙方皆急於推翻民主國家所維持之現狀，以謀另建新秩序。雙方皆具同一之野心而其野心則非打倒此等現狀之占有者不能滿足。即使軸心與日本間毫無正確之友誼基礎，至少亦必有一種強大之力量，即雙方有一共同之敵人。至於對內政固亦當具有相同之態度；蓋日本天皇雖據云係太陽之子孫，其神聖頗足爲日本完全採行法西斯制度之障礙（義王愛麥虞限（Victor Emmanuel）則未承認有此優越之家系），但因迫於需要，亦不得不行經濟合作，該國領袖亦宣稱爲布爾雪維克之敵人，且一切行爲非屬法西斯即屬納粹。

此即一九三六年日德所簽訂，及嗣後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所加入之防共協定之基礎。協定之條款與其所持以威脅者同樣空泛，且藉以刺激蘇聯，使知在正式作戰時不能獲得任何明確之援助。蘇聯憤怒下之明確表示，即盡量延長重訂重要漁約——此種發展頗使該協定在日本不能滿足衆望。但日本政洽領袖雖對此協定有所懷疑及恐懼，軍部則尚認此協定僅爲獲得一更確實盟友之第一步；日本軍部向不受制於內閣且具有組閣與改閣之權，自一九三一年起即在外交方面行使其富有決斷性之發言權。今彼乃圖進而說服在西方之新盟友，與之訂立正式之軍事協定矣。

此等希望俄即消逝。蓋當軍事代表團訪問軸心首都時，德國正與蘇聯作最後之談判。德蘇協約之宣佈，實予

日本軍賊眩惑之打擊。在日本侵略之初期，蘇聯本決意採取諒解之態度；但自蘇聯態度表示強硬以來，在日本方面卻更是一種挫折。一九三七年黑龍江諸小島上之武裝衝突尚無嚴重之結果，但一九三八年張鼓峯之爭執卻造成蘇聯在該地設防之成功；而一九三九年在蒙古邊境諾門罕區域(Nomonhan)之衝突其結果則更逆轉，即日本發言人亦坦白宣稱爲「不幸」。倘蘇俄因受打擊後再施行還擊，則日本必更需要盟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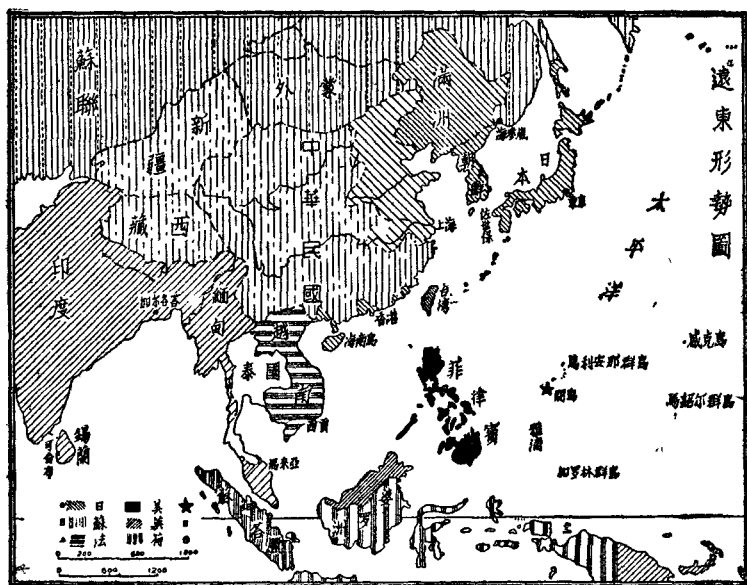
日本軍閥覺悟後之第一衝動，即彷彿德國與黑暗國家妥議。照環境而言此種妥議之難於成立自無疑問；而日本則只能希望一旦德國背棄反共協定，其他簽訂國家或尚可保持。自然匈、西、意三國似實未能一反共方面有若大之幫助。但至少在理論方面，此兩條路徑總還對日本開放着的；同時西方戰事之爆發，亦可許其犧牲英美而採取新步驟。此數國之地位與法國相同，早已因日本之進展而大受削弱。綏靖政策之努力在亞洲與在歐洲相同，毫無成就。每一新讓步之後必繼之以新要求；民主國家在歐洲方面每遭一挫折後，日本在亞洲方面必有一新邁進。日本既欲征服中國，必須將中國供應之來源切斷，因此西方貿易受其打擊，作爲對華貿易基地之租界亦受其壓迫。滿洲與華北之佔領，使該處西人之商業利益感受實際之損失。繼慕尼黑黑會議之後，日本更侵入華南而佔領廣州。日軍且進佔香港對岸大陸上英國租借地毗隣之大亞灣(Bias Bay)。法國亦受日本之壓力，允許停止經越南由鐵路運輸軍火至中國，但此舉仍不能避免日本之佔領海南島。對天津英租界亦加以壓迫，從而獲得英國之讓步，但租界之封鎖尚且繼續一年，直至英國作更大之退步而後已。日本此時對於冒險從事公開之戰爭，或未有所準備，微此，日本則決心盡可能使外人之地位，難於保持矣。

但日本對美國尚一時不能暢所欲言。日本必須自美國取得大宗之主要戰時原料，但美國不斷鼓吹對日禁運之可能，實使日本不能忘懷。日美商約之廢止實開禁運之先聲，而此約乃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宣告無效者；時美國雖未對此新地位立刻加以應用，但美政府相反之論調，及三月間對華借款二千萬元實引起相當之注意。日方爲緩和美國此種態度起見，特暗示揚子江行將開放，然無反響。不論歐洲如何紛亂，美國仍頗謹慎注視遠

東，甚屬明顯。

雖然日本在地位上似屬有利，但在大戰最初六個月中，日本確無力趁歐戰而攫取任何實際利益。一英國戰艦在日本大門前攔擊淺間丸(Asama Maru)且擄去德國水兵二十一人，雖然引起日本之憤怒，日本某海軍大將對此舉雖亦能聲言「眼見英國戰艦在吾人沿岸巡劫，實感不滿」，但在交還俘虜九人後，日本亦已認為滿意。日本以不確實之間諜罪逮捕英國人民，英國亦無明確之理由逮捕日本人民，此事亦使雙方發生惡感。日本又要求在上海方面取得更多之控制權及天津方面之繼續封鎖，更引起不斷之磨擦。但凡此種種皆未能對外國在華之地位——其中一國實力已削弱——引起任何實際之變動；且欲戰勝中國仍屬遙遙。

日本軍事上之努力實已漸趨無效。一九三九年慘敗於長沙，雖可由侵入廣東及佔領南寧而恢復一部份之信譽，但在其他區域中，日軍愈深入內地進展愈感遲緩，在名義上之淪陷區中，游擊隊之活動使日軍之管理時時感受危險。二月間之新策動亦大遭失敗，只得自行解嘲曰：「膺懲」。十二月間嘗試性之和平提



讓與其後建立於汪精衛之下之有效傀儡政府均未能獲得成功。日本欲使其帝國主義鋌而走險，三月間預算之總額超過十萬萬日元實屬空前，其所耗之慘重於此可見一斑。

故日本之欲另覓較易征服之新場所實不足異。開始時，日本侵華之冒險行動實為陸軍所促成而強加之於政府及國民者。非軍人之各領袖對在華之冒險頗感懷疑與倉皇；海軍方面雖亦有如陸軍向外擴展之思想，但對此特殊之冒險事業亦並無熱忱。與在大陸上未決勝負且毫無報酬之奮鬥相比較，則南進實較為易舉，該處之橡皮、油、錫——皆日本之主要必需品——似在等候新來之侵略者。日本海軍對南進之心卻較為熱烈。蓋日本海軍迄是時尚為未有成績即行大肆宣傳之陸軍活動所掩蔽而遜色，果南進則因無可避免地將担任重要之角色。一九四〇年春季，綜合以上所述各點即可預測日本對領土之目標正有迅速之轉變。

因德人之侵犯挪威，一畸形之衝動由而發生。此種戰事之擴大造成在荷蘭對戰爭之恐怖，引起日本大聲疾呼對遠東荷屬領土之未來發生恐懼。四月十五日外相廣田(Hirota)申述日本對南洋之密切關係，并對「任何足以影響荷屬東印度現狀之歐洲戰事之發展」，表示深切關懷。

此乃對南洋有關各國所提之警告，初非有所同情之言論。日本之野心從未加以隱藏，在其他類似情形之宣言足以為侵略行動之先導者已不可勝計。兩月前日本以不再屬於世界法庭之特殊理由，取消其與荷蘭之仲裁條約，此舉似已為造成奇襲之路而設。英政府回答廣田之宣言，認為對足以影響荷屬東印度之地位之任何發展深為注意。赫爾國務卿亦宣稱凡用非和平手段對荷屬東印度內政之任何干涉或對其現狀之任何改變，皆足以危害全太平洋之安全、和平及穩定。對此種見解之相同則只有日外務省表示認為慶幸，而此所謂慶幸，日本報紙則直言不諱不能表示滿意，蓋日本報紙因未知該種見解相同一語之內幕也。

荷蘭之果被侵犯遂使此問題愈趨尖銳化，且引起類似四月間所發表之新宣言。無論如何，此次日本蓄意更為戲劇。六月間陸軍省大臣稱：「目前國際形勢之發展對日本之國策多少實為有害。吾人必不能失此良機，否則吾

人必將見責於吾人之子孫矣。」

柏林協定

初步工作雖僅解決某種次要之問題，但暗示日本對西方諸國之關係已有改進。六月十日對蒙古邊界問題與蘇俄協定之發表，實表示日本目前可集中全力注意南進而無北顧之憂。爭執經年之天津問題亦於六月十九日解決，英法兩國大體上已同意日本之要求。八月間華北僅存之英國軍隊之撤退，即表示在日軍壓力下作更進之讓步。同時日本利用此機會要求法國禁止貨物通過越南，在香港對岸中國本土上大量增加軍隊，并要求英國封閉滇緬路，以加緊對中國各地之封鎖。

除經由新疆以至俄國耗費極大之長程運輸外，滇緬路實為今日外來物資到達中國唯一之通路矣。滇緬路於一九三七年動工，其最後一段於一九三九年始通車。此實為一極崎嶇之公路，盤旋於山谷之中，路寬不過八英尺，極易因風雨及山崩而中斷，亦極易因一輛汽車在深陷輪跡之路上發生阻礙以至妨礙交通。雖然此路之容量有限且不適於車輛之迴迴，但進其下車仍不斷將中國長期抗戰所需要之戰時物資源源日臘。戌經七百英里運至昆明。每月七千噸之運輸量雖云微小，但實足代表中國為獨立而奮鬥之生命血液。經三星期之談判，英國同意自七月十八日起封閉三個月，以停止中國主要大動脈之供給。此乃法國崩潰後，因英國所處之慘境所生之主要讓步。英國最後之單薄力量需要用於歐洲方面，假如日本採取如其所威脅之「最後強硬手段」，則英國在東方自無立足之餘地。但某數評論者所懷疑者為何以緩靖政策不能防止此種手段，且英國之無力何以未使此手段對中國抗戰之支持更形重要。滇緬路之封鎖確正與雨季同時，而雨季多少必引起交通之嚴重阻滯；但此初步辦法既成爲完全背棄中國之先導。邱吉爾對此加以否認，在答覆衆議院之批評時稱：「此不過爲一暫時之贊同，希望在此時間內可以獲得一對雙方平等與公正且雙方皆願於接受之圓滿解決。」此乃一如此明白之表示，即爲一種暗示，使日本得

利用此期間以向中國求和；但同時此暗示亦可認為鼓勵日本用最後之最大力量以完成其對中國之征服。

結果，日本既無法擊敗蔣委員長又無法作分離媾和。但日本之主要力量已非針對此二目標，彼已向另一完全新範圍中伸張其勢力矣。最初日本對越南所施之壓力在於對上述戰時物資運輸之抗議。但在此抗議之後，日本為其本身利益計，對東方法國勢力之動搖欲慎為籌劃加以清算。

此事性質之順利似屬明顯。法國業已屈服，英國則筋疲力竭，日本已無較為接近之敵人矣。美國正注意於歐洲局勢之演變，對日本之向外擴展欲加有效之制止尚無如此之速。法國之征服者似將對其殖民地之屬地有所要求。但五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之大使保證德國在荷屬東印度并不發生關係，并希望對日本向東南亞之進展至少加以重視，可能中尚能予以贊助。

此種希望在日本諸領袖宣言中即可表示。六月二十九日外相有田(Arita)對東亞新秩序作廣播時，其向外擴張之路綫已可預見。有田云：「東亞各國及南洋各地在地理上、歷史上、種族上及經濟上之關係極為密切。如此各地在一共存之原則下連合成為一單獨之區域，因而保證該區域之安全，實為一自然之結論。」此種意念新首相近衛於八月一日用「大東亞」一言蔽之，渠更解釋為「不僅包括日本，「滿洲國」及中國，亦包括越南及東印度羣島。」其後外相更增加泰國、緬甸及新喀里多尼亞島(New Caledonia)，但未將澳洲及新西蘭包括在內——其為暫時之性質可無疑義——實頗寬大。

目前之迫切問題厥為越南。六月間法國對禁將貨物運華之允許，尚包含准許日本派遣監視人員駐於關鍵各地以偵察條約有否履行。其後日本官員大批湧至所散佈之地點，超過原定之範圍多多。八月間該殖民地之經濟活動之主要命脈已操於日人之掌握，日本尚強迫要求空軍基地及允許日本軍隊之通過。該地當局及維琪政府均加以劇烈之反對；雖兩者之微弱無能皆極明顯，而日本對採取直接行動以強取其要求尚表示顯著之猶豫。在一似極易為其獲得之獎品前，日本不能忍耐之表現幾不能加以自制，彼尚不願伸手攫取已在其掌握中之獵物。

日本對德國態度之新懷疑中含有此種之意義。五月間希特勒對日本南進所表示之不加重視，已成爲一近似之真實。德國繼續申明彼對荷蘭法國之征服決不妨礙日本之利益。德國已負戰爭之責任及受其刺激，對勝利之結果必由其自行處分。彼似準備讓日本分享一部份；但所分享之一部必須得德國之首肯。而此種首肯必有一種較懂屬然之慷慨行爲更大之理由；日本爲獲得享受之一部份，必須貢獻明確之報酬以博得戰勝者之歡心。

八月間，雙方皆有訂約之動機已屬明顯。如法國之投降使日本熱烈之切望趨於極點，則英國之堅韌不屈即與德國以刺激，使其對英之戰線擴大。美國對英國繼續抵抗予以援助之漸趨積極，使德國更迫切需要以求設法制止或取消此項援助。昔日德國與蘇聯訂約目的在希望禁止西方諸國對波蘭之援助，今日德國之勾結日本在使美國集中其全部注意力於太平洋，而放棄其對歐洲戰事之干涉。

爲求達此目的，希特勒祕專使之一斯塔墨爾(Herr Stahmer)於八月初派往東京。其所負之使命正與今日統治日本政策者之希望相吻合。日本陸軍對海軍上將米內(Admiral Yonai)政策漸感不滿。彼等感覺米內對承認建立國家新體系之需要并承認與英、美妥協之不可能尙屬勉強。當米內內閣駁斥陸相對國內必建一更強有力之系統，對軸心必取得更密切之聯絡時，陸軍對米內之不滿已達最高峯。結果近衛於七月間代米內組閣，使國內外更趨於法西斯化。此時，海軍方面亦放棄去年之反對意見而與德國相聯盟。并準備接受一外國之政策，蓋此政策即爲其所願尤爲南進開一路綫也。

對越南加緊壓迫與此新談判變管齊下。此種聯盟之實際價值即可迅速試驗得之，局勢之關鍵不在河內，不在維琪而在柏林。當同盟一經證實，希特勒爲提早兌現起見，不惜犧牲維琪迫使法國屈服。九月二十二日簽訂條約予日本以有限之警備權，并越南北部邊境飛機場之使用權。

五日後德意日三國同盟在柏林簽字，其主要之條款已包含於第三項內，三國允許互相尊重在德意志支配下之歐洲新秩序及在日本支配下之「大東亞新秩序」——對此空泛威脅語調之重要認可，「當三國中任何一國被一今

日未參加歐洲戰爭及中日戰爭之一等國侵襲時，三國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互相協助」。

此定義所云之一等國家僅有兩個，一為蘇聯。但該條約上申明蘇聯除外，文中特別說明該國與簽字國之現存關係不受影響。故該同盟之欲應付者僅餘美國一國。至少自軸心之觀點觀之，最終之目的在削弱英國之抵抗力；但為欲達此目的，必須立即向美國施以威脅。如欲需要更精密之說明，則軸心報紙之評論可供豐富之參考。Corriere della Sera之特別敘述描寫三國同盟：「乃向輕率越過大西洋者所提之嚴重警告，實行越過之國家係因已發露之舊相同文字或模糊不清之利益關係，而為英國所吸引。」

但此威脅并非以戰爭立刻威脅之。李賓特羅甫謂訂盟之主要目的「在迅速謀世界之和平」，日本天皇敘述其願望為「增高世界之正義且使世界成爲一家」，此種論調多少足以引起民主國家之懷疑。但三國同盟之主要目的乃在提高阻止美國直接或間接干涉戰爭之威脅，以限制戰爭範圍之擴大。但如此種目的不能實現，則結果日本所負之責任必不平等。因德意之全力已用於歐洲，如美國在太平洋方面參加戰爭，而欲使德意兩國出力對日本作有效之幫助實爲不易。但如美國在歐洲方面採取積極行動，則日本又必須對美宣戰，故日本實爲小利而冒大險矣。

在另一方面，報酬尙能立時兌現，且前途亦并未可忽視。彼在越南取得立足地，固已獲得明確之報酬矣。彼似尙有理由希望希特勒應用其對維琪之駕馭權以利其對越南實行完全之併吞。且尙須賴德國對蘇聯施以外交之壓力，使蘇聯在日本南進時不至與之爲難。日本不但希望因軸心之攻擊力使英國應用其全部力量——曾諺傳希特勒勢將造成一可以解脫英國在遠東活動之折衷和平——并希望軸心之活動可使美國在太平洋不至有任何活動，如是日本野心之最大威脅可以有效取消之矣。

不久雙方之欺詐行爲即行暴露。希特勒爲本身之目的計追逐維琪，對日本目的之進行毫不表示關懷。日本索取西貢作根據地，及日本以暹羅人名義索還東埔寨——雖在邊境上引起數處之衝突——均未能自德國取得更進之讓步。日本原企圖利用越南之新位置，從側面攻擊中國，反造成廣西日軍之退卻及中國之攻入南寧。日本雖不斷

宣言日蘇不侵犯條約急需締結，但蘇聯尙保持極端沉默。三國協約所給與英國未決之綏靖政策之最後打擊，已於十月十八日封鎖期限終止時，滇緬路之開放表現之。美國因柏林協定之變重威脅，所作果敢與堅決之反應，使軸心爲日本向美國挑戰，及日本爲德意之利益而向美國挑戰之情勢迅速縮小。

四 美國與軸心

美國對日本之進展至今始終採取一種不贊同之態度，而無公然之反對。但美國之態度已有漸趨強硬之趨勢，其所取之手段并無表現一種即刻之挑戰，乃暗示日本如堅持其方針不變，則美國必有更具體之行動。一九三八年美國國務院強迫製造者實行對各種物資——如飛機之配件——之禁運。一九三九年七月日美商約之廢止，更使官方之步驟有實行之可能。一九四〇年七月美總統將一批商品列入必須經過准許方能出口者，其中包括鐵合金，軍火，飛機配件，航空汽油及某種之零碎鋼鐵。如此尙不足稱爲禁運，因尙有繼續批准之貨物出口；但運往日本之美國輸出戰時物資百分之二十六隨時可用行政命令切斷之。

此種緊張在夏季即已明顯，且可由美國數次對日本警告中表示之，柏林協定之締結更使之轉入新階段。赫爾國務卿雖云：該條約「實質并不變更數年來業已存在之地位」，但彼亦申明美國早已預期該條約之必定實現，且在決定政策時亦將此事實計算在內。即在該協定簽字之前，實際上美國已採取答覆該協定之行動。九月二十六日已宣佈自十月十六日起禁止日本鋼鐵工業所必需之廢鐵之出口；同時宣佈對華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由美國購錫清償之。十月間，美國採取更警告之手段：即夏威夷防務之增強——係一切手段中之最重要者——及國務院勸告在日本統治下領土內之美國僑民將本身事務處理完妥後即行返國。

美國所採取之步驟，對日閻囂張之狂焰實有顯著之撲滅功效。日本在爲其新同盟熱心慶幸之餘，似乎認爲可以不必冒險以向美國挑戰。十月四日近衛宣稱：「如美國審慎拒絕理會日、德、意三國聯盟之真意，而向軸心挑

戰，則軸心必將準備接受如此之挑戰而作戰到底」。同時外相松岡（Matanoka）云：「余向美國作如此之挑戰，假使美國爲自身之知足，將爲太平洋之現狀作盲目與頑強之維護時，則吾人必對美宣戰。因吾人寧可滅亡而不願維持現狀也。」

其後數日中，戰爭之醞釀又迅趨平靜。但美僑趕速定輪位返國之景象本身上已足以激發日本清醒之反省。十月十一日，官方發表三國同盟之意義實非即其所表現之意義，而日本仍完全有決定本身行動路徑之自由，并不願在其歐洲伙伴與美國之衝突中加以干涉。外交發言人宣稱：「吾人仍爲吾人政策之主人。吾人一向重視吾人外交之自主，且仍擁有此自主權。」其後二日松岡在演說中解釋該協定乃一和平之同盟，并邀美國參加且助成「使全世界成爲一大家庭」。

柏林協定之締結爲時僅一閱月，其於完成日本野心之即時幫忙之不足重視，已屬明顯。英國重行開放滇緬路，美國亦表愉快。蘇聯亦明白表示并無停止援助中國之意。荷印亦從事增強防務，雖同意增加輸日油量，但仍有效反抗日本更大之要求。中國抗戰之勇氣仍不稍減，且因九年來英美今日似已發現，自由中國爲一民主國之盟友，而增加更新之鼓勵。

上述最後之現象於十二月初更覺顯著。日本被迫而作極爲緩慢且極勉強之結論：與蔣委員長無法談判適當之和平。故彼遂極爲謹慎轉而投入汪精衛之南京僞政府。延長已久之南京僞政府之承認，終於十一月三十日慎重宣佈，宣佈時且同時締結雙方皆未能有效應用之「和平條約」。美國對此舉之即時答覆即對華貸款一萬萬美元。此外尚有多數重要鋼鐵產品列入准許後方得出口之列。加拿大已禁止以銅輸日。十二月十日英國允許對華貸款一千萬鎊。此時松岡所表現之悲哀實屬罕有。十二月九日松岡與訪問者談：「吾人並非侵略中國。戰爭需時或須半世紀，然後全世界將知吾人乃何等誠懇。余承認，吾人目前所爲者頗似征服性之戰爭。如美人了解吾人，彼等必加以援助，惜彼等不能了解也」。

最近軸心之動態，未能使美國在太平洋方面更有所退步，實際上美國原已積極退讓矣，今則適得其反。在大西洋方面，其結果亦同樣果斷。柏林方面估計日本之威脅足迫使美國放棄其全部歐洲之利益。並將運用其全部資源以保護其在亞洲之利益。但事實上乃表示歐洲戰爭之成敗與美國之生存實有莫大之關係。如軸心在歐洲方面被擊敗，則日本之威脅將不嚴重。但如德意勝利，則美國所感受之威脅不僅太平洋上，而甚至可能在美洲大陸上。故真正之威脅實在大西洋方面，惟因有英國之奮鬥暫不致成爲立即之威脅而已。如英國失敗，則美國必須與獨裁者面面相對，而立於不可和解之敵對地位矣。

因此盡所有力量以援助英國，不獨成爲美國政府方面，亦同時爲廣大之美國人民之重要政策。此種顯著之事實，在秋季競選時已可充分見到。雖孤立派亦有其主張，但雙方總統候選人皆坦白主張應極力予英國以戰爭需要之援助。軸心國家對創造意見爭執之任何希望——柏林協定之即爲促此種目的而設，已有顯明之表示——已爲美國意見之一致所打消，且已爲羅斯福之連任而有效終止之。

但援助工具之問題實漸趨困難。初期之援助多數取之於可用之軍火及戰時原料。直至秋季各種來源幾全耗盡。但仍可竭力搜括所有零星資源。瑞典所定之飛機亦轉讓與英國。練習坦克車及海防炮亦交與加拿大使用。在製造中或定製中之大批遠距離轟炸機即所謂飛行堡壘者，亦應允英國於完成後，連同其配件斯潑來(Spartan)轟炸機，一併交彼使用。因此將來援英物資之必需實際增加生產方有可能，實屬明顯。

此點可以飛機生產之情形述之。十月三十日，羅斯福宣佈英國續向美國定購飛機一萬二千架，連以前共計二萬六千架。欲使飛機如數按期出產則惟有增加工廠。事實上，竭盡困難每月可出產三百架。八月間產量爲三百八十三架，但九月間已降至二百八十四架；十月中輸出三百三十四架，英國僅得二百八十架。飛機引擎之輸出，十月間爲六百四十八隻，其中運往英國者爲五百四十四隻，如此數目已屬增加，多少使情形趨於好轉。但在國防工業方面仍須有實際之擴張計劃方能應付未來之需要。

美國除於英國所增加之負擔之外，尚有本國整軍計劃之需要增加，故問題漸趨複雜。欲建立國防且不影響撥英物資之輸出，常常引起先後之問題，并予總統以一最麻煩複雜之難題。十一月八日，總統宣佈「實地法」之成立，以使英美兩國平均享受所生產之戰時物資。此種辦法之成立雖稱滿意，但尚未能解決生產之充分問題。且此問題對英國之前途更爲嚴重。如英駐美大使樂相爵士 (Lothian) 所云一九四一年誠爲「困難與危險之年」。彼響應英國領袖常常所發出之警告云：「希特勒今冬與來春必將盡其全力對英國發動新攻勢」。此攻勢仍必遭英國之抵抗，此種抵抗邱吉爾謂係一半武裝之國家與一全武裝之國家之戰爭。必至一九四一年底，且該時如英國能依賴美國之最大援助，則英國亦可期於全部武裝之完成。格林威爾德 (Arthur Greenwood) 形容美國爲「第一兵工廠，且承認英國雖由加緊工業化之加拿大取得物資之補助，但其本身之生產尙屬不足。故美國之物資必以最大可能之數量及最大可能之速度輸往英國以供其應付當前之危機。

但不僅生產成爲問題。樂相叙述飛機、軍火及船隻之需要，且預測英國需要經濟之援助。彼以爲英國之財源已將枯竭，此種論調頗爲某數方面所反對，因據聯邦準備局 (Federal Reserve Bureau) 之估計，英國於戰爭開始時擁有動產四十五萬萬元。但英國每日消耗一千四百萬鎊，且正遭遇漸趨嚴重之相反商業平衡，匯兌之困難與現款交貨政策所牽涉之財政問題同樣需要一番更強烈之處置。

至年底時，此種需要促使英美關係進入新階段。因英國對其處境之嚴重已漸趨坦白，故此種新階段之發展可由之預見。十一月間羅西恩之赴英，非惟使其對實際情形可得一真相，并使其有機會得以使英政府深信此實爲適應環境之最佳戰術。羅西恩返國時在接見談話中對英國之需要作直進之陳說，隨後即爲「國財政官員之談話，談話中，費立浦 (Sir Frederick Phillips) 公開發表英國需要借款以防將來之困難。樂相大使臨終在病榻上之最後談話——係由武官代讀——不但爲歐戰演變之合理解釋，且爲一有力之懇求，使美國盡最大之幫助以使英國渡過目前之殊死奮鬥。

此乃喚起美國民衆對真正情形有新認識之初步。故不久政府方面即致力於生產之加速，且爲新政策築一道路。不受似極公平之現行中立法所限制，四人委員會之創立以指導國防生產，實一克服軍備擴展嚴重停滯之辦法。此種新政策之性質由羅斯福之建議即可預測，彼建議必須租借軍火與英國——此種辦法乃使英國可以獲得真正之需要，且可免除匯兌之麻煩。但亦爲坦白援助英國抵抗敵人之一種暗示——此種暗示在羅斯福之譬喻中已可充分明白，此譬喻意謂以澆水橡皮管借與房屋失火之隣人。羅斯福且忠告英人勇往直前，可期望三十萬萬元契約之成立，并使英國深信國會必能同意此種辦法，此蓋爲欲使英國戰勝所必需者。

軸心國家眼見種種之發展，自然極感憂慮。彼等得知英國船運大臣在接見中所發表之談話，即藉以發揮其怒意。克勞斯爵士申明英國需要美國製造之船隻補助，但美國製船廠中定製之船隻需一年方可竣工，故彼對在美國各港中之無用船隻均投以貪吝之眼光，因此等船隻可以補充英之不足也。此等船隻中多係因封鎖而不能動員之德意船隻。此種將船隻交與敵人應用之意念使德國發言人警告美國，德國將被激而採取類似戰爭之行動，德國對美國船隻將准許駛入愛爾蘭各港口之建議，亦提出類似之警告。德國并無真正欲以戰爭相威脅；但意大利報紙人云亦云，更爲大胆，并警告美國，此種行動必引起日本對之宣戰，日本雖爲其有關之國家，但對此恐嚇并無反響。

羅斯福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廣播時，曾將此情況扼要說明。此廣播實爲促使集全國最大力量以保證英國勝利之呼聲。羅斯福云：「軸心國家不但承認且公然宣佈在彼等之政治哲學與吾人之政治哲學間決無最後之和平……故與殘忍之蠻性無妥洽可言，與燒夷彈更無理性可言。吾人明瞭若一國欲與納粹言和平則唯有完全投降一途……英人現正與污穢之結夥作極積極之戰爭。吾人將來之安全取決於此次戰爭之成敗者極大……民主政治征服世界之戰爭正由美國之整軍大爲贊助，且必得更多之贊助，吾人更必須以可能節省之每一兩每一噸之軍火與物資以幫助在前線作戰之防禦戰士……吾人爲民主政治之大兵工廠……吾人援助英國之決心并非如「瓶頸」之狹小。獨裁者或獨裁者之集團不論彼等如何解釋其決心，皆不能以威脅或削弱吾人之決心也」。

此種宣言，假使並非美國正式對英國同盟之宣佈，至少可認為對英國之敵人坦白挑戰之宣佈。英國對其所急需從新大陸得來之物質援助已有保證，該物資即可以使其繼續作戰以達到最後勝利者，此種保證在上述宣言之諾言中可以覓得，在羅斯福所云「軸心國家不能獲勝」之信念中更可概見。

五 軸心之困難

德國企圖迅即征服英國之失敗，使軸心政策之根本改變。因速戰速勝之不可得，故短期戰爭之期望必須放棄，且必須為更困苦更延長之爭鬥作一切之準備。政治上及軍事上估計之改變因而發生。德國在尋求決斷政策之拖延時期中，不僅與英國以增強軍事力量之時間，且與以將新世界遠方潛伏之資源轉為正式武器，并從礦中、工廠中運至戰場上之機會。此種力量漸增之局勢迫使軸心國家集中所有彼所希望可以支配之資源。如欲在民主國極豐富資產完全發揮效用之前即能勝利，則不但軸心本身之力量，且被征服歐洲之力量亦必須全部動員，且發展至最高功能方能有效。納粹原擬在勝利完成之後，閑中實行其在德國統治下歐洲之組織，今祇得在戰爭狀況中試行之，但戰爭之結果尙未能決定。「新秩序」之創立成為軸心外交之主題。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說中大言不慚：「實際上數月中德國已在大陸上賦予自由。英國欲使歐洲巴爾幹化(分化)之企圖——英國政治家應特別注意此點——已被消滅。英國之目的在使歐洲解體，德國與意大利決組織之」。

此種拿破崙式之事業實為艱巨複雜。并非所有有關國家對德國之自由觀念感覺熱心。被征服之人民已漸趨難以駕馭，諸衛星國將自身命運完全任納粹之擺佈已感覺不願。希特勒之工作乃在說服全歐洲使之成為在一單獨政策指導下完整之單位，而希特勒對此政策之決定乃以其本身基本利益為基礎。而此利益并非即為有關各國之利益，彼等之利益不獨與德國不同，且亦各個互異。威迫利誘以求西班牙與俄國、法國與意大利——甚至德國與意大利——間之調和一致實為極艱巨之工作。希特勒追求此種企圖所獲之成功僅足使其造成一漸趨顯明之限度，超

過此限度則終無進展之望，此種進展乃達到完全軍事勝利所必需者。

希特勒最顯著之進展乃在羅馬尼亞，九月初該國向軸心之政治投降即為德國軍事統治之前奏。十月初，德國警備隊開始向羅馬尼亞移動。此舉有不同之解釋：派遣往羅馬尼亞陸軍中作教官（九月間安東尼斯科（Antoniescu）曾作此要求），為保證羅馬尼亞完整之主要結果，及保護油田防止怠工。

最後一種解釋確最為可能，因戰爭之擴大與延長，軸心存油需要經常之補充問題已漸趨尖銳化，且前此因征服而攫取之存油已經告罄。德國今日不但須照顧本身之需要，且須照顧歐洲大部之需要。被征服歐洲之原來物資皆取供於海外各地，現此種來源已被切斷。意大利則特別嚴重，油之唯一來源即亞爾巴尼亞油井，在希臘完全將其切斷之前，該地油井僅供給意大利原來需要百分之十不足。德國油之產量較平時需要之半稍多八百萬噸，但歐洲其他各國之產量為數極微。羅馬尼亞產量幾近六百萬噸，乃一例外。軸心對之全部控制極感需要。但歐洲油之出產與消耗之差額自一千萬噸至二千萬噸不等，視戰爭之性質及對人民定量分配統制得法與否而定；除非戰爭在現存油量用完之前結束，不然德國必須大肆搜括新來源。

因此對羅馬尼亞之統制實為一不可忽視之財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計劃逐步要求之方法，此次即運用根據此種方法之靈巧策略，即不必戰爭，油井亦不受破壞，而能獲得對羅馬尼亞之控制，因一切皆已為此油井而準備就緒，倘戰爭來臨，其結果可於對主要產油公司之攫取見之，公司多數為英法投資家之財產，德國井與羅馬尼亞定約來年須以三百萬噸輸德，該數已兩倍於以前最高之貿易額。但運輸仍成為問題，如設法擴充駁船與油管設備，亦非絕對不能克服者。更嚴重之障礙乃羅馬尼亞之擾亂情形，即十一月底鐵衛團所造成之叛亂與大暗殺。羅馬尼亞之紊亂情形對德國之政治目標雖為有益，但對其廣大經濟要求之滿足則並不適合。

併吞羅馬尼亞實為德國對東歐計劃之一階段。多瑙河之全部區域必融合而成一單獨之經濟集團，專為生產供給德國工業原料之用，並作為德國製造品之市場，至德國滿足為止。在戰略方面，此種集團之組成可以避免含有

敵意之影響，且予德國以準備再進之立足地；在政治方面，此集團即成爲柏林協約中小多瑙河區國家之附庸。

此計劃確有多少之成功，但有一點納粹之最高目的未能實現。此程序始於十一月二十日匈牙利之歸附。三日後，羅馬尼亞首相與其新匈牙利同榻者互投以神祕之眼光（因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 之爭尙使其心痛），并亦簽字。但十一月二十四日，因捷克之歸併，此程序突然宣告多少帶有不光榮之結果。任何加於南斯拉夫之壓力皆被抗拒，且能奏效。雖然南斯拉夫外交部長解釋十月十九日商約中所摹想之合作「非但爲經濟的目的爲政治的」，但其國家尙不準備接受卑屈之行爲。十二月十二日南匈親善條約，雖似乎表示則新集團取得聯絡，但事實上似爲成立巴爾幹同盟之前奏，以保護諸小國之獨立，抵禦軸心之壓力。保加利亞之歸併原爲意料所及，但當蘇聯表示保證之後，保加利亞突又隱退。

該時期俄國之態度尙極可疑。如俄國對軸心有增加友好之痕跡，則對英必無絲毫真實之同情。蘇聯報紙對英國之成功常加以慎重之讚歎。但蘇聯政治家不斷堅執資本帝國主義之威脅，且英國對波羅的海國家之船隻及黃金之扣押常常引起不斷摩擦。十月二十二日，英國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內容包括承認波羅的海諸國之兼併，且保證戰後處理和平善後時蘇聯必須參加。雖然英國所要求報答者僅爲「較爲親善之態度」，但蘇聯之疑惑太深，此建議因而未能真實採納。

同時俄國與柏林之關係不斷向反面而行頗屬明顯。雖然柏林協定使日德兩國正式結合，但蘇聯對之并無明顯之疑懼而接受之，但莫斯科方面對蘇聯參加三國同盟之意見完全保持冷淡，對蘇聯在希特勒之新秩序中合作之建議更爲冷淡。反共協定并未絲毫遺忘，與佛朗哥西班牙之合作自未能作爲引誘，意大利報紙之甘言蜜語——某作者發覺蘇聯在精神上與軸心立於同一戰綫，共爲「現世界上反財閥政治之力量」——亦不能使蘇聯忘懷意大利以前之激烈演說，最激烈數次時間之近猶如芬蘭之役。

因此軸心報紙所極希望并預爲聲張之會議永不能舉行。十一月十二日莫洛托夫抵柏林，僅與德國諸領袖作三

日之會談。即意大利亦未參加。此次莫洛托夫之訪柏林確有重大之意義。雖然去年間德國各方面不斷盛傳此種之訪問即將實現，但蘇聯始終禁止作此種之表示；此事最近之實現可以說明俄國對其與軸心關係之關切，并希望避免任何類似重大破裂之情形。雖然對此會議亦有加以大吹大擂，隨從莫洛托夫之官員與專家亦極惹人注意，但毫無可見之明確結果。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新商約之宣佈似亦非適當之結果。假如俄國為德國之伙伴，則俄國幾為一欲睡眠之伙伴也。

究竟德蘇之能否成為伙伴確屬疑問。在正確關係之背後存有緊張狀態之象徵，即德國向多瑙河推進且於黑海沿岸培植其勢力。此種舉動即為對蘇聯主要利益範圍之侵入，難為莫斯科方面所歡迎，且某種猛烈之言論極屬顯明。德國取消國際多瑙河委員會并建立在德國管制下之新制度後，憶及蘇聯自獲得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後亦為一多瑙河國家。蘇聯開始并未包含在內。蘇聯加入多瑙河會議後釀成更多之磨擦，結果蘇聯代表於該年底退出該會。德國宣稱佔領羅馬尼亞曾預先通知蘇聯，且匈牙利之歸併亦經蘇聯之贊許，莫斯科方面嚴加否認。莫斯科方面似不願德國輕易東進。

此與保加利亞之地位實有直接之關係。該國與軸心發生更親近之關係，在本身上實無重大之目的。因獲得多布魯查(Dobruja)之歸還，德國深被感激。由犧牲希臘而作領土之遊說可以應斷日後德國之扶助。十一月十七日保王鮑立斯(Boris)之突臨德京，似為保加利亞正式加入軸心協定之前奏。但蘇聯見德國向韃靼尼爾方面侵蝕頗為不安，故加以阻梗。蘇聯某外交人員蒞保加緊對保施壓力。柏林方面則減輕其壓力，而採用較親近之手段。德國對土耳其之論調亦漸趨和緩，土耳其之輿論亦漸趨穩健，此皆足以表示蘇聯伸張其勢力於土耳其。年底德國之侵入羅馬尼亞，表示德國并未完全放棄再作進展之可能；但此亦足表示德國對蘇聯越過多瑙河或侵入保加利亞新動態之深切注意，此種動態足以危及一切前途，并使蘇聯成為德國後方更大之主要危險。

西班牙與法蘭西

在西歐方面，德國亦認爲必須在一適度之範圍內以求進展。德國對西班牙與法國之資源亦曾數度企圖求得更多之統制；但在達到目的之途中，困難尚多，且欲求目的之實現，用誘說之方法較用威脅爲佳，截至年底爲止，誘說之方法尙未成功。

在西班牙方面，有某種非但願意且頗渴望與軸心作更大合作之意念存在。此可由當今獨攬政權之長槍會（Falangeist）代表之。該黨帝國主義者之信條不但包括直布羅陀及北非，且包括拉丁美洲；該黨之由蘇納（Serrano Suñer）佛朗哥之姻戚且爲內政部（領導）似即保證其野心必積極以求實現也。九月十七日蘇納之出現於柏林，據推測渠將與德締約且使西班牙加入戰爭。

雖然軸心方面與長槍會之發言人對此結果皆有樂觀之預測，但結果毫無所得。簽訂柏林協約時，西班牙顯未出場。十月二十三日希特勒與佛朗哥在西班牙邊境上會晤，亦無明確之結果。蘇納之升爲外長，與連續數個新談判之開始亦同樣未有成效。西班牙尙未準備作此冒險，而希特勒亦暫時滿意使其保持非交戰國之地位。

此種情形可由西班牙之經濟枯竭說明之。糧食與原料，油亦包括在內，西班牙皆須依賴外來供給，此種情形使其必須任英國封鎖之擺佈。佛朗哥不願眼見其本國受此窒息。希特勒更不欲增加一悲哀飢餓之國家使其多負責任。意大利雖欲利用西班牙以關閉地中海之入口，但此并非目前德國所引爲憂慮者。德國在西班牙邊境駐有軍隊，且在西國之境內駐有一師之「旅行家」，故西班牙之佔領并非重大之困難。但暫時聽其存在，且希望從此封鎖之空隙中可將其種數量之物資透往德國，較爲得計，西班牙對英美之談判，可鄭重說明英美兩國對西班牙經濟生活之重要性。十二月間與英國作初步財政協商後，英國即準備以錳苗供給西班牙以換取其苦味柑之全部收穫。西班牙對美國之貸款尙懷有希望，以求解救汽油與棉花之困難，并希望獲得美國之小麥以應付糧食之嚴重恐慌。因

此數種之急需，西班牙之領土野心必須暫時放棄。

法國之情形則更爲複雜。雖然法國所享受名義上之獨立較西班牙爲小，但法國潛伏之行動自由如彼擇而用之則較西班牙爲大。雖然法國被擊敗且被佔領，彼仍擁有資產，足使彼成爲軸心與盟國雙方估計之重要因素。彼仍可採取最後之手段而行動，行動之結果非但重要。且在某情況之下可能富於決斷性。

六月間法國之屈服乃在於不但深信法國之抵抗無望，且深信英國之崩潰即在目前。此第二種情形之未能實現，在某數種方面使維琪政府感受重大之狼狽。維琪政府之諸領袖實已默認德國在大陸上之統治權及法國在希特勒新秩序中之坦白合作。故英國之繼續抗戰實成爲一種搗亂之因素。英國之繼續抗戰輕則足以延擱對德作永久和平之談判，此種永久之和平足以除去現在之未決狀態，且造成永久穩固之政策。重則足以粉碎對不可避免德國勝利之一切估計，此種勝利即維琪政府期望之所寄托者。未定之狀態存在一日，法國意見分歧之理由亦存在一日，終必威脅維琪之組織。

在戴高樂將軍領導下自由法國運動之外來刺激使法國內部紛亂之可能增加。渠特別代表對維琪管制法屬殖民地之脅威。彼之統制勢力已伸張至赤道非洲之大部。更多之叛變不但促使法國統制權之破產，且足以削弱法國所遺留用以抵制德國完全統治之力量。

在達喀爾地方所發生之奇遇頗具重要性。從西非洲傳來之報告，使戴高樂深信彼之瀕臨該地，足以領導該殖民地重整其主張。維琪政府決心防止任何相同之發展，并派遣一新總督布瓦松 (Pierre Boisson)，該總督之有力辦法在該地之統治權得以重建，并使該港之防務得以改善。故戴高樂到達時之情況與彼所預料者全然不同。戴高樂請求英政府之協助，但英政府似有其疑難。德意在達喀爾活動之謠言引起英政府之焦慮，因達喀爾如被德意用作根據地必使繞好望角之航路大受威脅，英政府乃決派遣一海軍分遣隊以阻止軸心對戴高樂企圖之干涉，并不在協助戴高樂佔據該殖民地。

結果乃造成一種不幸結局之狼狽情形。九月二十三日戴高樂企圖利用停戰實行登陸，但遭砲擊，有數艘法國戰艦，原認爲離開地中海者，因彼等欲圖達到利不雷維(Libreville)，故爾折返，現泊於達喀爾港，與受傷之戰艦呂希留號(Richelieu)同在港中。該軍艦與岸上炮台皆向英艦發砲，雖英艦向之還擊，但參加攻擊之三潛艇中兩艘被擊沉。戴高樂所企圖之登陸亦被擊退；三日後此計劃失敗，而攻擊亦中止。

戴高樂解釋該次攻擊放棄之理由，在於不願進攻其他法國人。由此次衝突之性質及其後戴高樂在利不雷維攻擊之成功觀之，其理由實不能完全置信。英國實不願再引起前在阿蘭(Oran)所給與之憤怒，由此觀之，英國之行動非太過即不及。法國派機轟炸直布羅陀以圖報復，此表示以前之兩盟國正式衝突之情形，并表示英國敵人在維琪內閣之勢力益趨穩固。

一切皆由賴伐爾所主動。該黑面奧維諾特(Auergant)律師現在內閣中已取得關鍵之地位，且貝當已指定賴伐爾爲其法定之繼承人。現對民主政治之破壞及對英仇恨之燃燒使渠鼓舞。與德國合作非但爲彼所需要，亦彼所極願者，彼亦充分準備欲成爲德國之武裝盟友，以圖促使英國之傾覆。自維琪政權成立以來，彼即不斷圖謀將實權操於己手，并利用此實權使與軸心完全立於一陣綫上。

賴伐爾現正從事於德法間解決永久問題之各種談判。十月下旬此種談判似即將完成。十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親自與賴伐爾會談一次，十月二十四日又與貝當正式會談一次。英王喬治致貝當私人一函，邱吉爾亦廣播向法人呼籲，可見前途之重要。邱吉爾迫切陳辭：「法國今日在德人手中受苦非即爲失敗而已，且必歸於完全之毀滅……目前吾人在爭取與爾等共享勝利之戰鬥中，向爾等所請求者，即爾等如不能爲吾人之助，至少不爲吾人之阻礙……請記取，吾人將終不停止，終不疲倦，終不屈服也」。

德法雙方皆有求解決之急迫原因。佔領區及未佔領區間之嚴重障礙使法國之紊亂情形加劇。在德人手中之二百萬法國俘虜亟待解放。但在德國方面之主要目標乃在獲得軍隊通過法境之權利，及法國本土、殖民地、港灣及

根據地之使用權，可能時尙希望獲得法國之殘餘艦隊。如此等條件可以獲得，則以極有限之歸併爲基礎之永久和平可以在望矣。

但中途忽生波折。雖然貝當在原則上準備合作，但在更重大之讓步時即止而不進。賴伐爾志在毀滅英國，而貝當之主要期望確在拯救法國。二人間之裂痕日趨擴大，終於十二月十三日達至最高點，在一喧囂有如暴風雨之內閣會議中，賴伐爾被控圖謀排除貝當而造成自己無上優越之地位。此次事件之發生係將拿破崙之子 *Duc de Reichstadt* 之遺骸運至巴黎——一種希特勒式之儀式，此無意義誇大之儀式即表示此次事件之基本目的。貝當拒絕參加典禮；彼將賴伐爾自內閣中解職，取消使賴伐爾作其承繼人之命令，并將其拘捕。

此種辦法并非表示對德國之反抗。繼賴伐爾之後者爲法蘭當，其對德國之同情較賴伐爾猶爲深刻，歷史亦較久。但在德國方面，未知確能善於利用此地位至若何程度。德大使阿伯茲 (*Herr Abetz*) 努力拯救賴伐爾，欲使之被釋，但不必復職。當德國政策之重大意義及貝當本人地位上之力量趨於明顯時，貝當對德國請求主要讓步所施予之新壓力之態度極爲堅定。十一月三十日宣佈洛林歸併於德國之後，洛林操法語之居民因反抗休戰協定而被逐，貝當大受感動。因意大利之地位漸趨危險，貝當方面感覺在魏剛 (*Weygand*) 開始派往殖民地使反抗戴高樂者（領導下之北非軍隊實爲一張大可發揮效力之王牌（譯者註：王牌即撲克牌戲中一張可以以勝之牌）。爲取得敘利亞之統治權，前曾與意大利相抵抗，現因新派專員前往，并授意須恢復法國之全部勢力，故此抵抗亦趨劇烈。年終時，法國艦隊自土倫潛往北非較安全之港口。法國加入德國方面作戰之危險得以暫時減少。

六 意大利進襲希臘

希特勒新秩序之含意似未能引起墨索里尼胸中之強大熱忱。墨索里尼願在此革命中担任宣傳工作。「普羅階級之國家」之用語，或希特勒所宣稱兩種哲學間之鬭爭，金錢與勞工，在意大利報紙上皆有忠實之反響。但此對

於意大利參戰之目的毫無關係。意大利參戰之目的，與在柏林指導與統治下之整個單位之目的毫無共同之所在；德國此種目的之成就，較意大利自行奮鬥而獲得之成就，易於使意大利之命運更趨於無望。

此種革命性之戰爭實際上對意大利毫無利益。意大利實正在從事於較舊式之戰爭——目的有限負債有限之戰爭。彼所求者非社會改造，乃地圖上之些微更動而已。其目的在犧牲隣國而獲得領土。如法國願讓出尼斯及突尼斯，英國願退出埃及及直布羅陀，則被稱為財閥政治之民主國家之繼續存在乃較為不重要之問題矣。

但在德國計劃中，領土之更改實為次要問題。德國實欲消滅任何可能敵人之力量。假如各國能放棄彼等之敵人，并忠意在德國之大陸組織中與之合作，則彼等之領土即成為次要之問題。欲使某種國家願意參加，則土地之歸併自屬必要，但此實為工具而非目的。一旦德國衛星國之獨立失去時，事實上之邊界已毫無意義矣。

但意大利在此種組織中所担任之角色實難以望其重要。即在今日彼亦僅處於德國低級伙伴之地位。在將來新歐洲中，彼即希望有此地位亦不可得。彼更不可希望統治歐洲全部，統治歐洲乃德所担任之任務，即與德國共得勝利之伙伴亦必須服從德國。由此觀之，即意大利獲得領土之願望後——似乎極不可能——彼必須將所有之新舊財產置於歐陸主人前而聽其處置。如此種命運即勝利之報酬，則奮鬥似太不值矣。

在秋季時有大事多起突然發生，且極明晰。當十月四日兩獨裁者會晤於布倫納(Bromer)時，瓜分非洲(西班牙可以分享)之誇大計劃，與軸心各國及蘇聯之各別「大空間」(Großraum)均可能論及，但次月間希特勒之思想顯有變更。與法國之談判表示希特勒願意以意大利將來之所得換取法國之合作；在巴爾幹之發展即表示德國加緊於本身範圍之擴大而將意大利置之不理。十月二十八日兩獨裁者會晤於佛羅倫斯(Florence)，墨索里尼反對犧牲意大利而與法國媾和之任何意見，并表示決進攻希臘，在巴爾幹半島上孤注一擲。

六月十日墨索里尼云：「余鄭重聲明意大利并無決心將其隣國人民拖入戰爭。瑞士、南斯拉夫、土耳其、埃及及希臘，請注意吾言」。但此種獨裁者所作之保證，今日往往當認作危險之信號，與軸心有友好條約之小國尤

當注意，事實上南斯拉夫早已被恐嚇，此為希特勒之主要願望欲在巴爾幹防止足以避免攻擊之擾擾。因南斯拉夫之資源對軸心之重要，故希臘之經濟意義可以忽視，且希特勒勉強同意意大利自由行動，而希望希臘可以無猛烈之抵抗而屈服。

德之不願并非對墨索里尼不生效力。當希特勒侵佔羅馬尼亞及實行多瑙區之組織時，八月間墨索里尼之計劃已加以遏制。但十月間墨索里尼之計劃又形復活，且與德國連合譴責希臘援助英國艦隊及進攻阿爾巴尼亞。此次意大利則不待德國之反對或贊成矣。十月二十八日午前三時——即希特勒正在佛羅勒斯之晨——意大利向希臘提出最後通牒限三小時內將某數個要港交與阿爾巴尼亞。但意大利專使當被詢及是何數個要塞時，又未能答覆。此種通牒顯係拘於形式而已，因為該日午前五時三十分意大利已向希臘進攻矣。

其後發生之事件乃一為何不用閃電戰術之教訓。實際上意大利并未應用欲以造成希特勒勝利之計劃。奇襲之原理亦未應用，致使希臘得以動員。陸上之進襲亦未以海上攻擊配合之。空軍亦祇對少數港口施以輕微之炮擊，而并不對希臘軍隊集中地點加以攻擊。降落傘部隊毫無應用。且亦無更大之軸心計劃與之相調節。雖然佔有可成爲在地中海一致行動時之有用資產，但此種行動尚未準備妥善；而德國與希臘之外交關係并未斷絕，故對此次戰役極表漠不關心。德國進兵保加利亞之威脅雖可使希臘東疆兵力不能動員，但此種威脅亦未實現。不過在年底時德國勉強同意在空軍方面予以有限之援助。就兩月前意大利派遣飛機隊參加襲擊英國之炫耀舉動觀之，今日需要將其撤回，且邀請德國空軍加入，即對其悲哀處境之承認。

希臘軍隊用於抵禦進攻者共計十五萬人。希臘後備軍據云有六十萬，但彼僅能配備八至十師團，且所有裝備皆遠不合現代標準。希臘海軍軍力皆已作廢多時，而空軍力量又顯極單薄。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之軍隊有二十萬人，并希望其空中及亞得里亞海之優勢能協助陸軍以取得速決之勝利。

意大利所期望獲得之第一目標乃愛琴海中之薩羅尼加港 (Salonica)。而此處適爲可與希臘最強軍力相遇之

點。故意大利即自其考里沙 (Koriza) 根據地分兩支輕兵進攻，其一向佛羅尼那 (Florina) 及往薩羅尼卡之鐵路進攻，另一支向東南進襲卡斯多利亞 (Kastoria)，即進攻拉利薩 (Larissa) 與雅典之第一步。意大利大部兵力又分爲兩路，一向養尼那 (Yanina)，另一向山城集中之交通綫進攻；另由厄比魯斯 (Epirus) 之沿海部份向亞爾塔灣 (Gulf of Arta) 進攻而協助之。

開始數日中意軍進展之緩且所用兵力之小，皆表示意大利估計希臘崩潰之速。但發覺希臘之猛烈抵抗後，意方即急速企圖作大規模戰役更適當之準備。沿海部份之軍隊於十月三十一日到達卡拉馬斯河 (Kalamas) 躊躇竟達一星期。向養尼那進攻之意軍進展亦緩；考里沙前之希臘軍於十一月二日曾將意軍驅回境外，且佔領可以控制法西斯主要根據地之高地數處。

十一月七日意軍再作進展，結果驚人。沿岸意軍之進展順利，而向養尼那推進之軍隊卻遭不利。因希臘多山且缺乏充分道路，使意軍困於山谷中。又因缺乏側方道路，每一堆進即形成分開之單獨行動，除由主要根據地增援外，不能獲得立時之援助；重機械化部隊在雨雪之道路上行動又極緩慢。故希臘得以佔據可以控制意方孤立部隊。須通過之通路高處，力攻意方側面之屯兵地點，并包圍高地下方之主力軍。即此種戰術於十一月九日將意大利亞平尼師團全部困於阿沃斯河 (Aogra, Viosa)。此次勝利使意軍主力突告猶豫，且——更爲重要者——將主動地步轉與希臘。

用於防守獲得成功之戰術，今則用以攻擊。避免正面攻擊意軍之主力，希臘自一高地據點向另一高地推進。此種滲透戰術側擊各個意軍單位且不斷迫其後退。十一月二十日大敗意軍於萊斯科維克 (Leskovik) 附近西方山地中，且繼以不斷之新成功。此次成功之後，各處亦有普遍之進展。考里沙被攻幾三星期，終於十一月二十日陷落。希臘向北進，向奧屈利達湖畔波格拉德克 (Pogradec) 進發，於十一月三十日攻下，因中部希臘進展之威脅，沿岸意軍被迫撤退。至十一月底，意軍被殲者至少達四師團，俘獲大批俘虜及戰利品，希臘境內已無意軍蹤

跡矣。

雖意軍頑強抵抗，繼續增援，希軍尙井然向阿爾巴尼亞南部陸續推進。希軍沿希肯比河(Shkumbi)向厄爾巴孫(Elbasan)作緩慢之進展，而在山地中向南推進，迫使意軍節節敗退，且威脅其沿岸之地位。十二月四日佔領普勒邁特(Premet)十二月六日佔領朴托厄達(Porto Edla)及得爾維諾(Delvino)，故十二月八日亞及羅卡斯特羅(Argyrostro)因而陷落。亞及羅卡斯特羅之失守使意軍失卻在厄比魯斯之主要根據地，且失去進入阿爾巴尼亞之要港。沿岸希軍之繼續推進亦較容易。十二月二十二日抵智馬拉。現希軍已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超過四十英里，雖意軍不斷反攻，希軍仍保持主動之地位。希軍中路逐漸向防守克里蘇拉(Kisura)及特勃里尼(Tepelini)之意軍三師團包圍，沿岸希軍則向窩羅納(Volona)推進，北路則向厄爾巴森及往地拉那(Tirana)之通路進迫，如此數次被佔，則希軍得以控制大部份之交通綫，而在阿爾巴尼亞之意軍終必實際歸於消滅也。

地中海海權

單就陸上作戰而言，希軍實際上乃單獨對意作戰，英國供給某種數量之配備，高射炮及戰車防禦炮尤佔多數，機械化部隊亦曾登陸作戰。戰爭開始時英國向希臘重作保證并許以所有可能之協助，英國政府言明無軍隊可以借用。希臘所期於英國之援助者乃空軍與海軍也。

如此之援助實未可忽視。英國轟炸機協助希臘空軍不但可能襲擊軍隊集中之地點，及意方援軍必用之橋梁公路——在多數地點實感不足，且可襲擊阿爾巴尼亞各港及意大利本國之堆棧。雖然攻擊意大利北部仍發動於英國，但希臘本土根據地之應用使意大利半島遭受第一次之轟炸。都拉索(Durazzo)及窩羅納被襲，實際上將成爲無用之後，巴利(Bari)、布林的西(Brindisi)、大蘭多(Taranto)及那不勒斯(Naples)相繼亦被炸。十一月下旬戰艦亦配合轟炸機出擊，則盟軍有一較好之機會以與意大利在空中之優勢挑戰。

真正爲希臘戰後所變更者厥惟海軍之地位。地中海之主戰權早已屬於英國艦隊。今日此主動權更大爲促進，昔日意大利尙誇稱地中海爲羅馬湖，但至年底，意大利軍艦實際已被否認在地中海之使用矣。

據邱吉爾云，九月初地中海艦隊增援者幾倍於其原有力量。九月大部份之時間，多數之力量皆用於阻止葛拉西尼亞向利比亞之進展。但九月二十九日英艦隊出發作一千八百英里之巡邏，十月二日炮轟斯坦拍甲亞 (Stanpaia) 及多得喀尼斯 (Dodecanese)，巡邏亦即終止。英艦隊最接近敵人時，即在遠距離瞥見意大利艦隊趕湊逃返根據地。十月十二日，在另一次巡邏中，英艦 Ajax 號擊沉驅逐艦兩艘，擊傷一艘，次晨爲約克號 (York) 所擊沉。該月中其餘之時間，英艦隊之主要活動，除監視意大利物資供應綫之外，乃在盡可能使葛拉西亞尼之處境感覺困難。

希臘戰役又展開各種之新可能。克里地根據地之獲得使由亞歷山大港至意大利之距離縮短一半，且使對較近地帶可以施以壓力。因新環境造成地中海東部之安全，故不斷搜索意大利近海更屬可能，且可能應用奇襲原理在意大利領海內襲擊其海軍。

此事之意義可由十一月十一日大蘭多之役作驚人之一表示。在意大利附近海面作常例之巡邏尙不能發現意大利之海軍。意大利之海軍乃隱匿於大蘭多複港中，該港在戰爭爆發後即成爲其主要根據地，在該港中意大利海軍可以避免直接受海軍之襲擊；但英國海軍司令率領航空母艦鷹號及頭赫號兩艘，即此兩艘已足發動致命之奇襲。在月光中，魚雷轟炸機飛過意大利軍艦予以收效之打擊，而此等軍艦開始對之并無懷疑也。力陀里奧 (Littorio) 級最新戰艦兩艘損失慘重。Conle di Cavour 級兩艘戰艦亦被擊中，其中一艘被炸後駛至岸邊擱淺以防下沉。同時有兩艘巡洋艦，一驅逐艦及數艘供應艦亦被炸損傷。

英海相在報告此次出擊之經過時宣稱：「本星期爲海戰史上最重要之一星期」。意大利海軍主力之半數已被毀無用。其數量上優勢已減低成爲劣勢。所有之損失并非永久不能修復者；但待其大加修理之後，所有意大利足

以與英海軍挑戰之希望已成過去。大蘭多軍港之損失，及對該港安全方面自信之缺乏，使意大利殘餘之艦隊在英國飛機不斷襲擊中尋覓新潛匿地。十一月二十七日發現意大利艦隊在撒丁尼亞附近，似赴加格拉里(Cagliari)者。此次係一長距離之出擊，英國飛機又與以重大之損失。在軍艦之魚雷與大炮轟擊之下，炸彈投中Vittorio Veneto——意大利兩艘新戰艦中之第二艘——兩艘大型及一小型巡洋艦，及兩艘驅逐艦。十二月十四日意大利艦隊又被發現，此次係在那不勒斯，炸彈落於羣集之巡洋艦與驅逐艦上，其損失非可精密計算者。

此次成功之意義影響甚大。不但使英國軍艦得返大西洋担任護航任務。如Borwick號巡洋艦然。并使英海軍得以操縱亞得里亞海。英國艦隊赴大蘭多途中，遣一部份輕兵力往襲俄特蘭陀峽(Strait of Oranto)之意大利護航隊，英艦隊即侵入被認為意大利特別保護之區域中。十二月十八日之動作尤屬驚人，英戰艦炮擊發難那，驅逐艦掃蕩北至巴利及都拉索時并未遭遇意大利海軍之干涉。此時希臘海軍與英國海軍對襲擊意大利護航隊皆極活躍，以致意大利赴阿爾巴尼亞之增援，必須賴空中之運輸矣。

因此意大利之海上航路一一皆被封閉，意大利在東非洲之兵力因英國把持蘇伊士及紅海而形成獨立。在英國方面對紅海則暢用無阻，且常常炮擊厄立特里亞(Eritrea)及意屬索馬利蘭。十月十九日據報意大利企圖一英國護航隊大加襲擊，但此企圖迅被打消，意方損失驅逐艦一艘。意大利認為有戰略上重要之多得喀里斯羣島已成爲孤立且受饑餓。亞得里亞海之供應綫已不再安全。當葛拉西亞尼需要各種支持時，意大利與利比亞及葛拉西亞尼軍隊間之交通已受英國之支配矣。

北非戰役

初秋時，在埃及之英軍仍在等候期望已久自利比亞而來之襲擊。英方所遇之軍隊——僅在利比亞者——與英軍數目之比爲二或三與一之比，對於裝備之優越與在東非洲額外之軍隊尙未計入。此軍隊希望實行三路進攻；一

自利比亞出擊，一自查拉布(Jarabub)沙漠中之沃地出擊，深入內地，第三路則自東非向卡湯姆(Khartoum)進攻。邱吉爾談及中東問題演說時所提之警告，及彼拒絕保證在該處順利之結果觀之，情形之嚴重已有充分表示。

九月十二日意軍越過利比亞邊境向前推進，仍屬一種極有限之軍事行動。意軍亦無意同時發動其他兩路之兵力。所推進之兵力僅為比較輕小者，戰車與步兵之混成一師即為主要之進攻兵力矣。英方抵抗之兵力較之更為輕小。彼等用阻撓之法阻其前進，偵察戰車、轟炸機均有其工作。最大之抵抗在慕爾薩馬特魯(Mersa Matruh)沿岸道路及輕便鐵路之終點，此兩條道路乃來自亞力山大港之主要供給綫。

此種計劃從未為敵人所嚐訊。九月十七日錫底巴拉尼被佔，葛拉西亞尼認為滿足之目的已完成。如彼欲與英軍之主力作戰，則必須越過而前七十英里之沙漠，在所需供應品尤以水之供給未完全有把握以前，彼亦不敢妄動。其後三月中，葛拉西亞尼在錫底巴拉尼四週加強防務，修理道路並建一水管，以待第二次發動前所需要之刺激。葛拉西亞尼之發動時間與德國大舉空襲英國之時間相吻合，故彼必基於希望英國之崩潰可使其不費力而得成功。當此種希望失敗後，彼亦無意將軍隊撤回。在希臘戰役時，彼毫無所為，既不利用希臘方面以牽制英兵力，亦不策應希臘戰役以援助在阿爾巴尼亞深受痛苦之國人。當其在等候之際，在埃及之英軍已逐漸改善其地位。自九月初開始，邱吉爾所述之數萬援軍已不斷增援，且有數萬噸之物資隨援軍增援北非，繼之以最新式之機械化配備，英軍亦開始在補償寄刻克(Dunkirk)之損失。Greater Gladiator 式飛機已可與最佳之意大利飛機相匹敵，皇家空軍最近又增加新式配有八挺機槍之颶風式飛機。雖當時德國侵入之威脅使每人神經緊張，但英國尚盡力將人力物力輸出增援，不僅用以防衛中東，且希望在最早可能之時機採取攻勢。

希臘戰役之發生，正當各種新活動準備之時。自表面上觀之，意大利力量耗損，即可改善英國之前途。其最後之結果應可如是；但立刻所得之影響乃使為數并不多之皇家空軍兵力轉移於希臘。但在蓋拉巴特(Gallipoli)佔領時尚能實行一種小規模之演習——戰車、飛機、步兵之有效配合動作。大蘭多被襲之後，海軍之新優勢使前途

更爲之改善。因意大利各種失利，以致巴多格里奧將軍在十二月六日辭職，其後數日中其他高級官員亦相繼辭職。此種情形即可表示敵人高級指揮方面而有相當之紊亂。英軍在準備妥善之後，於十二月七日即採取主動之行動；二十九日拂曉即予狼狽之意軍以致命之打擊。

此次攻擊乃用奇襲，迅速之調動與配合之得法三者所合成之精心傑作。英軍約四萬人向人數及戰車數量至少兩倍之意軍攻擊——雖葛拉西亞尼事後歸咎於戰車之缺乏。英軍以機械化部隊作先鋒，與海空軍取得密切之配合。如此各種不同之武器而能共同動作實歷史中所未有。空中採取目前之第一流戰術以攻擊地面上之敵人，在攻擊之晨，達諾 (Daino) 與錫底巴拉尼間每個意大利航空站皆遭襲擊，英方因此所獲得之優勢能維持達三星期之久。該時英海軍在沿海一帶已可暢行無阻，故即向近海一面法西斯軍隊據點及交通綫加以襲擊，該處之敵軍僅爲一延伸之側翼而已。同時英方步兵協助裝甲部隊進襲葛拉西亞尼在錫底巴拉尼四週所築之三十英里之周圍防禦工事。英軍以一部份兵力伴攻意軍之正面，另一部南向攻涅貝瓦 (Nibbera) 之要塞，俘獲其倉皇之守兵，同時其他部份之裝甲部隊包圍意大利之主力，切斷其後方，直達布克布克 (Bugbur) 附近之海邊。

此次意軍損失實屬慘重。該區域中意軍共計五師團，僅有一師團全部逃脫，兩師團被切斷於錫底巴拉尼內。該鎮於十二月十一日陷落；當大批俘虜正在包圍之中，英軍尚繼續挺進，取包圍之姿態欲切斷退卻軍隊之歸路於所羅姆。利比亞之斜坡地帶自錫底巴拉尼向內地伸入竟達三十英里，又自所羅姆向海邊斜出，僅有窄狹兩處作爲到達高地之通路。九月間前進之意軍尚視此處爲在防禦者之炮火下必死之陷穽。今當退卻之時，意軍被迫上坡不如原來下坡之易，而潰敗之軍隊又受戰車、軍艦及飛機炮彈之集中轟擊。意軍企圖在所羅姆與開普索要塞 (Fort Capuzzo) 作一逗留，但亦於十二月十六日被擊退，同時機械化部隊已再前進，包圍巴地亞，并切斷至多布魯克之退路。

該月中其餘之時間，戰事皆集中於此。飛機軍艦不斷轟擊自肯尼亞(Kenya)至特利波利間意大利之根據地，攻擊之主力的在巴地亞作戰。在該鎮意軍約有三師團，在鎮中作無望之等待，或可與葛拉西尼亞以重集敗軍之時間。十二月十八日該地被圍甚緊，而圍攻之軍隊仍不斷增援。大炮及轟炸機不斷向該鎮轟擊。海軍方面亦用大炮協助轟擊，在英勇之夜襲時，軍艦有駛至近岸在機槍射程之內者。因不必用全力攻擊，欲僅以如此之方法促使敵軍屈服，故英國機械化部隊再度挺進，且在年初時在極近之距離內襲擊多布魯克之主要根據地。

此數次之作戰，計劃時極為完密，戰鬥又極英勇，將非洲之全部局勢完全改觀。如此作戰雖不足以促葛拉西亞軍隊之毀滅，但已將其打敗且使利比亞立時感受威脅。俘虜超過三萬八千人，尚有大量糧食物資皆入英軍之手，而意大利有英艦隊當前頗難有補償之機會。十二月十九日艾登宣稱攻擊方面傷亡不及一千。此次英軍採取攻勢而獲得勝利，其政治上之結果在地中海全區域中似不可勝計。

在意大利本身上似有嚴重之影響。海軍之損失既已慘重，而在希臘之役又遭失敗，故此大新打擊對法西斯政權之威信必有極大之損失也。邱吉爾確因此種局勢而鼓舞，十二月二十三日向意大利人民廣播，謂意大利所受之一切憂患皆應由墨索里尼一人負全責，并謂如意國人民仍任彼繼續趨向滅亡之道路，則所受之災難必更重大。由一英國領袖向敵國人民呼籲革命思想實乃創舉也。

此次呼籲似無立時之反響。法西斯政權是否可以推翻，或意大利當德國決意使其繼續作戰時是否可以被迫媾和，皆未能確定。雖然此種結果未能得到。但此次之收穫已不小，意大利已顯示為軸心最弱之一面。假如此面之擊敗未能算作最後勝利，至少英國在南部戰場之資源所感受之壓力可以消除，并使英國得向獲得勝利之決勝處集中全力。希特勒之龐大軍事機構停止運用達六個月之久，此即可以表示希特勒難題增加嚴重之程度。英國之能擊退第一次直接之大攻擊而獲得勝利即在於此。

第二章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三月

一 大西洋之戰

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三月中，戰事時作時輟，雙方暗中均以最大之力量集中可利用之資源，以應付當前之決戰。在此時期中已無去冬欺騙式之沈寂。雙方均感盡量利用此三個月良機之重要；雖則戰爭已縮小至有限之範圍，但此種限制係由環境所造成，而非由於選擇也。但表示鬥爭之一切活動，其意義仍極重大。在陸上所遺留之非洲與巴爾幹兩戰場中，其發生之事件對來春戰爭之擴大實有重要之關係。真正戰爭之焦點既不在利比亞亦不在阿爾巴尼亞，而在於現在從事於殘忍之爭鬥以求操縱海權之廣大海面與海底。

此即大西洋之戰是也——邱吉爾解釋為戰史上最重要之一役。如過去所常有者，英國之生命係依賴於海上之霸權，現英國又面對此種現實矣。今其敵人將有握海權之曙光，故深感欲征服英國惟有燬滅其海權一途。第一次之攻擊已被英國空軍之偉大行為及人民不屈不撓之勇氣所擊敗。但其支持及抗拒未來攻擊之力量，係依靠於海上之交通，及繼續維持各洲間之進出，蓋其力量必由此吸引也。

此次戰爭英國必須戰勝始能生存。若戰艦缺乏而使護航制度破壞，若商船製造之速度與沉沒之數量相差太多，則英國必加速趨向不幸。在此種局面之下，英國必須將現有之資源充分應用之，而所有可以利用之製造亦必盡量擴充。此實一造船廠與潛水艇之競賽。故亞力山大云：「海軍史上從未有如吾人今日所需要如許巨量之船隻與人力」。

此種問題之解決，第一步祇能得到生存，而不能賴以獲得勝利，但此種問題之解決對於勝利之獲得實為一最重要而不可避免之步驟也。單獨海上之力量實不足以擊敗擁有優勢陸軍之大陸敵人。但地中海之戰事曾證明此種

力量實爲陸軍攻擊成功所必要之基礎。若海戰之勝利能給予本土以安全，則可注全國所有之力量向海外進攻，大西洋戰爭之勝利實爲歐洲勝利之主要開端。

希特勒亦明瞭此種事實，是以又決定一新戰術以攻擊英國。在其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演說中，已不再誇言其空軍之優越及所預期對英國本土之侵襲，而用海戰之新壓力代替之。希特勒描述當冬季時潛艇製造及海軍人員訓練之進步，宣稱：「吾人海上之戰爭今日方可開始。從三月至五月中，英國紳士必須準備應付更大之事變，無論英船駛往何方吾人之潛艇必將迎擊，直至決戰之一小時。」

此威脅之嚴重可以三月初所爆發之狂烈海戰表明之。在本年度之最初兩月中，船隻之損失有減低之傾向。一月之第一星期中損失一四、六八七噸爲最低，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之一星期中損失六五、五五七噸爲最高。但第二星期之損失爲一五〇、七〇〇噸，而後兩星期則爲九八、八三二及一四六、〇九八噸。此十二閱月中之平均數約爲六〇、〇〇〇噸，而三月之四星期之平均數約爲一一四、〇〇〇噸。此即指明每日有三艘或四艘約四千噸之船隻沉於海底。此種重大之損失有一部份係因將海軍力量移向地中海方面所致，三月二十三日所得一星期中之損失爲五九、一四一噸，雖係未證實之數字，但此種損失已有改進之望。雖則如此，但若時日久延亦難於忍受也。在此一戰綫上，英國正從事於最危急且最困難之戰爭。

空 戰

與海戰相形之下，德國對英國之空襲已降至次要之地位。此蓋由於一月中旬開始有六星期安靜之所致。氣候較佳時雖常有猛烈之空襲，但飛行環境不佳仍使此等活動成爲時作時輟。但目前德國空軍成爲海戰之次要及明確之一面，此實爲真正重要之所在。

三月間大規模空襲之復作，即可說明此點。長距離轟炸機已增加對船運航綫攻擊之能力，其在英格蘭之襲

擊，皆以港口爲目標，倫敦港亦包括在內。工業方面之損失多屬偶然。轟炸時仍多以某一區域爲目標，而非以特別之目的物爲目標；但被轟炸之各區域中，工業團體爲數無多，多數皆爲各海港有效工作所賴以維持之組織。此種企圖不但用攻擊海上航運之方法以切斷英國之動脈，尙且對心臟部份附近之主要區域加以打擊。

此種攻擊實屬殘忍與野蠻，故以前六星期之安靜實無補於事也。德機第一次侵入內地速及格拉斯哥（Glasgow）及克來德河（Clyde）。可溫特里大空襲時，倫敦亦同時被襲，且遭受用燃燒彈第一次之轟炸。故年初不得有火災警戒之組織，此種有效組織多少可使燃燒彈之效能減低。但敵機連續兩夜襲擊同一目標；雖然夜間戰鬥機之防禦及防空技術均有改良，而普利茅斯（Plymouth），南安浦頓（Southampton），斯溫西（Swansea），加的夫（Cardiff），及不列斯託爾（Bristol）等處所受之損失仍屬不小。但任何團體皆未受有去年秋季倫敦所受之大難。而德國空軍尙缺乏在一夜中擊毀一主要目標之本領，且又不能夜夜來襲。故各港雖被炸，仍有恢復之時間，且人民在遭受襲擊之下，其堅強之抵抗精神毫不見減低。

冬季多爲英人之休息期間，故皇家空軍之活動亦稍受限制。雖然日短夜長予夜襲者更多之時間，且德國在波蘭及波希米亞之工廠近在英國新轟炸機飛行半徑之內，但惡劣之飛行環境竟使此等優點未能利用。德國之工業與英國亦復相同，位於各港口者蒙害均大。二月十日漢諾威（Hanover）之大遭轟炸，乃最初兩月間數次內地轟炸中之一次。二月二十六日科隆（Cologne）遭受本年度第一次之襲擊；其後數次之空襲德國工業市鎮，雖頗猛烈，但多數爲時極短。

英國空軍之活動雖以攻擊戰術爲依據，但大致仍爲防禦性質。故其襲擊之目標皆爲希特勒用以爲攻擊英國海上力量之根據地，即襲擊者從此出發及藉以掩蔽之港口，及襲擊英國海港及海運轟炸機起飛之飛機場。不來梅，威廉港（Wilhelmshaven）及基爾（Kiel）之船塢及造船廠，勞蘭特（Lorient）及波爾多（Bordeaux）之潛艇根據地，及布勒斯特港（Brest）皆遭不斷之襲擊，而新自西大西洋遭襲之德艦 Scharnhorst 及 Gneisenau 兩號於三月

尾又在布勒斯特港中被炸。二月十一日海空軍聯合對奧斯登 (Osland) 大施轟擊。如此之手段如未能將大陸各港完全封鎖，則其所受之損失——三月間新式炸彈之使用，又使其猛烈程度增加——至少可賴以阻礙德國海上作戰之效能。

於被佔領區之沿岸施以日間襲擊，最爲驚人。自一月十日開始，英國重戰鬥機保護轟炸機作連續數次之攻勢巡邏，在英國空軍中實開一新局面。現在英國空軍已不再在英吉利海峽無人地帶之後應敵。英方準備在日夜攻擊時以轟炸機冒險，且深信用戰鬥機作爲保護較德國日間空襲英國時更爲有效。對德國空軍根據地所施之襲擊不但可以截擊敵方轟炸機，或毀之於地面，且最終可使敵方難以保持其較前之地位，而被迫後撤至較遠之距離。故納粹空軍離海岸後撤一英里，即爲英國防禦上之利益。

但距離對德國施以有效攻擊之日尙屬遙遠。所預期空襲力量之增強，或不斷封鎖之壓力，皆未能促使德國早日之崩潰。繼續封鎖以截斷其資源，大概可以剝奪其主要之物資。假使德國征服區內更有效之組織，及德國與其盟國間更密切之合作未能完全避免崩潰，則崩潰之時期亦可因而延擱。

德國統治歐洲

整個冬季，各被征服國之經濟動態繼續適應德國之戰時需要，富納粹伸張其統治權於逐漸擴充之領土時，強迫其現存之所有地使之團結。此等國家僅地理上保有獨立之象徵；政治上及經濟上則完全屈服於征服者。

此即謂各被征服國已降至屬國之地位。據英國統計，德國每年強索之現金達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僅法國每年之賠償已等於德國照楊格計劃每年應付最高賠償之三倍。對一德國竟花費國家每年收入百分之七十，此種進貢實屬非小。

現對於現金之強索已大爲變相，改向各有關國家徵取物產，并輔以其他或更公開之方法。被征服各國不但除

德國之外不能與其他任何國家貿易；且被迫與德國作并非出於自願之貿易。此等國家被迫將欲留供自用之物產出售。實際上，波希米亞，比利時及丹麥之每個蛋皆為德國所預定。挪威每日以二百噸魚類運往德國；荷蘭及挪威去年秋季被迫將馬鈴薯收穫之大半售與德國；德國徵取家畜之外，如遇冬季不能供給所必需之糧秣時，則必強迫其屠殺。故德國之儲藏皆自各國糧食貯藏所中大批掠奪而來者。

但有關各國除被德軍佔領外毫無所得。物價為德國所規定。馬克與各國當地貨幣間之匯率亦有利於德國，或發行「佔領馬克」，成為當地匯兌之中介，而繳付又往往不能兌現。德國堅欲各國將貨物售與德國，而不願其售與其他各國。間或可將貨物售與他國，但此種貨物必為德國所不必需者，而非願主之所欲者，且數量與價格亦由德國規定——此實一不計及如何使被佔領區富足之條約。

各國之繁榮實非德國所關心者。納粹之目的在將各國最低需要以外之物產盡行剝削，使各國之生活程度減至最低。是年冬季，歐洲大概尚未真實感受凍餓，但未能溫飽殆無疑義。丹麥與挪威之口糧，德國戰時節約程度相近，已感幸運。其他西方各國以前生活程度遠較德國為高，但現在已遠不如德國矣；最低者為波蘭，其分配之糧食已減至飢餓態度。至少當被德國征服之人民仍為有力之生產者時，德國大概亦欲此等人民生存；但除此之外已無法使德國將任何本身所欲之物分讓與各國。

被征服各國對自身生產之性質亦無決定之自由。德國盡可能將被征服者之工業區歸入本國之經濟體系內。波希米亞、阿爾薩斯及洛林之工廠均歸於德國關稅範圍之內。如法國北部之工廠非沒收即盡行收買歸德國所有。但尚有存在之工業，即用以輔助德國統制下之工業而不與其競爭者。其衛星國皆為食糧及原料之生產者，被促為德國之利益而從事更大之生產，或在某種情形之下將糧食改造成為工業產品，如黃豆然。德國為本身生產需要計，不但需要各國之出產且需要各國之人力。

雖然常有不安定之情形發生，尤以挪威、荷蘭之暴動與怠工為甚，但德國仍可向較小之地方實行勒索。而德

國之盟國及親善者在合作方面多少有所限制。日本無力予以經濟上之援助，而日本對於以軍事援助之願望實毫無熱忱。其最大之關懷乃在調停泰國與越南間邊界之糾紛因而獲得經濟上及軍事上之利益。當談判結束時，松岡訪問其軸心盟友，抵柏林時正值南斯拉夫叛變，以抗拒其攝政王之降德，及抵羅馬時，又正傳來意大利艦隊在希臘馬塔班角（Cape Matapan）敗北之消息。此次之經驗足供日本考慮在太平洋上冒同樣之危險是否適當。

德國對於蘇聯之希望，實際上之收穫極微。誠然，預料中之商約果於一月十日歡呼聲中簽訂，但前次在同樣歡呼中簽訂之商約並無若何完滿之功效，一部份係由於蘇聯運輸之困難，另一部份則因德國未能將製成品運往蘇聯以酬答其取自蘇聯之初製品。據云此種困難目前業已消除，而新商約又可產生任何方面遠較過去為多之大宗貿易。詳細情形未經發表。俄國應允輸往德國者，如油、棉及銅，皆最近美國所輸入者，雖然或可因計劃生產之發展而變更，但三月初俄國中止對德輸油，應係因德國佔領保加利亞所致，故俄國似乎未能視為軸心國之兵工廠。在另一方面，因意大利之需要，故德國亦可向之取得某種之貨物。意大利所依賴於德國者乃工業品及戰時物資，煤及油亦包括在內。但除織物及糧食外，意大利可以供給德國者極微，而糧食一項國內可以節餘者亦無幾。但二月間訂立商約時，德國向之強索援助之報酬，尚含有派意大利工人約二十萬人赴德之一項。糧食之分配大為減低，脂肪之分配業已減半，此種情形可以使意大利人民明瞭意人與其殘忍之盟友已鎖於同一之枷鎖中。

至於貝當法國方面，則種種關係仍繼續在紊亂與不安之狀態中。希特勒與貝當十月間在蒙土亞爾（Montoire）會晤，對德法之合作會有大致之約定。嗣後，希特勒所要求者，實遠在貝當對約定條款所能了解之外。當此老元帥堅決拒絕同意時，德國則由賴伐爾方面對法施以壓力，此種壓力在賴伐爾解職後仍繼續存在。曾有一折衷之辦法，即准賴伐爾回返內閣，并予以有限之權力，但為賴伐爾所拒絕，蓋賴伐爾之目的欲使貝當成一傀儡，而已獨操一切大權也。經過長時間之談判，德國及在巴黎賴伐爾之黨羽對維琪不斷施以壓力，結果於二月尾內閣改組，以達爾朗上將（Admiral Darlan）為領導人物及貝當之承繼人。此一地位即賴伐爾所希望之位置也。

此可代表維琪在極大困難內抵抗之成功，但尙不足表示對德之敵意。貝當絕對相信合作，而奔走於巴黎維琪間作談判者之達爾朗，完全準備同意法國作爲德國之衛星國。在德國方面，雖以賴伐爾爲其取可取之工具，但亦不願與貝當公然破裂以推行賴伐爾之要求。故德國利用賴伐爾以壓迫維琪，在獲得最大之讓步。德國所要求者特別在於法國港口及艦隊之獲得。但貝當則絕對堅持停戰協定所定之條款，故法國所予德國之援助仍與戰爭無關。

即在此範圍內，德國仍可利用法國抵抗英國，尤以抵抗英國之封鎖。利用西班牙作爲封鎖空隙之希望，目前業已縮小。西班牙糧食之情況實屬悲慘，故無論在情感上若何傾向軸心，但在物質上必須依賴英美供給食物。法西斯長槍會無綫電廣播稱：「作哲學上之辯論及縱談政治修詞實無益之事，而飢餓哲學實吾人唯一所應注意者。」法國究竟立於較強固之地位，心理方面尤甚。法國向英國呼籲同情，向美國呼籲人道，以求救濟法國糧食之情形，引起巨大之反響。雖然英政府不願放鬆封鎖，但亦不願與法國引起衝突，又不願疏遠在美洲急待救濟緊急之一羣。故一月初來自美國裝載藥品之紅十字船一艘准駛入法國；三月間又准許載有一萬三千五百噸麵粉之船隻兩艘通越，爲分散於法國未淪陷區域之用。

但晚近此問題又漸趨惡化。三月十日達爾朗之演說實使局勢急轉直下，渠預示將護航法國船隻通過英國之封鎖，且稱讚德國自佔領區中放運麥二千四百萬磅之慷慨行爲。但法國商船數月來皆有驅逐艦伴同航行，而德國之慷慨行爲實乃去年十月所開始之交易約定過遲之兌現而已。因淪陷區包括主要之產麥地帶，故約定將麥及馬鈴薯換取法國本部之肉類及蔬菜。但此項交易亦不適用於三月，且貨物之數量亦極少數。法國非陷區所受痛苦之真正原因，實爲陷區與非陷區間嚴格界線之存在，而非英國之封鎖也。

英國之封鎖仍極鬆懈。十二月與一月兩月間，共有載貨五十萬噸之船隻四百五十艘駛入法國港口。此等貨物不僅爲食物，亦有戰時原料如鋁土、鐵、鎂及硝酸鹽類，在此等貨物中，軸心休戰委員會即提去大半數，而德國

則取得多數。法國淪陷區之工業已正爲德國製造貨車、駁船及飛機零件，而該區尙須同時作爲德國之原料供給所。

達爾朗橫暴無理之演說，即表示願意因德之請求而作更激烈之行動，此種橫暴之陳辭已使英國忍無可忍。三月三十日因一意外事件而終至破裂。當日英國軍艦駛近四艘經過直布羅陀並裝有貨物之法艦，英方以爲貨中必包含重要戰時原料，橡皮必爲其中之一。英方意圖檢查，而爲阿爾及耳海岸上之法國炮台發炮拒絕，而法國轟炸機在彼等返直布羅陀之途中尙加以追趕。此一意外事件實將法國非陷區之全部局勢置於光天化日之下，而使英德兩國對維琪合作政策所取之態度得以確定。

英國與美國

當德國在歐洲大陸集中其資源時，英國亦正繼續完成其戰時經濟之逐步計劃。一月六日產生三個執行委員會，進口貨與建設兩委員會皆以內閣大臣主持之，而生產委員會，則在貝文(Ernest Bevin)指導之下，特別需要規定一種在此戰時部門中一向缺乏之調節，雖然各部門所必需之全力統制仍感不足。

其後數星期中，採行兩種重要辦法。第一種辦法乃工業人工之徵用。雖然貝文希望不重要職業中之人工轉入戰時工業之辦法依自願之原則而完成之，但必要時，彼仍準備行使其強迫之權力；此點亦包含強迫雇主避免浪費人力一項。第二種辦法在三月間已可看出大概之情形，在數家工廠中有五十個消耗工業皆集中製造，所節省之人工可用於戰時生產。三月十六日宣佈動員男女工人補充戰時工業中主要工作之計劃業已完成。

雖然此種辦法之實施可使英國資源之應用更爲有效，但此等資源尙不足應付當前之巨大工作。爲彌補此種不足計，英國尙須依賴海外物資之供給。從各自治領及印度方面目前可期望得到更多之幫助。十月二十五日會議決定蘇伊士以東英國領地對戰時物資生產之調節計劃。加拿大初期之戰時生產計劃尙有大部分依賴於英國者，而法國

潰敗後之環境，又使其戰時生產計劃多少不能行動；但本年初期，不但對空軍訓練計劃已迅速推行，而輕武器之生產計劃亦已實施，小型船隻之製造亦已加以注意。此種辦法雖有價值，但亦有限；故英國根本之依賴厥在美國之廣大資源也。

美國援英計劃之基礎即一月初所頒佈之租借法案。此法案之特質即在於規定總統可在認為滿意之條件下，將任何國防物資轉讓與任何國家，即「該國防經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重大關係者」。此種辦法不但為一驚人之義舉，且為一令人歎賞之發明。不但貨幣轉變問題可以免除，而特種貸款之問題亦可因而延擱——英國決心清理在美英人所有之工業財產，即可表示英國需要大量之貸款。租借法案中有「美國之利益可用同類利益或財產，或直接或間接之利益繳付或償還之」一條。此條之規定即用盡量減少戰後戰債問題者也。雖有某數方面人士對國會辯論之長久表示不耐煩，但租借法案實為到達主要目標之捷徑也。約翰生法案及中立法皆足以妨礙對交戰國之借貸。美政府為避免更延長之爭執起見，故集中於一種在特別目的上足以控制約翰生法與中立法之辦法，而不必將此兩種法令取消。

在實際上，此種辯論實使美國意志統一，而對英國之供給并無重大之延擱。當辯論進行之時，供給英國及希臘之物資亦正在集中，在羅斯福總統簽署租借法案之後四分鐘，兩國之貨物亦已定就。此外尙迅即採取其他步驟以使法案可以充分生效。現存可以轉讓物資之價值限至十三萬萬美元，但尙可由特別轉撥以擴充之。美總統立刻要求七十萬萬美元之讓渡，國會亦迅即通過，其中十萬萬八千萬元亦即充作援英之用。

美國對經濟方面之援助可由此保證；但美國戰時工業尙須擴張至可以生產需要數量之貨物。所有必需品中——包括飛機——最為迫切需要者乃船隻一項。英國某發言人宣稱：「在吾人致力戰爭之各範圍中，所需要美國依租借法而與吾人之幫助，最迫切者莫過於船隻」。英國在等候美國擴充生產以彌補其損失時——照目前之速度非到一九四二年不能趕上——而對於在美國港中，尙未動員之軸心及其佔領國家之船隻六十萬噸不斷投以貪婪之眼

光。二十八艘意船中怠工之發覺使美政府於三月底將其逮捕，且拘留德船二艘及丹麥船三十六艘。如將此項船隻或其類似者以畀英國實為可行之辦法。

但此種問題事實上實含有三個問題——即製造軍火，供裝運軍火之船隻，保險船隻及貨物均能安全到達。欲解決此三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供給美國護航隊之問題，而此問題尚在初期討論之階段。但在等待此問題之解決，及等待最終所期望軍火盡量暢達之期間內，英國可以應付暫時之危險時期，不但具有決心，而且具有一種保證使英國在防禦與攻擊兩方面可能更大量利用其資源。

英國已企圖採取攻勢之象徵並不缺乏。雖英吉利海峽沿岸不斷有小襲擊之消息尚未證實，但德國已譴責英國之降落傘部隊擾亂荷蘭，及兩個明確之意外事件業已佈露。其一即二月十日降落傘部隊在意大利南部降落；意大利南部鐵路交通之停止已足表示該次傘兵之奮力并非無效。其二即三月四日羅佛敦羣島之襲擊，該役毀損商船十艘及鯨油廠一所。并帶回俘虜及自願為反納粹服役之挪威人民。此點即海軍從事於游擊戰之有力證明。

但確具規模之攻勢則在非洲方面不斷進行。在一真正依賴海軍而成功之戰役中，英人已感覺此役對英國之意義，實與德國在波蘭之役對德國之意義相同——一種對較弱之對手以測驗其軍事機構，可作為日後更嚴格測驗之預習。

二 利比亞之進展

當魏菲爾將軍十二月九日進攻錫底巴拉尼(Sidi Barrani)時，最能適應變動為其計劃之特徵。倘有劇烈之抵抗，彼即準備將攻擊限於局部之動作。但彼亦準備盡量利用敵方任何弱點，且捉住每一機會供其完全毀滅在利比亞之葛拉西亞尼部下之軍隊。

欲將所有可能利用者皆加以利用，則必需長時間及慎重之計劃。過去沙漠戰爭經驗中所得之教訓及氣候地形

對環境影響之研究外，尚須對人力及車輛之能力作謹慎之試驗以期在此等環境中盡量發揮。藉經常之偵察可以明瞭必須越過之沙漠及必須攻擊之地點。故以此種學識為根據，即可深信在南部周圍必能攻破一空隙并側擊其餘防禦部隊之可能，若欲奇襲成功，尤須此種學識。

但決心實行奇襲必使全局發生嚴重之情形。欲集中一部份兵力，越過廣闊之沙漠，隱蔽於敵方距離之內，且不使防禦者及其情報人自得悉，實為一般觀察家所公認為不可能之困難工作。誠然，若以真正鉅大之兵力攻擊之，必牽涉運輸及給養問題，此必使行動不能隱蔽。故首先必須利用少量活動能力極強之兵力，其精神與配備足以補救數目之不足。此種攻擊若能成功，則必極速，因襲擊者最多僅能攜帶供五日飲用之水。當可以準備乘初次之成功而作增援及補給時，在其他物資未送到之前，襲擊者必須先依賴於所俘獲之敵方物資以自給，且使作戰能力能中其要害。襲擊時所需用之兩種主要物資——水與汽油——大部份均取給於敵方。

故魏菲爾說明第一次之動作僅為一種強行襲擊，實不足為奇。且為一最小之目的。假如錫底巴拉尼得以堅守到底，此次之作戰亦頗有價值且可不受禍害作罷。若能成功，則目的必未可限量。魏菲爾乃無限量追求理想之創始人。防禦方面如遇援軍一至，必有強硬之趨勢，攻擊方面如遇給養及支持不足，必有鬆懈之弊，此兩點特別引起魏菲爾之注意。敵人一旦退卻，則必無恢復之機會，故必盡量應用一切足以攻敵之方策，向敵人不斷緊迫。意軍在開普索 (Cappuso) 及所羅姆兩處已無重整之時間，在越過邊界時尚被阻擊；當其尚未到達巴地亞 (Bardia) 時，先頭之英軍機械化部隊已襲擊巴地亞之防綫矣。

巴地亞

巴地亞乃一較錫底巴拉尼更為堅固之堡壘。巴地亞地勢天然險要，意大利之四年經營使之難以攻破。其外圍防綫係用闊十尺之坦克車陷窄保護之，其全長并覆以高與肩齊之鐵絲網。防綫之內則有密佈之碉堡及機槍陣地，

尙有配有精良炮兵之守軍四萬人作爲後盾。其不易攻破殆無疑義。

由於對安全之過份信賴使該城處於孤立無援之境。守軍既不企圖擊破切斷巴地亞至多布魯克通路之英軍，而對於行將圍城之英方援軍與炮兵亦不加以打擊。且不向多布魯克求取援軍。對英軍之炮擊，除以大炮還擊外，巴地亞之守軍惟坐待英軍之攻擊而已。

此次已無前此奇襲錫底巴拉尼之機會。但奇襲反成於正式攻擊之時間與地點。經過兩星期之時間，所有該處之防禦陣地均被陸空軍小心偵察。斥埃兵不斷穿入其外圍防綫，而帶回關於防禦方面之部署及炮台之性質之情報。而對於坦克車陷穽之位置及地雷之埋存地點均特別加以注意，四圍之壕溝亦加以詳細測量。各事均準備使攻擊能迅速進行，以獲得奇襲之成功。

攻擊於元月三日發動。在陸空軍猛烈炮火掩護之下，澳洲軍隊首先向其外圍防綫進撲。當某部隊在東南虛張聲勢時，其主力軍正從西南方防綫進擊。工兵在炮火掩護之下將鐵絲網切斷，步兵衝入佔領壕溝，并搭架橋梁使坦克車可以長驅直入。第一步之困難既已克服，坦克車與步兵衝入破壞其外圍堡壘，并從後面佔領其主要防禦陣地。

在預料中尙有惡戰之可能。在外圍防綫與城本身之間尙有長數里之崎嶇不平道路，溝壑與凹陷羅布，此實更有利於堅守。但此種堅守不久即告結束。意大利主要炮台之援助已被剝奪。英軍從西面衝入將向南之意方炮台割斷。英軍以楔形式深入意軍陣地使北部與其他防禦部份隔絕。英軍之炮擊已使意方士氣沮喪，但至此則更甚。在各處挖洞中存匿之意大利炮隊仍繼續作頑強之抵抗，但步兵迅速即行屈服。三十六小時之後南方與東南方之抵抗均被克服，而城之本身亦垂手可得。元月五日下午一時半巴地亞已入英軍掌握。

此次戰役中斬獲極巨。英軍死亡不及六百人，瑞典菲爾所部尼羅河軍隊俘獲意軍四萬人，輕中型坦克車一百三十輛，各種口徑之槍炮約五百架，運輸車七百輛。不及一月之戰爭除擊敗馬雷梯(Maretti)將軍所部之機械化部

隊外，尚有七師團之軍隊被俘獲或毀滅。毀滅利比亞意軍之工作業已完成，而準備克服全部錫倫那意加（Cyrenaica）之障礙亦已除去。

多布魯克

當英軍正集中兵力準備進襲巴地亞時，其機械化部隊已向以西七十里之多布魯克進攻。故巴地亞攻陷之後，英軍即能迅速集中向此海陸軍主要之根據地進發。一月六日之公報發表：「英軍從事於肅清巴地亞戰場時，先行部隊已接近多布魯克」。次日，多布魯克以南十五英里艾爾亞當（El Adem）之飛機場毫無抵抗即被佔領。再次日，機械化先鋒部隊已繞至該城之西，阻止增援及退卻部隊通過。但阻止增援與退卻均未能實行。仍留於錫倫那意加之意軍盡速向西退卻，對於集合準備圍攻多布魯克之英軍無意加以阻擊。

多布魯克之防禦雖不如較近邊界之巴地亞之完備，但性質上亦與其相似。其外圍長二十五英里，配有鐵絲網及戰車防禦壕，此二十五英里之周圍包有一列山脊，在山脊上可以望見港中及城內，周圍每隔相當距離即有一堡壘，此種堡壘共有十處。在外圍防綫南部與東部之內又有另一道類似之防綫。西方有一組炮台，控制周圍內之山脊，并保護多布魯克港附近之一帶，尚有索拉羅（Solato）及埃倫特（Airente）堅固據點兩處（其工事皆源於羅馬），該兩據點處於該城南偏西居高臨下之地勢。該城之守軍僅及巴地亞之半數，但用以配備此綿延之防綫實不感過多。彼等尚有炮兵之協助，業已損傷之老巡洋艦聖喬治號（San Giorgio）亦擱淺於港中，艦上之十英吋口徑大炮及高射炮亦用以協助。雙方炮戰連兩星期之久，而圍攻者之進襲準備亦逐漸充實矣。

在前次巴地亞之役時，精密之偵察已取得數倍之報酬，故此大之各項準備中仍使用此種精密之偵察。陸空雙方不斷偵察以測出其防綫，并畫出防禦兵力之一切部署。對意軍炮台之位置特別加以注意。并應用各種計謀誘使意方發炮，而在遠方山脊上之觀察者即將其畫出，以備日後攻擊時特別注意之用。

此次作戰，天氣亦佔主要之關係。全戰役中，兵士與車輛皆與吹越沙漠，飛沙走石，斫人肌骨之寒風相搏鬥。一月中旬，風勢轉為旋風，使飛機不能起飛，使視綫減至最近。雖此種情形使英軍在多布魯克前之準備遲緩，但亦使守軍不能望見英軍之陣地；但至天氣晴朗時，一切均已準備就緒，而攻擊亦於一月二十一日發動。

此次攻擊時之奇襲極具成效。英國及自由法國之軍隊沿其周圍與意軍作戰，機械化部隊向西截其退路，主力軍則向東南方猛攻。意軍以為英軍必沿東從巴地亞南從艾爾亞當而來之兩條硬面道路進攻，故此兩處之防務特別加強，而意軍炮台之火力亦集中於此。但在兩條道路之中有一弱點，該處因地多岩石，戰車防禦壕未能開深，故攻擊亦即集中於此。英軍向意方炮台轟擊，掩護先鋒部隊在該方陣地所發出交叉火網下割斷鐵絲網，坦克車與步兵緊隨其後，澳洲軍隊則担任前鋒。在奇襲幾乎不可能之情況下，又得成功一次。

戰事之初期極為劇烈。與在巴地亞相似，意軍炮火極為奮力；高射炮兵亦復相同，高射炮火之猛烈與準確阻止英國飛機破壞意方炮兵陣地，開始時，多布魯克之守軍亦奮勇作戰，但坦克車與步兵衝過兩道路間之空隙而至於外圍防綫上，用手榴彈及輕機槍攻擊意軍陣地時，意軍之抵抗迅即克服。午時，第二道防綫亦被衝破，而巴地亞道路與艾爾亞當道路交叉點，山脊上意軍主要炮兵陣地亦被佔領。英軍又自此向西進攻，以期除去索拉羅及埃倫特兩處之炮台。該兩處炮台於下午即被佔領，進攻多布魯克之障礙業已除去。西部防綫被突破一點。東來之英軍通過八英里崎嶇不平之通路，抵達可以望見海港之懸崖。北方及南方西方數處高地上之意軍仍繼續抵抗，故使英軍於次日始正式攻入多布魯克。至次日上午，所計劃之三路進攻已無需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多布魯克已入英軍掌握。意步兵一師團，黑衫隊及海軍陸戰隊——要港司令亦在內——皆被殲滅，英軍所付之代價不及五百人。此次戰役自開始至於結束，英軍捕獲俘虜二萬五千人，擊毀意軍十一師團。

得爾那(Derna)與班加西(Benghazi)

意軍之守多布魯克，雖可延擱英軍主力之西進，但決不能不使葛拉西亞尼所部迅速向西退卻。圍襲多布魯克之機械化部隊，仍繼續向西約一百英里之得爾那進發。一月十日此等機械化部隊已將意軍趕速加緊之防綫偵察完畢。甚在多布魯克尚未全部佔領之前，此先行部隊已完全控制得爾那沿岸之道路。得爾那之守軍一萬人在英方空軍及機械化部隊偵察之不斷壓力下，英軍已自多布魯克向第二目標推進矣。

進攻者今已進一新型之地方，如該地比以前作戰所經過二百英里之地較為快樂，則該某數方面即較為困難。如與四周之沙漠相比較，則得爾那與班加西間之巴爾加(Barka)海角，土地較為肥沃，水利較佳。但該地亦為一崎嶇不平之地，高地極多，水道縱橫，利於防守。得爾那即可證明此種利益，觀察者開始以為該處意軍必無猛烈抵抗，但事實上此次攻擊所產生之戰鬥為全戰役中最猛烈者。

得爾那并無巴地亞與多布魯克之周圍防綫。所用以保護該地者，即一組起伏之高地，以舊式之土耳其式炮台防禦之，并以不斷之炮火為之掩護。得爾那城跨於瓦底得爾那(Wadi Darina)水道之上，斷岸千尺足供保衛東部防綫內部之側翼。此即表示包圍巴地亞與多布魯克時用兵之神速在得爾那則不能實現。該城西部洞開，攻擊者必須向正面頑強之抵抗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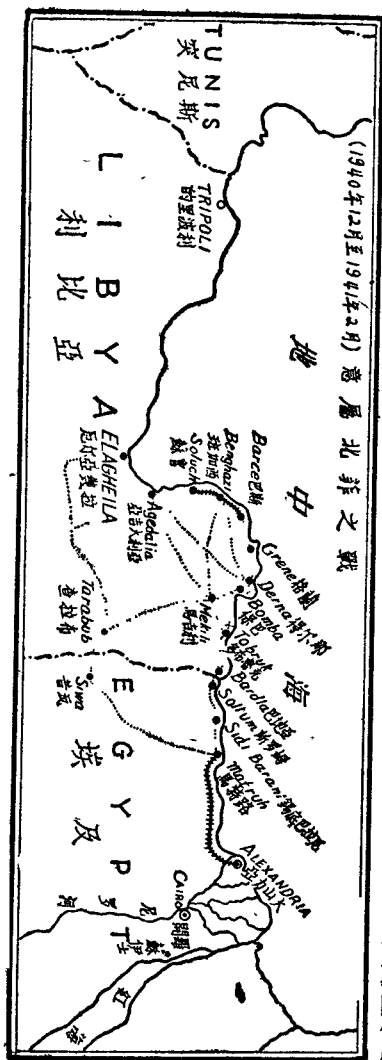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四日，機械化部隊在得爾那三里外發生接觸，戰鬥於是開始，而所施於守軍之壓力亦不斷增加。掩蔽於高地後之意軍炮兵向大舉進攻之英軍開炮。一月二十七日主要炮台均被佔領；但城西數處高地之意軍仍猛烈發炮，日通至一陡峻之堤岸以利達城中之道路亦被炸毀不能通行。潮水退時，一連澳洲軍隊設法在堅強防禦之下越過瓦底得爾那，并保留立腳點以待後兩日間其他接踵而來之部隊，直至最後。意軍退路有被切斷之虞時，守軍將所餘之糧食給養盡行毀滅，準備於一月三十日退卻。班加西被佔領時，活躍之貝根索里將軍(Bergonzoli)亦為英軍俘獲，渠稱得爾那乃「所有地方中之最佳者」洵非虛語。

在利比亞戰役中，得爾那乃戰術上之奇襲不能奏效之一點，但班加西則不然，在該處所行之奇襲實可令人驚

嘆，且使非常之勝利達於最高峯。

此次奇襲之成功，實因得爾那陷落後英軍仍不斷追擊所致。意軍潰敗時情形極為狼狽，故沿岸各城毫無抵抗相繼陷落。二月三日，每日行三十英里之英軍攻入錫倫(Gyrene)，即十日前葛來西亞尼被炸之司令部也。此時，意軍放棄防守班加西之意已屬明顯，意圖盡速向西退卻。意方軍隊在巴斯(Baree)登火車，蓋利用以班加西南部之蘇魯(Soluh)為終點之九十英里長之鐵路；而班加西之守軍亦急於準備退卻，以免被圍後無逃脫之望。

但此種企圖受阻於完全出乎意料之打擊。得爾那與班加西間沿岸之肥沃地帶以亞克打山脈(Jebel el-Akdar Range)與沙漠隔絕。得爾那南部有一道路可通馬吉利(Mekli)，馬吉利即在亞克打山脈之東端，從此另有一小路穿過巴爾加海角通至班加西。英方先鋒部隊尚未將多布魯克以西之交通切斷時，彼等即轉而注意此緊要據點。多布魯克失陷後，英軍裝甲師團之一部即攻取該地。所帶之給養——糧食與水亦在內——僅限於此等隊伍所能帶



者，但在馬吉利四周尙遭意方裝甲部隊之抵抗。但月底時，英軍已全部控制馬吉利，并準備與沿岸部隊採協同之動作向班加西進攻。

錫倫被佔之後，不但進攻班加西之時期已到，且須最迅速最秘密向前推進，庶幾可以切斷意軍。英軍轉向西進，不循原有之道路前進，但向南方較遠而從無軍隊行經之荒地通過。該地實爲一令人可憎之地帶，狂風急馳，使兵士車輛極盡勞頓損傷，彼等藉羅盤及星宿指引，常常必須緩慢爬行，食宿之耽擱皆極短。三十六小時內彼等行經一百五十英里，到達蘇魯附近之海岸。

彼等幾未能及時到達，而意軍業已南移；若再遲兩小時，則意軍可不爲英國所計截矣。雖英軍業已到達目的地，但意軍仍有逃脫或戰勝之機會，因意軍之坦克車及軍隊數量五倍於英，且精神亦比截於前面之英軍較爲振奮。但彼等所用之坦克車皆屬新式，士兵未能慣於使用，而隊伍之行動又因跟隨之難民而受妨礙。二月五日下午，意軍激戰以圖突圍。英軍不但堵住去路，且另遣一隊往南埋佈地雷，另一隊往北完成包圍之姿態。次日，主力部隊之機械化先鋒隊到達共同參加作戰。英軍之人數與武器皆較遜於意軍，但尙能抵當意軍之一再攻擊，并毀意坦克車六十輛。因貝根索里將軍下令竭力突圍，故意軍尙繼續抵抗至次日夜間。此次失敗使意軍耗盡彈藥，機械化部隊實際全被毀滅。二月六日晚澳洲軍隊業已佔領班加西，英軍可望繼續得到增援向南推進。二月七日中午，意軍抵抗全部瓦解，英軍完全得到勝利。

此次之作戰成績已達最高峯，且幾無可指摘。在兩個月中，尼羅河之英國陸軍行經五百英里，而其前鋒部隊已追至厄爾亞幾拉（El Adelia）。在連續五次作戰中，英軍擊敗數量較多且有準備防務之敵軍。據墨索里尼本人云，英軍擊潰意大利第十軍并其炮兵及一切裝備。英軍俘獲意軍十三萬三千人，其中陸軍將官十九人，海軍將官一人；英方傷亡僅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陣亡者僅四百三十八人而已。

此次以驚人低微之代價獲得成功，實因此次戰役具有特著之速度與精確而得之結果。每次攻擊之前，皆有數

日數夜之謹慎偵察，因而獲得種種情報，最精之計劃即以之為根據也。攻擊方面之軍隊——以坦克車為尤甚——熟知他人所屬望於彼等者為何；而坦克車所負擔任務之方法實即性命極少犧牲之祕密真實之所在也。當先頭部隊在防綫上攻一隙地時，機械化部隊攻擊之速度及火力即開全部戰局之先導。

即魏菲爾用兵之精明尚不足以解釋葛拉西亞尼之戰術。錫底巴拉尼戰役之後，葛拉西亞尼行動之一貫策略實難洞悉。自第一次挫敗之後，即無堅守錫倫那意加之意；彼亦無決心使放棄時傷亡最少。彼所作數次之抵抗皆弱至不能生效，而實際上最終使軍隊逐漸交與英軍。在政治上之理由，固當堅守巴地亞及多布魯克。但運輸之困難使退卻之工作在運動神速且毫不放鬆之敵軍面前更感棘手。而在錫底巴拉尼及巴地亞損失之車輛，及退卻時對所餘之車輛亦未重視，故機械化運輸之缺乏益感嚴重，此即葛拉西亞尼於事後歸咎之點。葛拉西亞尼實則缺少充分之卡車使軍隊適時退卻也。

但事實上，巴地亞及多布魯克所予英軍耽擱之時間，意軍并未加以有效之利用。葛拉西亞尼實有時間將大部軍隊撤往的里波利 (Tripoli)，或集中於最便防守錫倫那意加之任何地點。但彼均未實行。英軍所俘獲之俘虜如能連合對英作戰，則彼等之抵抗實亦可畏。彼等計不及此，反分成若干較小之兵力，悉被擊潰，更無希望保守東利比亞之任何部份。

意方之失策亦非絕無恢復之望。假使墨索里尼所云葛拉西亞尼軍隊原有數目為四十萬人，則彼尚擁有龐大之兵力。意方向妄圖增援——意方供應艦擊沉數目之增加可以證明——且三月底德國坦克車大量出現於錫倫那意加，由此可見意方向有維持利比亞戰場之決心。但目前蘇伊士已無危險，而尼羅河之英軍可以向任何方面注意矣。

兩棲戰役

一九三九年魏非爾所發表之演說中，有一段演詞表示彼對方策之理：

「有陸上及空中之新兵力必須運用，而一切可能大抵均未探索……而應用此種新兵力，且具有假想力——事實上即天才——之指揮官之姓名或可列於「偉大將領」之內。但彼并不易得此尊稱……在陸上，彼帶領軍隊行動之速度，及所行之距離，遠較以往行動最速之騎兵爲多；海軍及騎兵之戰略與戰術之研究亦必爲主要……彼指揮空軍時亦需要與指揮陸軍時所需要之同樣學識，自無需贅述……將來戰爭之成功必由於兩者之連合，決非其中單獨一個之動作。」

此種理論在利比亞戰役中已付諸實現。陸上戰鬥之顯著特徵，即在於機械化部隊之用於偵察，攻擊及追擊，并在於戰鬥方式亦由此事實而決定之。空中方面，皇家空軍與陸上部隊之配合，在戰鬥方面有無窮之變化。用空軍以驅逐敵人之初步工作，英國空軍人尙實有驚人之成功。此皆由於不斷痛襲意大利空軍根據地之結果。戰爭進展中，意方空軍根據地難以保持者日見加多，飛機被毀於地面之數目即可證明意大利空軍力量之薄弱。在艾爾亞當——一月七日被棄之多布魯克主要航空站——發現被毀之飛機八十七架。一月十二日又發現意軍放棄之航空根據地五處，保巴(Bomba)水上飛機根據地亦在內。

結果，意大利空軍實際上已減至不能發揮效力之地步。在西西里意大利之德國盟友，雖在英軍陣地後方及蘇伊士運河施以數次之襲擊，但對於此次戰役實未能予以重大之干涉。在巴地亞，僅於戰鬥之最後二日始能瞥見意軍。在攻擊多布魯克時意軍根本未露臉，僅出現於攻擊得爾那將結束之時。貝尼那(Baino)飛機場上所發現之七十五具飛機殘骸，即可說明意大利空軍人員不能避免英軍在班加西之奇襲。據墨素里尼云，在此次戰鬥中，意大利第五航空隊幾全部犧牲，損失一百七十一架飛機并五百二十五人；該數之半皆在地面上即被毀。

因缺乏此種嚴重之抵抗武器，皇家空軍得以自由實行形形色色之重大活動以利地面上之戰鬥。在開始轟炸軍陣地時，英空軍人員担任極主要之任務，爲陸軍造成襲擊之道路。彼等成爲英炮兵之耳目，指示敵軍之炮位，

觀察本軍炮火之射擊。彼等在攻擊前後之偵察，可以獲得敵軍行動及部署之主要情報；與機械化部隊合作時，可以毀滅退卻之敵軍及其供應綫。在全戰役中，皇家空軍經常均在最前綫。

而海軍之工作則更爲重要且範圍更爲廣大。切斷意大利本土與葛拉西亞尼亞軍隊間之補給綫，雖有空軍輔助，但大半皆由海軍執行。在完全控制其本身適當之場所，則海軍較空軍更爲成功。在準備之初期，輸往埃及之物資皆取道好望角；但因艦隊之優勢使物資可以直接取道地中海，并使準備之步驟加速實現。英國艦隊可以自由行動，若無意大利之海空軍之存在，且可援助此次戰役之成功而不受阻梗，此實爲一可以令人注意之事實。

海軍之協助有一部份乃正當攻擊軍陣地之時。淺水炮艦在最後炮擊巴地亞與多布魯克時，特別佔有重要之地位。在補給與交通兩方面，如無海軍之援助，則全局之進展似將不可能，故海洋已成爲解救沿岸進攻困難之公開補給綫。在陸上，英軍必須感謝意軍爲之造路，并爲之貯藏油水等對進攻極爲重要之物品。前進部隊所需之水及其他補給品皆仰賴於海軍爲之供給，而每次勝利之後，海軍尚須爲戰勝者解決大批俘虜之困難問題。英軍累次向意軍側擊，所得海軍在沿岸之援助實不少。

沿岸英軍攻擊進展之時，其他戰鬥亦同時進展。自去年夏季以來，英國某航空隊即已飛臨利比亞內部之沙漠地帶，予獨立無援之意大利守軍以打擊，並破壞其交通。戴高樂將軍之軍隊今亦參加攻擊意軍之前哨，有一部份在主力進攻時亦曾担任重要之任務。一月下旬，彼等自加特(Chad)地區出擊後，即將墨爾蘇克(Mursuk)之沙漠沃地中之守軍擊收。二月間又消滅古佛拉(Kufra)沙漠沃地中各處之駐軍。三月二十一日查拉布(Jarabub)守軍八百人投降，使利比亞內地意軍最主要之陣地陷落。邱吉爾謂意大利王國將被崩潰離析，利比亞之役可謂應驗矣，但此次東非洲之役將更促其成爲事實。

三、東非戰役

利比亞征服之後，東非之意軍即不致成爲埃及之主要威脅。即在最有利益之環境下，東非之意軍至多不過發動輔助性質之進攻而已。如欲進襲蘇伊士，担任先鋒者必爲北非之軍隊，東非之軍隊當爲次要之角色。今北部之威脅既已消滅，則東非已完全處於孤立無援之境地。但東非尚有軍隊二十萬人，且有充分之貯藏供其使用。即彼等已放棄征服埃及，但彼等所處之地位仍與英國以極大之不便。

但魏菲爾之戰術已使此種不便大爲減少。在東非洲之邊境，與在利比亞之邊境情形相同，魏菲爾在正式進攻之前已向意軍之先頭部隊予以不斷之阻撓。彼之不斷將壓力施於意軍，可使意軍失去主動之力量，然後向之進攻事實上以前數星期中有效之小戰鬥實使此種進攻方法得到成功。

蓋拉巴特(Galaba)之情形可以爲例。在戰役開始時，意軍已將此蘇丹邊境之地佔領，但并不能安於防守。不斷之襲擊與小接觸使意軍陣地難以保持，十月初此種襲擊即已終止，而使意軍退過邊界。但此種退卻並不重要，因意軍佔有麥特馬(Metemma)附近之地，仍使英軍在蓋拉巴特所有地經常感受危險。但意軍此次退卻之重大意義在於：意軍已被迫放棄一可以用作攻擊之根據地，而退居於防禦之地位；因英軍在蓋拉巴特感受危險，故一月三十一日意軍亦被驅出麥特馬。

在喀沙拉(Kassala)意軍陣地之小衝突則更爲重要。此處乃一鐵路及貿易之主要中心，意軍佔領該地即足以威脅卡湯姆(Khartoum)及英國在蘇丹之領地。但此威脅並未實現。蓋拉巴特四週意軍之側防不固乃原因之一。另一原因乃喀沙拉亦經常被英軍侵擾。在秋節中，英軍對其防地及交通之襲擊已漸漸加劇；一月中旬，兩師圍意大利守軍之命運已由不安變爲危險。一月十八日，喀沙拉重鎮之意軍終於撤退。

此種舉動不僅解除意大利對蘇丹之威脅，且立刻引起英國對伊利特里亞(Eritrea)之威脅。喀沙拉及蓋拉巴特兩處控制蘇丹及意屬東非洲間兩條主要交通綫。亦可同時威脅阿比西尼亞。阿比西尼亞本地之人民與意大利之不睦，實與英國以可利用之處。阿前王賽拉西(Hale Selassie)重返故土召集各部落酋長。英國軍官在阿比西尼亞

西北部哥遮姆(Gojjam)省爲其訓練游擊隊并供給武器已有數月之久。一月間，游擊隊之活動已足以造成局部之反正，故意軍在此威脅之下，被迫放棄前進之地點而後撤；同時英軍在肯尼亞(Kenya)與阿比西尼亞及意屬索馬利蘭之邊境加緊巡邏，亦可預測南部將有重大戰爭之發生。

一月底，戰事由西得拉灣(Gulf of Adra)延長至印度洋，經過之面積大小有如歐洲。從其最大之方面觀之，英軍在該地有內綫之利，而意軍則在周圍上分成無數孤立部份，并夾於尼羅河軍隊及英國海軍之間。此種情形可以由下列事實證之：一印度師團自錫底巴拉尼戰役之後可自利比亞前綫調爲攻擊伊利特里亞之用。

但如單就東非本身而言，則情形稍有不同。在此一戰役中，意軍尙能在內綫作戰以抵抗自各個分散地點來襲之敵人。在防禦者之後，有無數優良之道路，此等道路即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後之主要貢獻；尙有兩條鐵道，一自馬沙瓦(Massawa)至伊利特里亞之阿哥達(Agodat)，一自吉布底(Djibouti)至阿比西尼亞首邑亞的斯亞巴E(Addis Ababa)，爲內地與沿海之主要聯絡綫。

初次攻擊之目標在於伊利特里亞境內之鐵路，而所用之軍隊亦極複雜。進攻意屬東非洲時，南非洲、黃金海岸、印度、肯尼亞及蘇丹之軍隊與蘇格蘭高地，比利時及自由法國之軍隊并肩作戰。砂非爾之能率領此等種族，習慣外貌不同之軍隊，并銜之而成一團結之攻擊力量以完成一單純之目標者，與魏非爾之將領天才實無關係。

伊利特里亞

喀沙拉之佔領，使英軍得一較前進之根據地，且有重要之鐵道交通爲其背景，英軍更可從此繼意軍退卻之後即行進攻。意軍分兩路向阿哥達及巴倫圖(Barentu)撤退，英軍方面急需防止此兩路軍隊之重行會合。英軍迅即切斷自阿哥達至巴倫圖之側翼道路，并攻擊在巴倫圖意軍之側翼，意軍恐被包圍，因於二月二日放棄巴倫圖，取道鄉村小路，以圖到達自亞斯馬拉(Asmara)往南之大路。同時北路意軍企圖在比西亞(Biscia)附近成一防綫，

但未能成功，而在一月二十四日又爲英軍所逐。二月一日，該路意軍因仍受英軍之壓迫，乃放棄設防較弱之阿哥達，而沿鐵路向東退至天然鞏固之喀蘭（Keren）。

至此英軍之前進突遭阻礙。英軍機械化部隊在山麓地帶活動一向迅速有效，今則在往伊利特里亞高地之峻坡處受阻。在此崎嶇不平之地形中，摩托車輛實不能駕駛，且意軍撤退後，已將往喀蘭之斜坡主要摩托車路加以破壞。抵抗正面之攻擊，防守軍隊可以利用喀蘭附近之山峯與山峽，此等山峯與山峽必須以白刃戰個別擊破之。此次之進攻與利比亞戰役迥然不同，但與阿爾巴尼亞相比則頗相似。

如欲克服此等困難，則必須擴大作戰範圍。在喀蘭正面之軍隊，向南連克數要點，但自巴倫圖進攻之南部軍隊前進漸感困難，其他各處之進襲則自分散之各點向同一方面推進。阿比西尼亞方面，自麥特馬沿崗大（Gondar）路進攻，而使自烏姆哈加爾（Umm Hagar）向北一支兵力爲之聲援，其目的在於控制阿比西尼亞北部高地。如此，亦可從後方包圍伊利特里亞并使之孤立。在伊利特里亞北部，英軍沿岸向厄爾芬那（El Fenna）推進，英軍自此可轉入內陸且逐漸穿過山地從北威脅喀蘭。此路軍隊二月二十八日與防禦方面發生接觸；但其他各路之進展均極緩慢困難。喀蘭與亞斯馬拉間之鐵路仍照常通車，守軍增援至三萬五千人，對英國之逐漸包圍仍奮勇抵抗。

索馬利蘭

同時在南部所發生之情況則完全不同。如伊利特里亞不適於閃電戰，則意屬索馬利蘭必更適於與在利比亞相同之戰役。此次所發生之經過情形與在利比亞所發生者相似，預先之行動已將一切困難排除。一月中意軍放棄肯尼亞之巴那（Duna）。繼空軍猛烈轟炸後，英軍積極進攻，將索馬利蘭邊境厄爾威克（El Wak）據點內之意軍驅出。此次之撤退與自蓋那巴特之撤退相同，皆表示意軍放棄主動之地位而向英軍屈服。英軍乘此機會逐漸越過境界加強斥候之活動，使此等機會更加發展。一月初，倫道夫湖（Lake Rudolf）附近阿比西尼亞據點數處被佔

領，前進部隊越過東部邊境四十英里。在戰事進行中，防禦方面處處暴露弱點，意軍亦未預料有任何重大威脅，故與英方一極良好之機會，使魏菲爾奇襲利比亞之成功得小規模重演一次。

二月十日南非空軍之猛烈出擊，實為輕機械化部隊進撲亞夫拉圖(Afratu)之前奏。該城於二月十二日清晨被佔，英軍向組巴河(Juba)分三路推進。二月十三日，距邊境一百三十英里之布羅厄立諾(Bulo Bultin)激戰後為英軍佔領。次日在意屬索馬利蘭第二要港吉斯馬右(Kismayu)之役，極有斬獲。該港之被佔，海陸空軍之協調動作又可證明兩棲戰役之利；現進攻時已不必繞道肯尼亞可直接以海上運輸代替之。

在兩日內，進攻部隊已推進七十英里，到達組巴河。組巴河係防禦方面所依賴之主要障礙，且意軍認為可以無重大困難加以堅守之處。此次與北非之役相同，意軍之理想皆為英軍之奇襲與迅速之動作所擊破。而設防之基立布城(Gelil)成為防禦之中心。但奇襲之英軍越過組巴河自北側擊基立布，而當佔領吉斯馬右之部隊進抵吉布(Jumbo)時，基立布之南亦遭受側擊。該兩部隊現會師於基立布，與正面之進攻部隊取得聯絡。裝甲部隊前進之神速與其自動武器之兇猛實非防禦者所能克當。攻擊部隊在組巴河兩岸進撲且深入意軍防線，并擊敗防守基立布之意軍一師團。組巴河沿岸之其餘部隊自山谷地帶迅向東部沿海推進。二月二十三日勃拉瓦(Brava)被佔；次日意屬索馬利蘭首邑摩加的西奧(Mogadiscio)即入英軍掌握。

兩日內進攻部隊又前進二百二十英里。征服索馬利蘭至此可謂大功告成。意軍不但損失土地，且損失襲擊艦藉之侵襲印度洋航運之要港數處。二月二十七日英軍所發表之公報敘述此次成功之特點稱：

自二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五日中，自二百二十英里交通線上一端之前進根據地開始，攻擊部隊冒險在長五百七十英里之路上單獨前進；此種行動之能實現，其偉大可見一斑。此外，組巴河乃意軍認為不可突破之防線而英軍亦已冒險越過。

阿比西尼亞

意屬索馬利蘭之征服不但對本身有重大之意義；且對進攻阿比西尼亞創一優良之路徑。意軍所築之道路，又使英軍受惠不淺。沿祖巴河至亞的斯亞巴巴有一極佳之公路，而在東方另有一公路，沿威布薛不利河 (Webbe Shabeji) 穿過奧加登 (Ogaden) 沙漠至哈拉 (Harar)。此兩條公路皆無設防，因意軍不期英軍由此路進攻。由任何一路進攻皆足對意軍在阿比西尼亞之地位大加威脅。

三月初攻陷摩加的西奧之軍隊向內陸推進，溯威布薛不利河而上，因無有組織之敵軍妨礙其交通線，故彼等能大膽進攻。此役意軍計損失三萬一千人，而原有守軍尚餘數百人已逃入阿比西尼亞。英軍日行五十英里，三月十日到達加布爾 (Dagabur)，并向亞的斯亞巴巴與法港吉布底間的單軌鐵路進發。

在此階段，水陸兵力協同合作之利益於此又重見一次。去年英屬索馬利蘭之失，在情感上較實際上更覺可痛。但今日英屬索馬利蘭已有實際用途，故必設法恢復。英國空軍軍襲附近航空站使意軍飛機不能活動，轟炸機與海軍大炮聯合轟擊伯伯拉 (Berbera) 之意軍陣地。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英軍在兩處登陸，強迫意軍分散兵力；裝甲車隊隨之，據云此種裝甲車係特別設計與空中襲擊協同動作者——配合作戰已發展至另一階段。意軍大部祇稍事抵抗，即乘黑夜退卻，英軍另克服一據點，使攻擊部隊之陸上交通線大為縮短。自意屬索馬利蘭前來之英軍，三月十七日抵吉幾加 (Jigga)，分一部份兵力向哈幾沙 (Hargeisa) 進攻，并與來自伯伯拉之軍隊取得連繫。此路一通，各路聯合之軍隊即可全力向哈拉及通亞的斯亞巴巴之大道進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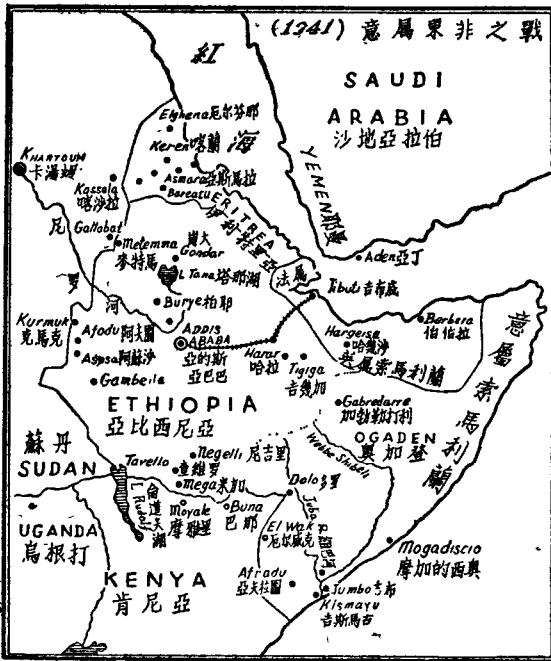
當東路軍隊向鐵路進襲時，西方南方各路軍隊亦在向亞的斯亞巴巴推進中。英軍控制組巴河流域，即可往北向多羅 (Dolo) 地區迅速前進。同時在肯尼亞北部邊境之阿比西尼亞軍隊，克復摩雅里 (Mogale) 炮台後，即向米加 (Mega)、查維羅 (Javello) 進撲。該兩路軍隊會師於尼吉里 (Nigelli)，該城於三月二十日陷落，亞的斯亞巴

巴南方最後之障礙業已解除。

其他部隊亦在西方及北方進迫。自麥特馬向崗大之推進進展尚慢，而塔那湖(Tana)以南哥遮姆區之叛變則大為擴大。二月間阿比西尼亞人將意守軍驅出但及那(Dargheha)；其後經過十日之轟炸，并逐漸推進，卒於三月六日將柏耶(Burye)攻下。自崗大至亞的斯亞巴巴之直接路線已被切斷，意軍被迫向得不拉馬爾科斯(Debra Markos)後撤。同時自克馬克(Kuruk)而來之軍隊攻佔阿夫圖(Afdu)斜坡並向西推進在藍尼羅河以南之邊境地帶。

於是各方軍隊一一向意屬東非洲猛烈推進。沿邊境相當之間隔，每一入口皆有控制天然交通線之城鎮——喀沙拉，蓋那巴特，克馬克，摩加的西奧及伯伯拉。彼等開始似擬以連續之會合行動攻取外圍之主要城鎮如崗大，喀蘭及哈拉，最後彼等集中目標於一點，即阿比西尼亞之首邑亞的斯亞巴巴。每次分別攻擊各據點，鐵道或要害處之守軍，不但有助於最終目的之成功，且可促使防禦兵力之分散，使其雖保有內線，但在最後抵抗時仍不能連成一氣。

決戰終發生於喀蘭。意軍在此作戰之奮勇



不屈實以前所未見。英軍三面向該城推進，意軍果次奮勇反攻。意方薄弱之空軍不足以遏止繼續不斷之轟炸，故惟有藉控制通至阿哥達大路之諸山峯上，步兵及炮兵之陣地，作頑強之抵抗。當英印軍隊向此等陣地逐漸推進時，空軍亦終日襲擊山上意軍之堡壘，及意軍賴以補給及退卻之鐵路。在此種不斷之攻擊下，意軍已開始不能忍耐；英軍陸續佔領意方高地數處，并自一隱存之山谷中施行奇襲，因將意軍某旅司令部切斷，意軍勢將全部被圍，方始屈服。三月二十六日夜間，意軍沿往亞斯馬拉靜寂之道路潛退，被英軍圍攻七星期之喀蘭，於次日始被佔領。

喀蘭之失守即已決定伊利特里亞之全部命運。意軍之全部力量已在此次最後之頑抗中消耗殆盡，此後可謂毫無抵抗。亞斯馬拉毫不設防，故無抵抗即行屈服。英軍與自由法國各遣一部份兵力沿斜坡而下向馬薩瓦海港推進，而在此港中之意方驅逐艦已被驅入英國艦隊之懷抱中，主力軍隊則南向追蹤退往阿比西尼亞之意軍。

但阿比西尼亞之命運亦已決定。意軍企圖在通往亞的斯亞巴巴之路上作抵抗，而未能成功。馬爾打巴斯(Mardak Pass)之設防已被排除。哈拉古城在猛烈轟炸之後，毫無抵抗於三月二十六日陷落。四日後前鋒已到達第雷達瓦(Dire Dawa)以切斷通往亞的斯亞巴巴之鐵道。雖阿瓦許(Awash)河谷可供作可能之防線，但意軍無意堅守。意方為不傷害平民起見，遣使求和；四月五日英軍前進部隊入亞的斯亞巴巴，次日該城即被佔領。四月七日得不拉馬爾科斯陷落，殘餘意軍分散於北部中央區域，成為孤立無援之小羣。

四 地中海與巴爾幹

二月二十三日墨索里尼在演說中表示欲解救意大利當前之危難惟有依賴於德國積極之援助，彼所云者實係毫無諛媚發自中心之實話。彼認為如德國不直接援助意大利，或在任何場所與其敵人作戰，則意大利必不能避免崩潰。希臘已不能為羅馬傳說之尚武精神所侵入。而拯救意大利在非洲之統治權尚須依賴於阿爾卑斯山他方之野蠻

民族。意大利盡最大之努力尙不能損壞英國艦隊，故彼甚至認爲如欲遏制英海軍在地中海之優勢，亦須仰賴於在地中海既無船隻又無根據地之德國。

本年開始時，意大利艦隊甚至在港中仍爲英軍所襲擊。英海軍在協助進攻利比亞之時，同時尙須戒備海上之航路，一方面用飛機探出潛匿於港中之意大利軍艦。一月八日那不勒斯遭受從未遭受之最猛烈空襲時，英方之特別目標爲一戰鬥艦，次夜在墨西拿之巡洋艦及海軍設備亦遭轟炸。

意大利之較強伙伴已正從事於援助意大利。一月二日官方宣稱一德國航空隊已到達意大利，「以應付目前地中海劇烈之海空戰」。所預測者終於一月十日實現，該日一英國護航隊被德機猛烈俯衝轟炸。

此次之襲擊發生於西西里海峽，一運物資往希臘之英國護航隊，由一海軍分遣隊隨航保護，其中包括巡洋艦南安浦頓號及航空母艦顯赫號，通過八十英里寬之西西里海峽。拂曉時，遇見兩艘意大利驅逐艦，在班泰雷利亞島(Parellera)炮火掩護之下且戰且走，結果其中一艘被英方擊沉。上午意方兩次對此護航隊施行空襲，但兩次均被擊退，而英方均無損失。

但此舉僅爲一序幕而已。發現英國軍艦之消息給與德國航空隊到達西西里以來第一次之出擊機會。午後不久，德機十五架自八千尺高空向英護航隊俯衝轟炸。此種戰術即可表示此等空軍人員皆經挑選，具有穩健與勇敢。在英艦所發之嚴密高射炮火網中，德機以冷靜與堅決之態度對英艦施行致命之打擊。德機衝至極低時，擲下千磅之炸彈，并以機槍掃射，至其逸去時，則低飛至水面向與軍艦相反之方向飛去——此種方法可使逸去時避免艦上高射炮之射擊。德機四五十架，分批來襲，七小時中未嘗間斷，直至天色黑暗時戰鬥方告結束。

結果雙方損失均重。德方至少損失十二架飛機；而彼等所得之戰果亦屬不少。損失最重者爲一九三七年下水重九千噸之巡洋艦南安開頓號。因遭受猛烈轟炸而着火，且火勢難以撲滅。企圖將其拖至港中，但不能實現，結果由他艘英艦將之擊沉。該日驅逐艦勇敢號(Gallant)亦爲魚雷所擊中，但仍能駛抵港中。

但最猛烈之攻擊則集中於航空母艦顯赫號。此新造之航空母艦在地中海英艦攻勢作戰中曾担任重要之任務。因此行爲優勢之攻擊，故艦上原有戰鬥機之數目減少而轟炸機之數目增加。致該艦之防禦力量大爲減少，當第一批戰鬥機起飛迎擊德機時，艦上即爲千磅之炸彈一枚所命中，損失飛機二十架，飛行甲板亦被炸壞。其後之猛烈轟炸使艦旁炸成數洞。駕駛機件亦被炸毀，惟有依賴機器以操縱其航行，該艦傾側旋轉，未得有效駕駛，爲時頗久。水從艦旁注入，危及鍋爐，并使之傾斜，增加駕駛之困難。艦上發火極烈，火烟瀾漫，使水手幾不能在下層工作。但艙中之工作人員仍堅持到底，故該艦雖損失慘重，仍可藉此等工作人員之努力駛往馬爾他。

德機繼此次襲擊之後，并數次狂炸馬爾他。其目前之目標在於毀滅顯赫號航空母艦；其最終目的在於毀滅馬爾他使不能供給英國作爲根據地。一月十五日德機空襲馬爾他四小時，次日日間又作長時間之空襲，德機被擊落十架。十八日空襲七小時，德機又損失十九架。德機轟炸之目標乃馬爾他之防空設備及海軍軍港，德方宣稱彼等相信顯赫號新受之損傷將使該艦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再事活動。事實上，該艦在馬爾他已從事修理，使之恢復航行力量，且在美國船塢中修理，秋間即可完工。雖柏林方面深信明年一月戰事可以結束，但本年九月顯赫號必能在和平未來之前，再參加更多之活動。

同時英國空軍亦予以同樣猛烈之還擊。此次德機襲擊英國護航隊，使英方注意德機在西西里之喀大尼亞（Catanic）之主要根據地。一月十二日開始之一星期中，英機數次空襲喀大尼亞，德機在空中與地面被毀者計五十架，即德國運來西西里原有一百五十架中之一部份。德國在地中海空中力量之被打擊已可概見，因爲從一月十日後德方對英方護航隊之襲擊又不再見，且直至三月下旬，馬爾他已無遭受重大之空襲。此次之海空戰對轟炸機襲擊戰艦之爭論，無論有何貢獻，但此次之結果使軸心在地中海之勢力並無增進。

反之英國艦隊進攻意大利更較以前爲直接。二月第一星期中，英艦隊以完全作戰姿態，在地中海作廣大之掃蕩，但并未遇見一艘敵艦或一架敵機。英艦隊之所以未遇見敵艦敵機者，并非英艦隊缺乏挑戰之行動，盡二月二

日英方曾以魚雷轟炸機，轟炸撒丁尼亞島上主要電力來源之一之第爾索 (Tirso) 水閘。二月九日英艦隊給與意大利一更猛烈之打擊，且極中肯。該日拂曉，英國海軍出現於熱那亞港 (Genoa) 之附近，參加之軍艦中，名譽號 (Benown) 及皇家方舟號 (Ark Royal) 亦在內，尚有德國認為在一月十日已被擊毀之馬來亞號。此次炮擊頗為猛烈，軍艦在十至十五英里外，發射炮彈計三百噸，均落於安薩爾多 (Ansaldo) 電力廠、主要動力廠、燃料油廠、補給艦、港灣設備及鐵路工作場，一部份海軍飛機指示目標以供艦上大炮發射，餘則往襲里高那 (Leghorn 即 Livorno) 之煉油廠及比薩 (Pisa) 之主要鐵道連接點。

此次襲擊極為勇敢，且破壞之結果亦極重大。安薩爾多 (Giovanni Ansaldo) 認為「此次襲擊前之研究極為精密，且襲擊時極為勇敢」，且宣稱一般人士對「敵人艦隊能於白晝到達熱那亞之前」均表詫異。奇襲之完全成功實為此次作戰之特徵。英艦隊到達目的地前，必須駛經撒丁尼亞，并在意大利某數處主要飛機場附近經過，及在平時意方各艦艇極為活躍之海面經過。海軍根據地西培斯 (Spezia) 離熱那亞尚不及六十英里。但「英艦隊駛近時并未遇見意方之巡邏艦及巡邏機。且岸上炮台完全不發覺，及至發覺而發炮，但一次須十五分鐘，且所發之炮皆不生效。英艦隊任務完畢後，意方轟炸機方才出現，但均被擊退，英艦毫無損失。

此次對意大利本土之猛烈攻擊，實欲產生重大之心理影響；由此為出發點，故熱那亞之被選為目標實有特別之意義。熱那亞乃意大利最繁盛港口之一，且有極優良之鐵路與德國相連接。邱吉爾認為納粹遠征北非亦必取道於此。此次英艦隊之能不受損傷在意大利內海活動，實與意大利一種警告。意謂此後必有類似之冒險行為產生。

因此，納粹本已被迫加強意大利之力量，今則不得不費更大之力量作海上之活動。德意海軍領袖在二月三十四兩日會議之結果，宣佈兩國海軍合作之辦法。意大利潛艇在亞得里亞海、已活動，但德國派艦來地中海之計劃迄未兌現。在德國看來，意大利所缺乏者乃水兵而非船隻，故德國若以人員援助意大利必能使意大利艦隊有生氣而取得主動之地位。

三月底已有一機會可以試驗此種理論是否確實。此時英國正向希臘積極增援，但增援於意大利羅得島(Rhodes)上德國航空隊襲擊英護航隊毫無成功。因預料行將進攻希臘，故在地中海東部為切斷補給綫而發動海軍攻勢之時期已至。

三月二十七日，英偵察機發現意大利艦隊自西西里東駛。英國主要艦隊則在亞力山大港。克寧漢上將(Admiral Cunningham)立遣巡洋艦與驅逐艦之混成艦隊出而迎擊，由惠普爾少將(Pridham-Whipple)率領，第一艘為獵戶星座號(Orion)，而行動緩慢之戰鬥艦則隨後追蹤而來，企圖使敵艦無路可逃。同時在亞得里亞海不斷應敵之希臘艦隊，於接得通知後，亦出而參加自日德蘭海戰以來所未有之大海戰。

三月二十八日晨，發見意艦隊已分成兩隊。一隊包括新戰鬥艦 Vitorio Veneto 號及其他之巡洋艦與驅逐艦，向克里特島西南駛去；另一隊包括 Conte di Cavour 級之戰鬥艦兩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三艘，則向北駛。此種分隊辦法明示意方并無與英艦隊作戰之預料與企圖。彼等目的在於到達不同之攻擊目標，且無激烈之對抗。但英國艦隊已列陣海上，意艦如此分法實大錯誤。如意方不將兵力分開，則意方可有三艘戰鬥艦對英方之三艘戰鬥艦，十一艘巡洋艦對英方四艘，十四艘驅逐艦對數目較少之英國與希臘連合之船隻。意方如將兵力分散，則南部艦隊中僅有戰鬥艦一隻，而與英國之戰鬥艦巴漢號(Batham)戰警號(Warspire)，勇敢號(Vallant)及航空母艦無畏號(Formidable)相值。北部艦隊并不在主要之戰場中。如該隊出而應戰，則所遇者僅為在黑夜中逃脫之南方艦隊耳。

三月二十八日清晨，英輕型軍艦開始與距離十五英里之意方艦隊接觸；而英國重軍艦則在東方九十五英里。英國巡洋艦發覺意艦隊中有 Vitorio Veneto 號在內，故不能與之對抗；英巡洋艦因此轉換方向，誘使意艦駛至英國戰鬥艦射程之內——此種航行辦法必使英艦在意艦十五吋大炮炮火之下經過一不安之時期。雖未能使意艦立即駛進射程之內，但使其駛至所要求之方位，最後必可向其開火也。

但意方已發覺英方有三艘戰鬥艦之存在，故在英艦尚未接近之前即已轉向駛回。因意艦已在加快速度，故自英艦方面觀之，前途實爲重要。英方有航空母艦無畏號存在實爲決戰之主要因素。母艦上之飛機因即起飛向退卻之敵艦追擊，特別注意 *Vittorio Veneto* 號。自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起至黃昏之三次襲擊中，該意大利戰鬥艦被魚雷擊中至少有三次，最後據報告云速度僅爲八海里，巡洋艦波拉 (*Pola*) 號受創極劇，英方一再用飛機轟炸，使全艦隊之速度大爲減少。

英艦因此得能在天黑後接近意艦。英方戰鬥艦斜向航行以圖切斷意艦之歸路，該夜并無月光，夜間十時在克里特之西約一百五十英里之處發生接觸。英艦首先在左舷發覺波拉號停航不動。英艦駛近時又發覺右舷有敵方巡洋艦三艘。於是英艦將航向轉與意艦相反，獵犬號 (*Greyhound*) 驅逐艦上探海燈即開始放射。英方三戰鬥艦在四千碼之射程向意巡洋艦阜姆號 (*Fiume*) 放射排炮，意艦即被擊下沉，巡洋艦薩拉號 (*Sara*) 亦遭同樣之命運。英戰鬥艦發覺敵驅逐艦兩艘意圖發射魚雷，即改變航向。意驅逐艦欲藉烟幕躲避，但亦爲英艦所擊沉。英方之驅逐艦於是駛近波拉、薩拉及阜姆三艘巡洋艦，與以最後之一擊。羅馬方面亦承認該萬噸巡洋艦三艘及驅逐艦兩艘被英方擊沉。其他二艘巡洋艦及驅逐艦亦受損傷。戰鬥艦 *Vittorio Veneto* 號之尾部下沉，行動緩慢向本國駛回。該艦最後爲英艦見及時，尙有四百英里之航程，但次晨英偵察機并未發現該艦之蹤跡。此次實不損一兵一艦而獲得決定性之勝利。

英國海軍部發言人稱：「海空軍配合作戰，使敵艦速度減低，且使我方主力可以迫使不願作戰之敵人作戰，在歷史上實屬首創，敵方損失慘重，我方毫無損傷，在海軍史上亦屬創舉」。在大蘭多與熱那亞兩役中，克寧漢上將曾經巧妙運用軍艦與飛機之配合，使此次勝利達最高峯。空中偵察不但在初期時可以發覺敵艦，且可使司令官經常明瞭敵艦之動靜。空中之攻擊除使波拉號與 *Vittorio Veneto* 失去戰鬥力，不能與英方主力應戰外，并使意方全艦隊曲折航行以避免炸彈與魚雷之命中，因而使其速度減低，英艦最後仍可迫其應戰。雖然意大利所餘之

海軍力量尙屬不少，但此次所受之損失應可使英國在地中海方面減少威脅，且日後在大西洋方面作戰時所需要之力量亦可減少。

意軍一再失利，而此次海戰可謂登峯造極，墨索里尼政權必將發生動搖。在此時期中，政府中之巨大變動，即可表示情況之不安。一月尾，齊亞諾放棄外相職務，赴前綫工作。有主要官員五人已先赴彼處，次日又有二人前往。二月四日，政府宣佈更換官員三十三人，其代替人皆進兵羅馬時警備隊之老手。墨索里尼爲使其部下信服起見，感覺有採取激烈辦法之必要，故拼命於解救困於希臘之陸軍，蓋在希臘之挫折乃所有挫折中之最大者。

阿爾巴尼亞之役

冬季希臘戰役之特徵，在於希臘所採取之緩慢而堅持之參透戰術，希臘之勝利即基於此種方法之不斷使用。但亦無驚人之成功可述，希臘宣佈其真正而雖極有限之進展時，實欲避免如芬蘭之役所有之誇大宣傳。希臘發言人描述其公報極爲「誠實與簡潔」，實可摻括希臘人之風格。但在戰爭記載中仍可尋出不斷攻擊意軍之史實，意大利第十一軍在克羅蘇拉(Kisara)與特勃里尼(Tepolini)所防守之正面尤有敘述之價值。再向北進，則雙方俱無進展。沿海方面，並無重要之企圖，不過雙方海軍時或炮轟陸上之對方陣地而已。此次戰役主要在於平達斯區域內山頭與山谷單獨陣地之爭奪戰。

此次戰役乃一種適合於希臘所遭遇之環境及其所支配之資源與力量之戰爭，氣候亦爲特別之主要因素。十二月中旬，羣山中之氣候奇寒，雨雪特多使廣大之活動難以實現。在某種意義上，此種情況利於防禦，因此妨礙希臘之進攻。但意軍之反攻亦同樣受阻，地形之關係已使坦克車之應用及機械化之運輸發生困難，而此種氣候更加重其困難。氣候通常對正義與非正義者亦有公平之表示，在大體方面希臘受益仍多。

是役多限於小規模之戰鬥，亦可謂有利於希臘。特別由於補給一點而言。實際上希臘對各種物資——武器與

配備——均感缺乏。藥品之缺乏在冬季尤感嚴重，除受敵軍炮火損傷外，尚有凍傷與暴露之苦。希軍因攻入阿爾巴尼亞，在難於通行之區域中交通綫延長，對現有之運輸亦加增不少之困難；故不但卡車之需要，即騾馬之需要亦變為嚴重。希臘本身無法補救此種不足，必須仰賴於英國外來之物資。英國在利比亞之勝利及獲得意軍之貯藏使其負擔大為減輕。英國空軍人員避免因轟炸而行將獲得之物資，俘獲之大炮及車輛大量運往希臘轉而攻擊原來之物主。但此僅能供其需要之一部，故一月十日在德國空軍襲擊下由英往希之護航隊，即載運希臘所急需之主要戰時物資。

但希軍將其所有之物資加以利用極為得法。彼等具有忍耐與毅力，自一處進攻另一處，逐漸克服戰略上之要點。希軍即利用此種辦法，漸漸佔領一處，足以控制克里蘇拉之山上炮台者。在元月之第一星期中，希軍利用暫時好轉之氣候，攻入意軍之堅固陣地，佔領克里蘇拉北部與東部之高地數處，且使周圍區域皆受其炮火之威脅。英空軍在以前數星期中全力襲擊北部意軍基地厄爾巴孫，現已轉向克里蘇拉，希軍又加以側擊，意軍受此雙重壓迫因於一月十日退出該地。主要之困難由是克服。戰爭已轉入新階段，攻擊目標在於特勃里尼及貝拉特(Berati)。希臘之不斷佔優勢使羅馬大感不安。十一月失敗之後，原有在阿爾巴尼亞之指揮將領已改由蘇都(Soddu)擔任。但蘇都又因毫無成績而被調回，卡瓦勒羅(Di Cavalero)將軍本為繼巴多格里奧任參謀總長者，今已親臨指揮。此種變動即可表示意大利有挽回戰局之新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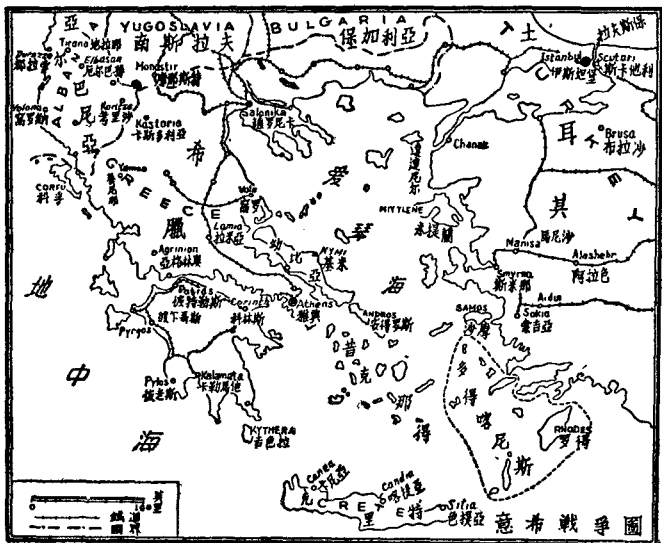
因此人員與機器須多受損失。雖然英希海軍與意方以重大之損失，及英空軍轟炸窩羅納港使港口設備大為損失，但意大利仍向阿爾巴尼亞輸送新增援力量。新部隊多數為黑衫部隊，意大利當局希望因黑衫黨對黨之熱心可以喚起攻擊之有生氣。意方增強空軍之活動，并希望一月二十九日麥他克薩斯將軍(Metaxas)之死可以減少希臘抗戰之精神，因麥將軍乃希臘抗戰之鼓勵者。

意大利之新努力比以前并不較為成功。雖然在其後之四星期中，意軍進攻不下四十六次，但規模均極有限，

而結果亦多無效。在意方所發表之公報中即可看出意軍之無所獲得，公報中不但并無宣佈真正之勝利，即對攻擊之進展亦未提及，對重要陣地之佔領亦少有宣佈，但較為顯著者乃宣佈敵軍進攻均被擊退，敵方損失極重。實際上希軍反可利用意軍之努力以繼續獲得戰果。希軍不但可擊退意軍戰車與步兵之聯合進攻；彼等尚可繼以反攻，使意軍退回原有陣地之後。至一月之最後一星期中，希軍在意軍防綫上新突破一點，并逐步佔領可以控制特勃里尼之高地數處。

二月十三日天氣稍有好轉，希軍即取得可以擴大活動之機會。主要之攻擊目標乃特勒貝西那 (Trebisina) 四周高地之意軍強固陣地。克里蘇拉以北之一帶山峯可以控制窩羅納及貝拉特附近之通路且為拱衛特勃里尼之稜堡。英空軍新到一批颶風式飛機使盟軍空中之優勢駕於意軍之上，而轟炸機又有適當之保護，故經過四十八小時之大轟炸及炮轟，一切困難已剷除殆盡。一星期進攻之結果，六千尺高積雪之山峯數座為希軍所佔領，其後氣候又轉趨惡劣，戰事又告停頓。意軍前因發動攻勢以致精疲力竭，而此次希軍之進攻又予意方以更大之損失，因意軍尚力圖反

第二章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三月



攻以謀恢復已失之陣地。三月之第一星期，希方宣佈自戰事爆發以來，俘獲意軍二萬人，意軍傷亡十二萬人。

此即意軍頑強作戰之徵兆，且意方必繼續力圖發動有效之攻勢。德國有援意攻希之說與意方一種新刺激。在某方面此種消息雖或可令人滿意，但對增加意大利威信之處極少，而在德國之動作尚未完全實現之前，意大利對勝利應有某種之要求。用最大之努力鞭策意軍將士獲得成功，墨索里尼在三月初親臨阿爾巴尼亞前綫，企圖喚起對希臘之新攻勢。

墨索里尼之希望不幸尚未實現，而希軍已先行進攻。三月六日戰鬥開始，規模尚屬有限，次日大舉進撲意軍前進陣地，在最大一次勝利圍獲俘虜千五十人。三月九日意軍用強大空軍協助，大舉反攻。意軍在中央部份展開十二英里長之戰線，所用軍隊之數量為戰爭以來所未有。此次反攻事先曾慎重籌劃，且極為堅持與猛烈。因欲實行奇襲起見，意軍尚試行夜間進攻及不用大炮掩護之進攻。意方企圖恢復特勒里尼東北之高地，故十三與十四兩日向特勒貝西那之希軍陣地猛烈進撲。

雖然此次所花之力量頗為重大，墨索里尼仍無勝利消息帶返羅馬。與前月相同，希軍不但擊退意軍之進攻，且能不斷在意軍進攻中取得新戰果。意軍損失慘重。據希方估計，意軍被擊分散者有五師團。參加戰鬥之意軍十二萬，傷亡者五萬，其中三萬人乃担任攻擊之第十一軍中之一部份。三月十六日意軍攻勢業已削滅，雖然仍有猛烈之戰鬥，但因推進之刺激業已減退，故戰鬥亦僅屬局部性質且受有限制。

希軍不因納粹在後方之威脅而有所影響，實為此時期中顯著之特色。彼等之主要工作在於拼命致力於與意軍作殊死之戰鬥。當德國之威脅迫近希臘邊境時，英方則將有戰勝經驗之精銳部隊陳兵於新戰綫上，此一戰綫蓋早已望其發生於巴爾幹者。

併吞保加利亞

德國對意大利不斷之慘敗毫不表示關懷，實軸心伙伴間最顯著特徵之一。德國之派遣空軍駐西西里及派裝甲部隊利比亞者，由於希望解救意方困難之原因尙少，企圖更有效將英國屬地加以佔領之目的實爲主要，蓋以爲意軍之戰績尙欠佳也。德國對意軍在阿爾巴尼亞之失敗，不但不與以同情，且對之譏諷。雖然一再有德國參加此次戰役之消息，但德國終未與希臘斷絕邦交，其所與意大利之援助至多不過爲意軍作有限之空軍輸送而已。月底德國行將採取更積極之步驟已屬明顯；其間所發生之事件，可以證明後來之發動并非欲援助意大利，乃在於用有系統之長期計劃，以求達到其本身在巴爾幹之利益。

第一步之工作乃在羅馬尼亞鞏固其地位。納粹十二月開始向羅馬尼亞進兵，其後兩月中集合之軍隊近五十萬人，包括空軍及裝甲部隊。羅馬尼亞內部之紛亂雖然足以妨礙油及其他物資之輸德，但尙不足而止德國之進兵。鐵衛團在羅境促成三日之內戰，其後安東尼斯哥對希特勒之忠實盛德表示感謝，因在內戰時曾作其後盾也。三月間羅馬尼亞與法國更趨接近，蓋羅馬尼亞已對德國表示不與其他之國家作任何商業之協定也。希特勒及其軍隊對其內部之爭鬥并不加以過問，蓋深信無論如何羅馬尼亞在其掌握中已極穩固矣。德國不斷努力使羅馬尼亞成爲逐步完成其最終征服巴爾幹半島之安全根據地。

此實爲一不流血之征服政策。進兵不過作爲使各國屈服之工具，且備有事變時可作一種保險。但德國所迫切希望者乃避免在巴爾幹釀成武裝衝突，如巴爾幹現在各政府願意與德國合作，并將其未被蹂躪之資源聽德國之處置，則德國之收穫必較發生衝突後之收穫更多。巴爾幹諸國之關係，以猜忌憤恨爲其特質，故德國極有希望使其各個孤立且收入德國之勢力範圍，德國又可從中不斷作其個別之保護者以對抗其他各國。

繼羅馬尼亞後，保加利亞之命運亦被決定。十一月中保加利亞拖延其對軸心之歸附，不論其有何理由，但最終之路綫已在是時決定。年初時已可明白看出保加利亞對德國進兵之要求無法拒絕。費羅夫(Feilov)首相一月十二日廣播稱保加利亞對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一概拒絕，并聲明保政府有保證該國自由與獨立之決心。但此種論調亦

不過希望而已。英國要求保加利亞保證不作任何有利於納粹進展之事，費羅夫自覺無法接受；一月初德國「旅行家」進入保境，表示保國已開始向德屈服。

二月中旬一切均已佈置就緒。德國在羅馬尼亞之地位已極穩固。德國工兵在多瑙河敷設浮橋之準備已經完成。德國之高等旅行家——可以認出乃參謀本部之官員——充滿於索菲亞(Sofia)之高等旅館中。在德國專家指導之下，接待德軍之設備已在進行。道路均加以改良。橋樑亦經過試驗。鐵路上已禁止普通人民之交通，交通機關改組以應付新交通事務。飛機場亦在德國監督之下。動員保加利亞之軍隊，集中於土耳其邊境，而不集中於北部邊境，過激份子及在野黨之領袖均加以集中。德國僅等待多瑙河上浮冰消融後開始行動。

三月一日，保加利亞正式在維也納簽字參加三國協定。在簽字之前，德國軍隊已開始動作。第一批摩托化部隊於拂曉時渡過多瑙河，午後不久，兵車已開始進入索菲亞。德國又毫不費力撤去東進之障礙矣。

英國與巴爾幹

英國為抵制納粹勢力擴張至薩羅尼卡(Salonika)及韃靼尼爾起見，設法建築一堤岸以防止此種狂浪之前進。當利比亞戰役進行之際，英國無力抽調兵力與德國在巴爾幹相周旋。但利比亞之崩潰使尼羅河英軍可以調遣以應付他處之時期已漸趨接近，同時英國之外交亦致力於加強東歐各小國對侵略者之抵抗。

保加利亞之局勢已無能為力。因一切對保加利亞努力而得之影響，必不若對其他尚未動搖國家影響之重要。二月九日邱吉爾演說時指出前次大戰時保加利亞因判斷錯誤而左袒德國所得之教訓，希望保國農民不至「三十年後又從事於第三次之不必需之慘酷戰爭」。次日英國與羅馬尼亞斷絕外交關係，並暗示將轟炸該國境內之目標，包括油井。此舉對保加利亞亦有更進一步之暗示作用。當保加利亞不顧一切對納粹讓步時，保英關係之破裂論調更為不佳，英國之將任意在保國境內攻擊敵人自無疑問。

較保加利亞更爲重要者尙有土耳其。雖然土耳其已與英國聯盟，但土能否堅決抵抗納粹之進展尙不能確定。土國政治家一再申明對聯盟之忠實。土國報紙亦談及土國之「安全區」，並暗示如保加利亞被進犯，土必起而應戰，但並無結果。對希臘之被侵犯，土報紙亦有同樣之論調，但結果亦復相同。雖然土國輿論強硬，但土耳其究竟能否在任何環境下抵抗德國慣用之恩威並濟之手段，尙屬問題。

一月十四日，英土兩國官員開始進行談判達十一日之久。是時多布魯克已爲英軍佔領，意大利對埃及之威脅業已解除。雖然英國有更自由之活動能力，但英土之談判對將來之合作尙不能有圓滿之結果。土耳其懷疑在危急時英國是否能予以適當之援助，乃一大原因；但蘇聯之態度漸趨曖昧實爲一大障礙。

此時蘇聯對巴爾幹態度之曖昧實爲混亂之源。蘇聯本身之政策亦有混亂之現象。蘇聯對德國獲取保加利亞之非難，在十一月間已能見效，直至本年初尙能見及。一月十二日莫斯科方面宣佈德國進兵保加利亞並未通知蘇聯，且蘇聯亦未承認此種舉動。此次宣言因繼蘇德商約之後即行發生，故其效果在開始時頗屬驚異，但後來因蘇聯不能阻撓德國之滲透戰術，有關之重要各方面亦未能獲得蘇聯之明朗態度，故其後數星期中此宣言之效力已變薄弱。假如蘇聯不動土耳其與保加利亞讓步，則彼表示不願阻礙德國，故土耳其必不難了解蘇聯有佔領土耳其在高加索邊境領土之可能，作爲允許德國進兵之報酬。

二月十七日土耳其即在此種形勢之下突然宣佈與保加利亞締結互不侵犯協定。此協定在表面上不足爲害。此乃一九三八年兩國「同意在友誼上維持並作更進之互相信賴」之重演。但此種似乎可嘉之意見之成立由於實際環境者實較由於表面之意義者爲多。土耳其並不畏懼保加利亞之攻擊，所畏懼者乃行將佔領保加利亞之德國。同時保加利亞一日保持獨立自亦不畏土耳其之進攻；故此時保證之意義祇得認爲在德軍進入時不生衝突而已。但是，土耳其尙抗議此種協定不過用以向保加利亞人民作爲保證之用，而與德軍之侵入與否實毫無關係。但此種抗議似難爲人所相信，除非土耳其人可被人信爲具有樸實之態度，蓋平時人皆不信土耳其人具有此種態度也。

英威即迅速行動以澄清此混亂之局面。二月二十日外相與參謀總長同抵開羅。在與魏菲爾會商之後，艾登與狄爾(Dill)已可對該處之人力與物力作一綜合之解釋。有此結果保證，艾登與狄爾兩人又即首途赴安哥拉與土耳其當局進行談判。

此次談判之結果較為滿意。二月二十七日之宣言認為兩國在各方面均有完全之同意，此即可以表示土耳其態度之強硬，對德國佔領保加利亞之評論亦趨強硬。希特勒曾私人致函土總統，但土耳其對德國之壓力報以冷靜之反抗及軍事準備。但尙有點懷疑存在，即希臘對土要求保證與以援助，而土耳其之態度未加可否，此即表示土耳其多少尙未願澈底表示其立場。

希臘本身現作為試驗場。德國對雅典之壓力現已開始；德國軍隊已在塞勒斯(Thrace)之邊境，故納粹之進犯希臘由可能而轉入事實。但希臘毫無動搖之趨勢；三月二日艾登與狄爾到達雅典，在二十四小時後已宣佈「當前英希最重要之問題」已有圓滿之解決。

其中最主要者乃軍事之援助。此點早已由英方談及。一月下旬魏菲爾赴雅典考察，班加西勝利之後，此問題又已引起。但希臘惟恐英軍遠征之任何象徵足以在英軍援助尙未有效之前即促成德國之進犯。但德國現在存心之險惡與動作之不再遲延已無疑義；故惟有促使英國儘速援希。

在英國方面則早已決定援希。但有一點顯須冒險。即德國在其他各處並未用兵，故當極要時可以傾其大部份力量向希臘進攻。英國必須防守本島以防進犯，並須留相當兵力以保衛蘇伊士，在此種情形之下，可以抽調之兵力實大受限制。雖然有此種種之顧慮，但此刻冒險之時期已至，如再允許德國進展，則不但須放棄薩羅尼卡，並連達達尼爾亦須放棄，中東油田與東地中海之控制權亦有損失之虞，並足以影響蘇伊士與北非。冒險與否仍由戰略與威望兩方面決定之。去夏英國國會在將被德國進襲之危險中，決定增援魏菲爾，即表示可以從事於最勇敢之冒險行動，即魏菲爾在利比亞攻勢中亦作如此之表示。雖有此種種之危險，然彼等仍不至退縮也。

三月初旬，英國援軍開始到達希臘。當尼羅河軍隊自英國接得新調動之命令時，魏菲爾之精銳部隊及其他部隊自原來地點向巴爾幹開拔。第一批部隊在希臘南部各港——包括高羅(Volo)及比里猶斯(Piræus)——登陸，並集中於第二道防綫之後，避免敵人立時之襲擊。當此次陣地完成之後，彼等即行佔領北部邊境。

英軍到達希臘不但對軍事上發生效用，即在政治上亦有功效。英國對此舉之決心，即希望能使土耳其對德之態度強硬，蓋當艾登離安哥拉之後，土耳其之態度尙屬可疑也。一方面努力使土耳其表示援助希臘。希土於是開始軍事會商，三月十九日艾登在塞浦路斯與薩拉哥格魯(Saragosa)進行新談判。土耳其方面迅即表示較明確之態度。薩拉哥格魯返國後即談及希土之共同勝利。三月二十五日——希臘叛土之一百三十週年紀念——土耳其方面之消息已正式允許予希臘以援助。但土耳其在任何特殊環境之下仍避免對德實行武裝行動。

土耳其此種有限制之行動，即反映蘇聯在言論上有一種相同試驗性質之轉變。保加利亞被佔之時，蘇聯之態度仍屬可疑。開始保守相當時期之緘默，後來莫斯科方面始冒險作間接之反對。但申明並非針對德國而係對保加利亞，亦不非難德國之侵佔，而譴責保加利亞貢獻和平之意見。由此觀之，蘇聯仍無意予軸心以具體之阻礙。

但更穩固立場之基礎已在製造中。當艾登在安哥拉時，克利浦斯(Stafford Cripps)亦自莫斯科飛往參加會議。克氏不但有一機會得以說明蘇聯之立場，且可將英國預期行動之最新消息帶回莫斯科。由於此種消息之啓發，至少使蘇聯勇於向土耳其保證其並無惡意。三月二十五日之宣言稱「且土耳其成爲侵略之目標，且必爲保衛領土起見而作戰時，土耳其可按照與蘇聯所訂之互不侵犯條約而信賴蘇聯之見解與中立。」但此種關係尙屬有誤，以蘇聯過去之無定見，尙足發生懷疑；但土耳其似乎抱極大之希望以接受此宣言。

三月間各方面之發展顯示在英國贊助下創一堅固陣綫之進展。但外交方面之焦點尙在南斯拉夫，巴爾幹全部局勢似可因南斯拉夫之決定而轉變。

南斯拉夫與軸心

德國與南斯拉夫之關係本已極深。經濟關係尤為重要。自一九三四年開始，德南兩國之經濟關係逐漸加深，此次戰爭使南斯拉夫在市場與供給兩方更須依賴德國。南斯拉夫稱德國為其「不可以他國代替之商業伙伴」。以一九四〇年之商約計之，此後南國貿易須以三分之二與德國。而德國甚至以壓力加於更小之國家使其增加物資之輸出，特別在於糧食一項；以前在法國控制下之保爾(Boh)銅礦現亦為德國所操縱。因納粹之侵入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使由多瑙河經南斯拉夫與由鐵路幹綫以到達索非亞與伊斯坦堡之兩條通路變為重要。此種情勢之發展似必將南斯拉夫拖入與新秩序發生永久之密切合作。

但政治方面尚不甚明確。南斯拉夫對軸心並無明顯之敵對，但亦無歸附軸心之意，因歸附軸心必使南國之獨立因而縮小也。其與意大利之關係表面上似尚完好，但自希臘戰事爆發，對意大利已不能信賴。雖然有某數部份，尤以陸軍方面，主張援助希臘，但多數皆不願與德國發生衝突也。由於內外兩方面之顧慮，南國終於採取一中立與獨立之政策。南王即位以來對克羅提亞(Croat)乃斯拉夫尼亞少數民族已盡力與之妥協，但彼等仍不信任塞爾維亞人，故在危難之秋即成爲不和之因。彼等不一定爲親納粹份子，但彼等所佔之地卻正當任何進襲之衝，最好之防綫乃在塞爾維亞後與門的內哥羅之山地中。故與軸心有限之合作，似乃求內部和平最好之政策。但德國向巴爾幹進攻使南斯拉夫對德合作必需之約束更難以維持。二月中旬德國佔領保加利亞一切均已準備就緒，轉而注意南斯拉夫作爲其命中注定之犧牲品，因此南斯拉夫之政府又處於進退維谷之地步。如向德國挑戰似將引起克羅提亞人之反對，向納粹屈服則又將引起塞爾維亞人之暴動。故首相與外相於二月十三日應希特勒之前前往貝斯加登(Berchtesgarden)時之秘密，即可表示彼等對國內困難之畏懼。

欲圖避免如此困難之唯一希望，即提出一希特勒與南斯拉夫夫人皆可接受之折衷辦法。但希特勒損耗方法之進

屢使形勢變成不穩。德國陸軍已開臨南斯拉夫東部與南部邊境，如希臘崩潰後，對南斯拉夫之包圍必將完成，從蘇土兩國又未能獲得滿意之保證，而英國有效援助之實現仍屬可疑。故與侵略者妥協似尙能取得安全；又倘希臘潰敗，則南斯拉夫必可獲得領土之報酬，至少可以取得薩羅尼卡。

但任何協約必與南斯拉夫獨立之延續相適合。南斯拉夫不欲援助保加利亞，因保國對馬其頓有領土野心，故與塞爾維亞人極爲不睦。如欲效法保國完全依附德國，尤以引起德國之佔領，則南斯拉夫之政府實未敢冒此危險。除此以外彼等則準備作任何之退讓，故第一步工作即說服納粹接受此等界限，不必以強力壓迫南斯拉夫。

德國除聯盟外極不願接受任何條件，但似更不願激起衝突，而南斯拉夫之軍隊正暗中動員以準備抵抗。三月初旬攝政王根據在貝斯加登之討論，提出一折衷辦法，希望政府與人民皆能接受。德國雖壓迫南斯拉夫使之歸附，但南王仍拒絕納粹軍隊之通過。但允許軍火與救護車之通過；互不侵犯條約將保證南國之中立與完整；因德國允許供其技術人員助其生產，故南德之經濟合作更趨密切。

此事在本質上實即三月六日王宮會議時保羅親王向各軍事政治領袖所提出者。彼極力反對再提出多數辭職之威脅。彼雖可使燃眉之難暫時避免，但全國亦迅即傳遍不安之現象。三月十二日第二次開會，嚴重之形勢業已發展。各反對黨，各省主管官，各軍事專家及其他社會團體之請願書紛紛遞來。英希之外交關係使南國感受壓迫，美國公使亦使南國注意盟國之抗戰可受美國租借法案之支持。反對黨之領袖已宣佈如對德簽訂任何協定，甚或即簽與用膳之對號單，即可謂政府之崩潰。

今攝政王實處於被侵略與內戰雙重威脅之下。在二者之中，彼認爲被侵略更屬危險。故三月二十日攝政王強迫內閣贊同對德之互不侵犯協定。但內閣大臣三人即行辭職，南斯拉夫駐俄公使亦將辭職，致使協定延擱。全國情緒激昂。德國方面亦加緊壓力，欲在此未定形勢中求一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在緊張空氣中，首相與外相逕往維也納，協定因於次日簽訂。

雖然協定可由官吏簽訂，但國民拒絕批准。政府中陸續有人辭職而開始瓦解。因此引起公憤，各省暴動不安，蒙得內哥羅與中塞爾維亞實際中已形反叛。保羅親王努力挽救危局，終使南國得享開國以來所未有之統一局面——不但反抗軸心且反對目前之政府。

因陸軍之加入，致使南國免於內戰。一向反對德讓步之各領袖決定在政府對納粹屈服明確表示之後採取行動。中心人物乃西摩維區將軍(Simovitch)，乃空軍中活潑有力且負衆望之領袖。計劃之籌備極爲秘密，實行時亦極爲迅速精密，三月二十七日午前一時，首都之各天中心——包括警察所及無線電台——皆被軍隊包圍。一小時後政府中各領袖即被拘禁。攝政王自首都逃出。至九月始由十八歲之國王彼得即位，授命西摩維區將軍組閣。一不流血之軍事政變挽回南國之獨立。

此事之發生正當希特勒圖謀進兵希臘之時，故使希特勒之計劃暫時停頓。因可疑之南斯拉夫居其側翼，其交通綫必受威脅，故原定之計劃實太冒險。德國非使南斯拉夫屈服則必向其進攻。但西摩維區政府希望可以不屈服而獲得和平，避免否認最近之條約，擬對德採取友善與經濟合作之方法；但不願接受德國提出迅即批准協定與軍隊復員之要求，蓋如接受此要求實與此次變亂之動機相矛盾，而必又引起另一新變亂，亦不願接受意大利之調停，蓋意大利之調停已促成捷克之瓜分。

希特勒極謀此事之解決。如必須進攻，則必在南國軍事準備尚未完善之前，並須在英軍在希臘結集未安之前。當彼向伯爾格來得施行壓力時，並圖引起內部之不和。克羅提亞領袖馬賽克博士(Markovitch)經過數日之猶豫，終於出任副首相，國內統一似已穩固。當德國報紙洗刷昔日用於波蘭人及捷克人之殘酷故事時，希特勒又重新部署其軍隊。匈牙利至今尙避免對德之完全合作，但亦被拖入，並不願及德勒基首相之自殺，以德勒基之令名決不能與南斯拉夫斷絕友好如是之早。四月五日蘇聯宣佈與伯爾格來得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亦爲德國加速行動原因之一。四月六日拂曉德軍越過希臘與南斯拉夫之邊境。希特勒之春季攻勢於是開始。

第三章 一九四一年四月至六月

一 巴爾幹之役

希特勒之敵手在考慮希特勒每一新行動時，一向均抱樂觀態度，此誠爲本次戰爭之一特點。所以納粹每一發動新侵襲，無不被認爲危險之嘗試，因其可能使納粹在開始即告失敗，成爲戰爭之轉捩點。當納粹侵入挪威，邱吉爾曾大聲慶賀納粹之錯誤，且比之於拿破侖入侵西班牙。至德國進攻「低地國家」，軍事評論家們又指出此種行動將使德軍側翼無所依靠，而走向滅亡。此次希臘與南斯拉夫之戰事復引起此種類似之預言：希特勒已促成一對抗其自身之新聯盟；大陸陣綫。再度建立。蓋人們回憶——有時因含糊而誇大——一九一八年東綫對勝利之貢獻，不致憧憬於上次大戰有利形勢之重演。

雖然，爲對時局作一清醒之檢討，其結果實有不容樂觀者。巴爾幹各國之無法避免納粹侵入至爲明顯。塞爾維亞與希臘軍隊之作戰素質固可無疑，但在數量上尤其是配備上彼等實處於極端不利之地位。欲補救此不平衡狀態，端賴英國能否大量濟以人力與更大量之重兵器，坦克車及飛機。

但英國可能給與之援助範圍，因某些基本因素關係，須加以嚴厲限制。即在整個廣泛之戰略上，更有遠較巴爾幹爲重要之地域。第一爲英本島之防守。任何事件發生，英國絕不能爲應付該事件而減少其本土之守衛軍隊，或將其空軍力量過度分散，致使其心臟遭受致命之攻擊。其次，除防守本島以外之軍力，首須用以防守蘇伊士。失蘇伊士無異將英國逐出地中海，戰爭之形勢將爲之全部改觀。所以英國必須在英本島及蘇伊士獲得相當保障，後方能用兵於巴爾幹。一般人士或將爭論應如何建立一安全之外圍，及爲增援遠征希臘此一安全外圍應屬如何？但若英本島或蘇伊士宣告失陷，則在巴爾幹之成功將毫無意義。

反之，希特勒在歐陸西綫既無敵軍需要配置大部兵力，在其他各方面亦無遭受敵方攻擊之威脅，正可以其全力大舉進犯巴爾幹。所以德軍開始即在數量上佔優勢，又因其軍隊調動自由，與長期佔領各陷區使該優勢更形增加。以德軍歷來各次戰役之一貫作風，必使盟軍在同一時間受數方面之威脅，迫使在選定之地點與壓倒之力量作戰，以收速戰速決之利。

在此種環境下，若謂南斯拉夫參戰，似乎僅在表面上不利於盟軍，實為不由衷之言。從各方面言，以南斯拉夫嚴守中立最為理想。因如此則接近敵軍之發達爾路綫(Vardar Route)得以保全，英希軍可集中於狹短而有充分準備之陣綫前，與德軍相周旋。但結果南斯拉夫被迫參戰，形成一廣闊之陣綫而防禦極為薄弱，使英希軍不及加以救援即突告崩潰。是不啻為敵人闢一康莊大道，希臘遂以滅亡。

但事實上南斯拉夫所能擇選者非中立或作戰，向為投降或被征服。希特勒本無意任南斯拉夫中立使盟軍蒙其利。德國進攻計劃係於通過發達爾河谷(Vardar Valley)及摩那斯特山口(Monastir Gap)，西摩維區政變後德南間激烈之談判即可看出德國已決心攻取該地。在此局勢下，盟國又於南斯拉夫之決定抵抗，自只有表示歡迎。因任何不利情事發生，均將較維考維茲(Overkovich)之投降政策為佳也。

至於英國應如何抉擇，亦屬同樣明顯。如巴爾幹各國一致決定參戰，則英國必須在其能力範圍以內，給與所有援助。抗戰之危險雖大，但妥協亦必無安全可靠。即使終歸失敗，但至少已自敵人取得報酬，迫使其增加人力與給養之消耗，減低其向目的前進之速度。甚或粉碎其計劃使其不能到達目標。最低限度亦可爭取更多之時間，使英國之全力與美國無窮之資源最後加入戰鬥之時日更為接近。是納粹之不流血侵略已告終止，欲求有所得，均需付出相當代價。

南斯拉夫之滅亡

盟方對前途之樂觀，巴爾幹之天然形勢實為其因素之一。如挪威海岸之被認為足以阻礙敵人之侵略，里比亞沙漠之被過高估計有長城之固，於是巴爾幹之高山峻嶺亦被過份視為可以遮斷納粹之進路。且實際上一般將領亦均視為畏途。南斯拉夫北部之地原為匈牙利平原之一部，於上次大戰結束後，歸併南國，此區域利用河流為主要防禦障地。南部自撒夫河(Sava River)起大部土地均為山脈，祝利安(Julian)與提那利克阿爾卑斯山(Dinaric Alps)蜿蜒其間；東以一連串山脈與保加利亞為界。由伯爾格來得(Belgrade)至薩羅尼卡(Salonika)摩拉瓦與發達爾河谷(Morava-Verdor Valley)貫穿南北，為南斯拉夫境內最主要之通路。由摩拉瓦河岸之尼希(Nish)另有少走廊向東經尼薩瓦(Nisava)、索非亞(Sofia)達馬利午河谷(Maritza Valley)。總之，南斯拉夫全境高峯峻嶺星羅棋佈，中夾以狹窄之河流，對於裝甲部隊之閃電運動，自遠較在法國北部平原為困難。

在保羅親王(Prince of Paul)名下維考維茲(Verkhovich)政府對戰爭之準備，顯係以北方受敵侵入之危險性為最大，所以將全國最精銳之部隊防守於此，其中包含大部之塞爾維亞軍。敵軍如由多瑙河拊其背，則在此多山地帶，若加以抵抗，必難得逞。東部可通行之道路極少，防禦兵力可以較薄，素質較劣之考羅特(Croat)軍即以之擔任此項任務。同時在阿爾巴尼亞邊境集中一部份軍隊，準備在各線均告穩定時，進攻意大利部隊。

以上為希摩維茲(Simovich)上台時之局勢，如假以時日，渠必可改變此種佈署，向發展其與英希兩國共同商定之計劃。但新政府一如其舊政府，似亦因為避免觸怒德國而不敢斷然行事。希特勒已認清無論如何須在塞爾維亞完成其防禦準備之前，發動戰爭，使其在因勒根西(Begauy)對軍事判斷錯誤之不利情形下作戰。

其實，南斯拉夫之失敗更有其他遺傳之因素在內，判斷錯誤四字殊不足以形容其嚴重。艾登曾表示英國會時常獲得南斯拉夫保證其動員正在進行中，但動員過於遲緩而不完全，僅在希摩維茲上台後，纔有準備參戰之企圖，借此企圖已嫌太遲，不能與南斯拉夫與盟國間有力而協調之計劃相配合。最後，南斯拉夫集合三十二師軍隊，約共五十萬人，但其中並無裝甲部隊，重武器亦極缺乏；至於飛機之數量或達力百架，但須在毫無後援之情

形與德龐大之空軍作戰。

德軍沿奧地利亞至保加利亞間約一千英里之弧形陣綫兵力分配極為均勻。希特勒稱全役使用之兵力為二十師團與兩獨立旅；但希特勒又稱全役德軍死亡人數僅達千人強，其準備之程度至於一如一統計學家者然，殊令人置疑。外間觀察家估計約在四十師左右，其中至少五師為裝甲部隊，並由德六大航空隊中之二大隊掩護，實力在三千架以上。德軍非僅在數量與裝備上佔優勢，在作戰計劃上亦得本以前各次戰役之經驗而更趨完密；南斯拉夫之役遂得再度完成克服初期之障礙，在極為難能之條件下，尤其是着眼於給養上，維持一大規模之閃電戰。

納粹自恃其組織縝密，寧鋌而走險以博速戰速決，而不遵循謹慎之途徑，蓋如是所得戰果將遲緩而有限制也。所以由北部進攻伯爾格來得，固極易加以佔領，但此舉將任南軍完整無損，且將遭受南方之頑強抵抗。若由東面進攻，山路狹窄崎嶇，交通極為不便，困難固將遠甚，但如獲成功，不但可控制發達爾流域，并可分裂南軍之抵抗力量，乘機包圍而澈底加以消滅。此為德軍在波蘭及荷蘭得以迅速獲得勝利之慣技，即使巴爾幹之情形與他處迥異其趣，德軍參謀本部仍堅信必可獲得同樣之成功。

結果，德軍主力係來自保加利亞，在北方則由羅馬尼亞與奧地利亞作一鉗形運動，并不急急佔領伯爾格來得，該城直至四月十四日始告失守。希臘方面德軍越羅多彼山脈 (Ridope Mountains) 東攻馬其頓 (Macedonia) 與塞雷斯 (Thrace)。同時分三路西擊南軍側翼，北路經彼羅得 (Pirot) 之德勒哥門山隘 (Dragomen Pass) 及尼希 (Nish)。中路由科斯田的爾 (Kustendil) 向發達爾河 (Vardar River) 斯科普里 (Skopje) 推進。南路沿伯勒希他山脈 (Balsahia Range) 推進，經斯特盧姆提梭山口 (Strumiso Gap) 抵發達爾河下游壓迫盟軍全線陣地。

此種開端之成功，足以決定整個戰役，言之并不過份。其立致之效果即將塞爾維亞部隊與位於其南之盟軍切斷，隨之南軍迅即自告瓦解。德軍抵達發達爾後，即分數路以扇形展開。一路南下迫薩羅尼卡 (Salonika)，一路沿發達爾河北上攻維里斯 (Velas) 及斯科普里 (Skopje)。四月八日二城既陷，德軍遂移師西指，向阿爾巴尼亞

邊境而去。四月九日德軍佔領尼希，坐鎮於南北交通大路之上，將南國軍隊切爲兩段。當德軍西進之時，南方部隊即已陷於危境。

德軍利用其有毀滅性之空軍，使其機械化部隊再度獲致一可列入奇績之勝利。南斯拉夫寥寥數條之交通線皆成爲攻擊之主要目標。所有主要鐵路車站均遭猛烈轟炸。中以伯爾格來得所蒙空襲最爲慘烈。雖然，南斯拉夫已將軍隊撤退，並宣布其首都爲不設防城市，但以其爲交通與給養之中心，其重要足使納粹仍視之爲「要塞」，於是向之施於華沙與鹿特丹之盲目轟炸之恐怖重臨於伯爾格來得。此一不設防之城市經三日毫無人道更番之轟炸，已成爲廢墟，再無能力抵抗，惟有等候其野蠻之征服者之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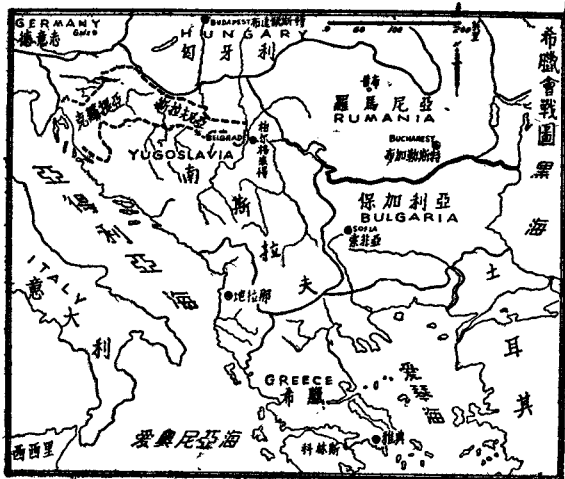
同時，南斯拉夫各空軍根據地亦普遍受空襲。戰爭發動之第一日南國所有機場均受攻擊，南斯拉夫空軍一敗塗地，無能作戰。英國空軍應付希臘方面已感不敷，對南斯拉夫之援助自更微小。英機雖曾飛往匈牙利與保加利亞轟炸德軍之集中與交通，及猛烈攻擊由斯特盧末薩山口 (Strumitsa Gap) 擁入之德軍，奈皇家空軍實力有限，究不能與德優勢之空軍挑戰或阻止其機械化部隊通過東方各山隘進入發達爾河谷。

一旦德軍通過此等山隘，即可盡量發揮裝甲部隊之威力。使當時南軍處置稍較良好，可能守住該數隘口，一如當時希軍在魯伯爾 (Rupel) 所爲者。且上次大戰已明白顯示來自斯特盧末薩路線之危險，所以塞爾維亞爲純戰略理由堅持必須將該地區歸併。但是，在防禦準備根本不充分。德軍使用新式輕坦克車，特別適於山地作戰，衝破隘口，裝甲師團隨之擁入發達爾河谷。跳傘部隊在前開路，二百輛坦克車攻破斯提普 (Ship) 佔領維里斯 (Velas)。於是分兩路前進，北路進攻斯科普里 (Skoplje)，南路下普里利普 (Priep) 及摩那斯特山峽 (Monastir Gap)。北路與另一同日直接攻取斯科普里之縱隊會合，至是，復由斯科普利分兩股，其一續向北進，其一西攻特托福 (Tetovo)，此處爲通阿爾巴尼亞之最近道路。斯科普利實爲控制整個南斯拉夫之中心。次日尼希亦告失陷，由此橫向取道普里斯丁那 (Prishtina) 與普利士倫 (Prizren) 向抵斯庫拉蒂 (Scutari)。西北方面德意軍沿

撒夫河谷 (Sava Valley) 取魯布利安那 (Ljubljana) 與薩格勒布 (Zagreb)，同時德軍平行分由馬利波爾 (Maribor) 下德拉瓦河谷 (Drava Valley)。東北方面自諾維薩德 (Novi Sad) 威脅匈牙利之南軍，因德軍自羅馬尼亞攻入伯爾格來得而被追後退。

在戰鬥之最後五日，南斯拉夫之敗徵已極明顯，唯一希望即將敗軍退至波斯尼亞 (Bosnia) 與門的內哥羅 (Montenegro) 重建一堅強之陣線。在斯科普里以北卡勒尼克山隘 (Kachanik Pass) 德軍會遭頑強之抵抗，此舉即表示可能發展為反攻之先聲。另一部南軍由北方突圍而出，經常在尼希與德拉瓦河谷區域對德軍實施反擊。但此種舉動並不能發生重大效果，除非德軍在各處均感棘手。南軍既被整個擊破。一蹶不振，於是納粹得以全力對付英希軍隊。

南斯拉夫被侵入之日亦即南斯拉夫向阿爾巴尼亞開始行動之時。於此吾人可更清晰觀察南斯拉夫所作努力之另一面。當其防禦計劃已被證明屬於錯誤時其攻勢活動又被指出為不適當。四月七日南軍攻佔斯庫台里 (Scutari) 後，東瀾德林河 (Drin River) 而上，與自阿爾巴尼亞邊境東來之南軍會師，準備南下與進攻奧克利打湖 (Lake Ochrida) 附近地區之南軍聯合。此舉如告成功，足以威脅南阿爾巴尼亞之意軍，與造成南希會師之可能；反之，可使班都斯頓 (Pindus Region) 軍隊得以全力應付摩那斯山峽



(Monastir Gap) 方面之德軍。但南軍方宣佈其已進至都拉索 (Durrazzo)，國內局勢急轉直下，主陣線迅告瓦解，在柯爾巴尼亞所有收穫均歸無意義。四月十二日德意會師奧克利打湖。尼希與斯科普利德軍西出威背南軍側背。意軍沿達爾馬提亞海岸 (Dalmatian Coast) 南下，於四月十六日抵斯巴拉多 (Spalat)。除非塞爾維亞主力部隊能重振軍勢，則擊潰柯爾巴尼亞境之意軍終屬無望。

最後一擊為塞拉熱窩 (Sarajevo) 之包圍戰。當一九一四年南國政府曾以此波希米亞 (Bohemia) 城市為避難之地，期於森林茂盛之德林那 (Driena) 山後形勢天然之地區周圍集合收軍，重整旗鼓。不意此一希望又為德軍捷足先登。在克羅提亞 (Croatia) 因有親納粹份子為內應，德軍大裝甲部隊乃得由撤夫 (Sava) 迅速南下以攻第二軍之側背，伯爾格來得以西之強大壓力又使其不能與尚在東北方面作戰之部隊取得完全連絡，第二軍殆已陷於絕境，遂於四月十六日放下武器。南斯拉夫遂亡。其他曾為爭奪據點而死戰之部隊亦告屈服，十八日午時南斯拉夫之正式戰鬥遂告終止。僅有倔強之塞爾維亞人攜械潛逃入山，繼續其游擊隊生活。但以德軍在南斯拉夫所造就之控制勢力，此些微之反抗在軍事上并無意義。納粹德國對和平諾言之失信，使又多一小國受其蠱惑。縱使其面對侵略如何勇敢，然終不能用以代替準備不足與配備簡陋。

南斯拉夫既告崩潰，希臘之命運亦告決定。

希臘之保衛戰

希臘被德軍侵入時，一如南斯拉夫其弱點在無充分之準備。作戰計劃已經決定，最初陣地亦已部署就緒，但英軍可資運用之力量仍極有限。上月艾登及狄爾與雅典政府商得同意後，英軍六萬人即運抵希臘。其中半數為澳紐部隊 (Anzac)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各一師團。英方之分遣隊包括一裝甲旅及大部炮兵隊與輜重隊。以英軍所面對之任務，則此數未免太小，尤以裝甲力量更屬薄弱，一旦戰爭開始，即無法加以增援。納粹勢力闖入色利雷伊卡

(Cyrenaica) 後，形勢爲之一變，開往埃及之軍隊因此暫停。希臘少數可用之港口均遭德機轟炸，而陷於無用。使英國在此戰役所盡之努力，僅較其全部可送出之遠征軍之前哨部隊稍勝一籌而已。

希臘最初之防禦計劃係根據假定南斯拉夫將投降軸心，該項假定在三月中旬似仍極爲正確。即謂當意軍向伊比魯斯 (Ibiza) 捲土重來時，德軍即向發達爾河谷與摩那斯山峽兩主要通路推進。前者固難以維持，而東馬其頓與塞雷斯亦無法防守。只有土耳其準備拔刀相助，則在此區域方有作重大努力之價值。就此事實不能期其必然，則冒喪失主力之危險以求獲得似屬可能之報酬，殊爲不智。

最後之計劃假定主要威脅來自摩那斯特方面；西方守住阿爾巴尼亞線以禦意軍；東面利用炮台防守通保加利亞各山隘，準備放棄發達爾流域及薩羅尼卡，以右翼據守在其西面之高地。此舉使希臘在中央陣地即最大危險可能發生處，集中大量兵力。

此種判斷爲南斯拉夫之決定抗戰而全部改觀。向之認爲敵主要侵入路線反獲掩護，中央暫時已無危險。注意力則必需集中兩翼。結果，大部希軍羣集西線對抗意軍，另以三師增防保加利亞邊界。並推斷保加利亞線因離西面主陣地過遠，最終或將被迫放棄；但開始必需加以強力之抵抗，然後在必要時與敵人以最大之打擊後，作有秩序之退卻。

麥他塞斯 (Metaxas) 總防軍會堅守狹窄之山隘，對抗德軍猛烈攻擊達兩日之久。納粹分五路越羅多彼山脈向愛琴海挺進，在塞雷斯幾未遇抵抗，直抵前屬保加利亞之得地格區 (Decebalin)。但在東馬其頓尤其斯特盧馬河谷 (Struma Valley) 與納伏羅考普高原 (Nevrokop Plateau) 戰鬥之猛烈，達於瘋狂程度。德軍出動俯衝轟炸機與重炮隊，掩護坦克車海浪式之進攻。跳傘部隊降落敵後攻擊希軍陣地。前線兩突出之炮台，在戰鬥開始時即告失守。納伏羅考普高原若干炮台與敵肉搏戰，失而復得。在敵各種優勢下，希軍卒能抵抗敵人正面攻擊，堅守主陣地。

南軍防線崩潰，情勢遂趨惡劣。德軍突破斯特盧米撒 (Sarnitz)，迫南軍後撤，使希軍左翼東面空虛，德裝甲部隊一師團即由此裂口衝入，佔領多蘭 (Doiran)，南下薩羅尼卡。發達爾河谷德軍突破格夫格里 (Gevgueli) 山隘。希某小部隊摩托化部隊攔擊自多蘭湖 (Lake Doiran) 前進之德軍，經英勇奮戰後，終被消滅。另一德裝甲部隊掠奪兩炮台，直下斯特盧馬河谷。四月八日侵略軍入薩羅尼卡切斷東方之希軍。

薩羅尼卡失守對希軍打擊殊為嚴重。然該城之不守本在意料中，所以各重要庫存物品均已遷移他處，或加以破壞；但希軍交通線被切斷，與損失三師團實力則全未料及。麥他塞斯線之若干炮台尚有續行抵抗數日之久者，但大勢已去，發達爾河谷以東希軍除投降德軍外，別無他途可循。

南斯拉夫主要防禦陣線瓦解後，情形更趨嚴重。德軍由維里斯 (Velez) 西向彼多利 (Biodol) 與摩那斯特山峽 (Monastir Gap) 打通一筆直大路，本屬穩固之陣地，突形危殆。東馬其頓希軍已被切斷，其餘大部實力又受意軍牽制，於是應付此致命威脅之責任，全部落於英遠征軍肩上。

發達爾以西防線之計劃原基於塞爾維亞軍能堅守南斯拉夫。此線自卡特林那 (Katerina) 附近海岸起，經伊德薩 (Idessa) 至南希邊境，全長六十英里，沿線形勢天然，極利防守，由英軍及希軍兩師團駐防。但在此線與希主力之間尚留一空隙，僅由山地哨駐守。於是德裝甲部隊即由彼多利 (Biodol) 向此空隙進攻。所以在此情形下，盟軍如欲避免腹背受敵，須立即建立一有效之防禦。

德軍橫斷南國之神速，不僅將南斯拉夫與希臘隔離，且使其無法在摩那斯特山隘一逼侵略軍。當皇家空軍集中攻擊自普里勒普 (Priep) 向彼多利推進之德軍時，某後備軍迅即在佛羅里那 (Florina) 附近集合，由澳大利亞步兵附加炮兵及防禦坦克車部隊組成。另調會參加東線戰役之裝甲部隊協同作戰。

四月九日德軍由阿道夫希特勒師團 (Adolf Hitler division) 前導推進，與英軍遭遇，劇戰兩日。雖然德軍因傷亡慘重而被遏不前，但一旦援軍到達，衆寡懸殊，盟軍必不能再守，至為明顯。同時右翼方面，現受發達爾河

得德軍攻擊，如佛羅里那陣地宣告崩潰，將使主陣線大受威脅。所以盟軍決定全線向後轉移，將新陣地連成一氣。於十二日開始撤退。以地方軍一營扼守佛羅里那南面山隘，此處曾抵抗德步兵與坦克車之浪型攻擊達二十四小時之久。澳紐軍及裝甲部隊則向卡薩尼(Kazani)後退，各就新防線之陣地。

此線東翼由奧林波斯山(Mount Olympus)起，經塞維亞(Gervia)，沿哈利克蒙(Halikmon)上游或維斯特立薩河(Vastisa River)直至卡薩尼平原以西之高地。德軍增強機械化部隊，並益以不斷俯衝轟炸，再向新陣地樂進。第一日德空軍力量均集中於南斯拉夫及前線防禦工事。至四月十一日乃轉向轟炸彼利烏斯(Piraeus)與窩羅(Volo)港，以及希臘少數可用之機場。由是新線開始動搖，皇家空軍新建之飛機場，因退卻而損失殆盡，迫使其向臨時降落場撤退而在地面被敵擊毀；至於無法補充各分隊之損失。當德軍挾其全力以進攻時，飛機與坦克對盟方成爲極端需要。皇家空軍保護地面部隊之力量日益衰弱，只能任其遭受空中攻擊。

奧林波斯之退却

德軍開始進攻奧林波斯(Olympus)線，對左翼加以特別壓力。德軍一貫之技術爲攻擊對方陣地之交叉點。此次又覓得機會楔入平圖斯區(Phidus region)之希臘與東面盟軍之間，一如其切斷南斯拉夫與希臘者然。德軍主力進攻扼守卡薩尼以西高地之兩師希臘軍。經猛烈戰鬥後，希臘被迫自塞提斯塔(Staita)退過哈利克蒙河(Halikmon River)上游。在格勒芬那(Grevna)希臘再作抵抗，會一退德軍之攻勢，但經此一戰，損失慘重，希臘軍已失去戰鬥力量。英裝甲旅自摩那斯山峽退卻後，始終擔任後衛動作，至是，左方遂遭受威脅。目前之陣地僅能暫時維持，已至屬明顯，一旦崩潰，英軍側背均將暴露，而有立被消滅之危險。

爲保持奧林波斯陣地起見，同時準備將防線以奧林波斯爲中心全面向南轉移。但此計劃因英軍前線發生變化而遭嚴重阻礙。四月十五日澳大利亞軍被迫經卡薩尼山隘撤退至塞維亞前之哈利克蒙，將河上橋樑破壞，阻止德

機械化部隊通過。德步兵企圖橫越此已加破壞之通路，但未得逞。然終以衆寡懸殊，益以可怖之俯衝轟炸，德軍卒於四月十七日強行渡過，佔領塞維亞。

奧林波斯山右翼之情況已感危殆，德軍企圖發動鉗形攻勢將其切斷。於是大軍開始撤退，澳大利亞軍奉令堅守薩蘭答波羅山隘，西禦德軍，另一部新西蘭軍與澳大利亞軍混成，實力約一旅，在特比谷 (Vale of Tempe) 與德軍兩師大戰擊退之，但本身亦受大損失。此兩戰之成功對掩護退卻之進行極為重要。四月十四日澳軍一旅在左方佔領陣地掩護卡拉巴卡 (Kalabaka) 之左翼，次日新西蘭軍一旅在提爾那伏斯 (Timavos) 以北掩護中軍。奧林波斯區守軍之拼死作戰，使已陷於危境之右翼得行退卻；至是，全部英軍得保持其完整之陣線，開始橫越拉利薩平原 (Larissa Plain) 退出戰陣。

吾人尙需敘述此有如史詩之退卻軼事，即指揮官對作戰指揮之靈活精妙與士兵之勇敢堅毅之極度配合。提薩利亞平原 (Thessalian Plain) 對敵機械化部隊之行進幾毫無阻礙。退卻軍會行經一地備受德空軍無人道之摧殘。其主要城市拉利薩已夷為廢墟。主要中心及交通包括自拉利薩與卡拉巴卡南下之兩條鐵路，更番遭受轟炸。唯一主要通路經常在敵空襲下，俯衝轟炸機猝然下擊沿路之護運部隊。皇家空軍出動所有力量以保護地面部隊。飛行人員幾毫無休息，對遠較其自身數量為優越之敵機遂行攻擊。轟炸機隊常於無保護之情形下，屢向納粹之供應線與集中區攻擊。但此種行動正日被限制，拉利薩平原中未炸毀之機場均陷於敵手，英方戰鬥機被迫退往希臘南部臨時飛機場與彼洛旁尼薩斯 (Peloponnesus)，增加英方給養與機件消耗之負擔。

德軍在穩定之空中優勢下，對退卻軍儘可隨心所欲施以攻擊。英軍不但遭俯衝機之轟擊，并受戰鬥機之炮擊與機槍掃射。德機羣經常由二十五至五十架單座機組成。英軍雖遭德陸空軍聯合攻擊，但其行列卒屹然不屈，德軍始終未突破英軍堅強之陣線，或加以側面包圍。英軍所止之處，即構成一新防禦陣地，沉着剛毅以與納粹相周旋。

奧林波斯線放棄後，希臘之防禦戰已完全失敗。希軍已無能再行對抗德軍，英軍除作零星戰鬥以拖延時日外，已失活動能力。目前唯一問題為如何爭取較長之時間而已。

希臘之撤退

四月十七日希臘政府已頻投降之境。鑑於軍事形勢之急轉直下與南斯拉夫之總崩潰，一般將領均信繼續抵抗已屬無望。一部份軍隊給予長假其餘加以解散。軍事領袖勸告政府請求休戰。

內閣經終日多次之會議，覺難以接受此項決定，於是起草公告，宣布政府遷往克里特，但在公佈前又被收回。投降軸心乎抑繼續抗戰犧牲乎，首相柯里茲 (Koritsis) 躊躇於和戰之間，深感責任過於重大，突告自殺。但國王或因受羣衆示威運動之激勵，決定繼續抗戰。於是組織軍政府，暫時由國王自兼總理職務，準備為希臘繼續抗戰。

但希臘僅存之希望又因西方遭受新打擊而成泡影。當南斯拉夫被侵入之時，伊比魯斯 (Epirus) 希軍即準備與南軍聯合進攻意軍。塞爾維亞軍之崩潰使此項計劃未及施行，即告擱淺。益以摩那斯特方面德軍之威脅，迫使其自阿爾巴尼亞撤退，以掩護希大軍之背。此舉使希軍自遠佔優勢之意軍手中，英勇造成難能可貴之獲得，於不得已之情形下犧牲。雖然，希軍之犧牲固為不可避免；當東面盟軍自佛羅里那退卻時，希軍亦開始考慮阿爾巴尼亞前線考里沙 (Koritsa) 之撤退。向該城之佔領實希軍第一偉大之成功。

退卻行動頗為緩慢。因希軍後退路線較少，且缺乏摩托化之運輸，所以必須在前線一面與意軍保持接觸，一面掩護大軍退卻。但希軍無須顧慮正面之攻擊，如意軍胆敢過於迫近，希軍後衛立可回身加以痛擊，迫令保持相當距離。所以意軍迫隨希軍之後，必須小心謹慎。蓋迫使希軍後退者，非在前之意軍，而為在後之德軍也。直至希軍投降前夕，意軍始得重作阿爾巴尼亞之主人。

以德軍在東方戰事得手，希軍行動殊嫌太慢。格勒芬那(Grevens)外，取過卡拉巴卡與特利卡拉(Trikkala)向東面平原前進之德軍，可能從西面襲擊伊比魯斯希軍。此時班都斯山脈(Pindus Chain)少數可通行道路中之麥特梭弗(Metsovo)山隘竟無守軍一任德軍自由通過。曾在阿爾巴尼亞前綫使意軍遠避其鋒之希軍，唯有迅即退過養尼那(Yanina)始能獲救。但自然之限制使退卻無法加速。於是德軍快速通過麥特梭弗，佔領養尼那，陷希軍於絕境。四月二十日希軍司令遂向德軍投降。

希軍投降後，軸心伴侶間之關係更形微妙。南斯拉夫德軍雖已與阿爾巴尼亞意軍相會，但兩軍對聯合行動似不感興趣。意軍則致力於追隨後退之希軍，大聲誇頌勝利。德軍則從事於自身作戰計劃，對意軍所發生之意外，不予措意。德軍包圍南斯拉夫之塞拉熱窩(Sarajevo)，目的在完成控制塞爾維亞。側攻伊比魯斯希軍者，所以廓清德軍後背，以最後掃蕩希臘南部。希軍一面與德方談判一面仍繼續與意軍作戰。希軍固求能自希特勒獲取較佳之條件，但更希望能避免蒙受向其每戰必北之敵人投降之恥辱，雖然彼等又為另一更强敵人所敗。

德軍似乎準備承認此種局面。德希自四月二十一日簽訂協定，雙方對意大利均置之不理。墨索里尼受此侮辱，憤聲抗議，始將其盟友與敵人喚回於正當途徑，并獲允許參與薩羅尼卡談判。四月二十三日希軍全部投降。局勢如此，使盟軍整個戰略遭受大影響。四月二十日英軍防綫尚在拉米亞(Lamia)之前，似可利用奧提斯(Outys)山脊之良好地勢，在窩羅(Volo)至阿他(Atta)間構築陣地，再作抵抗。但因各項資源均告缺乏，與目前由空中供應補給之部隊有斷絕後路之危險，更以伊比魯斯情況發生變化，使此舉躊躇莫決。但希臘政府之行爲，使英軍必須作最後決定。四月二十一日希首相致牒英政府，其坦白慷慨足以表現希軍一向之大無畏精神。文曰：希臘政府當向英國政府與英勇之帝國軍隊之對希臘抵抗無理侵略所給與之援助，表示彼等之謝忱時，必須作如下之聲明：

希臘軍隊爲爭取勝利，面對實力遠爲優越之敵人，作戰達六個月以上，現已筋疲力竭，更發現自身爲作戰

所必需之若干資源已被完全剝奪，如軍火、摩托化車輛與飛機等等——其實自開戰以後，即已感覺供應不敷。在物質缺乏之情形下，希軍即使繼續抗戰，亦必無成功之望。對勇敢之盟軍亦不能給與任何助力，同時，鑑於保全英分遣隊之需要，鑑於彼等航空設備之有限，與鑑於彼等英勇守衛之防綫之廣袤，帝國軍隊絕對需要希軍之助力，否則數日後即無法再事抗戰。

在此種環境下，繼續抗戰除造成希軍之瓦解與流血外，對於盟軍並無所用，或產生任何有用之效果。所以希臘政府必須聲明英速征軍之再作犧牲將屬徒然，就戰爭之局勢與利害計，似須及時撤退。

於是英軍即以新構成之陣地為據點，此舉並非為繼續保衛希臘，而為掩護大軍退卻之必要措置。新西蘭與澳大利亞軍佈防於色蒙彼利(Thermopylae)至科林斯灣(Gulf of Corinth)之間長約三十英里之防綫，與德軍六師圍激戰三日。當德軍展開隊伍，覓取側面攻擊之路綫時，伊比魯斯德軍因希軍投降解除牽制，回師南下，已由比亞島(Island of Euboea)登陸之德軍亦選引而攻守軍之背。四月二十二日勃拉勞斯(Berlog)山隘尚在英軍後衛手中，新西蘭軍旋即退至伊利特拉伊(Erythraia)以南。至二十五日後衛撤離通往雅典之道路，餘軍退卻遂失去掩護。

在最惡劣可怖之情形下英軍實行撤退，退卻軍再度被迫自海灘上船。窩羅(Volo)港已告失守，派利亞斯港(Port Pireaus)亦被炸毀不能使用，德空軍不僅對退卻之軍隊實施攻擊，並對所有可資上船之地點，與被發現之船隻，均加以濫炸。海灘既少且小，人船均缺乏飛機保護，缺乏鄧刻克之役之皇家空軍。飛機數量既少，又無根據地，皇家空軍與海軍航空隊對部隊之撤離海灘固已給與勇敢之助力，但於彼等離海岸後，敵機復加追擊，則有鞭長莫及之感。

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皇家海軍與其助手終於在五七、七五七人中救出四四、八六五人。在不斷加甚之危險中，船隻往返搶救撤退軍達七晝夜之久。至四月二十八日落後者已無法搶救。雅典與巴特勒斯(Patras)已於二十

七日失陷。科林斯城與科林斯地峽於二十六日被跳傘部隊佔領，切斷主陸軍之退卻。並舖砌道路以迅速包圍會在彼洛旁尼薩斯避難之部隊。至五月一日為止，英方計已損失運輸艦四艘，驅逐艦二艘，於是克寧漢上將下令退卻。戰事至是遂告一段落。

在結束一莊嚴偉大之戰役，對英軍誠為不可避免之重大消耗。英軍再度被迫在撤退時犧牲其重裝備，兵員損失達一一、五〇〇人，其中傷亡人數佔三、〇〇〇人；餘則不及撤退，盡落德軍手中。但在弗羅里那、塞維亞、奧令波斯及色蒙彼利等處會與遠佔優勢之德軍作戰之士兵均深信德軍之損傷必較英方遠為慘重，彼等雖敗，但仍相信僅敗於德軍數量之優勢耳。四月二十日一新聞記者曾云：『從德軍發動攻勢後，英軍始終處於劣勢。英軍需要更多之坦克車、大炮、飛機、員兵。使英軍得與敵人之人數與飛機相等或僅半數，則歷史必為之改觀。』但英國權威方面尚有非難此次處理不當者，一般對此次戰役並不認為不幸，而認為一不無遺憾但屬不可避免之挫折。英軍之犧牲已使敵軍亦蒙犧牲，在英國戰爭過程中，換取一片段生死攸關之時間。

但英軍所爭取之時間對已被戰勝國躡蹀之國家殊少慰藉。希臘與南斯拉夫所面對者非僅被佔領且為瓜分。維也納初次會議對分贓雖未有若何明確之決定，但希特勒對於吵鬧不休之附庸國則許以小利稍制其忿。克羅提亞在威脅與暗殺政策保護下，宣告在一義大利親王統治下成立王國。匈牙利遣師佔領一九一九年在巴那特 (Banat) 之失地。保加利亞亦得實現佔取其久已垂涎之馬其頓部份。至於意大利第一步吞併魯布利安那 (Ljubljana) 繼而漸次席捲亞得利亞東海岸 (Adriatic Coast) 以及北伊比魯斯之地；六月中，墨索里尼又暗示其軍隊將佔領希臘大部土地包括雅典在內。

此舉使希臘在作戰失敗後更增加一特種侮辱之痛苦。無論墨索里尼如何強調其勝利，但實際擊潰希軍者為德軍。在希軍背面未受德軍威脅之前，阿爾巴尼亞意軍每戰必北。意軍如此無用，佛幾尼亞、蓋達 (Virginia Cayda) 乃急作辯護，稱希軍人數越過意軍三倍以上，並有無限之資源為後盾。事實上希軍人數既少，即最起碼之

補給品亦告缺乏。希軍唯一之武器用以猛烈打擊較其自身為強大之敵人者，為其純勇敢。因此希軍在敗北敵人眼中頓形放大。只有在德機械化部隊迅速獲得勝利後，墨索里尼始得仗他人之威風，高視闊步，得意揚揚，誇耀其不勞而獲之勝利，儼然以地中海霸王自居。

希臘為保衛自由，毫不畏縮與敵人壓倒之優勢相對抗，足當勇敢之小國而無愧。彼等為自由而戰，已寫下光明燦爛之一頁，足與其悠久光榮之歷史相媲美。彼等無故遭受強隣不人道之攻擊，但希軍毫不退縮，在最艱苦之環境下獨立抗戰達五月之久，且大部份時間係在敵人領土作戰。當希臘遭受另一更強大敵人之攻擊時，彼等仍以同等之勇氣對抗。三月初希軍送達英方之函件並非懇請救援，僅表示其抵抗侵略之決心，即在無援助之情形下，亦必單獨作戰。所以希臘對英國不能給予適當之援助以免希臘於難，既不譴責亦不反訴。政府與人民取一致之態度，只有感謝與了解。希臘人民在英軍撤退時之多方加以援助，雅典德軍押英俘虜遊行時道路上撒播之鮮花，在自然流露希臘之精神。此種雖敗不屈之精神任何讚美之詞均得而加之，目前雖加重希臘之悲劇，但必將有以報之於最後勝利來臨之日也。

二 地中海戰役

德軍征服巴爾幹並未立即獲得報酬，在希臘，其經濟資源在參戰前本無若何重大意義，參戰後產量更因受戰事影響而減少，至幾仰給他人。在南斯拉夫，其經濟資源為銅與鉛土礦，唯一之市場為德國，但德國已獲滿足，在戰爭上並不需要。且德國並不迫切需要在巴爾幹各國造成軍事之勝利。意大利進攻希臘，反使英國獲得插足之機會。但此等力量尚未能對德國有所威脅；希南兩國除整個國家投降外，且不惜任何代價以維持和平。德軍之勝利可以鞏固巴爾幹以應付納粹後背之最終威脅，但並非謂所有軍事危險均已消除。在另一方面，積極之軍事利益雖有其真實性但屬於間接。德國並不能自希臘或南斯拉夫之根據地對敵人作更有效之打擊——雖然愛琴海島嶼

之佔領並非完全無用。德軍終極之目的在於將英國逐出地中海蘇伊士獨霸中東，所以征服巴爾幹之真正重要意義，在爲達到此終極目的之一必要步驟。

在真正攻擊開始之先，德軍尚須採取若干更進一步之措施，征服希臘僅爲其開端而已。所以在希臘戰事進行中，同時即須作次一步驟之準備，由希臘而克里特，而北非，以至中東，逐漸縮緊蘇伊士之包圍圈。

此舉因納粹決定進攻蘇聯而告中止。德軍之戰略通常將兵力集中於一重要目標，但此次之敵人亦需要德軍以全力對付。雖然德軍仍作征服克里特之準備，但如欲在敘利亞，伊拉克以及利比亞有所行動，則必須俟希特勒目前所從事之大賭博結果如何而定。

從英國防守蘇伊士而言，自歡迎拖延時間，俟實力增強後，再受敵人之重大試探。但給養與增援雖不斷向該處出發，因船隻不敷，且須繞道好望角，在數量上仍受極大限制。一旦遭受真正之攻擊，將使英帝國防禦陷於真正之危險。因其資源過於分散，任何足以威脅地中海局勢之戰事，均足使全部基礎發生危險。

雖然，魏菲爾仍受命不斷担任攻擊任務所部之人力物力使用達於最緊張之程度。意屬東非尚未平定，利比亞戰事又告開始。利比亞戰事方告開始，又須遣派遠征軍赴希臘。時間如此緊湊，實不容有何估計錯誤發生。但估計錯誤在所難免，以致塞嫩那卡(Cyrenaica)失守，埃及重受威脅。

利比亞之退却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德空軍若干隊飛抵西西里，此舉使英國在地中海之危險性大增，德國對利比亞之交通反形便利。此狹窄之西西里海峽不但對英國商船成爲危險區域，對軍艦亦然。英水面艦隊已開始感覺在中途截取開赴北非護航隊之困難。軸心之空中巡邏使其能探悉英艦之行踪，利用英艦離開海岸期間，將運兵船及補給船開出。開赴利比亞軍隊並得自法國允予使用之突尼斯(Tunisia)登陸。所以英國驅逐艦與潛水艇仍可獲得若干戰果，但

德主力援軍正源源開抵的里波利(Tripoli)。

此次移動最顯著者爲德機械化部隊。在納粹目中欲將英軍自北非驅逐，無論如何必無滿意之結果。爲牽制魏菲爾之兵力，使其不能干涉巴爾幹，與進一步準備最後大舉夾攻蘇伊士，軸心必須維持其在利比亞之活動力至爲明顯。塞嫩那卡(Cyrenaica)之役足以說明欲維持此種活動力端賴裝甲及摩托化之配裝。意軍經此一役證明其在質與量兩方面均屬低劣，但此項弱點可由德增援摩托化突擊部隊與坦克車加以克服，意軍可隨其更有計劃之盟軍之後，接守他人所攻佔之地。

二月初大量德軍開抵的里波里。三月杪在海上運輸極端困難下，一裝甲師團及另一師團之各一部復運抵利比亞，準備在巴爾幹戰爭開始時牽制魏菲爾軍，使其無法調派大軍前赴希臘。

三月二十四日厄爾亞幾拉(El Agheila)之失陷即德軍牽制攻勢之第一聲。英方對此雖不歡迎，但並未因此惶恐不安。蓋此小村落僅爲前方屯兵之所，守軍兵力薄弱，其得失似對塞嫩那卡之安全並無若何關係。

此種心理直至四月初德意坦克車隊衝入墨薩勃勒加(Mensa Brega)時仍未改變。開羅一軍事發言人稱此次衝突僅爲輕微之前哨戰。英軍將領此種心理遂在此時造成嚴重之意義。

邱吉爾曾爲解釋此事作多次演說。德軍進攻之日期，兵力與運動之速度均較當時英軍將領所預料者爲早，爲大與爲速。德軍實力雖並不較塞嫩那卡之裝甲旅爲大，然因攻擊出乎意料之外，大部英軍被擊潰消滅，所以德軍勢如破竹直抵埃及邊界。

換言之，英方估計之錯誤使德軍得遂行奇襲，有如魏菲爾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所爲者。前後所獲之結果在表面上亦復相似。德軍從邱吉爾言詞中推悉英前綫部隊之佈置，係根據德軍之攻勢將較遲與較小之推斷，所以一旦打擊較重即無法應付。德軍最初進攻之目的在阻止英方遣派軍隊赴希，並未企圖進至亞吉大利亞(Agataia)以外，因英裝甲部隊覆滅，遂乘機前進，班加西(Banghazi)英軍感受包圍威脅，乃迅即退卻。德軍本爲窮追主戰

之信徒，於是隨後追逐，期能全部加以消滅。

英軍雖敗，但與意大利之敗有別。英軍雖失塞嫩那卡速而得之慢，但並未如意軍在巴地亞，多布魯克及班加西被包圍俘虜之多，且作戰時損失極重。英軍原計劃一面在巴卡海岬 (Berka Promontory) 撤退，一面在得爾那馬吉利綫 (Derma-Makili line) 抵抗，不期德軍行動過速，後衛雖曾接觸，此綫竟不守。德軍於是沿前英軍行進路綫之相反方向，由內綫沙漠路綫包圍守軍，俘三千人包括高級軍官四人，其中在作戰時被俘者一人，其餘二人被德機器腳踏車隊自運輸隊隊末劫掠而去。此時英軍似乎不能再度將防禦全面退至墨薩馬特路 (Marsa Matruh)。

四月九日退卻軍宣佈已建立堅強之多布魯克要塞，準備堅守。德意軍乘虛挺進，掃蕩多布魯克外圍，於四月十二日佔領巴地亞。多布魯克與埃及陸路交通已被切斷，但守軍必要時，仍可由海道撤退。

埃及所受威脅之嚴重，已無庸諱言。進攻軍之數量雖遠遜於一九四〇年秋間格拉齊尼 (Graziani) 所統率之部隊，但精神上所受之訓練大不相同。德軍似不至重蹈意軍戰術錯誤之覆轍，強韌而有計劃之攻勢自在意中。魏菲爾因救應各方之迫切需援，兵力已陷枯竭，此時只須德方裝備良好之少數機械化部隊亦不可斷其不能陷蘇伊士於危境。

堅守多布魯克之作用，即在免除此種威脅。該地戰爭雖仍在進行，但並未被包圍。彼等處境與前之意軍不同，因彼等仍保有海上交通之利，軸心根本無法加以切斷，即謂彼等之補給仍屬安全；此強大之力量在良好之防禦掩護下，對軸心前進實為嚴重之威脅。彼等踞鎮於軸心前綫補給最主要陸地路綫上。彼等處於軸心前綫之後，對軸心攻勢大有妨礙。所以多布魯克如非絕對重要，已入軸心之手。

多布魯克與所羅姆 (Solium) 同時受敵人進攻，但均不退。所羅姆英軍盡可能予敵以最大之損害，但亦準備於必要時向麥薩馬特路 (Marsa Matruh) 退卻。但軸心前進過速，反使其進攻後實力大減。所以所羅姆雖失守，

但不穩定，非大加增援不能再有所動。

多布魯克力攻不下，德坦克部隊經不斷努力，僅將外防綫衝破。但英軍防務之堅韌遠優於前之意軍。炮兵陣地不因位置固定而受束縛，並得轉移目標於巡行鐵絲網前後之坦克車。英坦克車隊與步兵亦實行反攻驅敵於防綫之外。四月十八日所羅姆及多布魯克軸心軍均被迫反取守勢。

此次英軍受益於空中情勢不少。德軍原以為戰事不至擴大，所以不待獲得空中絕對優勢即行開始進攻。而一旦皇家空軍獲在相等情形下作戰，德軍欲遂行空襲必須付出代價。英機並得對敵地面部隊加以襲擊，納粹收復之飛機場亦不斷遭強有力之攻擊，由英方觀之，喪失飛機場實為戰爭中最嚴重之事件也。此外集結行進之坦克車與隊伍，擁擠於少數可用路綫之運輸與給養亦為攻擊之良好目標。雖然此種攻擊不能阻止機械化部隊之進攻，但減少其攻擊力則屬無疑。英空軍除担任前陣工作外，更重要之任務在攻擊所羅姆與多布魯克間之交通，根據地及飛機場，納粹空軍主力均集中他處，致無法獲得利比亞之制空權。

海軍則在另一方面給與敵人以打擊，對於此次防禦之得力正與前此進攻時之功績相同。一方面在維持多布魯克之交通，一方面嚴重打擊軸心與的里波利之交通。同時期並曾協助少數英護航隊冒險通過地中海成功。此種冒險可說明當時埃及形勢之嚴重，與補給品安全到達對防禦成功貢獻之重大。至於軸心之運輸，除船隻之被個別擊沉外，四月一日最少消滅由西西里開出之護航隊兩隊。艦隊在空軍合作下，除經常擾困軸心縱隊與集中外，更進而襲擊軸心之根據地。四月十九日英軍在巴地亞登陸，發炮不計其數。四月二十一日之里波利亦遭襲擊，其猛烈之程度為開戰以來任何城市所未曾蒙受者。軸心因的里波利陸路交通過於繁忙，接應不暇，將班加西增闢為供應港。該港除成為皇家空軍之經常目標外，海軍在五月七日與十日亦曾予轟擊。德意之交通雖未能完全加以切斷，至少已使備受海空軍之困擾。

五月初，兩方成對峙局面，軸心企圖奪取多布魯克之新攻勢又告失敗。德軍於四月三十日開始攻擊，突破一

縱深二百碼寬二千碼之陣地，但因英方有力反攻而被遏阻。德軍雖已在英原陣綫內獲得據點，但此後數星期中迄無進展。反之，多布魯克守軍則獲對包圍軍與其交通實施奇襲。

前綫情勢更趨變化不定。所羅姆與開普索要塞(Capuzzo Fort)外圍地區成爲爭奪之焦點，雙方均難越雷池一步。雙方互相猛撲，其力量則隨援軍之到達而增加。四月杪軸心突破英前綫陣地，五月初英軍即報以側面掃蕩幾達於巴地亞。兩星期後英軍對所羅姆再行發動新攻勢，與德軍相持於一長達三十英里之陣綫以迄月杪，此陣綫後即爲德軍之哈爾法亞山隘(Haltysa Pass)。雙方實力均不足以發動一全面之大攻勢。沿海岸峭壁上之沙漠高原地常常有敵機械化部隊往來巡行，英軍出擊，側面即遭威脅。惟此種運動不能長時間維持，但若以小部機械化部隊之突襲可無須介意，則殊爲危險。由六月十五日，英軍發動猛烈攻勢時得證明。此次攻勢之動機雖在企圖破壞德軍未完成之準備，但未始不懷爭地之想。由於德方意外強大部隊之出現，與由多布魯克調來之軍隊，雙方惡戰三日，英方攻勢受挫，又受德軍包圍威脅，被迫退回原陣地。魏菲爾之疲勞戰術雖使敵人無法發動一較大之攻勢，但尙未能危害敵人至於使英軍能以目前實力爲基礎，對敵發動一決定之攻勢。

意屬東非

軸心在利比亞攻勢在東非發生作用，並對英有所不利。據一般觀察，亞的斯亞巴巴失陷後意軍即將迅速崩潰，英軍亦可他調作戰。因奧斯他公爵(Duke of Aosta)爲顧慮操於土人手中之意僑命運，必須準備投降。然德意軍爲其自身利益計，自不容放棄任何企圖足以增加或延長魏非兩人力物力之負荷。因此奧斯他奉令繼續抵抗，並獲保證軸心將進攻蘇伊士，並將以勝利軍赴援，雖然此種保證並非絕對。結果，英軍在佔領亞的斯亞巴巴後，發覺戰爭仍須繼續，惟敵人目前唯一之目的在盡量拖延英軍前進之時間。而在此多山地區，欲求迅速推進殊非易易。

亞的斯亞巴巴失守後，尚餘三處意軍抵抗中心須待肅清。該三處爲塔那湖(Lake of Tana)以北崗大(Gondar)四圍地區，亞的斯亞巴巴以南湖沼區及祭瑪(Jimma)地帶，與沿亞的斯亞巴巴至亞斯馬拉(Asmara)間之主要路線，三者以後者爲最重要。普勒特將軍(General Platt)追擊正向南敗退之伊利特里亞(Eritrea)守軍，同時奧斯他公爵在克寧漢將軍(General Cunningham)大軍前利用該處無數良好之地形拖延抵抗時間，向北且戰且走。四月之第三星期敗軍將通路破壞，在距亞的斯亞巴巴東北一百五十英里處，形勢天然之笛西(Dessie)與追擊軍展開後衛戰。經圍攻七日，於四月二十七日南非軍包抄守軍後背，佔領一重要山頭陣地以阻其北竄，並以炮兵猛烈轟擊掩護前進，四月二十六日笛西遂陷，俘八千人。奧斯他率殘餘部隊向北敗退，與自伊利特里亞退守阿姆比亞拉吉(Amba Alagi)之意軍會合。

於是英軍縱隊同向此處會師。英軍雖未能阻止亞斯馬拉(Asmara)與笛西之意軍相會，但已趕派分遣隊東出遮斷其與崗大區殘餘部隊間之聯絡。同時，以印度軍居北，南非軍在南向意軍迫進。五月十七日印度軍佔領意軍北十二英里處高一萬英尺之山隘，南非軍亦獲控制南面主要陣地，將意軍團圍圍着。意軍主要防禦工事均構築於北面以防敵人進攻，南部以其天險僅草草加以補充。南非軍藉臼炮掩護，強行自斜崖攀登，自彼等開掘於山峽中之掩蔽部內向意軍轟擊，並阻擾北面之抵抗。五月十八日前於四月二十三日曾拒絕無條件投降之奧斯他公爵派出專使請求休戰。次日七千守軍於作一令對方認識其勇敢之抵抗後正式投降。此次戰役前後共俘意軍一萬八千人。

但阿比西尼亞之抵抗尙未完全終止。崗大區軍隊包括由德拉勃拉馬考斯(Debra Markos)逃出之軍隊已陷於孤立；彼等其他部份被解決雖時有所聞，但仍頑強抵抗。此時南方大雨，河水暴漲，流水湍急，兩輕坦克師團之殘餘部隊即利用之以對抗自尼吉利(Negelli)與亞的斯亞巴巴兩路追擊之英軍。意軍漸漸向西南集結，但奧姆河(Omo River)成爲追軍重大阻礙之天然防線。四月初攻擊軍抵達河邊，河上長橋已被破壞，不能強渡。在肅清運

動中雖已俘獲一四，〇〇〇人，但仍至六月初英軍始得實行強渡，完成佔領該地之最後階段。

在此期間，東非戰事之進行已獲得結果。阿姆巴亞拉吉之佔領與最感棘手之抵抗中心之消滅，使南非軍得調往他處作戰。六月七日此等軍隊已在埃及將從事更直接保衛蘇伊士與北非之工作，七月初南方大部意軍已告消滅，僅待肅清矣。

英軍同時採取完全控制紅海海岸之措置。在佔領馬薩瓦(Massawa)後，最足引起英軍注意者，爲向內地退卻之意軍。但六月十日印軍在海空軍合作下，突然登陸佔領阿塞伯(Asseb)，並將海岸區意軍切實加以消除。唯一不受英軍控制之港口爲法港吉布底(Jibuti)亦經完全封鎖。此次攻擊之重要性，由羅斯福總統下令開放紅海之爲戰爭區域，美船得以自由通行一事，完全表現。美國直接供應物資之實現，實爲保衛蘇伊士之第一要着。沙漠空中戰爭正逐漸增加美機之數量。美坦克車及摩托化裝備亦於六月杪開始到達。於是英國過緊張之海上航運得稍告鬆弛。

一般人士對東非戰事似均甚隔膜，不如巴爾幹及利比亞變化多端之較令人注意。雖然東非戰爭在所使用之兵力上較爲遜色，而在戰事之範圍與速度則幾無前例。二月十七日自吉斯馬右(Kisumu)出發之軍隊於五月十九日佔領阿姆巴亞拉吉。彼等在沙漠及山中面對遠佔優勢之敵人，於九十四日中前進一，五〇〇英里。克寧漢將軍所使用兵力從未超過二萬人，野炮未超過六十八門。若與一九三六年意軍由阿的格勒特(Adigrat)進至亞的斯亞巴四二五英里之地，面對裝備頹廢之阿比西尼亞(Ethiopia)原始式募卒，竟需時七月相較，足令人想見英軍在此遙遠崎嶇之地域中成就之程度。雖然，此尙非英軍之最高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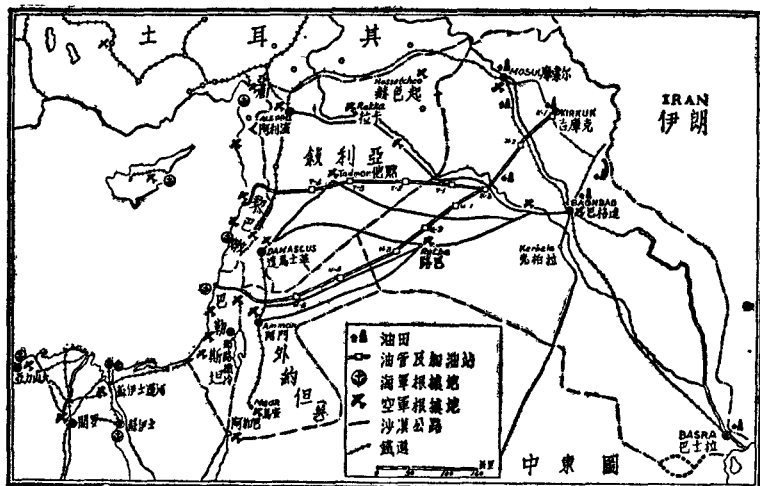
伊拉克

在奧斯他投降，阿比西尼亞局勢平定之前，新戰場已在中東開闢。伊拉克危機雖獲迅速解決，但當其一日存

在，足一日造成招致嚴重威脅之原因，蓋從戰略位置及物資來源而言，伊拉克均處於最重要之地位。

伊拉克王國之建立，爲一九一八年盟國勝利之結果。但若認之爲土耳其帝國瓦解之結果，同時即象徵阿拉伯國家主義者之失敗。彼等由一獨立之阿拉伯王國分裂爲多個附庸，分別受英法保護。伊拉克本身即代表不列顛在米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保障其利益安全之意向。同時英國則極力避免對內政之干涉。在一九三〇年英伊條約簽訂後，伊拉克隨即加入國際聯盟，條約中美國承認伊拉克完全獨立，僅保留英國爲保障不列顛帝國生命綫之安全，在軍事上之便利。

此交通綫之重要，在其爲英國通印度捷徑之樞紐。該捷徑經地中海至波斯灣有航空綫及汽車路。但此種在平時交通上之重大意義，目前已爲其在保衛中東上之重要而掩沒。巴士拉(Basra)爲通印度及太平洋之供應大道，握防禦之樞紐，位於波斯灣之頂端爲保衛伊朗(Iran)，巴哈林(Bahrain)及摩索爾(Mosul)油田之潛在根據地，更爲敘利亞，巴勒斯坦(Palestine)及蘇伊士增援與供應綫之衛士。另有一狹軌鐵路與巴格達(Baghdad)及伊斯坦堡(Istanbul)間幹綫相連，該幹綫在本世紀初葉曾成爲熱烈競爭之中心。如一旦必需，英國之援助可循此綫直達土耳其。



此外，由英法荷三國合股經營之摩索爾油田近十年來產量激增，年達四百萬噸。以油管通至地中海海岸之的里波利(在利比亞)及海法(Haifa)；法國崩潰後，的里波利油源即告斷絕，僅由海法供給英地中海艦隊燃料。願摩索爾油田雖屬重要，但尙未至關係英國存亡之程度。因英國除此之外，仍可由巴哈林及伊朗取得供給，雖然上述兩地並不若摩索爾便利。但摩索爾之喪失雖不足使英國致命，如德國得之則有無上之價值。所以英國與伊拉克交易之主要動機在防止石油入於納粹之手，其重要且有甚於留為自用者。

阿拉伯國家主義者之存在，對德國與意大利實為暗中破壞英國在中東地位之媒介，伊拉克與日本刻在長成之商業關係，亦可能加強某種影響。彼等除以無線電及小型印刷品作宣傳活動外，並資助汎阿拉伯運動者阿拉伯之士酋等。前耶路撒冷之阿拉伯國民黨領袖因被逐於巴勒斯坦現避居巴格達者，為反英活動之領袖。一部伊陸軍軍官並準備與德軍合作，反抗英國。伊王年僅六歲，致在攝政阿勃都拉(Abdul Ilah)領導下之政府柔弱無力。伊拉克已成爲軸心陰謀家之樂園。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即與德國斷絕關係。但與意大利則又不然，意公使館仍得爲宣傳中心，德特務人員仍續行其鑽營之工作，伊某要人並與駐安哥拉之巴本(Von Papen)已樹立關係。國會雖極力防止任何與英國破裂之事件發生，但均屬罔效。因此前首相格拉尼(Rashid Ali Begg Ghalib)得於陸軍軍官中樹立黨羽，其力量足以最後促成內戰。大勢如此，內閣在國會休會期間總辭職，四月四日軍隊突然叛變，罷免攝政，擁護格尼拉上台。

新政府成立初期，因德國方有事巴爾幹，無力加以支持，故其態度尙屬正當。格拉尼並再度保證與英國維持同盟關係，英援軍開抵巴士拉時表面上會獲充分之便利，但英國仍不能完全無疑，爲保障其本身地位仍採取更進一步之措置。至五月初英第二批分遣隊抵伊，伊政府態度即大不相同。堅持新至軍必須俟先至軍離伊後方得上岸，同時在巴士拉及哈巴尼亞(Habbaniyah)飛機場集中軍隊，並向德國籲請救援。

但德方反應極爲微弱。德方所真切希望者爲伊拉克能作有力之抵抗。希臘既已平定，德軍目光轉向克里特，

準備於進攻中東時利用之爲通敘利亞之踏足石。但有效行動時期尙未成熟。英國之干涉迫使納粹加緊步伐；少數德機取道敘利亞飛抵伊拉克，鼓勵新政府佔領摩索爾油田，但援助力量殊嫌太小，無能成就此種目的。而使納粹獲一永久之立足點。

阿拉伯各邦亦均未赴援，於是格蘭摩提（按即阿拉伯國民黨領袖）發表廣播呼籲救援，並請爲神聖而戰爭。伊拉克企圖自其盟國獲得援助，該盟國等係於一九三七年參加薩德柏友好公約。土耳其出面調停，但遭英方拒絕；阿富汗與伊朗取不干涉政策；蘇丹阿拉伯取觀望態度；於是英國得於不受外來干預下加強進迫。

但戰事遲延不決，非英軍之利。伊拉克可召集之軍隊最多或可達六萬人，遠較英軍人數爲多。但英軍有更現代化之裝備，尤以飛機及機械化武器使其終得控制局勢。

最初戰鬥焦點在巴格達西六十五英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岸之哈巴尼亞機場。哈巴尼亞機場並未設防，停泊者又多爲練習機，被附有炮兵之伊軍包圍，形勢危殆，幸英空軍迅即赴援，攻擊伊炮兵陣地，阻遏其轟擊哈巴尼亞。同時並攻擊伊飛機場，在德援軍到達之前將當地小空軍完全消滅。巴士拉炮兵亦趕赴哈巴尼亞增援，五月六日遂將包圍軍擊散。

巴士拉港口及飛機場既獲佔領，哈巴尼亞亦告解圍，於是時局漸趨穩定。巴士拉西面路巴（Rutbah）小據點亦獲確實佔領。目前之工作爲進攻首都，推翻反英體制，重行取得油田管理權。

此項工作竟佔取此後五月之全部時間。伊軍一面抵抗，同時開放幼發拉底河之水閘，淹沒哈巴尼亞與巴格達多處地面，使英軍自巴士拉之前進大爲延擱。直至五月二十二日，英軍擊敗伊軍之反攻，才得佔領非魯查（Beija）。一星期後伊軍全部崩潰，各地同族之阿拉伯人復告反亂，巴格達士氣爲之大沮。五月三十一日英軍進抵巴格達城郊，格拉尼出逃，戰事遂告休止。次日，前攝政返國重整伊拉克。

但英國之成功殆已過遲。納粹已成爲克里特之主人，並已從事於深入敘利亞之工作。非友善與不可靠之伊拉

克，使英國對此種威脅之應付大受妨礙，際此克里特事件發生之時，英軍藉藉以自慰者，後背已獲鞏固而已。

克里特

英軍自希臘撤退後，在歐洲大陸上除直布羅陀外已無其他立足點。但在希臘政府所在地之克里特島上仍保持一極重要之位置。如蘇打灣(Suda Bay)軍艦停泊足為擾亂軸心北非交通之前進根據地。克里特飛機場數量與容量雖不多，但距西西里與南意極近，極易加以轟炸。所以克里特在戰略上位置，雖不能作為一主要根據地，如作為突擊敵人之跳板則綽然有餘。

克里特之屬權在反面之意義甚或較正面更為重大。如其為一凸入敵方警戒地區之刀尖，同時亦為保衛英國重要位置之稜堡。在前哨之意義上足以監視整個東地中海。遮斷愛琴海之出口，及意大利與多得喀尼斯羣島(Dodecanese)守軍之交通。擋着西面通往亞歷山大海軍根據地及英國在巴勒斯坦與賽普魯士(Cyprus)軍略地帶之道路。保有克里特則英國在蘇伊士周圍之形勢將大見鞏固。

巴爾幹為納粹佔領後，克里特是否能長期堅守殊成問題。克里特已完全籠罩於德國空中攻擊之陰霾下，英國根本無法與其相抗衡。該島於五月四日所遭空襲之猛烈程度，已屬過甚使英國體驗保衛克里特工作之艱巨。

經將所有情形一一權其輕重，英國最後決定仍盡其最大力量，保衛克里特。邱吉爾於六月十日解釋其在兩極端事物中所作之選擇。一為放棄此最重要之位置，不戰而降；然欲避免此種損失，勢必引起戰爭。一為在可能情形下堅守克里特，至少使敵人有所獲得，必需付出相當代價，而本身亦蒙受重大之損失。敵人在空中享有絕對之優勢為公認之事實，皇家空軍僅能對守軍作極微之援助。但在此不利情形下，英方仍希望其陸海軍能不使德方任何登陸企圖成功。各將領仍相信邱吉爾所云：「……不但克里特必需堅守，且在缺乏空中支持下，吾人仍有一良好之機會獲得勝利……」。¹⁶

五月十一日德軍集中所有會使用於希臘之飛機，戰事遂形緊張。皇家空軍夜襲納粹補給站，德機立即還襲蘇打灣，予克里特主要機場以重大打擊。五月二十日清晨，即克里特主要陣地遭受重轟炸之次晨，納粹跳傘部隊乘運輸機在克里特島上空降落，開歷史空運部隊之先聲。

此首次行動之主要目標有四：一為該島首府卡尼亞（Canea），有蘇打灣附近為主要之軍艦停泊處；次為馬勒姆（Maleme）重要空軍基地；三為赫拉克利翁（Heraklion）（喀提亞 Candia），在馬勒姆東六十五英里，為島上最重要之空軍基地，四為勒史姆腦（Rethymno）為一約在赫拉克利翁與馬勒姆間之小市鎮。此四者不但為防禦中心，且為北岸主要港口之門戶，如被佔領，敵人即可自海上登陸。

德軍第一步工作先在島上獲取一據點，跳傘部隊即為負有此任務之突擊部隊，配有輕機關槍及臼炮亦用降落傘降落。彼等着陸後，為給予集合機會，即成為可怖之力量。島上高低不平之地形予彼等以無數着陸點而為守軍無法即時到達者，並使無法將此分散降落之部隊迅速加以包圍。

雖然，彼等本身之威脅並不重大，且當場死亡率必然甚高，而彼等多數所負使命亦極簡單。但彼等得使守軍力量大受牽制並大為分散，一旦獲得一立足點，可迅即由空中增援。德軍首次利用滑翔機載運軍隊，串曳於運輸機之後，幾在任何曠野均可着陸。拖曳數目平均兩架，最多可達六架，每架可載十至十二人，配有輕重機槍及無線電收發報兩組，隨時與基地保持接觸。至於運輸機將員兵送達指定地點，完成任務後，本身亦率然下降，對機件損壞與否，則非所計。

此種戰術可在陸上造成一突擊隊伍，有使敵驟疑飛將軍從天而降之價值。但即使彼等均配以自動武器甚至輕炮，彼等決不能即以此等武器對抗守軍較重之武器。所以空軍在完成其運輸之任務後，須更進而負責保護部隊着陸。此為轟炸機之責任，抑亦整個作戰成功是賴也。

英國經此次試驗，證明其致命所在為空軍力量單薄。使守軍戰鬥機能成功打擊敵人之轟炸機，則侵略者之運

命不難逆料。但事實終不可能，地面部隊與空軍基地在敵空中優勢下，只有俯首聽命，任其蹂躪而已。某記者描寫該島爭奪戰之最後階段：「在前綫轟炸機實為最優良之武器，並無例外。無論地面部隊如何強大，如為轟炸所及終歸消滅」。

所以守軍開始在陸上雖佔優勢，但終為挾有制空權之攻擊軍所擊敗。克里特之命運在德軍佔領馬勒姆機場時即已決定。有力之轟炸使空運部隊得在有效掩護下作戰。除高空轟炸機與俯衝轟炸機無情之轟炸外，益以低飛攻擊機用機槍向場內守軍作猛烈之掃射。雖然，守軍在如此殘酷之轟擊下，仍能將德首批輕裝部隊擊退。五月二十一日德大隊山地軍與重兵器降落成功，原有德軍在此增援，實力大增，足向守衛該飛機場之機槍陣地與炮陣地發動猛烈攻勢，至第三日此重要地區遂入於德軍之手；德軍既得該地，立即加築跑道改建為空運基地，大量增援部隊即由此着陸。勒史姆諾及赫勒克利翁失守，經英軍反攻克復，但納粹仍保持一強大之據點，以為前進之用。

以上德軍之勝利尤以馬勒姆機場之喪失，使英軍空防全部破產。空運部隊在轟炸機密切合作下，佔領英空軍基地，使其無法繼續作戰。五月二十二日英戰鬥機隊宣布退出克里特，戰爭已在結束途中。只有戰鬥機始能保護地面部隊使不受敵機之轟炸，或阻礙德增援部隊之到達。埃及長距離戰鬥機雖曾飛克里特助戰，但在實際上守軍已無空中保護可言。為抵抗侵略而戰之克里特地面部隊已注定失敗。馬勒姆在德機掩護下，已無虞攻擊；增援部隊得從容降落。英國目前唯一尚存之數量優勢，迅將化為烏有。

英戰鬥機撤退後，更嚴重之情形為英軍已不能遏止敵人自海上進入克里特。前次納粹與意大利登陸企圖均歸失敗。五月二十二日夜德護航隊一隊除運輸艦數艘外全為小帆船，由護航艇 *El-Foat* 及驅逐艦保護，被英艦隊發現，立即馳往，衝入小船向大船開炮，擊沉之。此次德軍被英艦消滅或擊散死傷極重，次晨另一來自多得喀尼亞之護航隊亦遭同樣之命運。納粹由海上侵入克里特島雖告失敗，但英方所付代價亦極重大。計損失巡洋艦二艘，

驅逐艦四艘，另主力艦及巡洋數艘受傷。納粹俯衝機開始轉移目標於艦隊，但英國不容再冒此種危險，五月二十四日英艦隊被迫退出克里特與大陸間之水面，求其次在海上襲擊納粹之交通綫。

“克里特島上戰鬥已達開戰以來最殘酷之階段。英軍地面優勢既不足發動最後閃擊，德飛機亦不能擊破守軍，予空運部隊順利獲得勝利。本次大戰中前此各項戰役，多以計謀為制勝之基礎，僅在一二最後關頭方發生劇戰；但此次雙方均固執爭奪陣地，往返攻擊，糾纏作決死戰。雙方死傷隨戰事進行日益增加。

第一週末戰事顯趨有利軸心。馬勒姆實力已獲加強，足以壓迫英軍自島之西端漸向後退。五月二十九日德軍佔領卡尼亞及蘇打灣後，向赫拉克利翁推進，與英軍發生激戰。同時意軍亦在東端登陸，由海上開一巷道。此時利比亞軸心軍分五路向埃及進攻，魏菲爾正集中全力於北非，無力兼顧克里特。海上巷道既為敵打通，克里特已陷絕境。五月二十九日英軍遂決定撤退。

英軍各次撤退以克里特之役為最困難，軍隊與船隻毫無空中保護，備受俯衝機之無情追擊。南海岸英軍撤退處，既無海灘又乏海港；唯一可用之赫拉彼特拉（Hierapetra）港復於三十一日被德意軍攻佔。裝載撤退軍之船隻，在開赴埃及三六〇英里航程中，長日遭受敵機襲擊。賴從事營救之船隻與撤退軍之最大忍耐與強韌，最後安全救出原有人數之半。

克里特失守後，地中海局勢大為改觀。軸心在意大利與的里波利間之交通大見安全。英海上防禦反遭一新威脅，敵人轟炸機更接近亞歷山大與蘇伊士運河。軸心佔領希臘後在愛琴海所建立之制海權更形鞏固，並為意大利開一通黑海之海道，減輕原有補給綫之緊張程度，尤以石油而言。若就軸心有計劃進窺土耳其之意義言，克里特足以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在逐漸縮緊之包圍圈上完成一重大之進展。

再者，此次失敗損失極為重大，英軍獲救者一四，五八〇人，損失則達一三，〇〇〇人，其中傷亡人數幾佔半數。另希軍一五，〇〇〇人亦在島上犧牲。反之敵人之損失，邱吉爾曾作一對照，僅一七，〇〇〇人弱，估計

其中五，〇〇〇人係在海中被殲。至於海軍之損失則更爲慘重，總計在作戰及撤退中共沉沒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六艘，以及其他數目不明之損失，其中包括因受重傷送往美國太平洋海岸修理之主力艦戰艦號(Warship)，多布魯克港內之炮艇，以及利比亞海岸附近之淺水大炮艦恐怖號(Terror)。地中海戰役中此次損失估計已等於一大海戰之消耗。

在英國大眾心目中，此次戰事所付出代價毫無直接收穫可以相抵。巧妙之退卻已極爲平常，而此次環境特別複雜而已。如謂納粹只須在良好天氣下即能自希臘基地發動有力空襲，實難令人置信，因五星期前英方已宣佈希臘基地不能使用。空運部隊如無重兵器即使在轟炸機協助下，如何能在坦克車與大炮之前佔領重要陣地亦極爲費解。邱吉爾解釋何以在克里特不能多建機場，爲缺乏有效之高射炮隊。但此說並不能解釋原有機場之迅即失守，或在放棄前不加破壞以資敵，克里特戰役給予人民之印象爲德軍之先發制人與判斷力出乎意料之外再度與英軍以打擊。

雖然，在保衛克里特期間，英國已有其他重要之行動或措置爭取相當時間。此爲克里特戰役所得之最低結果。而逐漸進展中之事實則將啓發更重要旨趣之所在。此時納粹主要進攻之目標似在中東。新援軍已開抵利比亞。亞歷山大海軍基地大受空襲。德機雖自伊拉克撤退，但在法國當局默許下，納粹仍繼續滲入敘利亞。所有象徵在在指出納粹將在敘利亞製造新事件，藉以發動對蘇伊士之鉗形攻勢。

維琪與敘利亞

維琪政府不斷尋求與德國簽立可以接受之協定，以消除法國地位之疑惑，但均無效。維琪當局目前雖在原則上與納粹立於同一陣綫，但實際彼等合作之範圍仍屬空泛。法國一面更與德國接近，一面仍不擬與英國發生裂痕。貝當不斷爲法國辯護，因道德關係不能對其前盟邦有任何敵對之行爲，或被認爲專爲促成英國失敗之設施。

法國對納粹之援助中，尙未包括軍事或海軍，而實際上於德國作戰大有裨益。如德魚雷艇得利用法境運河往來於大西洋與地中海之間；法國工廠得爲德國修理潛水艇與坦克車，並爲之製造坦克車與飛機零件；重要補給得不斷由法國港口輸入軸心。此外，法國於休戰後立即扣留英國船隻；並徵發大部商船約二十四萬噸左右爲納粹服役。蓋以德國在法殖民地之活動，法國種種暗中給予敵人之幫助，實極爲重大而不容忽視者也。

但從多方面觀之法國援助之範圍尙未超過其限度，休戰簽字一年後，德國仍無法迫使法國對其作全力與公開之援助。法國雖在經常之壓力下，仍躊躇不決未能採取最後措置。法國雖被擊敗而解除武裝而瓜分，但其民族精神並未完全消除，法國經濟已完全受德人操縱。其糧食供應亦大部仰給於其戰勝國。一百五十萬名以上俘虜之命運皆操諸納粹手中。在法國某部人士熱烈希望十足採用納粹制度之不斷慫恿下，德國所加於法方之壓力，遂得增加。此輩熱中人士大有在四月底發生大暴動之勢。但因恐壓力過大，引起人民公憤，結果作罷。貝當譴責人民收聽英方廣播，並設法防止人民投奔戴高樂，均爲法國佔領區及非佔領區人民堅決反德情緒之明白標誌。

但此種反德情緒雖可使法國之讓步稍有限制，並未減少維琪之願望，與德國成立確定之協定。達爾朗重又奔走於維琪巴黎間，且認爲此一協定爲法國唯一生存之希望。渠深信甚至希望德國獲勝，準備在一受德國統治之歐陸中，與德國完全合作，並促立即成立協定，使休戰後之臨時局勢成爲穩固之永久和平。

達爾朗之勢力於五月十一日在貝茲加登晤見希特勒與里賓特羅夫時達最高峯。由此次會議帶回之條項於五月十四日經內閣批准。條項內容對外絕對秘密，一任國民與世界人士感覺不安。法國所期望者僅爲佔領區與非佔領區間嚴明之界綫稍爲鬆弛，釋放大部俘虜，及減少四分之一佔領區內德軍消耗之負擔而已。但法國以何者爲交換條約則大費思慮。達爾朗否認對德讓步包括與英國爲敵，或以艦隊交與德國。據報德軍佔領綫已獲改變，並將與便利通行，但均未直接獲得事實證明。希特勒原定如法國同意，法國可於收復戴高樂領土後，歸還其統治權。但現政府尙無資格從事此項收復土地之工作。無疑，德法之經濟合作將更趨密切，情勢所趨，維琪雖未正式承認，

但事實上法屬根據地已被德軍加以軍事利用。

此種發展使英國立即提出警告。五月二十二日艾登發表：「英國政府相信法國人民對這種政策將認為違反法國之榮譽。英國政府對法國政府之行爲必須加以注意。在彼等奉行彼等所宣佈之與敵人合作之政策時，如有危害吾人之作戰行爲，或企圖助成敵人之作戰努力，吾人自將保留吾人打擊在任何地區所發現之敵人，更不分其爲佔領區或非佔領區」。此語已明白表示即冒另樹敵人之危險，英國亦無所畏懼。

英國此種立場原於美國方面態度強硬。最近羅斯福總統於五月十五日向法國人民廣播演說，表示深信法國人民必不願「接受任何所謂合作之協定，是項協定名爲合作，實則爲法國與窮兵黷武之國家成立同盟之謂。而此國家之衷心及基本政策，乃在澈底摧毀世界各地之自由解放與民意組織」。數日後，赫爾國務卿坦率通告法大使德法新協定已出於休戰條款範圍之外，使希特勒得完全控制法國。六月六日再對法國提出警告，謂如與德國完全合作，美國將認爲非友善行爲；繼復表示對德國覬覦敘利亞之關切；與對維琪態度之失望，因其促成德軍在敘境作戰也。總之，此等公告在向法國人民懇摯呼籲反對達爾朗之政策。

但此種呼籲在維琪毫無反應。貝當對英大使稱，英軍抵抗雖極英勇，但終屬徒然。被解除武裝後之法國，在德軍之前勢孤力單，必須接受德國在大陸之統治。達爾朗向全國廣播解釋此次訂約代表生與死之選擇。貝當呼籲全國人民絕對服從。「隨余之後向光榮之路與國家利益前進，不容有絲毫懷疑。」彼等深信德軍必將獲勝，因此菲南德勃林諾 (Bernard de Brinon) 希望納粹侵略巴爾幹馬到成功，其言有曰：「驅逐英軍於大陸之外，可迅速結束大戰，解除法國之痛苦。」

此種根本衝突，於五月中在敘利亞形成一明顯之焦點。

在戰略上，敘利亞爲整個中東之鎖鑰。如爲德軍佔有，可以游離土耳其，迫使伊拉克完全聽命於軸心，陷英海軍於最危險之地位。而尤要者，是在利比亞現有威脅外，另增一更形嚴重之危險於蘇伊士，敘利亞，一若其阿

拉伯各邦，已成爲軸心宣傳活動之大好地域。法國對敘利亞政策爲阻止敘利亞建立爲王國，以武裝彈壓國份子之騷動，當巴黎無法利用一九三六年之條約時絕其早獲獨立之希望。且法國休戰後因經濟困難所發生之不幸使情形惡劣，造成一九四一年春季之騷亂與同盟罷工。德軍若於此時侵入，似不至遭受人民反對。

英國遠在法國崩潰之前，即對此問題嚴加考慮。如當時情形許可，英軍早已開入敘利亞。因英軍在當地力量薄弱及避免與維琪發生不必要之衝突，遂告中止。同時倫敦政府對此種約束在休戰條款上有條件必須嚴格遵守者曾作明白之說明：『吾人不能聽任敘利亞或黎巴嫩被任何敵對之國家佔領，或被利用爲根據地進攻曾獲吾人保證之中東國家，或成足以危害各該國之紛亂局面。在此種情形下，爲吾人自身之利益計，自應保留吾人採取各種措置之自由。』

次年事態之演進使英國仍需加以密切注意。德國滲入政策正在法帝國全境作穩健之推進。在摩洛哥 (Morocco) 德林戰委員會已獲完全控制其經濟資源與軍事要點。達喀爾 (Dakar) 一般皆疑其已成爲德潛艇根據地。維琪被控告在客尼斯給予德軍轉運援軍與給養赴里比亞之便利。敘利亞意大利戰委員會企圖穩定其統治權未能成功，改由德國戰委員會擔任，但此舉只有使進行之程序更形祕密而效率且遠過之而已。在達爾朗希特勒簽訂協定時，納粹佔領敘利亞之時機已告成熟。

敘利亞局面之發展與伊拉克境內之衝突，激使英國採取行動。法國軍火之自敘利亞起運，供給格拉尼部隊使用，顯係受德國指使；及德機利用敘利亞機場，飛赴伊拉克乃最後證明德人已獲得完全之控制。鄧茲將軍 (General Dentz) 曾對此作辯護，但無論如何絕不能令人置信或安心在休戰條款中規定德軍有使用法國機場之權。英國之答覆爲一連串有計劃空襲敘利亞各主要根據地。

此後，英軍即加緊準備斷然行動。及英方接獲報告，德技術人員與地面全體工作人員滲入敘利亞，并控制各主要機場；英國如欲於德國完全佔據前先發制人，必須迅速行動，至爲顯明。此時德方正集中力量於克里特，適

予英國避免危難之最後機會。英軍及自由法軍集中敘利亞邊境，維琪立召魏剛開會討論此緊急事件；但當英方知悉魏剛不贊成維琪之政策，反對將任何北非軍隊調赴敘利亞時，其主力部隊遂於六月一日黎明，分兩路自巴勒斯坦與外約但（Transjordania）前進，另兩股由伊拉克向派爾米拉（Palmyra）與阿利波（Aleppo）進攻。

英方原希望可不受重大抵抗完成佔領，先行宣佈允許敘利亞獨立，爭取當地人民。敘利亞考勒特上校（Colonel Collet）暨高加索騎兵隊之逃亡，英方大加宣揚，認係戴高樂在法守軍中之聲望所致。并由空中散發傳單，利用宣傳車為軍隊前導。向人民籲請使其安心。但高級將領方面仍效忠維琪，而防守軍中大部為殖民地軍亦準備服從其長官之命令，所以民衆雖立於旁觀地位，而法軍則予以猛烈抵抗。英軍與自由法軍立即發現須認真作戰，一反彼等之期望。

雖然，彼等尚未遭受德軍之重大抵抗。在戰事發動前數日，德方曾允許敘利亞一旦被侵，當立加援助。但在其他更重要事件進行之下，此一諾言一若納粹其他許多保證竟不兌現。所以鄧茲將軍雖努力頑強抵抗，但維琪方面則認係局部事變。維琪除向英國保證德軍已自敘利亞撤退外（前曾嚴重否認敘境有德軍存在），并希望不使事態更趨惡化。於是英軍在無德軍干涉之危險下，得從容結束此戰役。

結果戰事進行極為遲緩。法軍即有抵抗但英方仍盡量減少戰鬥（雖然，有時澳大利亞部隊作戰稍兇猛，每使鄧茲將軍感受苦惱）。直至六月二十一日方陷達馬士革（Damascus）。海岸隊伍於六月十五日佔領塞達（Saida）後向貝魯特（Beirut）推進，雖有海軍合作，但進展極緩。七月初週英軍自伊拉克東進佔領派爾米拉（他默Tadmor）飛機場。為免除蘇伊士方面遭受任何威脅，及企圖使法國同意休戰，戰事延至七月十二日方告終止，此時因德國進攻蘇聯，致其他方面所有進展均被掩沒。

三 希特勒與蘇聯

一九三九年三月布拉格 (Prague) 失陷前數日，史太林以其對西方諸強之深切認識，痛斥彼等之綏靖政策：「不干涉政策所切望企圖者，非爲阻止侵略者萬惡之行爲……而爲任交戰國愈陷愈深於戰爭之泥淖中，無形中且助長戰禍；使彼等互相削弱消耗；至交戰國筋疲力竭之時，乃以生力軍出面，以和平利益爲辭，迫使柔弱無力之交戰國就範。」

在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後之二十個月時期中，殊有極多機會可將此語反質諸蘇維埃領袖。蘇聯於三月中旬對綏靖政策太加非難，至八月卻以各種熱烈之姿態加以採用。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眼中，認爲凡經克林姆批准，卽爲神聖不可侵犯者；但實質上并無絲毫不同。所謂綏靖，在慕尼黑或莫斯科，不過爲發難之準備而已。

此種情形因似乎由蘇德締約而產生之表面利益更形確實。由莫斯科之行動尙無法推測其最終之願望所在。雖然近距離政策已使蘇聯對抗納粹可能侵略之戰略地位大爲提高。納粹對此發展自感不滿。卽因此種互相猜疑之存在，使蘇德合作之全部基礎自始卽不健全。

事實上德國似乎以爲當希特勒從心所欲拓展新疆界之時，蘇聯將不過問。同時納粹亦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及東波蘭之勢力範圍，惟此點彼等似係認爲德國之不事苛求，非蘇聯行動之結果。惟但當蘇聯積極進行擴大疆土時，其一舉一動均使柏林爲之側目，而其突如其來，出人意外尤使德人大爲震動。蘇聯直接插足波蘭後，卽與波羅的海各國訂立協定，並進攻芬蘭。法國崩潰之際，不但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之被佔，且以蘇聯得寸進尺，更復要求布可維那 (Bukovina) 之地，與堅持將多瑙河大部歸其控制，使一向稱心快意之希特勒與里賓特羅甫感覺未免無禮太甚。蘇聯實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一舉，尤以其中包括與德國利害相關之立陶宛，使納粹大起恐慌。史太林縱極力主張將該區少數德人遣送返國，亦不能稍舒納粹之憂慮。蘇聯之獲在德國東陸鞏固其地位，雅非德國所欲也。

共產主義者在東歐甚至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國家內之活動，以及其他較廣汎之步驟，使納粹大爲憤怒與偏促不

安，認為顯屬非友善。俄國除未能履行商約，如期交貨外，益以怠工；當挪威戰事中期俄國又向英國提議重開商務談判；荷蘭被侵後，蘇聯集中軍隊；德國對之皆認為非友好之態度。所以莫洛托夫演說中，雖對英國表示極端冷淡，但未能抵消德人已獲之印象；克林姆宮惟望乘德國有任何挫折時，從中取利。

雙方利益衝突已不可避免，結果在巴爾幹形成焦點。一九四〇年秋德國企圖加強在巴爾幹之勢力，大事活動，蘇聯對之深感掛慮。如法國淪陷時即向德國挑戰為時尚早，則德國征英失敗實為鞏固蘇聯地位之可能時期。所以莫洛托夫雖允許訪問柏林，但拒絕正式加入軸心同盟，并進一步明白說明蘇聯之要求。希特勒稱此次要求包括保證德國對羅馬尼亞之保證對蘇無效；要求自芬蘭獲得更大之讓步；予保加利亞以保證，并派遣軍隊入保加利亞；佔領達達尼爾海峽各根據地；但莫洛托夫予以否認。此種無端闖入德國勢力範圍之建議，希特勒自感憤懣。所以此次訪問不但未消除兩國間之猜疑，抑且加強之。

因德國在保加利亞之活動；蘇德關係更趨尖銳。納粹前哨隊之進入足以威脅達達尼爾安全之地區，使蘇聯大起憂慮。無如德國政策堅持不移，於是蘇聯不得不採取行動，公開對抗。一面譴責保加利亞不應向德讓步，一面向土耳其保證，并對伯爾格來得之希臘維區政變表示友好態度。四月五日蘇南友好協定訂立，或即係以供給南斯拉夫軍火為基礎。當匈牙利加入軸心攻擊南斯拉夫時，莫斯科大加以諷刺譴責。紅星報觀察德國放棄征英計劃後，戰爭之厄運將自西方東移；正明白表示蘇聯對戰爭即將來臨之憂慮。

莫斯科與東京之和平

蘇聯鑒於西綫威脅之嚴重，出人意料之外，突然宣佈蘇日簽訂中立協定。遠在大戰開始之時，日本即已努力從事於此一協定之實現。但史太林始終認定此項協定只有給與日本以征服亞洲之便利，而於蘇聯並無價值。傳史太林曾要求以割讓北庫頁島與歸還中東鐵路為訂立任何協定之交換條件——但此種讓步遠非日本脆弱之聲望所能

忍受。德國雖力加勸解調停，終未能使莫斯科之態度稍有退讓。所以三月中松岡之訪問，結果大失所望。

至四月松岡回國再經莫斯科，作外交禮節上之訪問時，形勢已大變。蘇德間之緊張使蘇聯願意解除其後顧德國東方伴侶之憂。所以松岡接獲蘇官方暗示時，驚喜交集，決定延長行期。一向夢寐以求之協定，終於與史太林會晤後，迅速獲得結果。於此吾人必須注意『互不侵犯』與『中立』之不同。前者之約束遠較後者爲小。『中立』云者即在締約國任何一方成爲第三國或數個第三國攻擊之目標時，他方必需嚴守中立。同時雙方應互相尊重對方領土之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另在附件中說明此點得適用於偽『滿洲國』與外蒙古。

松岡目中此次協定之成功，實爲其最大之勝利。雖然蘇聯亦向中國保證該協定之意義並非謂蘇聯已放棄其責任，但日本仍認爲從此彼等已無慮乎蘇聯之直接干涉。在簽字後之慶祝會中，松岡得意忘形，竟至提議願以彼與史太林之頭顱保證彼等互相忠實，但蘇聯之獨裁者僅報以現於詞色之冷淡。雖然，在默然無言之俄人其所得之利益固較之狂歡之日人更爲遠大也。德國最初原計劃將蘇聯納入軸心國軌，而結果反被其自由在亞洲方面消除後顧之憂，在歐洲獲得更鞏固之地位。

德國此時正遭遇一政治上之大難題。蘇聯禁止戰爭原料過境，與在其西綫集中大軍等措施，已明白顯示納粹估計之錯誤。但德軍仍不顧一切，貿然進攻巴爾幹，至四月杪德軍所遭之障礙更形嚴重，以致所有計劃只得在經常而逐漸長成之危險中進行。不但對任何直接進攻英本土之計劃爲然；且及於任何對抗英國地中海霸權之計劃，與任何基於奪取中東資源而作之計劃。

現日趨重要者厥爲資源問題。德國所存蓄者因作戰而逐漸消耗，益以早日勝利之可能性日見減少，爲應付長期戰爭計，德國勢需轉念頭於其東方之補給來源。在此種必需品中尤以糧食及石油爲最，於此有二地域可作爲目標——中東國家，尤以伊拉克及伊蘭之油田乎？抑爲高加索及烏克蘭蘇聯富庶之區乎？

如不欲與蘇聯爲敵，則應作何選擇，殊無疑問。雖然，德國進攻中東之困難誠不若征服俄國所固有者爲甚，

但蘇聯對德國在巴爾幹之利益本已不滿，如德國再對中東發動攻勢，將益增蘇聯之不滿，側翼遭受蘇聯攻擊之危險性更大。反之，如能征服蘇聯，不但可獲得廣大之物資，中東各國且將自動投向烏克蘭征服者之懷中。

雖然，糧食問題究爲主要戰略問題之附屬問題。最終分析納粹之中心工作爲征服英國。此項工作之強項性目前已可見及，因克里特一役更形增加。是役侵略者以絕對空中之優勢對抗數量較少之敵人，尤須經過苦戰，方得征服該島，是德國如欲進攻英國本土，則以守軍組織之嚴密，配備之完善，與遠較九月中被德軍擊敗爲強大之空軍，必需動員所有德國控制下之軍事力量，尤其是所有全部可用之空中力量，蓋皇家空軍在空中未被擊敗之前無論由空中或海上進攻，均難望其成功也。但蘇聯之威脅一日存在，德國大部力量必須一日防備攻擊。除以上不能動用之軍隊外，可用以攻英之力量，已所餘無幾，不足藉以獲得決定之勝利。是在征服英國之前，解除蘇聯之軍事力量，殊爲必需之步驟。

自前德國高級將領與希特勒趨於一致，共同努力於此一驚人推斷之實現。德國高級當局認爲蘇聯敵意之存在，將在東方牽制一強大之力量，尤其是飛機，使西方戰爭無法獲得根本解決。此種情形對英國抗戰殊爲莫大之貢獻。在一九三九年德國參謀本部猶以爲如在西方發生戰事，必需避免與俄國衝突；時至今日彼等之見解已完全相反，即如欲戰勝英國，則與俄國作戰已成爲必需之條件。彼等之地理學已發生變化，通往倫敦之道路現需經過莫斯科矣。與俄國訂立條約乎！抑對之讓步乎？已均不成其爲問題。只有蘇聯之總失敗，方能給與德國以使用全力應付英國之完全自由。

四月杪，軍事部署已開始進行。蘇聯不但將軍隊西移，并擴充其軍事準備。計劃在八月一日以前完成預料敵方攻勢將迅即來臨。德國以整個五月集中軍隊，征服希臘之部隊北調赴波蘭，攻擊英國之空軍大隊亦逐漸撤退，德軍在意境之防務則交與意軍自行負責一如在南巴爾幹者。至六月二日希特勒已與墨索里尼在布侖納會晤，作最後決定矣。

赫斯之出奔

在雙方正從事大戰準備之時，其中發生一件最不可思議之事實。關於魯道夫赫斯 (Rudolf Hess) 出奔之確實報道極為缺乏，至今仍不明真相，僅知五月十日下午六時赫斯乘一新式米徹斯密特機，未裝有子彈，自奧格斯堡 (Augsburg) 起飛，數小時後經七五〇英里之飛行，油已告罄，乃乘降落傘在格拉斯哥 (Glasgow) 附近漢密爾頓公爵 (Duke of Hamilton) 所屬產業地面降落，攜有地圖標明路線及目的地。當其被監視時，曾要求引見公爵。赫斯曾與漢密爾頓會面，為一外交部官員認出。此後赫斯之行動及其處置，始終保守秘密。

赫斯此行目的亦在保守秘密之列。赫斯之地位僅次於戈林，且已被指定為希特勒之繼承人。英國政府雖有此一人物在手然堅決拒絕作任何報道。由此吾人最低可以推斷，赫斯此來并非私奔，而為負有特殊任務。開始英國一般人士以為赫斯已改變其對納粹主義之信仰，而大舉慶賀；經貝文 (Bevin) 演說，指摘赫斯為一刺客後，方告平息。德國方面最初認為此舉非屬瘋狂即係叛逆，繼而深憫此唯心論者（指赫斯）因觀念之錯誤，竟企圖拯救正在盲目衝闖之英國於災害。

最近於合理之解釋似乎與德國之說法略有出入。吾人并無證據可以說明赫斯已與希特勒發生裂痕，或有憂於德國之崩潰。同時納粹政府會一再暗示準備與英國媾和，以固其在歐陸之勝利。納粹高級人士顯然相信英國有一重要有力之團體，贊成議和，更深信彼等將熱烈支援德國之反布爾什維克十字軍。缺乏幽默感而熱狂如赫斯者，如謂其亦相信此說，并非過於不可思議之事。使赫斯得與該等人士接觸，當即設法終止其所認為無意義之戰爭，使德國得再度在歐陸樹起反紅色恐怖十字軍之旗幟。所以選定漢密爾頓公爵為媒介人，因赫斯相信彼等曾於奧林匹克大會中晤及（漢密爾頓否認此事），且為主和人士中之有力份子（此說未獲證明）。并預期屆時英方將以特使身份加以招待，准其提出建議，就其在英研究所得再返德國。如赫斯果懷此幻想，則當其被視為俘虜加以監禁

時，不啻青天霹靂也。

無論如何，赫斯此次估計錯誤之行為，對局勢之進展并無若何可辨覺之影響。英國政府對俘獲赫斯之價值如何，諱莫如深。德國方面除逮捕赫斯友人與開緊急互頭會議外，此第三把交椅之領袖人物同時為希特勒最親信人員之失蹤，對納粹體制之穩定與計劃并無任何影響。

當德國積極準備發動新侵略時，俄國有表示退讓之象徵。五月六日史太林自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此舉誠為空前之作，蘇聯獨裁者在其長期掌握實權中，第一次卸去幕後人地位，進而負起直接責任。表示蘇聯將有重大之決定，必須以史太林本身全部之威望為國人所共仰者為基礎。

史太林就職後第一件可見之結果，即情勢轉趨和緩。各項措施均懇切表示保證蘇聯黨人係立於軸心陣綫上。五月九日克林姆取消承認挪威、比利時、南斯拉夫等已被征服之國家，其時各該使節人員尚駐在莫斯科。同時對德貨運亦依照商約規定，使達較滿意之程度。又撤回羅馬尼亞邊境軍隊，鬆弛蘇聯完全控制多瑙河三角洲之壓力。希特勒攻擊英蘇陰謀反德，但英大使故意置之不理，而德國承伊拉克格拉克尼政權亦為經考慮後之反英態度。五月杪蘇德開始進行新談判，令人感覺衝突當可避免，返於和平。

此種表面行為均為欺人之舉。德國軍事準備已達完成之境，至六月初已不能再加隱瞞。當羅馬尼亞下令動員，德軍羣集波蘭及芬蘭境內時，德飛行員即不斷飛越邊界偵察。如談判尚在進行，使彼等保持最正常之狀態，則保納粹企圖提出更極端之要求，以求獲得必需之時間耳。納粹報紙雖尚未有往昔之長篇大論鼓吹侵略，但納粹以其一貫之技術在莫斯科所製造之戰爭新聞，令人長足感覺無異於宣戰矣。

德土協定

最後一幕為德土協定。斯舉於英於俄均為一打擊。當德軍進抵愛琴海岸，將土耳其與希臘隔斷，任何土耳其

將援助希臘之希望均被打破。希臘戰事之結果使土耳其更獲一有力之論斷，即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向軸心挑釁，如土耳其遭受攻擊當可接受英方援助，但渠并未負有援助英國之責任。當其在德國壓迫下，只得准許德國船隻通過達達尼爾，與德國軍火過境運往伊拉克，土耳其表示將極力避免受人慫恿而實行參戰。

同時，土耳其處境日非。納粹佔領薩羅尼卡後繼之攻佔愛琴海中希臘所屬羣島，最後征服克里特。德軍現已獲控制達達尼爾之門戶，土耳其海岸已在其海空軍根據地攻擊距離之內。保加利亞與希臘境內之德軍距伊士坦堡（Istanbul）不過百里之地，納粹在敘利亞及伊拉克之活動更造成進一步之包圍威脅。土耳其已被重重包圍，納粹每一新進展均使將來之抵抗更形困難。

因此造成土耳其聽取任何似可保證其繼續獨立之建議之動機。五月中希特勒以一私人函件由巴本致土總統，巴本活動結果雖未立即成立協定，但已為將來談判打定基礎。土耳其拒絕公開放棄英國同盟，但準備接受以調整德土兩國貿易為基礎之中立條約。六月十八日。該約在安哥拉簽字。

土耳其人士對此項條約均認為於彼等現負之責任極為適當。彼等對德國方面允許不作反德行動，同時對英國亦保證不至被利用而有反英之舉。更特別聲明絕對不容德方軍隊及戰爭原料過境。但實際上該條約所表示者為土耳其對軸心之新傾向。因其含意無異拒絕英國飛機再有使用土耳其空軍根據地及英國戰艦通過達達尼爾之權利，使英國對蘇直接援助多一障礙，而予德軍右翼以安全之保證。

目前局勢已發展達於最高潮。雖然，如使蘇聯有考慮選擇之機會，則和平仍屬有望。但德方並未提出要求，莫洛托夫之辯護極為真確。德方已獲充分利用談判為掩飾之功用。既未提出警告亦未送出最後通牒。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在德大使通知莫洛托夫德國已決定對蘇開戰前一小時半，德軍已沿全線發動攻勢。

納粹在消除過去反覆無常之情形下，再度提出反紅色威脅之口號，號召全歐。此誠為一神聖之十字軍。意大利準備送出其令人置疑之援軍，羅馬尼亞與匈牙利熱烈響應，芬蘭則勉強參加，維琪及馬德里則準備派出志願

軍。雖然，數日後羅馬教皇曾作有力之廣播，制止承認納粹德國為基督教之擁護者，但少數希特勒之屬從仍得蒙適當之寬宥。

如此次納粹號召反蘇本意在於離開或淆亂民主國，則為完全失敗。邱吉爾針對此事廣播演說，足可代表英國人民之態度。渠并未減輕前所譴責於布爾什維克者，但強調其唯一之論點：即希特勒為吾人之敵人。『凡對納粹作戰之國家或個人，吾人均將予以援助；凡與希特勒取一致行動者，則皆為吾人之敵人』。總之希特勒之孤注一擲為吾人絕不容放棄之良好機會。如蘇聯失敗，德國乃得以其全力對抗英國，更進而覬覦西半球。邱吉爾更坦率提出警告：『蘇聯之危機，即為吾人之危機，同時亦為美國之危機……吾人必須加倍努力，以團結之力量，對德作戰到底』。此語不啻公開向美國籲請抓着機會，以完全坦白之態度與英國共同負起時代之使命，并肩作戰。

四 西方戰役

納粹在東綫輝煌戰果之主要意義，不在其直接之收穫，而在從事其他更基本之鬥爭。在大西洋兩主要交戰國正運用其最大之實力，從事於遠為無聲無臭但為嚴肅之鬥爭。在戰爭最後階段，大西洋將為決勝之所在。其作各屬之勝利，其最重要之目的，亦無非求取西方之勝利而已。

西方戰事中心在乎爭奪海洋控制權。但真正衝突之範圍，或遠為廣泛。護航與潛艇僅為競爭力量之前鋒而已。在彼等之後作戰者，非僅為兩國，而為兩洲之努力與資源。希特勒在其所建立之新秩序中，搜括全歐力量以圖達到擊毀英國之目的。然欲達到此目的必須獲得整個歐陸之歸順與鞏固，絕不容有任何意志薄弱或非心悅誠服之國家存在，以妨礙此巨大計劃之進行效率；為此可能須使納粹進至烏拉或喜馬拉雅，因德國所必需征服者非僅一相距二十海里之海島也。在守衛國土之英國人民後面，正擁有整個帝國與印度之資源，自由邦之力量，與具有堅定決心之美國。

英國如無此些援助，根本已無法存在。實際上英國本身所有力量已全部動員。但因其大部份擴充計劃直至此時始產生效果，所以生產量尙未達飽和點。如能加強組織，增進能力使用之效率，當可達於最高峯。然英國本身力量究屬有限，縱使利用最新方法，亦不能超出敵人之產量；即再加殖民地之產量，仍無法改變此現象。最後幸有加拿大軍備工業加入重要生產，最近一年加拿大耗於戰爭之費款，估計將達一百四十五萬萬美元。使加拿大每人所負擔之直接稅項急速增加，超過英國人民所負擔之數目。加拿大除以兵員與配備直接供給英國外，並準備以九十萬萬美元投資於英國所必需之物品。此數字非爲不大，但如與美國之龐大經濟計劃完成後所予盟邦之援助較，則仍相形見細。

但如欲使援助發生效力，必須在大西洋戰役失敗之前，從速趕到。同時赴援之物資又必須能到達使用之地——戰場。運輸必需之給養必需有充分之船隻，而船隻又必需能到達其目的地。所以邱吉爾指出，即使美國能供給吾人工具，如不能入於吾人手中，英國仍無法完成其任務。

意謂必須獲得海上航行之安全。但此項工作尙非英國海軍所能勝任。雖然此意並非謂英國海軍可以輕侮，或已無力活動。英國海軍仍經常予敵人水面或水中之侵犯以嚴重打擊。遇有機緣，即能造成輝煌之戰績。但欲求令人興奮如擊沉俾斯麥號之機會，則殊非易易。

俾斯麥號之沉沒

俾斯麥號爲德國最新式，威力最大之戰鬥艦（其姊妹艦特必茲 *Tippels*，已否服役迄成疑問）。俾斯麥號之存在對佔壓倒優勢之英國主力艦隊並無重大威脅。但以其速度與威力，一旦縱之入海，將使航運受極大之影響；必須動員英國所有力量以防止其襲擊，並最後加以消滅。

此次所使用力量包括海軍與空軍。五月二十六日海軍部接獲空中巡邏機報告，俾斯麥號與友金親王號 (*Prin*

Atgen) 巡洋艦在卑爾根 (Bergen) 港內升火待發，立即下令準備截擊。推測其將向西前進，乃以巡洋艦諾夫克號 (Norfolk) 與塞夫克號 (Saffolk) 守候於愛爾蘭與格陵蘭間之丹麥海峽。至五月二十五日海軍部之推測證明完全正確，在風雨大作霧雪交加，視野僅達一海里之黃昏中，發現該兩艦正向西南航駛。該二巡洋艦尾隨監視直至英主力艦隊趕至增援。

次日清晨雙方開始遠距離炮擊，英國以最舊與最新之戰鬥艦各一參加戰鬥。是役俾斯麥船首中彈起火。威爾斯親王 (Prince of Wales) 第一次交鋒即告受傷，但甚輕微。而世界最大戰艦——戰鬥巡洋艦老胡特號 (Hood) 不幸沉沒。海軍部對胡特號之沉沒認係『莫大之噩運』。胡特號係在敵人最遠射程處被擊中，炮彈從裝甲薄弱部份鑽入，適在致命之火藥艙爆炸。此巨艦遂於猛烈爆炸後。與全艦人員同歸於盡。

胡特之損失——開戰後英海軍所受最大之打擊——使俾斯麥號之沉沒成爲極端之必需。因此事適在克里特戰事即將無望與該島戰役中海軍所受嚴重損失將宣佈之時，如益以胡特沉沒，而德艦則逃之夭夭，將使英國人民之精神受極度之打擊。所以目前唯一重要之問題，爲如何尋獲此強有力之侵略者，以重振英國海軍之聲威與保持英國之榮譽。

爲此英海軍部下令召集附近所有艦隻，以壓倒之力量向俾斯麥號集中包圍。英本土艦隊由喬治五世號率領南下搜索。名譽號 (Honour) 率西地中海艦隊之大部實力直布羅陀開出。戰鬥艦洛德尼號 (Rodney) 與勒米利斯號 (Ramilles) 中途退出護航助戰。

此時如僅由艦隻進行搜索，將永不能尋獲俾斯麥號。在胡特號沉沒後，英艦即緊隨俾斯麥號，於二十四日晚且會與之發生小接觸。俾斯麥號第一次交鋒時，因受傷致減低速度，此後又爲魚雷機在夜間擊中，但仍曲折轉換航向，冀能逃避敵方之追逐。至離格陵蘭南端三五〇哩處，終於擺脫敵方監視。至是乃轉向德佔領海岸之安全地帶而駛行。脫離英方視界達三十小時之久。

俾斯麥號既告失蹤，英方立即在紐芬蘭 (Newfoundland) 至康霍爾 (Cornwall) 間發動全面搜索。海岸指揮部 (Coastal Command) 所屬某機竟創連續二十七小時不斷飛行之紀錄。最後俾斯麥號爲該指揮部所屬卡塔林那 (Catalina) 式機於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半發現，該機雖不幸被猛烈炮火擊落，但其任務已待由皇家方舟號 (Ark Royal) 之飛機接替，直至戰鬥終止。

但俾斯麥號仍有一良好之逃脫機會。此時渠船位在離地極角 (Land's End) 五〇〇哩處，如能始終保持現有速度，英戰鬥艦隊亦只好望洋興嘆。不幸又被魚雷機追及，擊傷其操縱機件，速度因而大減。此時英方巡洋艦已得再行監視其行動，但未加攻擊，入夜驅逐艦以魚雷襲之使其暫時失去行動能力，英戰鬥艦遂乘機挺進。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四十分俾斯麥號行踪業已在望，洛尼號與喬治五世號分兩路向此已陷彀中之敵人開炮。俾斯麥號之行動雖告不靈，但作戰能力仍在，對英艦攻擊毫無畏懼，立加猛烈還擊，經一小時之戰鬥，至九時三十分德艦炮塔宣告失效。但仍屹立不屈，尙可望見其國旗飄揚於艦桅之上。最後巡洋艦多塞特華 (Dorsetshire) 再擊以魚雷，一小時半後此巨艦遂漸漸側轉，沉於海底，離不勒斯特 (Brest) 四〇〇哩。

俾斯麥號沉沒後，軍艦飛機仍繼續進行搜索友金親王號。以後三星期內若干補給艦奉命集中。駛匿於不勒斯特港內之友金親王號亦被發現，受英機猛烈轟炸。六月十二日夜海岸指揮部所屬飛機一架，在挪威海岸發現一德袖珍艦，當以魚雷擊中其艦身中段。於是北方海面遂告肅清，敵水上襲擊暫告一段落。

雖然，英國絕不能以如是大規模之行動個別對付德艦。俾斯麥號之能弋獲，因係在其得勢之前。至其他較小型之遊擊艦隻，則殊易逃過英艦之巡邏，而一旦被脫入大洋，則躲避之機會自將更佳。英國艦隊主要須用於駐防地中海；或在北大西洋護航，除此以外能用以掃蕩遠洋之艦隻已屬無多。所以太平洋、印度洋或南大西洋甚至軸心只需少數游擊艦即極形猖獗。益以潛水艇之續航力日有增益，向西活動範圍擴大，且越過赤道，出沒於非洲與南美洲洋面。海上戰爭之面積殆已蔓延及於英國海軍所能獨力担任之界綫以外。

下列之數字正指出當時情形之惡劣。四月一月中船隻損失總噸數達五八九、二七三噸，打破本次大戰紀錄。五月損失船隻一〇四艘，總共四九七、八四七噸，雖較上月爲少，但仍無濟於事。因此兩月適值希臘與克里特撤退，故統計數字雖大，亦可說明北大西洋之情勢正在改善中。至六月損失數字開始減至三二九、二九六噸。但在此時期船隻沉沒之速度幾達英美兩國造船總和之三倍，情形極形嚴重。船隻既感不敷，英國工業原料及人民給養更難運到。糧食分配標準且在德國之下，六月初衣料亦開始受統制。堆積於美國及澳洲倉庫中之糧食及原料，因缺乏船隻，無法運英。英國已頻於絕境，邱吉爾唯有向美國作最後呼籲，請求大量造船。

問題不但在量之多寡，同時造成之速度亦成問題。即在一九四二年能完成，亦屬太遲。即用全速度製造，亦須渡過一危險期，於此英國必須有賴於美國矣。

來自美國之援助

美國政府目前所處之地位，其未至於作戰者，僅有名而無實。總統以及政府要員所發表之宣言，顯係表示彼等寧可準備立即作戰，不願坐視希特勒之勝利。然彼等之行動，卻表示雖希望助成納粹之失敗，但不趨極端。此種思想所表現之行動，如不斷運輸油料至日本，及運輸軍用品至法屬非洲。此種行爲顯見彼等之躊躇心志，以爲可以緩和軸心集團之小國家。但如與華盛頓之政策矛盾，則爲彼等之利害計，與其空想達到最後目的，不如實行。

因總統所取政策之理由，明白曉暢，無庸爭辯。其理由即基於確信美國民主政治，不能與戰勝之納粹德國共存於世界，制裁之方法，即盡美國能力所及，援助英國。斯並非基於利人主義，或抽象之理想，實本於求美國民族利益之理智認識。英國之勝利，乃美國理想之安全，與全美洲及海上自由之最佳保證，而此三點亦爲總統及其僚屬所時發之論點。

美國政府要員，在四五月之連次演說中，曾呼籲以猛烈行動保證英國勝利。諾克斯 (Knox) 及赫爾暗示美國將採護航制。史汀生 (Stimson) 力主以海軍保護運輸軍用品。史汀生與諾克斯又同主張廢止中立法。凡此皆坦然對軸心強權加以譴責。勸勉國人之聲調日高，以五月二十七日總統之廣播演說為達極點。羅斯福稱：「吾人不承認且不允許納粹式之任何事件發生」。並警告凡德國足以威脅西半球及控制海洋之任何企圖，美國必以全力加以抵抗。且保證「吾人對英國以及與英國共同抵抗希特勒主義及其類似之國家，將在武力方面予以種種可能之援助。」

羅斯福之演說儘可造成宣戰之結果，或激使德方對美宣戰。否則，此中意義不能求之於言詞之中，尙必待事實加以說明。但實際局勢仍模稜不明，惟美方各種措施則已說明美英合作範圍之擴大與確定。

英美合作之事實可於六月十一日總統致國會書中列舉之。指撥為戰時軍用品用費達四十餘萬萬元。一切計劃包括修理軍艦，以期解決貨運之困難。軍需品之交貨漸臻迅速，早期訂購之物品亦一面照常竣工，在一九四一年五個月中，飛機交貨數量較一九四〇年同時期中所交者可十二倍。羅斯福更稱：「吾人願助英國在軍火生產上超過軸心國家，且更注意於此項軍火之到達各地，以期削弱或擊敗侵略者」。製造重轟炸機之計劃已在進行中。英國飛行員在美受訓方案亦於五月間完成。加拿大雖未直接參加租借法案，但四月二十日之海德公園協定，已使其為本國及英國生產軍用品之重要原料易於獲得。

同時美國在外交方面活動，謀圖管制軸心資產。對法國則施用壓力，目的在延緩或可能時阻止維琪政府與柏林間之完全合作。又暗示美國將佔領馬提尼克 (Martinique)，並對達喀爾 (Dakar) 情況表示不安。又向葡萄牙提出警告，表示羅斯福對軸心攫取亞速爾 (Azores) 或威得角 (C. Verde) 羣島所發生之嚴重局勢深為注意。更明顯者則為與丹麥公使訂約置格林蘭於美軍保護之下，哥平哈根 (Openlengen) 對丹使此舉雖立加否認，該約在法律上已不生效，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且開未來類似事件之先例。

美國與軸心之關係既已緊張，而洛賓穆爾號 (Robin Moor) 之沉沒，更促其達一新階段。該輪裝載各種雜貨，其中並無軍械軍火，正橫渡南大西洋，前往開普敦 (Cape Town)，被德潛艇勒令停航，船客與船員下舢板後，該輪即被擊沉。生命雖無損傷，惟此種不法行為使華盛頓開始採取措置。至是中立與交戰間之纖微界限，經此一削幾至消失無餘。

美國對洛賓穆爾號事件之抗議，不表示於正式外交之文件中，而見於總統致國會文書之內，要求德使轉達其政府。似此不依慣例之程序，可使總統得以最輕蔑之言詞痛詆德方之強盜行為。美國政府之不滿則更表現於事實中，六月十四日下令停付一切軸心存款，兩日之後又以德領館乃破壞秩序之活動中心為理由，下令一概停閉——並波及於意大利領館。於是美國與軸心間之關係遂達於最後階段幾於斷絕。

惟此等事態雖屬重要，而最為急切之活動則為船隻之戰。當時美國尚未準備公然担任護航工作，惟其巡弋範圍則已遍及大西洋之半。且紅海開放美國航運之後，羅斯福即主張美海軍有保護美國船隻之責。此等步驟無非在求軍用品能安全到達英國，同時更設法增加航運之數量以應急需。航運委員會奉令組織公司，維持二百萬噸有效之貨運。通常民用之油船五十艘已移用於航運，以解決英國航運之困難。又計劃將英國在太平洋航綫由美國接收，並提議授權總統扣留在美之外國船隻，使能沒收法國、丹麥及軸心國之船隻。當此類措施正有助於英國當前之難關時，美方更通過五十萬萬租借基金指撥為建造貨船二百二十艘與船塢五十六座，以最後達成所謂船橋政策，意即戰勝於大西洋。此種計劃是否足以抵消當前之嚴重問題，固有疑問，惟循是以往，勝利實維此是賴也。

空中戰爭

德國既從各方面努力以求切斷大西洋英國之航運，其空軍更不斷襲擊美國軍用品所必須到達之各港口。英國西岸各重要港口在四月中，幾不斷遭敵機轟炸，東岸各市鎮如赫爾 (Hull)、新堡 (New Castle) 等處有時亦有德機

光臨。沿樸次茅斯至格拉斯哥間德機更猛炸英方之商用船塢及護航艦之海軍根據地。

惟德軍此種重大努力並未達成其完全破壞之目的，僅有數處損失較重，有至於不能居住者。自德軍改變戰術，以連續數夜集中轟炸某一重要目標代替零星個別空襲後，英方損害大為增加。四月二十一日德機開始三日轟炸普利茅斯 (Plymouth)，大部民衆為躲避德機夜襲，只得疏散郊外。此後至四月杪止，普利茅斯共遭五次空襲，使其所受破壞程度遠過於卡文特利 (Covebury)。樸次茅斯亦為猛轟之目標，多數居民被迫背離家鄉，布里斯托 (Bristol) 於四月十一日蒙受最猛烈之摧殘。同月中貝爾發斯特 (Belfast) 第一次遭猛襲並兩遭大規模之襲擊。利物浦亦時被空襲，但自五月二日開始竟遭敵機一連八夜之長期轟炸。雖然敵機所過之處均被廣泛損害，但利物浦尚未至於不能使用之程度一如其他各重要之港口。

不特沿海岸之港口橫遭殃害，凡英國之工業城市亦均為轟炸之目標。卡文特利於四月八日被炸，次夜伯明翰亦遭狂襲。總之，惟內地各城市受害較輕而已。倫敦市被大規模空襲尙少，但以後亦漸猛烈。四月七日為倫敦被連襲十八夜之第一日，惟尙未烈。最重者為四月十六日，自薄暮至次日清晨歷時八小時，其狂暴之程度為前此所未有。五月十日夜襲，其凶殘之程度則又過之。納粹此種不斷濫炸，若干歷史上有名之建築物被其毀壞者計有衆議院（其美麗之屋頂完全被毀），韋斯敏斯特修道院 (Westminster Abbey)、舊法庭、皇后宮院及聖克雷門丹斯 (St. Clement-Danes) 禮拜堂等。一週來達於極端之狂炸似為更猛烈之新攻勢先聲。

侵略者之威力與破壞力日益增強，但英方亦得自彼等獲得相當補償加以均衡。對付夜襲轟炸機之研究，亦於此時獲得相當結果，各種方法中最有希望者莫如改良之無線電偵察。此法已發明至不特能知敵機何時接近，且能隨時指導戰鬥機與之接戰。英倫三島外圍已遍佈不可見之電浪網，成為防禦者夜間之目。此精細器械經試驗對防禦價值如是之大，於是六月間即向美國要求給予技術人員上之援助。該器以在月夜為最有效。因在地面上之工作人員雖能指引飛行員與敵機接觸加以擊毀，但仍有賴於瞄準。四月中滿月之夜已令人預料其可獲成功。一夜中計

擊落敵機十一架，四夜共爲二十四架。高射炮擊落之六架在外。惟全月統計，在不斷劇烈空襲中僅擊落八十七架。可見英國尚未完全解決此問題甚遠。即邱吉爾聲稱情況已有顯著之進步，吾人仍須予以最適度之領會。

雖然，五月之成績即已表現對此新法並不全屬虛妄。月圓時納粹損失又復提高，此次損失之慘重實屬空前。五月三日之夜被擊落十六架，七日爲二十架，十日倫敦大空襲，紀錄爲三十三架。計五月全月中全歐擊落敵機總共二百六十一架在英境擊落者佔一百四十三架夜間轟炸機。此數若與來襲敵機總數相較雖仍爲較小之比數，但與前此之成就較，則已進步不少。

倫敦空襲之猛烈與其範圍之廣大，以在利物浦遭長期轟炸與英國各地普遍被襲時達於極點。一若顯示德國將發動全部空中力量之新攻勢以爲攻英之先聲。次夜英空軍根據地遍遭空襲，亦作同樣之指示。而其實不然，倫敦空襲並非進攻之開始，實乃進攻之尾聲，倫敦在此次攻擊後，突趨沉寂，其原因直至五星期後德國進攻蘇聯，方始明白。但所謂沉寂並非完全無空襲之謂，敵機仍時來相擾，在撤退中或亦回頭再作一二次猛襲。五月杪利物浦仍有空襲。六月初曼徹斯特(Manchester)及各內地亦然。至七月中尙有其他空襲散見各地。至於海上長距離轟炸機，對於船隻之襲擊仍未減少。大西洋之戰雖在繼續進行，但英國本部之攻擊則已暫停。除非納粹在東方獲得解決方能用於西方。

惟英國在德國未能傾其全力於西方之前，即以增大之實力實行反攻，縱未能阻止其攻擊英國，至少亦可予德以相當還擊。畫間之制空權已開展達於海峽以至被佔領之海岸。夜間活動則侵入德國本土予以重大之破壞。

當納粹襲英各港口時，英方亦猛襲德方在對峽及北海之根據地，但其爲勢仍屬於守而非攻。因德國實行對英封鎖切斷其供應綫，所以英方亦對敵人所用以威脅海道之根據地加以攻擊，凡爲潛艇隱匿之處、遠距離轟炸機起飛之港埠並一切船塢船廠爲敵所恃以建造或修理之用者，皆爲四五兩月間猛攻之大標目。

英方攻擊之實力與威力日見增加。四月初英方開始使用新式炸彈，其威力五倍於舊式者，第一次以愛姆登

(Emden) 爲試驗，成績極佳。此後數星期納粹各重要港口均開始感覺英方炸彈破壞力之大。大海港漢堡及其重要造船所並大工業區已成爲英機經常之目標。勃勒斯特 (Brest) 亦頻遭空襲，戰鬥艦查霍斯特號 (Scharnhorst) 與格奈塞腦號 (Gnei Benau) 及巡洋艦友金親王號 (Prinz Eugen) 本停泊於此亦被直接命中，該艦等被炸後並未他駛足證其受傷之重。基爾 (Kiel) 海軍根據地與不來梅 (Bremen)、愛姆登、威廉哈文 (Wilhelmshaven) 各港口均在不斷轟炸之列，各方報告皆足證明此等地區在迭次新戰術攻擊下，其所受損害，實極慘重。

另一方面英方爲配合空中攻勢在海上襲擊德國航運，此舉在外表上似若較不重要，而其實意義重大。德國利用春季氣候轉佳之時，護航隊源源沿海岸下駛，以其所載容量觀之，可知德國與佔領區間一切鐵道運河正以其阻負轉加諸海面交通之上。五月十二日英國開始集中攻擊納粹航綫。快速轟炸機在無戰鬥機掩護之情形下，終日巡迴於挪威至法國間之面積掃蕩敵船，幾無日無襲擊德商船成功之報告，間亦有軍艦。六月初據估計僅由巡邏所擊毀之敵船已達八十三艘，受傷則在七十艘以上。德國船隻損失之鉅——以五月份計約二十五萬七千噸——足以表示敵企圖以海運減輕陸運之負擔，其冒險之程度爲何如也。

畫襲德佔領區亦相繼開始，期所以完成全面工作。實施方法係以戰鬥機嚴密保護少數快速轟炸機襲擊德交通港口及沿海岸空軍根據地，但其範圍只限於戰鬥機飛行距離以內。惟四月二十七日畫襲曾深入德國本土襲科隆區 (Cologne) 翌日斯忒林 (Sterling) 式轟炸機一架轟擊愛姆登，又五月中旬之畫襲曾達北方之赫里郭蘭 (Helligolan) 與深入至培丟恩 (Behme) 之遙。

綜各次空戰，自不免付出相當代價。用以夜襲之轟炸機數量增加，而損失亦隨之增加，尤以畫襲損失爲大。在春初英方損失較納粹爲微，但如以所用飛機總數相比則較德方爲大。但上年九月納粹畫襲英國時，英機能在納粹戰鬥機掩護下擊落其轟炸機，目前英國之畫襲所損失者多屬戰鬥機，而轟炸機則均獲得必需之掩護達成其任務。故六月中德方因其戰鬥機在防禦上之弱點，使其在英方空襲中之損失達三與一之比。

六月，德國開始準備發動東方戰爭，因此不但德國對英之攻襲漸以減少，但英國對德之攻襲反形增加。英國新式飛機已開始參加作戰，除本國生產之外，益以美國之援助，實力大見雄厚。對於節省空中力量之必要逐漸減少，攻擊力日形增強，而損失亦漸以減少。六月十一日起開始對敵總攻，五日後每夜出動機數達二百至三百架之開，其猛烈之程度正不亞於英國過去所遭受者。

空軍均勢已行改變。大西洋劇戰未已，英機畫襲目標仍注重於各港口，惟對德空軍根據地亦漸予注意——此時目標已不復着重於用以襲英之轟炸機，而注重於防禦用之戰鬥機，以便利英方之襲德矣。英方七月初改變戰術，以重轟炸機代替前此之輕快轟炸機，大奏膚功。

然而最足以表現空軍均勢之轉移者，莫如夜襲。納粹之在夏季轉移其空中力量於東方者，無非希圖利用夏夜較短以減少英方夜襲之損害。而詎意不然，若干次英機空襲規模之大實為德國前此所未有經驗。即在春初以各港口為轟炸之中心時，若干內地工業區如曼亥謨 (Mannheim)，科隆及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等處亦曾嘗試英方之新式炸彈。目前則不來梅及基爾亦為英空軍集中攻擊之處。魯爾 (Ruhr) 及萊因區亦夜加以有計劃之猛擊，期粉碎德國戰時工業中心。

德國進攻蘇聯對英殊為莫大之良機，邱吉爾曾就此發表其願望稱：『吾人將以始終加強之方法對德日夜施以轟炸，投彈之重量將與日俱增，使德國人民一嘗較前此彼等所施於人類更為重大之災害』。

此並非謂只須英空軍傾其全力對德作戰，即能獨力打倒德國。士氣問題自屬例外——即德國士氣亦必遭嚴重之試驗——由於前此德方空襲英國所給予損害之有限，則欲求破壞德國工業之不能迅告成功至為明顯。即德國西部飛機已限於距離不易為力，更無論已東遷於波蘭及捷克之各重要機械設備。惟如能常加攻擊，則其為害於敵人正亦不可忽視。德方經濟上之弱點已較前更形暴露，更因盟方之不斷轟炸漸以消耗，使其更接近不能抵抗盟方日益強大之力量之日——此力量在德方被迫採取守勢時將更為強大而不可當。

第四章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九月

一 俄國之戰役

蘇聯與第三帝國戰爭之爆發，使戰爭之霧愈形濃密；現代編年史家，本已穿行於此濃密迷霧中，暗中摸索，至此困難益甚。兩大敵對國家之內，平日宣傳物流播，喋喋不倦，惟近兩年來，真實消息，轉守緘默。今因戰場勝負，攸關國家興亡，其沉寂更甚，乃至絕口不談。

此事非完全由於文字檢查，蓋文字檢查，固極活躍，以防止消息之透露，而免為敵人所利用，然而有關重要之消息，大多不能到達需要檢查之地。少數政府要人，明瞭全部事實者，又復嚴守秘密。所披露者，僅有偶然之怨憤，及不完整之敘述，而世界之未來，全繫於戰爭之結果。往往全境被人征服之後，民衆尚不知其地已為人攻擊。酣戰至三星期之久，僅有模糊之暗示，謂戰事方在進行。各處地名，久已不見，或代以——至少在俄國方面——匿名之字母，使人費解，甚至誤入迷途。響聲與熱狂，時常爆發（而以希特勒自撰德國公報時為尤然），但亦有破迷之短光，略為苦悶觀察者之指導而已。

此種情況，有如巨獸之怒鬥於古叢林深處然。砰轟之聲，若指示其方向，與互鬥之強烈。斷續之足跡，若表明何處會作頑強之抵抗，或會有人疾奔而避禍。惟在特務隊，混亂人羣之中——由正面轉到側面，衝進與反衝，突刺與退卻——僅有微弱之留痕，可得而集之。衝突之詳情，若隱若顯。完全事蹟，祇有待將來披露。

德國發動攻俄，乃第一次與資源及準備二者大略相等之敵人挑戰。至其間巧拙，相去幾何，惟實驗而後見——雖芬俄戰爭所留印象，對俄國之諳練，實包含有嚴重之估計太低（此種事實，至為顯而易見）。以俄國在戰前，即已注重機械戰適與英法相反，且俄國之所教，德國本身會應用之而受益。蘇聯軍事理論家，曾致其心思於

協同機械之攻擊，又曾嚴密注意於防禦此種攻擊之問題。蘇聯防禦德國邊境之部隊，乃現代化之部隊，配備最新之兵器。坦克車數量，或超過於德國。飛機數量，或不如德，而論其性能與穩定性，恐更成重大之問題，雖最新式戰鬥機，尚屬優良，而為數較少，一般戰鬥力亦較低，但重轟炸機之威力，非常之大。人力則綽有餘裕，倘一旦可用，其為數之衆，定足以抵抗德人。

兵員資格問題，頗有關係。方德國進攻時，俄國未能全部動員，且防禦佈置，尙未竣事。故在作戰之始，其兵力數量，較進犯之德軍為遜。在七月初，據德方稱，參加斯役者，九百萬人，俄方亦承認此一估計。其實是時兵力，雙方約相等，特在初期蘇方人數，或祇有德國及其盟國合計之四分之三。是以俄國在未能全部動員之前不免失利。

且德國已制機先，更形俄國之劣勢。蓋因俄軍佈防之綫，長一千八百英里，其中各重點，均須守之以充分兵力，以免一開始衝突，即遭敗擊，無一處可以無備。迨總攻擊之方向判明時，又須集中更強之兵力以迎戰。惟佈防未竣，守軍尙在散亂之時，希特勒乃能於擇定突擊地點，集中重壓兵力——尤其是俄軍對此地點，推測有誤。德之攻俄，原有數路可通，惟最為阻礙者，有普里拍特濕地（Pripiat Marshes）。該地在邊境之中央，車馬不通，且面積遼闊，無論南來或北來軍隊，若一前進，即失聯絡，兩傍交通，亦被切斷。同時攻入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固為可能，但非高明之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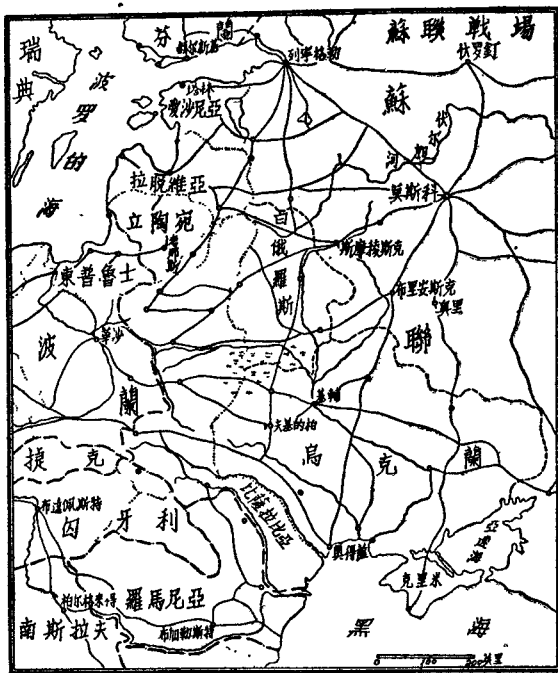
在此兩區中，任何一區，於理論上，均有突破之可能，即敵人之毀滅是也。又可想像，戰勝者若疾衝越過聶伯河，則能繞普里拍特地域，而包圍敵人於其他一區。此乃任何進攻之理想目標。惟假令守軍即敗，而獨未至於滅亡，則若干特區，必有影響於德國之作戰方針。北之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南之基輔與奧得薩（Odessa），乃其要者。佔領此數區，或為次要之目標，惟其得之，不過使俄國失卻數城之資源及交通，於俄國並無大害，不能使德國之勝利更形接近。

此數要點前面，無天然之防禦，惟有普里拍特，可資為屏障。其餘峯巒起伏之原野，成為蘇聯西部之濕地者，祇有河流為其天然之防禦界綫，而德人曾有經驗，謂河流屏障——相傳為一種最易越過之障礙物——於防禦現代協同機械化之攻擊，其安全性甚微。但蘇聯國防之鞏固，實基於俄國陸軍作戰之天才，並善用其人工堡壘，以破德國之突擊、包圍及破壞諸新戰術。

二 邊境之戰

自波羅的海至喀爾巴阡 (Carpathians) 山脈之正面，德國集中第一綫軍力之大部。以極端兩翼，委之於小盟國，而以少數德部隊加強之。時羅馬尼亞宣言，解放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同胞，脫離紅軍束縛之時期已至，發動其陸軍，渡普魯斯河 (Pruth)。匈牙利軍隊，於六月二十七日，正式加入作戰，進入加里西亞 (Galicia)。芬蘭人反對俄機空襲，不限於德駐軍區域，亦於五月二十五日，宣告防禦戰，並自北極至拉多加湖 (Lake Ladoga)，開始連續進攻。綜計各種軍隊，如是加入進攻蘇聯者，約有三十師。

正面德國兵力，約計一百六十師。大部份



裝甲部隊在內，爲數達二十師以上。尤其所關非小者，則德國空軍實力，五分之四以上，集中於東面，一再精密集轟擊機場與交通區，以使敵無法防禦，而開迅速突破之路是也。

正面攻擊，發生於普里拍特以北之一區。此處因邊境略勢之關係，德國於初期佔得優勢。東普魯士形勢，突出於立陶宛與俄屬波蘭之間，固易受敵，惟因德國佔有初期優勢，此突角卻成爲根據之地，北進則切斷波羅的海諸邦，東進則威脅俄國布格(Bug)河之防禦。

此區之戰事，使俄國於防禦問題有進退維谷之勢。彼意納粹久已公然垂涎於烏克蘭之資源，大戰必發生於此，遂將其最大兵力——或有總兵力之半——集中於是區。其始數日，復爲羅馬尼亞之威脅，及自波蘭東南部之猛攻所牽制，故實受威脅之處，防禦兵力，反爲薄弱。本來俄國戰略，須保存大量預備軍，以爲後此反攻之地，無意於邊境集合全部防禦兵力。然而前方兵力，必須強足以緩敵人之進攻，而免爲敵突破於預備軍未能加入作戰之前，是以始戰之時，冒重大危險以從事，乃其勢所必然。俄方不但須受初期之土地損失，尤須準備更受重大人力物力之損失，以博最後防禦之成功。

德北進之先頭部隊，沿主要鐵路向俄國邊境後方之重要聯接站撲出。又連續向立陶宛推進，抵什夫里(Šiauliai)、維爾那(Vilna)及考那斯(Kaunas)，且向里加(Riga)及地文斯克(Dvinsk)進撲。在立陶宛邊境之南，向東推進至格羅德諾(Grodno)，並在普里拍特濕地之上方，攻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繼復沿巴刺諾維基(Baranovicze)及明斯克(Minsk)之鐵道前進。

諸此行動，顯露其大鉗形戰術，包圍俄軍前部於東波蘭。雖經堅強抵抗，兼以蘇聯之反攻，緩延德軍之突入格羅德諾，而納粹裝甲部，穿立陶宛前進，即除去其阻礙。裝甲部隊復急轉而南，經維爾那，與由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南來之另一坦克隊會合。時蘇軍已被迫退至貝里斯多克(Bialystok)，鉗形即從其後而攏合，且頓守之。及先頭部隊，迂迴經明斯克至培雷西那(Berezhna)河兩岸時，被困俄軍，遂在重圍之內，其實力，據柏林

捷報估計，約兩軍之多。

此兩軍之陷，就其本題言，實係大規模之作戰，且可表現新戰爭應有之性能。此即「戰爭之趨勢，將變直綫為帶形」。今後之戰場，不復能概示以綫，因綫已化而為面，其間戰爭，進退轉移，即在面上，亦難固守成法，以界綫劃定之也。德軍一面沿培雷西那河鞏固陣地，一面與遠在後方之被圍俄軍全力作戰。蘇軍正掙扎突圍，而德軍方面，則力圖將敵之固結集團分解而為多數小隊，俾易於包圍，而使其孤立。於是以突擊隊連續攻入包圍區，將俄軍分散為三隊。惟納粹雖於七月三日宣言有兩隊會被殲滅，戰事已大略結束，然而一星期之後，猶謂其抵抗已臨於終止，可見所謂殲滅亦殊不易。

然而納粹確亦有所成就。在作戰之第一星期，即已毀碎俄國之第一防禦綫，且自一九三九年所得之各緩衝區，其中蘇聯軍隊幾被肅清。由時間與計劃而論，其勝利等於上次大戰時色當(Somme)之突破，惟論其實效，則無重大之關係。因此次戰勝，僅為將來決戰之開端，未能制俄之死命。此後進攻，係與數量及距離戰，在此兩點，德國任務之艱鉅，實遠過於西綫之戰，而其資源之增益則尤不能相稱。倘使前進二百里，仍與任何重要目標相距甚遠，而俄國之後備軍儘可深藏，非其先頭部隊所能及，即使俄軍後退二百里，亦徒益顯其土地之大，退有餘力，而仍可免於滅亡。

三 斯摩稜斯克之戰

在七月初，北區之戰事，引德軍前進至杜味納(Dvina)及培雷西那兩河沿岸。三日，渡杜味納河於查科斯塔特(Chokostat)，急進至沃斯托諾夫(Orlov)，大有威脅列寧格勒之勢。北進之德軍，此時正由主綫分向東面衝入，因俄軍劇烈抵抗不獲逞。

培雷西那河方面，其始作戰範圍，在波里索夫(Borissav)至波布魯斯克之間，苦戰一星期，無恆久之收穫。

先鋒隊多次圖強渡，其一次會抵聶伯（Dniiper）之摩希略夫（Molelev）村，惟其餘各次，多被切斷於本能結集以前，而納粹七月三日之宣言謂「蘇軍抵抗失敗」，嗣後德國官報，亦自明斥其爲僞。

時作戰基地已經展拓，以覓取弱點。納粹軍隊，向北推進至勒迫爾（Lagel），爲俄軍堅強之反攻所阻，據俄方稱，毀德裝甲部隊一師。惟此時自基輔至列寧格勒，南北鐵道之主綫，已在德軍射擊距離之內。且已向培雷西那河上流推進之德軍，據杜味納與聶伯之間，正當斯摩稜斯克之入口，若竟攻入，則直抵莫斯科亦意中事。

七月十一日，德軍增用壓力，卒迫使俄守軍不得不退，乃復急進至威得比斯克（Vieloski），由此以一翼攻俄軍，另一翼自波魯斯克附近之一據點向東掃蕩，兩翼合攻，終迫俄軍退出聶伯以外。時機械化部隊，由威得比斯克，直掃出斯摩稜斯克，而抵威雅斯麻（Viasma），距莫斯科西僅百餘里。

此處德軍前進，忽而中止。先頭部隊被擊退，且俄軍在克刺斯諾（Kranoe）附近之反攻，又有切斷阿爾沙（Orsha）與斯摩稜斯克間連絡綫之威脅，俄之反攻固敗退，而原有所得，亦略可維持，惟東進之路，究被阻塞，而其後兩月間之戰鬥，沿聶伯河上游，往復移動，漫無定域，總以斯摩稜斯克爲爭戰之中心。

故德人雖早已斷定，前往莫斯科之路，已無障礙，史太林防綫各要點，均曾攻破，而究其最後目標，依然可望而不可即。機械化戰爭之利器，反轉而致其最先應用之人，雖彼等仍能面對可驚之反抗，作動人之前進，究未能徹底進攻，得最後之勝利。

俄國一發言人答復德方要求，否認史太林防綫存在（約同時，德方忿然斷言閃電戰之名詞乃英國宣傳之虛構）。惟無論任何名稱，俄國之堡壘組織實足動人，尤其對於進攻之德軍。自波羅的海至黑海，凡敵可進攻之大路，皆在要塞地帶保護之下，要塞羅佈，縱深二十哩至百哩。論其基本性質，乃變相之馬奇諾防綫。彼不欲示敵以堅實，惟確能受敵新戰術之滲透攻擊，而有以抵禦之。其佈置之設計，乃引敵深入，而陷之於壕溝，爲各個砲台之交叉砲火所控制，因使意在摧敵之各種先頭部隊不能相顧而殲滅之。各砲台之佈置，乃敵若侵入防禦地帶，

必遭遇不斷而更猛烈之抵抗。推而言之，各砲台配備不但足資防禦，且足以反攻，但使敵一受制，必致全部毀滅。

部隊在戰場上作戰之術，亦本此原理，故俄軍自作戰之始，即採防禦之法。其為防禦，不被動而主動，不拘泥而活動。對於突擊隊猝然之襲擊，而協以坦克車隊與俯衝轟炸機，無絕對之防禦，彼承認為事實。惟坦克隊到達目標時，須賴步兵佔領而保有之，設步兵可得而制止，則坦克車隊，無時不可以切斷而被毀。敵至多祇能以小隊突破兵，逆襲防禦綫而據之，若欲攻破真實深藏之防禦，則必無成功。

此即德軍在斯摩稜斯克地區所遭遇者。明斯克防禦兵力不足，鉗形部隊有攻入可能，且其面積廣大，使俄軍不得向貝里斯多克撤退。惟即因此而明斯克不能破；至於防禦較強之地區，則難以復加攻擊。機械化部隊出俄軍之不意加以突擊，亦屬可能，但履行不易有效，即使最大破入，亦必不能毀全部之防禦地帶。坦克車隊向不能單獨在防禦綫後方自由活動，如在波蘭及法國之時。突擊隊突破前方敵陣地，則遭遇敵汽車隊，其目的亦正在包圍與撲滅其敵人。觀於德方迭次提及俄軍之頑強抵抗與猛烈反攻，可知侵略者種種計畫之頓挫為何如矣。

蘇聯軍隊當被圍之時，其態度更為失常。彼不表示屈服，一若無所感覺，惟以熱狂繼續作戰，其憤激之態為德人所不能以言語形容。有時竟能突圍而出，反對攻擊者加以包圍。其敗時，糧食告罄，空中供給亦乏，勢成絕望，然猶繼續作戰到底，使怨憤填膺之敵人疲於奔命，久而後始能達成其重要之任務。

更有甚者，是為蘇聯游擊隊之活動。希特勒所望於派在俄國之第五縱隊，旋即醒悟其無用。方德國先鋒隊經烏克蘭，距伏爾加(Волга)尚遠，謹慎之史太林即下令遠徙伏爾加德人於西比利亞。惟在蘇聯領土內凡為德軍所侵佔處，俄軍經過，仍然有抵抗。部隊之被切斷者，即行深伏，夜出劫掠德供應火車，或毀壞其交通。狙擊隊沿途潛伏於叢林區之內。普里拍特濕地及列寧格勒以南之湖沼地域，皆為此類活動之良好地面。即在戰區之後方，德之孤軍或小隊皆受威脅與破壞。

此等活動，顯示中國抗戰之教訓在俄國未曾失卻，尤近似者，則爲「焦土政策」之審用。七月二日，史太林在廣播中，大聲疾呼，在侵略者所經之處，每物皆予以破壞。「佔領區之內，必造成一種情況，使敵人及其同謀者不堪忍受。彼等必須步步窮追而消滅之。」此乃全面戰爭之景象，爲西歐各國深習於資產觀念者，所覺其難行。惟拒絕物資與敵人，亦封鎖與轟炸之基本辦法，是以物資不資敵，成爲俄國作戰計畫中之一特色，即德國戰地通訊員亦稱贊其實效。因侵略者不特橋樑，鐵道，重機械等之破壞，即日常生活上，至小之物質，亦行破壞，予以嚴重之不利。德國戰士掙扎前進，曾經過大火之戰場（嗣復經雨更覺其苦痛）抵達村莊時，得不到絲毫安慰。糧食毀，廬舍焚，口渴如炙，勺水亦不可得——以下即係彼等所叙述者。其一人云「此不是歡樂之行軍，氣候可畏；糧食缺乏，難以忍受，尤難堪者，則俄軍攻擊略無停止。但吾人之兵士能忍受之，因彼等必須忍受，彼等但望不久即有救援。

尤有重於此等戰爭之因素者，是爲空中優勢之競爭。德國本傳統之方式，於開始進攻之時，即先攻蘇聯空軍根據地，企圖就地而毀滅其空軍隊。彼斷言於最初之日，即已奪得空中之霸權，繼又慘敗蘇聯之空軍，使失卻戰鬥能力「然後於己方飛機問題，便無須十分注意」。德之所斷言，固多成事實之反證，然究其實際，確亦相當嚴重。先進之空軍，其大部實力，實被摧殘於地面。德國俯衝轟炸機及最新戰鬥機之優越，於後此戰鬥可以知其詳。八月初，莫斯科承認損失飛機四千架，坦克車五千輛，人口六十萬。此實驚人之數位，足見德方破壞之威力，然亦足見戰鬥之劇烈，德方亦必蒙受鉅大之損失，因俄國戰鬥之威力亦相當猛烈，故其效如此。

然此於勝負之決定，相距猶甚遠。又是距離與數量兩問題，合而挫德人之企圖，使無完滿之效果。俄國空軍之主要根據地乃集於一區，界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及基輔之間。前部根據地之在波蘭及波羅的海者，爲數較少，亦較爲分散。惟如此分佈，則根據地過多，雖竭德之力不能盡毀，況散佈地區如此遼闊，尤非其力所能及。德國握有空軍之優勢，固屬無疑，然謂其無敵，則所差遠矣。

此可於實施作戰中見之。俄國空軍自八月七日以後，不但連續轟襲柏林，且嚴制德國，使不能空襲莫斯科及後方其他城市。此特半因莫斯科空防設備優良之所致，半亦因密邇戰區之處，事實上不得不完全佔領德國之空權。戰區附近，含有補助區在內，故德國力圖破壞俄國之交通組織，惟對最前方，亦不免有切實之奮鬥。

在事實上，空軍之任務，乃在坦克車隊遇到猛烈之抵抗時，爲其打通道路。在理想上，坦克車應避免對鞏固之陣地作正面之攻擊，而必搜求其較弱之點，乃能加以急驟之突破。設周圍無間可入，則大都特俯衝轟炸機，爲其轟毀路中之障礙。若遇有守軍，甚至守軍之礮隊當其衝，則非有空中之掩護不可。觀於守軍抵抗之程度如何，則知俄國在空中活動之能力，在斯摩稜斯克戰區內尤爲顯著。

德軍之強，足以攻入防禦區域，而在其前隊之後方集合多數囊形部隊；然而不足以突破俄國之守軍，且多因俄軍之反攻，放棄不少之地域。

雙方目的雖在守，而其實皆應用攻勢戰術；結果遂至對實在陣地，隨時發生混亂。據德方敘述，斯摩稜斯克之戰，蔓延面積廣二百五十公里，深一百五十公里，有時深尚不止此數。先頭部隊常穿越正在劇戰之地區，或會其囊形部隊，遠在陣綫之後。德國一發言人有力承認，明斯克(Plinsk)方面正在繼續抵抗，而德軍已出哥默爾(Gomel)東二百英里之外。雖彼等斷定於七月十六日佔領斯摩稜斯克，實未可信，俄方僅承認於八月十三日始告失陷。方德軍正在壓迫羅斯那維爾(Roslavl)，俄軍尙能向摩希略夫(Mohilev)進攻，或衝上培雷西那(Beresina)，遠在哥默爾德軍之後。

此卽三閱月以來，集中於斯摩稜斯克周圍戰鬥之情形。俄軍以不斷之反攻，求切斷德軍向莫斯科推進之突角。德軍則相當堅持，求接近此突角，而更向南北兩方伸展之。同時且繼續壓迫其他各戰區，準備乘其弱點之暴露，而其努力之結果，遂獲酬於列寧格勒與烏克蘭兩區之真正的成功。

四 烏克蘭之戰

此役之第一階段，本在中心區，將納粹轉移出明斯克而至培雷西那，於開始時，在南面亦大有進展。俄軍在此長曲線形邊境之後方，由普里拍特至多瑙河口，本已集合其大部份有效之兵力，惟此時又復被迫放棄，且由波蘭緩衝區退至烏克蘭之要塞區。

德軍之進攻，係由波蘭及比薩拉比亞連續推進之態勢。比薩拉比亞一線，大部份託付於羅馬尼亞軍隊，無甚進展。其先鋒隊出丹紐比河口，向奧得薩前進，據德方稱，在首先三日中，已抵達聶斯德(Dnestër)，但爲俄軍之反攻驅退。其他由雅西(Jassy)向拆瑞齊，若干次進攻，亦無進展。比薩拉比亞防禦穩固，俄軍不但對羅馬尼亞目標，中含普羅業什得(Plöesti)油田，施行空襲，且補充以降落傘部隊，以增加其破壞工作。

但在加里西亞前綫，德軍予以更可怖之威脅。普增密斯爾(Premysl)砲台之佔領，打通沿鐵道向羅夫(Lwów)進攻之路。同時更向北猛進，抵勒克(Luck)，又向南攻入布洛蒂(Brody)，顯露包圍行動之威脅。惟其前進，爲俄機械化部隊所阻，據俄方稱，雙方各以坦克軍約四千輛從事於大規模戰鬥者數日。俄軍在未接觸前，曾經撤退，此時似又轉進而激戰獲捷。

但匈牙利加入作戰，又增一新因素，使緊要之局勢一轉。羅夫防軍之南面側翼受威脅而被迫退卻，羅夫於七月三十日遂告陷落，而匈牙利軍乃逕向塔諾坡爾(Tarnopol)推進。同時勒克防禦亦放棄。若干納粹部隊，曾經突破俄軍，又正向諾佛格勒——佛林斯克(Novograd-Volynsk)攻擊。混亂戰鬥進行者數日，除德先頭部隊在正面遇到阻礙，其他各戰鬥，在羅溫(Rovne)及杜布諾(Dubno)等處繼續展開，深入於後方。在此數區之內，遍佈德軍勢力。納粹戰勝部隊又分開爲兩路，一路沿鐵道向貝的徹甫(Berdichev)壓迫，一路轉而南向塔諾坡爾，企圖與前進之匈牙利軍會合。雖此兩路均爲堅強抵抗所遲滯，然而迫使俄陣地不得不重新加以調整，況新支先鋒隊向諾

佛格勒——佛林斯克前進，已抵史達林防綫之外防綫，尤使其不得不然。

故俄軍於七月五日，即退至西烏克蘭之主要防禦地帶。其退卻遂至聽任敵人佔領拆瑞齊(Cernauts)，而進抵聶斯德之上游。蘇軍向南沿諾佛格勒——佛林斯克至聶斯德一綫，在摩希路夫——波多爾斯克(Mohilev-Podolsk)集中抵抗，而以稷托米爾(Zhitomir)鐵道總站之前面，爲關鍵陣地；又在此綫及普魯斯沿岸，舍比薩拉比亞在內，其間制住敵人使不得逞者又數日。

但在七月之第二星期中，德軍又與推進斯摩穆斯克之部隊協同展開新攻勢。是時德軍之三大方針，已明白分曉，乃以列寧格勒、莫斯科及基輔爲三中心目標。蘇聯部隊亦按此情況，於七月十一日分爲三路指揮；佛洛希洛夫(Voroshilov)擔任列寧格勒防務，鐵摩盛科(Timoshenko)擔任莫斯科前面之中央前綫，布登尼受任烏克蘭指揮。時德匈羅馬尼亞三國聯軍，正在進行攻烏克蘭首都基輔。

由比薩拉比亞前進之先鋒隊，在後此作戰中，係擔負次要之任務。因更爲重大之危險，均發現於其他各區，南部側翼之防禦變弱，先鋒隊渡越普魯斯，終屬較易。七月十六日，基西尼夫(Kishinev)之略取，即可顯示其第一次在該區之進展。七月十九日，德方宣言，曾架設橋頭堡壘橫越聶斯德，彼等於一星期中始實現之。惟羅馬尼亞宣言，恢復其從前邊境，僅係七月二十六日之事，即此時仍制勝相當之抵抗。雖此處進展（尤指聶斯德下游）使可能威脅奧得薩較爲接近，然於基輔附近之作戰，無甚直接之效果。

此等動作，終竟有進展，雖不乏意義，但仍非解決之辦法。其開始一擊，若爲早日成功之試探。諾佛格勒——佛林斯克進攻之結果，坦克軍隊獲突破，而推進先鋒隊於基輔之近郊。惟經該處一阻之後，雖其威力猶足以維持作戰，究不能打開總突破之局。俄軍之反攻，已彌縫缺口，並阻塞掩護步兵之通路；雖德方宣言於七月十四日攻取諾佛格勒——佛林斯克，實則於其後數日，俄軍始確由該區被迫後退，至稷托米爾之鄰境。

時其先鋒隊，一面在基輔附近作戰，德軍一面繼續向西壓迫，以包圍防綫之兩翼。又當沿阿斯克(Dak)及普

里拍特兩河進攻以威脅北翼時，於其南面在貝的徹甫附近，亦取同一之攻勢。七月二十一日，攻破該區內之一地，繼又於同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攻稷托米爾以東之防禦陣地。此等動作之結果，據德方斷言，保衛基輔之史達林殘餘防綫已被攻破，預料基輔不久可下。

德國之所期望，實過早兩個月。蘇軍又復加強防禦以抗其主力軍。此時蘇軍雖困於防綫後方，被其深入，惟仍能堅守陣地，從西面保衛基輔。德軍企圖以先頭部隊展開突破，又大受氣候所阻礙。據彼等七月三日報告，羅夫將有非時之大雪。此或由於測算有謬誤，然而一星期後之雨季，則確無疑。七月下半月，果曾大雨如注，道路泥濘，成爲沼澤，幾至不可通行，而對德之機械化部隊尤加以極嚴重之困難。至是月底，一時進攻幾成靜止之態。

因此經三星期之戰鬥，德始取得比薩拉比亞，而迫使俄軍深退於主要防禦之中。彼等曾折斷該防綫之兩端，且推進其前隊，以威脅守軍之後方區域。惟迄未能獲得完滿之效，僅於八月初，以新動力猛擊，最後乃奏奇功。此乃新鉗形部隊，繞西部防禦之側翼，而攻基輔之收效也。在普里拍特以南之區域內，一支頑強前隊，經叢林澤沼而推進，結果佔領科羅斯丹 (Korosten)。在南路方面，持久而猛烈之攻擊曾在進行，最終亦攻破貝的徹甫，而至貝拉雅契科夫 (Byelaya Tselkov)。惟裝甲部隊雖急進而抵聶伯河，且威脅基輔，而鉗形部隊終無法攔合。科羅斯丹之前隊進展亦緩。駐貝拉雅契科夫之部隊，覺其前進之路爲堅強之防禦所阻。納粹儘管宣言，而前往基輔之路仍未打通。

但有其他功績，關係頗大。假如基輔受威脅，則西南部俄軍再予以威脅，新支軍便可立時前進。於是一支進貝拉雅契科夫，另一支轉向西南至布格河。又一支會渡聶德中游之德匈羅馬尼亞聯軍，此時正由西向東北推進，且尚有機械化部隊，集中其行動由基輔區直掃而下，以切斷退卻之路綫。八月六日，各路集中俄軍於奧曼 (Uman) 附近，而從事於包圍戰，被圍實力據德方估計有二十五師。

俄方兵員損失且無論，其陣地之陷落乃屬嚴重。德更推動其摩托部隊，順聶伯河而下，遠入東境，而以一支部渡聶斯德下游，經過提拉斯波爾(Trjebol)，現正威脅奧得薩，西烏克蘭之不復能守，殆無疑間。此時布登尼之實際任務，乃在盡其能力以保全其軍隊。方蘇軍退卻以避免落入陷阱，德乃採取閃擊之步調，以一支兵力，由奧曼順布格河而下，以取尼古勒夫(Nikolav)，並使奧得薩完全孤立，又一支向東，追擊退卻敵人。八月十四日，德軍佔領克羅維羅格(Kirov Rog)之大鐵區。其後四日，先鋒隊抵聶普羅迪托洛夫斯克(Dnipropetrovsk)城郊。在南面，奪取尼古勒夫，繼而佔領沃紮科夫(Ozarkov)，又攻取下臨聶伯河口之吉爾遜(Kherson)。

惟俄軍若敗北，即屬無法前進。故當彼等退至聶伯河彎流之處，後衛部隊極力作戰以掩護退卻。惟頑強抵抗，甚至隨時反攻，祇能於最後階段予以遷延；所應加考慮者，乃若干人數應渡聶伯河以圖躲避。此時集於東岸之兵力，尚足以制阻德軍任何堅實橋頭堡壘之施展，且可轉回攻擊，以圖恢復據點於西岸，惟被切斷而復集合於以後行動者，為數確不少。八月二十五日，德軍最終攻取聶普羅迪托洛夫斯克時，其最後之重要橋頭堡壘被毀。梨普羅喜(Zaporozhe)附近大堤壩之爆炸，使德軍喪失渡河之橋樑一座及電源一所。此即犧牲不屈之精神，隱含於「焦土政策」之標誌，但亦為放棄西烏克蘭之表示。

西烏克蘭雖放棄，但有兩地不在其內。其一即奧得薩海口。在奧得薩防禦之後方，俄軍放胆置敵之緩圍於不顧，因知該處雖周圍皆陸地，而其海面交通猶公然開放，未穩定也。惟攻取奧得薩，於德亦為不急之務。彼無需於即時利用之以為港口；且俄軍既取守勢，奧得薩未必成為其有效反攻納粹之根據地。故圍攻之舉，託付之於羅馬尼亞部隊，實表示其於靜待，於意已足——意大利部隊，參加包圍，僅為後來之事證。

但基輔乃較為重要之爭點，且基輔及其周圍防禦形如突角，納粹迄未能攻下。八月末又復正面進攻，亦不能達到目標。八月十日，開始由哥默爾(Gomel)向南推進，雖大有進展，而其目的在大包圍，尚未展開，即為反攻所制阻。德軍戰勝烏克蘭，所表現之威力，仍不足以收攻取其首都之效。

然即此亦不過德國之成功略爲減色而已。其意義不重在俄國之所喪，卽爲德國之所得。烏克蘭之勝，蘇聯於人力及物力喪失之外，資源之被剝奪，亦必不能免；雖退卻時之破壞，使德軍無法卽時利用其資源，究之此時皆爲俄國之損失。最大之工業資源，固在聶伯河以東之卡爾科夫(Кіровоград)附近，及頓內次流域；惟烏克蘭之農業區，佔全國耕地五分之一，平均產麥二十萬萬斗，產糖佔全國三分之二，植物油亦豐富；水電力則向爲工業之大資源。俄國之鐵百分之六十出於克羅維羅格(Кіровоград)，錳三分之一出於尼可波爾(Нікополь)。似此產物，於當前需要機械化戰爭之國家所關至鉅，而其喪失，在俄國前途自是嚴重之打擊。

五 列寧格勒之戰

前進列寧格勒之最初各階段，經過波羅的海諸邦，較爲易事。俄國於此，不能恃其堅實防禦及友邦人口，而德國明斯克之捷，則使任何俄軍之在立陶宛者，均有不得不冒險前進之勢。在侵略者方面，因佔有許多良好道路，及鐵道軌距相同之便利，遂能迅速收效於戰勝立陶宛及拉脫維亞。

主力軍由東普魯士出動，沿鐵道向考那斯及維爾納前進。在考那斯與俄坦克車隊戰兩日，克之。方前隊經維爾納，繼續東向，出明斯克，另一軍從考那斯向北壓迫，經什夫里而至里加灣。里加灣乃於七月一日宣告失陷。立陶宛與南拉脫維亞至杜味納既完全克服，北路兵力乃向東北，沿公路進攻列寧格勒。七月九日，一縱隊渡杜味納於查科斯塔特(Жакостат)，曾經劇戰數日而取沃斯托洛夫(Остров)，並於前進列寧格勒途中，到達蘇聯之主要防禦。

此乃進攻之第一階段——當邊境之戰中，德軍在中區抵塔雷西那，在西烏克蘭抵主要之防禦障地。第二階段，卽於該兩區大獲進展，又從南北雙方並進，以攻列寧格勒。

沿芬蘭邊界進攻，迄今並無進展。遠北向摩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之進攻，受制不得逞。向坎多拉克沙(Кан-

dalaksha) 推進，抵索納 (Salla)，且前隊曾一時切斷摩曼斯克鐵道，惟嗣後經被迫撤退。向維普里 (Viipuri) 及克基沙爾米 (Kaekisalmi) 兩面夾攻卡累利阿地峽 (Karelian isthmus)，無大進展，而漢科 (Hangoe) 俄海軍根據地支住一切攻擊。據報佔領阿蘭島 (Åland Island)，為德之波羅的海安全計，固屬有利，而於陸上作戰並無若何影響。

七月十日，重新進攻卡累利阿地峽，且同時向拉多加湖 (Lake Ladge) 之東北兩區推進。旋即威脅及於拉多加與溫涅加 (Onega) 兩湖間之地區，並在彼得羅勃得斯克 (Petrozavodsk) 威脅穆耳曼斯克之鐵道綫，惟不能立即發揮其企圖，亦並不能更向西進。拉多加湖北端之索塔瓦拉 (Sortavalla)，直至八月十五日始告陷落，其時芬蘭尚不能攻破克基沙爾米。但從南面增加之壓力，頗有功效。八月三十日，芬蘭宣言攻取維普里，九月三日，又宣稱其軍隊已遍達於一九三九年之舊邊境。

此次成功，有政治問題曾與有力之表徵。在八月下半月中，屢次謠傳芬俄將有和約。芬蘭對俄國本無深仇，對德之友好更有限制；彼所求者在恢復其一年前之喪失，而無意於久攻列寧格勒。芬蘭各首領，皆坦然承認對德之結合，乃屬偶然之事，且芬蘭將依其自身利害，而決定其方針。俄軍十五師由卡累利阿前綫撤退，準備前進舊邊地，或有以激發此情緒。惟曼涅黑謨元帥 (Field Marshal Mannerheim) 曾以大卡累利阿主義之計畫自任，其中包含由俄國擴充屬地，且德國嚴厲警告其友邦，反對彼等放棄聖十字軍抵抗赤化威脅之意見。當九月七日，芬軍向拉多加湖以東往下推進，至斯維爾河 (Svir River)，切斷波羅的海白海間之水道，即列寧格勒最後一交通綫時；彼等表示，自北而來之威脅依然甚為活動。

時德軍徐進，而慘無人道，自南而來與芬軍會。其主力沿倍普斯湖以東之斯考夫鐵道而進。該區內無急轉直下之勢。機械化部隊，約於七月十六日確獲突破，且至諾佛格勒 (Novgorod) 及金直塞 (Kingisepp)，惟掩護部隊未及與斯捷。倍普斯湖以南之低濕地面成一沮澤地帶，難於疾進，而阻礙列寧格勒進路之各要塞，又為蘇俄全

國要塞中之最可畏者。列寧格勒居民於六月杪即已被徵，爲本市防禦擔任特種工作，德軍果再逼近，料必遭遇着實堅強之抵抗。

於是進攻列寧格勒，遂取連續短驟而猛烈之突進態勢，俄軍頑強抵抗之後，所放棄土地尙屬有限。德軍又由沃斯托洛夫前進，至比斯哥夫 (Pskov) 之重要鐵道站，於苦戰之兩星期中，力迫守軍向波克伏夫 (Porkhov) 東退，並乘此漏隙，向倍普斯及伊爾門兩湖間前進。同時另一軍，推進愛沙尼亞 (Esthonia)，企圖繞倍普斯湖之北端，與東進之部隊會。東進之前隊於七月下旬抵湖北之狹地，但被阻於盧加 (Luga) 河，且爲俄軍逆襲而退。然八月初，又復施行壓迫，且同時與留駐愛沙尼亞之俄軍從事激戰。由波羅的海企圖登陸，於七月十二日被擊潰，其後於是月中再舉，亦無成功。惟在陸上，攻俄之孤軍，較有戰果。塔帕 (Tapa) 之鐵道站，雖經斷定於八月五日失陷，實則直至八月二十五日，與俄軍在波羅的海最後立足地之塔林 (Tallinn) 海口，同時陷落於納粹；此可表現俄軍抵抗之強烈矣。

彼時近倍普湖之戰事，亦已獲得順利之結果。雖沿盧加河前，比較前此企圖僅稍進展，然德軍西進之路，終竟爲之廓清。八月十八日兩軍會合掃蕩俄軍，離開京直塞村，一面向東推進，又予列寧格勒以尤爲急迫之威脅。新支軍以連續由倍普斯湖，望東向外突進，已有可能。正面向南展開，至坡洛斯克 (Polotsk) 而坡洛斯克，又成爲穿入中部，突出斯摩稜斯克之北部基地。此樞軸點一破，將使北中兩路，進攻之作戰基地加廣，而使俄軍於兩區間之交通，受到新威脅。

德力攻坡洛斯克，僅兩星期，即於七月十七日宣言佔領。其時尚未能更行東進，惟向東北推進其突破兵至尼維爾 (Nivel)，確有成功；且一時雖未能更事展開，亦足證爲累次同一企圖中之第一次攻入，切斷一溝通列寧格勒之主要鐵路。八月五日，又一支突破兵更北推進至可爾謨 (Kholm)。其後五日，比斯哥夫——坡爾克和夫 (Pskov-Porkhov) 區以北之德軍，攻破索爾斯特 (Solati)，又由此沿鐵路支綫前進至斯塔拉亞拉薩 (Staraya

Ruzsa)。南面攻列寧格勒之前綫忽而擴大，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間之直接路綫立受威脅。守軍爲應付在伊爾門湖發生之新威脅，乃由倍普斯湖附近向後撤退。

又一星期苦戰，德軍之動力爲俄軍所制阻。嗣德軍三面一致繼續壓迫，始將守軍驅退。八月二十一日，納粹宣言在列寧格勒以西佔領納爾瓦(Narva)及京直塞，其南，佔領伊爾門湖之諾佛格勒(Novgorod)。同時芬軍向下攻卡累利阿地峽正有進展。列寧格勒西面及西南之交通仍未斷，惟此時已受由諾佛格勒前進之德軍所威脅。方芬軍繼續攻取維普里(Viipuri)，西部防禦由盧加河徐徐被迫後退時，諾佛格勒德軍乃上溯服爾克和夫(Volkhov)河，由東面包圍列寧格勒。前衛之坦克車隊於九月初抵拉多加湖，六日即攻襲列寧格勒本市之近郊。兩日之後，德宣言已佔領拉多加湖南端之什路塞爾堡(Schlussemburg)，且其摩托化部隊已抵尼瓦(Neva)河。雖更南之羅軍，猶守住伊爾門湖以東之瓦爾戴(Valdai)高原，而不能制阻包圍環之攙合，或在其未能集合之前毀破之。列寧格勒本已在砲火之下，今則面對密圍矣。

此於波羅的海中之局勢，實有重大之關係。俄軍南北兩方，均在由海面被迫後退。當其仍守克里米亞(Crimia)，奧得薩尙無關重要，惟列寧格勒因其有喀琅斯塔得(Kronstadt)之海軍根據地，故所處之地位攸關於危急存亡。此俄海軍所以重創德護航隊，而同時俄國所得於芬蘭及愛沙尼亞兩國之陣地，迄今有助於保衛列寧格勒，使不至受從海上而來之攻擊也。但此等陣地，除漢科及里加灣以外各島嶼外，現在多已失陷，而各島嶼在俄軍艱苦對抗之中，亦逐漸爲德所征服。列寧格勒之圍攻，實德在波羅的海之安全，該城如果可得，則陸上之交通綫必舒，且獲一進攻莫斯科之新基地，故由各方面而觀，此競爭點實值得雙方之努力。

爲救危亡，於是全城動員，抗戰到底。在八月二十一日，動人之佈告中，伏羅希洛夫要求全城壯丁齊集防禦。其勸諭詞云「我們來組織新民軍，提起槍械，準備捍衛此城。我們一致興起，保衛我們的廬舍，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榮譽與自由。」納粹之反宣傳，以絕對不分皂白之破壞爲威脅，徒激發民衆盡責之熱心而已。列寧格

防準備效法馬德里，抵抗到底——德報謬論，以為不慎重之華沙防禦，無異深陷之於黑暗，真罪過也云云。

六 聶伯河之爭奪戰

當此各軍在南北兩路前進之時，中路亦正從事於苦戰，勝負不分。其間俄軍力謀爭取先着，德軍則在持久攻擊之下，力求保持發動之勢。戰鬥在無定地域內往來移動，雙方均以機械化部隊深入敵方不穩固之地域，且各以其前隊互相威脅對方之側翼，往往使人難於判別誰施包圍，而誰受包圍。時有戰壕發現，蓋即此方或彼方所開，為防禦陣地者。惟此等陣地在仍需移動戰中，一時尚係靜止之地區，倘一旦用以制阻敵人，則次日又成為逆襲之基地，亦未可知。

德軍直接進攻莫斯科，並無進展。彼宣言會圍困大量俄軍於斯摩稜斯克以東，又以為其機械兵向東刺擊乃恆久不變之威脅，但皆無法越過維亞茲馬（Vyazma），或佔據最近之突破點。

同時又屢致力於擴大斯摩稜斯克之突出地區，在北面未有成功。楔形兵雖絡繹攻入坡洛斯克與伊爾門湖間之俄軍防地，包括八月下半月到達威力基盧基（Velikije Luki）之先頭部隊在內，而莫斯科之進路依然有所梗阻。斯摩稜斯克與威特比斯克（Vitelok）間之地區，獨留血腥無人之境，其間雙方相持劇戰，均無法改變局面。

但德軍在南面之用力，功績較多。在聶伯河上流彎曲部份之內，由斯摩稜斯克至與培雷西那河交會之處，納粹乃得有立足之地，且能展拓之。八月初，突進斯摩稜斯克之東南，包圍俄軍於羅斯拉維爾（Roslavl）。又向布利揚斯克（Briansk）進攻，以圖擴大其包圍行動，則於八月杪，為連續之反攻所阻而退。倘此時所謀果遂，必有其他之收穫，勢將準備向更西方面作同樣之企圖。

此諸行動，首以哥默爾區為中樞。此地乃在正中前綫，德軍在右翼極端之下；南有普里迫特濕地，仍阻其不能與在烏克蘭前進之軍隊會合。但如聶伯河可以壓迫，而哥默爾可得，則哥默爾必成為德軍之根據地，由此可以

數路進攻。其一路攻羅斯拉維爾，將切斷聶伯河上河曲內俄軍之聯繫。另一路，取道布利揚斯克，則可向東北進攻莫斯科。不然則向南推進至得士那再由得士那切斷基輔，而威脅東烏克蘭；設南路軍隊能同時渡過聶伯河，則普里波特之障礙在後不能為梗，而兩軍可合。

首次發動向哥默爾進攻，僅抵聶伯河於正中前綫。又力圖由保布魯斯克(Bobruisk)及羅加拆夫(Rogachev)附近向前推進，且以坦克車及俯衝轟炸機猛擊守軍，但其前進被阻無甚利益；雖經以楔形部隊向更北衝入摩希略夫(Mohilev)，且聲言殲滅俄軍兩師，而實際亦未致其完全突破之效。

雖然，約在八月十日又復開始進攻，此時乃達到其目標。方南路軍隊掃掠西烏克蘭，而錯雜相繼之突破兵亦開始渡聶伯河之中流。聶伯河遂在羅加拆夫之附近為其所渡，而各軍復得突破摩希勒夫與羅斯拉維爾間友軍之協助，乃由此直掃而下，與直接攻哥默爾之各軍合。哥默爾乃於八月十九日失陷；據柏林宣佈，在此次作戰之過程中，曾擊潰俄軍二十五師。德軍又一面企圖更擴大之包圍，一面向東推進，欲與從羅斯拉維爾區前進之友軍會，但為俄軍猛烈之反攻所阻，基輔以東更番包圍之行動亦不獲逞。於是德軍前進一時又入於靜止狀態。

此時俄軍全力專注於斯摩稜斯克附近之德先頭部隊，其有效抵抗納粹正面攻擊之後——據稱在七月下半月內，曾敗德軍四十二次——繼之以累次與德軍各側面之對抗。前此一星期，納粹談俄最後預備軍之竭蹶時，滿懷欣望，七月二十三日，乃忽自承俄生力軍極殘暴之攻擊。但生力軍之效用，雖能阻敵在斯摩稜斯克地區以內之前進，而不足以取得局部以外之優勢。故在八月間，德軍一再發動，不特戰勝烏克蘭，長驅入列寧格勒，抑且前進至羅斯拉維爾及哥默爾。

八月中旬，俄軍動員準備業已完成，新軍亦可用，於是實力復振。其主要目的，仍在消除斯摩稜斯克之凸角。惟德軍在各地區之威脅，迫使作戰之基地加廣，右翼方面既須解除列寧格勒之壓迫，左翼方面又須竭力撲滅在哥默爾之德先頭部隊。

諸此奮力，各有相當之成效，惟僅在中央一方面似佔具體之優勢。

俄先頭部隊經二十六天之戰鬥後，於九月八日圍困德軍八師於耶爾尼亞 (Yelnya) 附近，且繼續推進，切斷聶伯河於斯摩稜斯克與維亞茲馬之中途。此乃戰爭爆發以來，希特勒軍隊在大規模作戰中第一次被人擊退；而收復斯摩稜斯克，乃至威脅德軍在中央前綫之中樞陣地，均顯露其可能性。

然此種希望，又因該綫其他區域之發展而銳減。德軍會已表現其才能，於當前之反攻把握必需之優勢。其前進部隊被擊退或切斷者不止一次，掩護之步兵企圖衝進坦克車造成之裂口，亦曾被堵絕；惟其陣地一經鞏固，則各綫均能堅守，不易動搖。或於決戰當前而故退，以待敵之釁，但能緩衝突擊而吸收之，不容深入，以施其突破之威脅。

斯摩稜斯克之大退卻，雖屬類似於此種性質，而其他地區之事跡則相繼證實其為然。俄軍對伊爾門湖南綫之攻擊，同時又繼續進攻斯摩稜斯克，均無法打破列寧格勒之包圍環。反之德軍於九月十一日宣言，恢復發動攻勢，且正驅蘇俄軍隊向瓦爾戴高原，及伏爾加河之上游而退。在此綫之南端，哥默爾之戰爭初期一捷之後，即為推進東烏克蘭之新軍所敗。

哥默爾以東之德軍既敗退，俄軍繼續猛攻聶伯河以東之納粹，使其向河之路綫後退。九月初，俄先頭部隊向羅加拆夫進發，另一隊則由南接近哥默爾。又一隊近倍雷西那河口，攻越聶伯河，一時有威脅保布魯克之勢。惟自其到達哥默爾之後方，再與在普里迫特區實施包圍運動之各軍聯合，似於哥默爾本市有置之於不穩定之情況。

然德軍面對俄之前進部隊，一再集合作新攻勢。哥默爾之安全，初似僅受威脅，今則竟成協同進攻基輔與東烏克蘭之基地矣。

北路進攻，以兩主要之先頭部隊為本。東路一隊，由羅斯拉維爾區向布利揚斯克前進，被阻於得士那河一

帶。由哥默爾企圖進抵科諾托之一隊，亦同樣遇阻於得士那河之下流，而由哥默爾側面前進之部隊，企圖與向布利揚斯克前進之部隊連合，則據俄方之報告，被敗而退，損失頗鉅。惟更西之拆尼哥夫村(Chernigov)，經苦戰六日之後，於九月十二日陷落於德軍。得士那河一綫乃為打通，而鉗形部隊之北支正可於此時活動以攻基輔。

此時南支亦準備包合。於是德軍架設橋頭堡壘於聶伯河下游之計畫，會逢其適，而大告厥成，其最重要之一座，設於克累門楚格(Kremenchug)之附近。經劇烈戰鬥之後，俄軍被迫於九月十四日退出該鎮。納粹復前進，與由哥默爾前進之部隊合，而完成其遮斷基輔之工作。九月十九日，德軍強入基輔，當克服最後之頑抗時，據德方估計，俄國兵力約四軍困在密圍。

此時東烏克蘭已瀕於危急。德軍之在克累門楚格區者，復向東推進，九月十九日，抵普爾塔瓦(Poltava)，距哈科佛之極重要工業中心區僅八十英里。同時南路又一縱隊，向亞速海及頓尼次河口進攻。一組橋頭堡壘曾經架設於聶伯河下游，正對東岸俄軍各砲兵陣地與江面俄各砲艦之砲火，以與俄堅強而艱苦之攻擊對抗。此等各個陣地，曾經逐漸集中於紮坡羅茲及特尼帕羅帕脫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一帶而成一單獨堡壘。此時機械化部隊即從該區向頓尼次流域急進，而更南方面，曾經於柏里斯拉夫(Berislav)之吉爾遜(Kherson)上方渡越聶伯河之一軍，則轉向海岸前進而至亞速海，切斷克里米亞地峽。

德軍之勝利，雖其結果在俄方為嚴重，而至此又一挫，未能達到其最後目標。蘇聯之防禦雖經痛擊，終無法使其粉碎。基輔以東被圍軍隊，久戰不屈。布登尼在普爾塔瓦附近整頓防禦，不特繼續阻斷哈科佛之進路，且以猛烈之逆襲制止納粹之前進。在波利科地峽切斷克里米亞之德軍，或由正面攻擊，或以傘兵登陸，均不能立時克此半島。奧得薩及列寧格勒，均繼續困守，且由伊爾門湖至布利揚斯克，在中央前綫之部隊，均以局部之反攻擊退。於是納粹突進之舉，又不能告一結束，祇得暫事休息，收拾實力以圖再舉。

然納粹仍能保持其發動之勢，其繼續不斷之攻擊力亦甚顯然，彼曾剝奪俄國有價值之供給來源。九月末，北

方雖已開始降雪，預料猶有數星期利於作戰之氣候。惟俄軍不顧一切之抵抗，實與未來以莫大之希望。至少德軍將被束縛於冬季之作戰愈有可能，而來春英美一致之強力，將達到一新水準，必有影響於東西兩面之局勢。同時倘有一事可以確信，即秋季必無攻英之舉。無攻英之舉，則希特勒所謂勝利在一九四一年，必無實踐之望。

七 西綫之戰

希特勒之攻俄，不啻以應協調各個之力量，以取得最大效果之題案，顯示於其敵人。此乃未曾經人解決，抑亦不能立時解決之問題。英蘇兩國，現在均自知已與其公共敵人從事於戰爭；茲事兩國在先均未計及，史達林對之尤極力遷延圖避，其所以下此決心者，實希特勒本人有以致之。此種不受歡迎之極端舉動，俄國前於西歐會議時不願保證，意謂對共同作戰之方針欲達到與英國成立協定，必不免有所踟躕。然而此項協定實乃雙方之願望，其同意與否，不在於兩方分開作戰，而在於一致行動。英國之失敗或退走，必危及俄國勝利之機會，而俄國抗戰之能持久與其功效，亦必於西歐戰事之幸運極有關係。

其最明顯之功效，可於空中之戰見之。德國對英國停止空襲，即其空軍力量集中於東綫之明證，此即英國不但民衆傷亡之數量低落，而戰時產物亦一時得免除損害。所有各海口，在過去一月中飽嘗禍難，今者獲免，其結果如何，將於大西洋戰爭見之。不列斯托爾 (Bristol)、加的福 (Cardiff)、普利茅斯、利物浦、及格拉斯哥等地，正好趁此時機，整理殘破，而恢復其正常利便於工作之秩序。船隻往來於港口，早經於本年設法使之加捷，此時已能收效，所得結果於現有船隻運載更多之噸量，均甚便利。至於納粹之集中於東戰場，包括撤退攻襲航路之遠程轟炸機，則可見攻俄之役，其勝負將直接於海戰決之。

但夏季各月份，大西洋局勢之改善大半由於他種之原因。其改善之程度如何，不能正式發表，因英海軍部關於船隻沉沒之數位，自六月份披露以後停止定期刊佈，自有其理由。惟邱吉爾斷定，七八九等月船隻總損失，較

諸前三月不過三分之一。即德方雖宣佈在此月過程中，曾毀船隻約四十萬噸，亦自承七月份沉船噸位遠在此平均之下——此事彼無證據的歸功於幾乎驅盡海面英國船隻之成績。

然而英國船隻繼續航行於海道，供敵以目標。當德機發動聲悍強韌之攻襲時，英國船隻冒險逃避情形，在雜誌上追逐戰之記載中，均已披露，有時經三四日之久，其間潛水艇即對於受護船隻，亦加以殲滅。邱吉爾之樂觀即使可靠，而每月沉船之數的確不在十六萬噸以下，此數較諸四月或五月雖屬稍堪喜慰，而使人認為滿意則所差實遠。戰爭兩年以來，英國盟國及中立國沉船之數約達八百萬噸，更有不少噸位，在非作戰時被敵攻擊而受損害者，尚未計及。故樂觀亦不為無因。軸心在巴爾幹雖獲勝利，而地中海海軍形勢仍屬有望。護衛艦內含舊式帆船，數量之加多業已有效。空中巡弋之組織曾經實現，且展開之，直至於遍佈大西洋之大部份。或者最切要者，乃美國海軍出而巡弋正在試探，其作戰之射程與效力着實增大，所以卒有冰島之佔領。

八 美國與大西洋

美國佔領格林蘭之後，繼以佔領冰島，此舉雖非必不可免，由於作戰之方針，在理論上實為應有之步驟。美政府對於各海及各地，凡經認為於美國之安全有必要者，均曾以其保衛之責自任。冰島自是美國之前哨，若見奪於軸心，則美洲之北部必受實際之威脅。德國佔領丹麥之後，冰島法權懸而未決，因使美國因得與地方政府直接商議。七月一日，雙方換文，建立八點基本原則，中含尊重冰島之完整及內政獨立，保證派遣軍隊，以適應保護該島防禦德國之報復為度，並允許於戰事結束時立撤駐軍。其時英國駐防軍並未全部撤退，惟冰島防禦之主要責任則美國擔負之。

此一行動有多方面之意義。德美兩國各因其安全區之觀念而發生直接衝突，乃其一例。納粹所宣佈之戰區，發展至格林蘭海岸。惟美總統在中立法案內所宣佈之戰區，則保留冰島為美國船隻自由航行之地。而此處置，且

將冰島劃入西半球界綫之內。故該島之佔領，實係縮小無限制之海戰區域，以與德國挑戰，或警告以將陷與美國直接衝突之危險。

其戰術之意義尤為明顯，或更甚於從前之任何步驟。其所表示，美國不特能把持發動，且足以壓服其優勢。事實即希特勒之戰術，此時正反轉而攻其身。其「各個擊破」之政策，不僅限於一次壓服一單個國家，意在於得步進步，以達到其最後目的。納粹向來以有系統之侵略行為，而輔以不間斷之壓力，進行其外交政策；侵略行為，無一有重大之關係足以威脅其意中犧牲者之國家生存，然而積累之效，使所次欲解決者，先被次第征服，置關係國於孤立無援之地，然後其生存終屬可危。

一年來——自從進攻荷蘭，尤其自租借提議之後——羅斯福即轉用此種方法對付德國。種種對付之法無一非致第三帝國於失敗，亦無一而非激挑其報復，使冒險與美國開戰。冰島之佔領，實逼之更接近於戰爭之邊際，而必不能逃出其範圍。所以此種行動，其實用與標號，兩有重大之價值。美國不特陸軍部隊得遠駐於美洲境界之外，而海軍此時亦授與特種命令「採取必要手段，以保冰島與美國間交通之安全」。無人不知，此即有關於與英國各島交通必要之洋面倘有隔斷，即無異斷絕英國各島之交通。

此種挑戰，並非全無回答。假如德政府之正式態度未至於破裂，而其實施事件中之響應亦必極為嚴重。其處心積慮擊沉美商船，且潛艇攻擊美軍艦尤多，則其對美國似已準備反挑戰。惟美國已先機預籌對策，故結果乃有大西洋羅邱會議之事。

大西洋憲章

此項會議久為羅斯福所期望，而邱吉爾方面亦曾表示如時機許可，願與羅斯福會商一切。其實此種會議，二月間早已計畫，徒以巴爾幹與地中海之事件發生，致為所阻。然而俄國之戰爭卻貢獻不少之新動機與一種新機會

，以其發生更大之問題，使聯合之行動更屬無可避免。八月初，兩首領乃秘密乘軍艦赴紐芬蘭對岸之特約會場。邱吉爾嗣後報告：「余於該處與羅斯福先生，暨英美兩國之參謀總長，並海陸軍將領等，同席會議者三日。」云云。

英美兩國國民，均切望由此次重大會議中得到重大之決案。但八月十四日兩首領所公佈之通告，即最大熱心家亦頗難確信其能達到此期望。其所公佈之協定中八原則，非即時實行之方案，即關於兩國之和平目的，亦無宏富之陳述，徒屬於形式上之宣言。在羅邱兩人，以為可以改造世界，於戰後必然實現，惟彼等對八原則之果能成立與否，並未提出保證，且無論如何，其成立必有賴於可怖而又必經之初步——即納粹德國之陸軍完全敗北。此乃緊要之目的，為兩國——非交戰之美國，幾等於已交戰之英國——精神所貫注；而如何達到此目的，則兩政治家頗沮喪而默無一言。

八原則並非不經評論而通過。其具體為放棄土地展拓之任何目的，尊重統治權與自決權之觀念，自由出入市場及財富之區，並經濟合作等原則，以謀社會福利，公海自由，解除侵略國武裝，及穩定和平之願望，而補充以普通安全之組織。惟無抑制之統治權，在過去曾為有效聯合行動之致命障礙。自決權在原理上雖堪稱道，然曾被一種國家如德國者，利用以創造不和與糾紛。自由出入市場，於擁護貿易主義之美國，大有研究問題——因受「相當尊重現行契約」之條件所限制，反似特為允許英國繼續鄂大瓦（Ostia）協定所成立之組織而為之設計。八原則，與威爾遜之十四要點兩相比較，則前者未必皆有便利。

然此兩種文告，其性質不同之處恰成反映，不獨在使人更瞭然於經久解決之困難，而其目的亦實有不同。威爾遜之陳述，乃最後直接求助於德國民衆。此綱要在保證德國經濟平等之八點中亦有之。惟尚有其他兩綱要指示現在之情況，所以與一九一八年不同。兩文告中均欲重申保證民主國之意見，惟十四要點在約文及暗示中均表示自知，在英美兩國民衆方面皆有正確之認識。威爾遜之求助於被壓迫民衆，雖屬實際，而其所能盡之力為小，八

原則乃明白求助於被戰勝國家，方案一經提出，彼等即能集合爲民主國之有力同盟。

此外便與情況有連帶之關係，文告內所曾經公佈者，無論方案之性質如何，惟有打敗希特勒方能實現。至謂明與附註，不外放大其範圍，使之更明顯而已。免除恐怖與不足，須由納粹暴政毀滅得之。羅斯福致國會之報告內，又增宗教自由與情報自由——四特性希特勒之新秩序中完全無之。在邱吉爾方面，解釋爲在經濟上無意使德國滅亡。「吾人絕對採納此見解，以爲使任何大國不繁盛，或於工業及企業上使其國家無相當之生存，國民無適當之生活者，非全世界及我兩國之福。」邱氏又解釋，彼等不信全體解除武裝，便是防止另一戰爭之保證。「吾人意在解除惡罪國家之武裝，其適以資吾人自衛者則保留之，以慎防戰爭之復起，其在任何時期均預知之。」誠如所云，惟有陸軍斷然戰勝，方能成功。此固是英國明白之宗旨，惟邱吉爾此時竟能坦然敘述，羅斯福亦會以此爲美國之目的，且言彼等兩人，曾「聯合向英美兩國保證，納粹暴政最後必至滅亡。」

此種敘述，羅斯福最終於言語行爲二者中均明白證實之。彼在勞工節日演說：「吾人將在吾人權內，以各種手段壓服希特勒及其納粹武力。」此即確實允許以軍械援助英國，以達到其最後目的。納粹至此已解除限制，並開始在海上攻擊美船，但公然敵對行動之現象，不能阻止羅斯福之既定政策。

美國與德國從事於全面戰爭，現已屬實。羅斯福嗣後亦洩露，德國潛艇會圖攻擊美戰鬥艦，但未成功。九月四日，德潛艇又在冰島與格林蘭之間企圖以魚雷襲擊美驅逐艦格里爾號 (Greer)，幾爲所中。納粹之準備以此爲試驗事件，乃由於挑釁式之自認爲責任，及詆毀羅斯福與其措施而表示之。同一明顯者，則爲連續攻擊美商船。然凡此猶未是直截了當之挑釁，因在冰島與格林蘭間所沉沒之貨船西薩號 (Sage) 雖屬美國所有，實乃巴拿馬註冊，但德國之宣言，使人明瞭其意在摧毀一切船隻之入其所謂戰區者，即使皆屬美國之船隻，按諸美國法律，乃屬於法律上之事件。

羅斯福面對此威脅，乃更進而推展並加強北大西洋之保衛。彼於九月十一日廣播：「廢止海上自由，乃納粹

之計畫……我美國人現在所直接受到者，非抽象之理論，實殘忍與不仁之事實……通常之外交習慣——文書通牒——與沉我船隻，及殺我人民之國際暴徒交涉，毫無用處……無暴力，無威嚇，能阻止吾人作兩種防禦，以保全未受損害者：第一、吾人之航綫，俾物資供給希特勒之敵人；第二、吾人船隻，在公海上之自由。為實行此計畫，美國海軍現已奉令保護一切船隻，並在任何海面範圍之內，美國認為與其防禦有關者，攻擊一切納粹盜寇——最有彈性之語詞，海軍可以最慷慨之意義重譯之。

由是美國在航路戰爭中，於兩重要方面，此時負有最大之責任——建造新船以補充海上之損失，並保護現有船隻，極力減少此損失至於最小限度。關於建造，其力不能如次年之完滿，惟建造之方案，業已超過原定程序，且九月二十七日，十四艘船同時下水，實乃最後產量之鼓勇保證。其時不斷努力，將有效噸位移用於大西洋。八月末，決定以外國空閑船隻，服役於美國航路——拉丁美洲諸邦，亦同時興起——便是為英國利益計而解除相當之噸位。美國及挪威商船，最後約有一百五十艘加入從前所創辦之大西洋輪船公司。此數量，即加以英國之建造，猶不能與沉沒之數相抵，但在美國建造未能完全有效之緊要時期，尙能助使沉沒之程度不至低落於危險綫之下；且英美兩國海軍，現在協同實施其更綿密之保護方法，此後更可制止消失安全之船隻衰落狀況。

由此各方面看來，美國現已公然實行為英國攻德之同盟。惟陸軍尙未加入，且總統發動增加物資援助英國，根據法律，並不合美國加入作戰之意。宣戰乃國會之事，而國會之意見則種種之表示儘量遷延。惟總統由其舉動之性質而言，亦曾表示希望避免實際武裝作戰，其意欲由美國之無盡資源中，儘其可能以物資外援，而換取德國之敗。然而總統此時已臨到必要用武力為有效輸送物資之時期，故其全部政策無論如何勉強，惟有趁希特勒未獲勝利之前，要求武力作最後之憑藉。惟其所以遷延至此者，在內政外交上亦有相當之理由。因大西洋問題固屬緊急，而太平洋直接作戰之可能，美國亦實有相當之擔負。

九 日本之寡斷

日本政策之由於一目標而轉至於另一目標，會隨俄國戰爭之爆發而得一新動力。茲者歐洲之危局，最後或能給予日本機會以攫取西伯利亞之濱海區域，保證滿洲國之北部邊界，並解除海參威俄國根據地之威脅。然而日本此時，頗覺難以決定其即時強有力之行動，有如其他之事件。中國在軍事與經濟兩方面，繼續消耗其資源。南進之誘惑仍有力。莫斯科之中立協約，僅兩閱月之久；雖非大障礙，而觀於俄國在歐洲驚人有效之抗戰，及其巨量軍隊之陸續開到東方，實足增加其重力。倘使俄國崩潰，無疑的日本必加入分贖，然而日本一時卻表示無此熱情，費陸軍之大力，助成俄國之崩潰，況其結果如何，猶有疑問。

最後雖日本軍隊由中國撤退，而集中於滿洲國，而其意趣仍隱晦不明——即日本各將領自己恐亦不知。此黑幕在七月初閣議，宣言日本方針業已決定之時，尙未揭開，將留作世界上一深奧之祕密「註」。在此情況之下，謂日本之政策「不變」，實愈覺其混亂而不可解。

再松岡洋右之下台，顯示與俄所訂之條約，前此曾受歡呼為外交之勝利，今日已不為人所重視。惟此非有任何積極反抗蘇聯之行動將繼於其後，反有趨向極小抵抗之新處置——此在今日之遠東，可由越南代表之。五月之經濟協定，事實上已給予日本以彼國主要物產之壟斷，而所已得之基地更使日本陸軍得以統治其北部。現在，日本更進而求絕對統治此殖民地之全部。維琪驅英國出敘利亞，劇戰方停，即宣言容許日本進入越南，於彼並無不便。六月二十三日，法政府接承日本之要求軍事根據地，並軍隊之通行權；且於二十六日，法日兩政府簽訂軍事協約，名為共同保衛此殖民地，實則日本握其全權。

日本之新進展正如往事，又引起英美兩國之抗議。惟此次語調，更足提醒將有動作繼於其後。羅斯福與新聞

「註」此等事余必為之——其事為何，即我尙不知之，但將為地球上之恐怖。——國王利爾

記者談話，表示其努力於和解政策，本欲避免挑激日本趨向極端，現在已近其終點。七月二十五日，英美發表命令凍結日本資產——實即重要商務交易終止之意。英國繼而宣言，其目的在取消日本與英國、印度及緬甸之商約。羅斯福又召集菲律賓演武裝軍隊。且美國於八月一日，禁止飛機油及汽油出口——實即禁止一切油料，輸往日本。

此乃嚴重之打擊。多年以來，日本曾自試行保證適宜之油料供應，即為對付此種政策。一九四〇年九月，開始與荷屬東印度商議，大半牽涉於由各該島增輸油料之要求。五月末，此項要求幾變成哀的美敦書。惟荷蘭立足既穩，日本乃受斷然之拒絕，且會談破裂，因而譴責荷蘭為欠於理解。在此際，荷屬印度停止商約幾與羅斯福之命令同時，由是日本之油料供應更受到切斷之威脅。荷蘭所以敢冒日本武裝報復之危險，乃其信賴於所處境地之表徵，而荷蘭所處之境地，必基於較大民主國家可靠之後援。

惟日本南進雖仍有其最易之途，而似乎尚有挫折。其主要壓力現又向泰國發動，陸續向泰國進攻，於戰術上大有利益，且可威脅印度及新嘉坡。英美兩國對此消息極不願聞。邱吉爾綜合其關於日本政策之見解，在八月二十四日廣播：

「現在，日本伸手入中國之南方各海。彼從無恥之維琪法國，攫取越南。彼以種種行動，威脅暹羅。彼又威脅聯繫英國與澳洲之新加坡，且威脅在美國保護下之菲律賓羣島。此種舉動確須加以制止。」

然而初步制止之工作乃在美國。當邱吉爾允許完全合作，並協助美國採取任何行動時，彼明白解釋，發端應在華盛頓。兩國均曾向日本提出警告，使日本壓迫泰國之舉，因而沉寂。惟經過日本控制下之海洋，輸送軍用品於海參威，而警告日本將有可怖之事件發生者，乃為美國。故日美於八月底，開始直接談判，希望對相互關係有更完滿之基礎時，乃在華盛頓。

一月之後，談判無結果。惟有日本願意急行退出此大陸，方能樹立此基礎，而日本似又未能計及於此。然而

美國一時態度之強硬，與英國之增兵於遠東，均能制止日本推行其政策，日本固未嘗放棄此政策，惟第二步之方針，一時卻有待於歐洲事件之展開。

十 援助俄國

凡此種種不同之現象，在大西洋及太平洋兩方面，皆足以指示大西洋會議雖參列者默無一言，卻會用心於戰爭之問題，兼及和平之方案。且使人更明瞭，兩領袖特別關心援俄之重要問題，以便於最早可能時間，作有效之行動。此種行動，實使人自始即渴望到今。俄國五年計劃下之工業能力，及可利用之無盡天然資源，雖均有進步，而關於機械戰之供給方法是否能相配合，疑點猶多。德軍切斷西烏克蘭，威脅卡爾科夫與列寧格勒時，由俄國重兵器之嚴重損失而觀，實造成一尖銳化之情況。雖蘇聯抗戰之成功，為任何人意料所不及，然欲繼續抵抗，則迅速而富於實質之援助，仍係所必需。英美兩國自始即接受與蘇聯完全合作之原則。邱吉爾於俄國戰事發生之日，在廣播中保證援助俄國，羅斯福於六月二十四日即予以響應。七月十二日，英蘇簽訂互助之約。蘇聯與波蘭並捷克兩國流亡政府之協定，尤其波蘭條約中，含有廢棄一九三九年之瓜分，就軍事上觀之，關係雖小，亦足使民主國滿足意見。努力於聯合作戰之願望，至少在形式上已為此等協約所承認矣。

但是方法問題繼續呈現其困難。德國之專力於東綫，表面上似將予英國以再開第二戰場於西綫之機會。李維諾夫七月八日之廣播，隱含請求助戰之意，英國頗多熱心團體亦贊成進攻。惟當局尙未準備以自由歐洲最後剩餘之預備軍為孤注之一擲，僅以數次散見之小接觸為嘗試。英國海軍部隊活動於北極巴薩摩（Bassano）之傍。海軍飛機於七月三十日，轟炸巴薩摩港口，損失飛機十六架。九月初，襲斯匹次貝爾根（Spitzbergen），大半由加拿大部隊為嚮導，毀其煤礦及有威力之設備，最後或為德國所奪。惟此種侵擾，於戰爭之大潮流並無影響，且對已被德國佔領之海岸，作任何具體之攻擊，亦無人注意及之。

然在中東方面，頗有較大活動之展望。英國曾從事於此間戰場，且與其安全大有利害之關係。非洲方面氣候炎熱，僅有小戰，雙方正養精蓄銳，以圖後舉，而英國之海空軍卻收功於蹂躪軸心之海上交通。在敘利亞及伊拉克，英國已建立統治全權。惟德國加壓迫於土耳其，且納粹陸軍集中保加利亞，則德軍侵入小亞細亞之危險依然存在。又德國軍隊經烏克蘭向克里米亞及高加索掃掠，提高德國奪取蘇聯主要油田之預測，並切斷外援入蘇之一條路綫。

對於此種形勢，波斯實為關鍵。德人之深入波斯，有如其在中東其他各國。且在受其鄰邦伊拉克壓服之後，其活動力乃有加無減。德人約三千之入其國，是否果為英蘇之嚴重威脅，或有疑問，但彼等所信任為無敵意之波斯，現已變成重要，而情況又使彼處德人對波斯之是否確實可靠，須加以測驗。波斯王本未曾結交於納粹，亦並未準備與希特勒之敵人完全合作。故當英蘇要求驅出德人時，遭遇種種推諉與遷延，於是兩國決定處置行動。八月二十五日，兩國軍隊開入波斯，取其重要油區及鐵道綫，意在強行其要求，自無疑義。

軍事抵抗亦略有之，但無真切防衛之意圖。其姿態既已使德國滿意，內閣乃辭職，而新閣下令停戰。當英蘇軍隊尚在續進，即着手商議協定。惟波王一再採取意在遷延與作梗之態度，引起英蘇嚴厲通牒。九月九日，波斯國會同意於劃定英蘇佔領區各條款，以便利油料供應之運輸及其防衛，且承認交出軸心人民，並驅逐軸心使館。此猶未是其終局。波斯王之不足恃本已顯然，茲又從其延不驅出德人，任其避匿於使館圍垣之內，而愈益證實。英蘇方面不能再予容忍，而國內危機乃迫在眉睫。民衆不堪波王之殘酷與暴斂，西南部各種族遭其荼毒尤深，於是乘機謀叛。九月中旬，全國瀕於亂變。波王內攻於民衆，外迫於盟軍，乃於九月十六日退位而傳於其子。英蘇聯軍據德黑蘭(Tehran)，民變平，而高加索與中東英領土間確實連繫之形勢，卒以建立。陸軍上將魏菲爾曾於三個月前由開羅調往印度，九月末，在倫敦參加其本國政府與俄國軍事當局之會議。此可指示，在此戰場上軍事合作之可能，至少可視為將來或然之事。

然此時供應之問題爲先。假定路綫之問題已局部解決，而有用材料之問題仍屬棘手。因俄國所需求爲何物，實難檢討。雖霍布金斯之訪問莫斯科，及俄國軍事考察團之經西伯利亞、阿拉斯加，飛往華盛頓，而其祕密之要點終不能明。因此欲使供求互相配合，頗有困難，尤其因英美備用之軍用品，實在無多。

民主國家方面，仍在掙扎於獲得圓滿戰時生產之問題。即在英國國內，關於此問題亦屢有批評，比維布魯克之任供應部部長，及邱吉爾在正式辯論會對批評者之絕妙答詞，均不能完全使其靜默。假如英國尙未能完全用其能力於生產，則美國現階段正在樹立生產方案之始基。此種方案多屬於來日方能實現者。

同時問題之範圍正在擴大。在本年開始，美國曾預算以百分之二十五之生產能力，供戰時之用，則美國自顧國防需要之外，尙能於一九四二年供應英國以取攻勢。秋間此預算即已超過，加以援俄問題，幾使美國對供應之量不能定一範圍。但即原有之數字亦遠不能達到，因美國努力進行以求新生產，而對於通常作戰所需之重要物質，並不加以限制。

此種情形，觀於九月十五日羅斯福送國會之報告，即可明瞭。在報告中，羅斯福顯示適應租借用之七十萬元之額，業經分派；數日之後，又要求增加基金，幾達六十萬萬元。惟偌大之數雖經指派於生產之用，而實際之輸出，僅屬有限之比例。所用之費共爲四六八、七二一、八三三元。惟此數之大部份含有造船費與修船費——其中有尙未完成者——或物品已交付而尙未裝運者。自租借法案通過後六個月中，實際出口品之價值，爲一九〇、四四七、六七〇元，其中多數不特含有已製成之兵器，且有糧食及未製成之材料。時間落後，祇在意想與實行之間，此乃生動之說明也。

此等結果，使英國仍需求於重武器，尤其坦克車與長程轟炸機，乃將來作戰之所恃，此點甚爲明顯。然而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均認爲即使置英國裝備之不足於不顧，俄國之需要必須予以接濟。八月二日，美國與俄國換文，承認雙方對於納粹德國之圍困與擊潰，有共同之福利。隨後大西洋會議，此問題亦佔重要地位。爲謀發生更

密切之協調，兩領袖聯合致書史太林，提議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將此事之全部提出，俾實際問題能詳加討論。

計劃固如此，而成熟之時似乎尚早。雖蘇聯領袖熱烈接受，其他當局雖亦力促從速實行，但直至九月末始能集議。遲緩原因，一部份係由於初步通知之困難，及會議本身幾乎須從搜索資料入手。此時正努力着手於軍用品之源源流出。英美兩國均以信用借款與俄國，武器及軍用品包含油料，由美國輸運，英國不獨飛機，即空軍亦開到俄國以協助空防。九月二十二日之一星期內，所有英造坦克車，均指撥為俄國之用，英國各工廠則熱誠應允在此期間為俄國特盡義務。然而凡此一切，在俄國之巨大需要視之，猶為細小之量，故關於足量實質之供給，能否應時接濟以抵消其在納粹進攻時所受嚴重之工業損失，猶是急切之問題。

十一 空中之進攻

更有一方法，雖屬間接，英國卻深賴之以解除德國在東綫之壓迫。其法即在西綫不斷之空襲是。派遣飛行員赴俄，自是誠意援助之表示，惟轟炸之日益加強，乃直接而有效之方法，迫使德國用其充分空軍於本土之防禦，以制止其集中空力於俄境。

蘇聯空軍雖確被破壞，而與德國大部份之攻擊武力繼續從事對抗者，實為東戰場。英國陸續仍有空襲發現，但不甚劇烈，規模亦小。赫爾敦次遭猛攻，倫敦自六月六日至九月底，中間惟七月二十七日受到惟一實在之空襲。與四月死亡於轟炸過六千人之數比之，七月之數字為五〇一，八月下落至一六九，痛遭轟襲之英國各城市前此曾經以使人驚異之毅力，忍苦堅持，最後乃亦免除於禍難，而得休養之樂。

今乃德國各城市輪受空襲之時矣。邱吉爾謂在六月英國所投於德國之炸彈，比較德國用力最大之四月所投於英國者為多，其後各月，所投之重量亦並不弱。被轟炸之海口，如基爾、不來梅及漢堡，現據德人自己形容，「如在戰場之中」，而關於「不幸之穆恩斯忒鎮（Munster）」，則示人以所受之損害尤屬不可忽視。雖英國之夜襲，

仍被遠距離及夜短與目標多之種種原因所限制，而每擊必中，彈不虛投則無疑義。

空戰之術，為按六月間所定之方式，亦即英國空軍自始所遵守之成法。八月間之連續轟擊柏林，其中英蘇兩國飛機，更番輪炸其首都，雖屬無甚關要，而目的重在心理作用。但主力乃專注於德國西部及被佔之海岸。主要海口，自布勒斯特至基爾，均遭痛擊。德國工業與交通之在魯爾及萊茵蘭，凡可供為目標者，仍在保留之列，而中心區如科隆、曼海姆 (Mannheim)、卡爾斯魯 (Karlsruhe)、漢謨 (Hamm)、穆恩斯忒等，則屢受轟襲。德國沿海船隻，為轟炸機巡邏所及者，亦不斷蒙受慘重之損害。九月初，四引擎之轟炸機一再飛越阿爾卑斯山，以較重量之炸彈再攻都靈，及意大利北部之其他城市。

新式重轟炸機業已增加其投彈之重量，預示機之數量加多，則轟炸力將隨之而加大。美國空中堡壘數架現已成功，正試用於晝間高空偵察，有時對特別目標亦加轟炸。惟英國自製之四發動機轟炸機已活躍服役，且其活動範圍將隨夜長而加廣。每夜出動飛機，共三四百架，其數量亦將隨英國資源之發達而激增。觀於德國在東戰場之損失，正近或竟超過於其補充能力，則英國享有制空權之日將必日見接近。

英國空軍之發展其晝間活動，乃英國空權進展更明顯之徵兆。此活動之觀察有二。戰鬥機巡察於法國北部，其效足以推進英國空防之前線。時或俯衝以機槍掃射機場或軍隊集中地點。惟其主要目的，在驅敵機於空中，而迫使退至距海岸較遠之根據地。其實此亦有助於晝間空襲之發展。八月十二日，冒險密集襲擊，深入科隆，乃晝襲之達於高點。布楞恩式快轟炸機六隊，在安特衛普 (Antwerp) 脫離戰鬥機掩護，施其低空轟炸，雖犧牲十二架之數，卻使近德城市各駐軍場所無不遭其蹂躪。但不來梅及漢堡雖經多次之晝襲，而較近於被佔領法國之區域及荷蘭，則被炸尤頻，而以各海口、各機場與各軍隊駐所，為特別注意之目標。此數區之重要，不亞於德國之西部，乃納粹一部份戰時軍餉之所在，故英國必力圖所以毀滅之。

此等成績乃以相當代價得之。在俄國戰爭初期，德國空軍之抵抗英國空軍，多用無經驗之領航員，駕駛舊

式之戰鬥機，故守者所受之損失，較於攻者所受為嚴重。惟不久老練之領航員由俄國前綫調回，新式飛機亦出現，其中有改良米塞爾密特（Messerschmitt）式戰鬥機，曾經特別設計，以求達空中堡壘所能飛之高度。加以夜襲之防禦，任在何時均似乎稍形薄弱，結果英國之損失傾向於上升，而德國之損失傾向於低落，乃至大略相等。惟英國因攻勢，故優勢仍在英國，此乃足以稱快之實在原因。且每日飛機損失在一五與二〇之比時，固為不可輕視，即晝襲所受之傷亡，亦遠不如德國在同樣活動時所受之慘重，至若飛機架數之比例，則恰屬適中。

但是此種活動對於俄國所受之壓迫究能減輕幾何，猶有疑問。納粹有經驗之戰鬥機領航員，自東戰場轉而西向，對於蘇聯不無小助。惟在英國無猛烈之空襲，足徵第三帝國之轟炸機猶未離東戰場，而其攻勢之威力並不會因英國之攻擊而變弱，最多不過轉移空戰入於援俄之態勢，有相當之成功而已。然其舊時根本目的，亦不無增加其意義。俄國戰爭，不但剝奪德國從蘇聯所得之軍用品，且切斷物資自外入德之一條路綫。當東綫戰爭正在徵召德國預備軍，並召役運輸體系時，封鎖之漏口曾經一度復舊。似此情形，英國空軍之每一打擊，對納粹戰時經濟有致命之關係，實更甚於往時。

十二 被征服者之叛變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就對蘇作戰問題舉行五日之會議，會議中間曾巧妙聲明，「凡有影響於戰爭之發展，及其期間之一切問題，均應切實討論。」閉會時兩人發表宣言，加強繼續作戰，直至勝利為止之決心，並預測最後和平之幸福：

「由此勝利所能盡量浮現之歐洲新秩序，將除去過去所引起歐洲大戰之原因。共產危險之撲滅，及資本政治之利用，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各範圍內，將使歐洲諸民族，可能創造有效、和平而親睦之合作。」

此種有希望之情緒，自非一言而遂能感應。

誠然，最近曾有人辯論開一歐洲會議之計劃，此會議將予新秩序以確定之政治骨架，使暫時所具之臨時性質，得以鞏固。惟截至八月底，和平親睦合作之希望，不會發放光明，反而日形黯淡，乃至於消歸烏有，以歐州被征服之民族，開始由被動之抵抗而轉移至於主動而有力之敵對地位。

此本非必不可免之舉。即對德國侵略者之憤慨心理，在昔亦不過消極的而非積極的威力，爲有其他之原因，適應暴露而取消其消極之觀念，甚至克服之，亦未可知。時多處均有一種信念，以爲混亂之舊歐洲應行廢棄，又感覺歐洲需要有效之組織與管理，且甘心接受德國或有相當此任務之可能。又有一般沉着穩健之人，異於吉士林（Quinigs）及其他贊成納粹分子，信仰真實建設工作，必能穩定世界之未來。

對希特勒成功之任何希望，在納粹統治現實之下，消散至速。政治壓迫或爲一種軍事佔領所期待之結果，惟特務警察用特種不德之行爲，以追擊其敵人——應用墮落之努連堡律法對待猶太人，對曾經反對吉士林及其同類者加以排斥，對待一切言論及組織自由之嚴厲手段——凡此皆遠過於任何合理之軍事必要。經濟勒索，亦軍事失敗之一種當然結果。惟坦然強奪，使被征服民衆困於絕糧，而致其經濟制度陷入於奴隸狀況，而德國從中獨享其利——似此方法，而求親睦之成功，難矣。

故德國開發奴隸之觀念一經明顯，被征服民族即開始作積極對抗之行動。其始如在荷爾挪威，不過於顏色上對征服者表示強抗，或以冷淡之態度表示拒絕，尤甚於對待不受歡迎之過客。惟拘禁與逮捕之風一盛，則報復又始。山崩阻斷挪威之鐵道。納粹哨兵在運河失蹤。英國飛行員得知在荷蘭之德國空軍根據地失慎之消息；又英國領航員不知被何人擊落，亦無跡可尋。許多意含疾惡德國之機智行動，使德當局時時如芒刺之在背，繼又厲行交通與戰時工業怠工之活動，盡力查究嫌疑犯，而其事太頻，勞而無益。

凡此皆爲間接方法，最適合於西歐通常安定各國家之情性。若在巴爾幹則不然，其悠遠遺傳之恆久激烈性，對德國征服之反動力，更爲迫近而直接。在特殊兩區之內，軍事勝利曾無法終止武裝之抵抗。在克里特島，英國

兵士因撤退時被遺棄，加入地方民軍及農民，對德國駐軍繼續進行其不間斷之游擊戰。在塞爾比亞，山兵隊活動於五月初，切斷鐵道綫，炸毀軍事倉庫或電話局，並襲擊當地衛戍軍隊。時其地有兩族間之鬥爭，增加情況之嚴重，克羅提亞 (Croatia) 威脅派之衛隊——烏斯塔齊 (the Ustachi)——並不少於德意之軍隊，旋開入戰鬥劇烈之處，兩方均不予屯紮地點。

於此種奮鬥中——各個離開而散佈，至多時有局部地下之組織——加入一V戰役式之奇異而一致之潛勢力。其起原——自比利時至捷克間之各地自任——其實仍屬僞託。惟自一九四一年春V字，不但成爲最後勝利希望之標幟，且爲納粹帝國反對者之召集符號。其時常出沒於公共場所，足證其反抗之活躍。其應用在各種文字形體中，包含模斯 (Morse) 電碼，自傳喚侍者，至貝多芬 (Beethoven) 合樂第五曲之演奏，有種種可能之表明。B. B. C. 號於夏間正在鼓動，並指揮作戰，以審慎神祕之「團長布列湯 (Briston)」爲發言人。此乃含有恐怖意義之心理學的發明。於是被佔領國家方興之反抗，第一次感覺各單個行動不復孤單，而實爲有旗幟，有目的之大行動中的一部份。荷蘭、挪威之愛國志士，無須復憂孤立，彼乃一大團體中之一人，其團體之諸般力量，遍佈歐洲，而共矢於一單獨目的。

此由憤慨至抵抗之一段，最初使其可能者，由於英國猛攻納粹之強韌事實所致。因英國於第一次大空戰，與德國決死一戰而成功之後，繼攻里比亞，又由於增長之強力與信心，不顧挫折，故第二被征服歐洲之狼狽，實開希望重生之路，即一切不會失卻。一九四一年，雖納粹之重行空襲，與大西戰場之可怖現象，而德國進攻英國之成功乃愈退而愈速。德國之壓迫乃所以使被征服者抗戰之原因；英國之抵抗，則增加彼等希望之理由，使知抵抗必不至於徒勞。在八月情況中，三事件同時發生，乃奮鬥之新動力。所謂三事件，即俄國防禦戰之不屈，大西洋憲章之實現，及貝當之真實屈服於納粹。

一國之領導人物如不得其人，則雖爲大國，亦必因政治之失敗而自行毀滅，不幸維琪之政府竟爲此加以證

明。維琪政府之一切措施，幾不斷遭各方嚴重之抗議，其不名譽亦與日俱增。除敘利亞與越南事件外，維琪又一心一意援助德軍，獲取所需之軍械，容許納粹勢力侵入北非，不顧各方面之反對以達喀爾讓與德國為潛艇根據地。當貝當終於改變初衷轉與納粹完全合作時，法國局勢之最後疑團為之廓清。

八月十二日，年邁之貝當元帥以前所未有之頑強態度發表廣播演說，強調與德國攜手之必要，及採取獨裁制，幾等神權。繼對國內各地之反亂加以痛責，並要求國民懲處其領導者，與絕對服從其個人。貝當稱：「除由余委託或授與權力外，一切命令均不發生效力。」隨即首先宣佈達爾朗(Darlan)上將為此權力之代表人，繼則訂定各種辦法，禁人民言論自由，與建立更穩固之極權國家。

貝當此語，無異向全國大部份人民宣戰，自不能無所反應。在法國內除戴高樂運動外，反納粹活動，如在其他國家，本已在生長中，至是此類意外之事件更日形增加，尤以鐵路與軍火工廠中之罷工為甚。前此一般人民咸信貝當必能保持法國之光榮與獨立，所以尙能制止大規模之反抗於不發，此固為達爾朗及其親信之人所企望者也。但目前此種信念已完全粉碎，貝當之宣言已解除此種束縛，使全國迫臨於勉強服從，與拼命反抗之分界綫。

八月十四日，巴黎發生暴動。政府雖即時採取嚴厲措置，但一週中示威行動仍有多起。除新罷工風潮外，德官兵更時遭暗殺。在前所招募為反蘇十字軍法國志願隊之檢閱程序中，使保羅(Legionnaire Paul Colette)得乘機狙擊此主張對德合作最力之賴伐爾與馬速爾地特(Marcel Daut)，全國對貝當演說之答復為實行反抗之爆發。此種發展對德國誠為最危險之事態。雖然，以德國所經驗之變亂標準而言，則此種事件已屬司空見慣，惟因其適發生於蘇聯抵抗力漸形強化中之德國後方，與德國因對蘇作戰之需要，減縮佔領區軍隊之時，勢須在情形尚未滋蔓之前予以特別處置。

巴黎第一次暴動，納粹即採取嚴厲之對付辦法，大加拘捕，稱保受猶太人及共產黨人之指使，并宣佈該被捕

人等將作為人質看待，此後如有暗殺佔領軍情事發生，即槍決人質抵償。九月十六日此等人質十人遭槍決，證明此威脅之極端嚴重。在塞爾比亞大批槍決人質幾已成為例行之事。比利時亦已開始實行此法。在挪威，藉口人民正準備實行總罷工，宣佈戒嚴，除工會領袖二人被槍決外，又有大批人民被捕，殘存之各重要文化機關均被解散，即童子軍與救世軍亦不免。計八月一日共槍決人質二九五名，其中巴黎佔四一名，色格勒勃佔一二二名，斯尙為低估之數，但此種恐怖正方興未艾也。

恐怖政策之直接結果不但不能鎮亂，且人民報復更形增加，在納粹統治之下已無所希望，已無留戀，亡命之人看清前途水深火熱，對此殘酷之敵人於是變為更勇敢，結下更不可解之仇。塞爾比亞實際已陷於內戰，在防軍與游擊隊對陣戰中，納粹且使用飛機與大炮。德方雖警告如再有意外事件發生，即將增加人質之槍決人數，但法國之強硬派依然有增無已。保加利亞在強迫參加對蘇作戰之高壓中，已成為紛亂與罷工之世界，結果又有大批人民被捕。捷克在慕尼黑會議後始終不斷在暗中進行罷工運動，在某次一大工廠發生罷工後，恐怖亦隨之降臨。希姆萊之殘忍助手萊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任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兩省攝政僅四日，槍決人質八十八人。捷克國務總理被押赴德國人民法庭受審，被判以謀反罪解還普來格 (Prague) 處決。在塞爾比亞全村被炸為平地，屠殺仍繼續進行。在色格勒勃有五十人被指為炸毀電話總局之指使人處死。在巴黎置有武器者死，在德國收聽外國廣播者亦死。維琪在納粹刺激下，開始組織叛黨法庭，令人不禁回憶法國革命時代之法庭。在德軍闖與被擊敗被解除武裝被佔領之歐陸間之鬥爭，正不亞於正式對壘之戰也。

在此鬥爭中，德人正為其本身於一旦失敗時作成一恐怖之報復。近代史上從無一大民族會使他人對於其國家及人民結成如是深切不解之仇恨，一旦復仇之日到來，其報復之記載必長而可怖。除其他各種驅使納粹努力於獲得最後勝利之動機外，彼等蓋深知此種仇恨只有流血方能消除。所以對此被征服之民族肆其無限制之殘暴；雖然，該民族之有志人士亦不分區域展開鬥爭。但此種對絕對優勢力量之爭鬥，在大西洋會議後邱吉爾向佔領區呼

顧廣播中所作諾言實現之前爲無望也。

「爾等在與納粹接觸之時，必需保持爾等靈魂之純潔。即在彼等勝利得意之時，亦必使彼等自知爲人類道
德所擯棄之人。援助已行來到，有力之隊伍正爲爾等而加強武裝。堅定爾等之信念與希望。爾等必將獲救。」

文獻附錄

一 柏林公約——德意日三國同盟公約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簽字

德意日三國政府鑒於以適當地位畀予世界各國，乃造成世界任何永久和平之先決條件，特決定對三國各在大東亞及歐洲方面，以促進其人民共榮與福利爲主要目的而盡之努力彼此互相合作。

三國政府更願擴大其合作範圍及於世界其他區域內，願與三國作同樣努力之國家，俾彼等對世界和平之願望，得以實現。

德意日三國政府基於上述理由，特議定下列條款：

第一條 日本承認並尊重德意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

第二條 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

第三條 德意日同意按照第一第二兩條之規定，彼此合作。三國並保證簽字國之一，苟被目前尙未參加歐戰或中日爭端之國家攻擊時，彼此應用政治經濟及軍事各種方法，互相援助。

第四條 爲實行本公約之規定起見，三國應即組織聯合技術委員會，其委員由德意日三國政府各自指派。

第五條 德意日三國切實聲明，上述各條對於三簽字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地位，並不發生任何影響。

第六條 本公約自簽字之日起即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定爲十年。在本協定滿期前相當時期如經簽字國任何一國請求，得談判續約。

二 租借法案——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經羅斯福簽署

第一章

本法案定名為「加強美國國防法案」。

第二章

第一款 本法案所用「防衛器材」一詞，其意義即謂：

(一)各種武器、軍火、飛機與大小船隻。

(二)凡用以製造、生產、改良、修理與使用第一項所規定之各種防衛器材之任何機器，便利工具材料或供給，均屬之。

(三)第一項所規定之任何防禦器材，其所需用任何全部或部份之原料與配備等亦屬之。

(四)任何農業工業或其他用於防禦之物品亦屬之。

第二款 本法案所用「防務情報」一詞，凡一切有關防衛器材之計劃、說明書、圖樣模型或其他情報均屬之。

第三章

第一款 不論其他法律條文若何規定，總統若認為對美國國防有所裨益時，得隨時授權陸海軍部部長，或其他政府機關主管長官實施下列各項：

(一)得命令其所管轄之兵工廠及船塢等為其他國家製造或設法取得各種所需之「防衛器材」，惟該國之防衛工作，須經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重要關係者。數量得就其可以動用款項範圍以內，或隨時經國會授權核准訂立合同者為限。

(二)並得將任何「防衛器材」，用售予、轉讓、交換、出租、借予等方式供給上述之國家。惟除商得海陸軍參謀當局，或雙方之同意外，凡非按本款第一項所產生或徵取之防衛器材，不得援用本項條款，予以處分。按照

本項規定而處分之任何防衛器材，及動用前此指撥之款項而徵用之防衛器材其價值不得超過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處分此項防衛器材，價值多寡，應由有關機關或代理人，或其他依法委派之機關代理人及官員決定之。此後動用本政府任何機關或代理人款項所徵用之防衛器材，未經本法案授權指撥者，除經國會另案授權指撥外，不得援用本法案而與以處分。

(三)並得代上述國家，將各種『防衛器材』，加以試驗、檢查、證明、修理、裝配、整理或其他手續使之完善適用。並得與私人公司訂立合同執行之。惟動用款項，須以指撥者或嗣後經國會隨時所授權指撥者為限。

(四)並得與上述國家之政府，交換有關本章第二項規定所供給該政府之『防衛器材』之一切情報。

(五)准許一切按照本款規定而分給上述國家之『防衛器材』出口。

第二款 任何上述外國政府，其按照第一款規定而獲得之任何援助，所有條款與條件必先經總統認為滿意。美國因此所得之報價，可為款項或為貨品折價，或資產，或為其他總統認為滿意之直接或間接之報價。

第三款 迄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後，或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兩院通過議案，認為前款授權辦理之事，對於增強美國國防已無需要，則總統或任何機關及代理人均不得行使前款職權。惟如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前，或兩院另有決議以前，與上述外國政府訂有條約或合同，而必須履行者除外，但亦應以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為限期。

第四款 本法案不得解釋為授權……使美國艦隊可作護航之舉。

第五款 本法案不得解釋為授權……使美國船隻得以駛入戰區而違反一九三九年中立法之第三章。

第四章

凡遵照第三章規定外國政府與美國成立有關處理防衛器材，及防務情報之目的或協定，其中應列有規定之一項，聲明該條約之外國政府未得美國總統同意，不得用此項防衛器材或防務情報之佔有者名義或所有權，轉贈或

出售與其他國家，並復聲明該國政府官員僱員或其委託人員外，任何人不得加以利用。

第五章

第一款 陸海軍部長及其他主管機關長官必須於防衛器材或防務情報輸出之時，立即通知……總統所指派之主管機關，列明輸出數量種類、價值以及轉讓條款與物品及情報之收受者。

第二款 總統至少每隔九十日，須隨時向國會報告執行本法案之情形，惟總統認為不能公開者除外，……

第六章

第一款 授權總統得隨時在國庫中尙無固定用途項下，指撥必要款項作為實行本法案各條款及完成本法案目的之費用。

第二款 根據第三章規定，自外國政府所收入之款項或可轉為款項之資產，……應撥歸為此項防衛器材或防務情報而動用之原款項下，……

第七章

陸海軍部長及其他主管機關長官或代理人處分防衛器材或防務情報之一切契約或協定，必須盡力保障美國人民對於該防衛器材或防務情報應享之專賣權，……

第八章

如總統認為於美國國防有必要之時，得授權陸海軍部長在第三章所規定之任何國家轄境內購買或取得其生產之軍械，彈藥及其他軍需器材。

第九章

總統為實行本法案之任何條款而遇有必要之時，得隨時頒佈規律及條例，並得經其指定之機關或長官行使本法案所授予之任何特權。

第十章

本法案不得解釋為變更有關利用美國海陸軍之已有各法案，惟本法案列舉之各項為非交戰目的而採取之行動，如製造徵用修理國防器材等不在限制之列。

第十一章

本法案之任何條款，若失效或在任何環境之下失去效力，則其餘條款並不因之同時失效，而在某種環境之下所不能實施者在其他環境之下仍得實施之。

三 蘇土聯合聲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蘇聯政府鑒於外報盛傳種種謠言，堅稱土耳其一旦被迫參戰，蘇聯必利用其處境困難而向之進攻云云，關於此事並曾接到諮詢，故特正式通告土耳其政府：

一 此類謠傳與蘇聯立場絕對不符；

二 倘土耳其果被侵略而被迫參戰以保衛其領土時，則依照蘇土間現存之互不侵犯條約，土耳其必能獲得蘇聯之充分諒解與中立。

關於蘇聯政府此項聲明，土耳其政府特向蘇聯政府表示最誠懇之感激，並亦鄭重聲明；倘蘇聯自覺居於同樣處境，亦必可獲得土耳其之充分諒解與中立。

四 蘇日中立條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於莫斯科簽字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深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

第一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 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爲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爲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 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限定爲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兩國關於邊界之聲明

遵照……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爲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五 德土友好條約——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於安哥拉簽字

日耳曼帝國及土耳其共和國願使兩國關係置於相互信賴竭誠友好關係之上，除兩國現行約束應予保留以外，特議定簽訂本約。……

第一條 德國與土耳其茲相約尊重彼此領土完整性與不可侵犯性，決不採取任何步驟，直接間接對抗締約國之另一方。

第二條 德國與土耳其約定，此後遇有一切問題，凡牽涉兩國共同利益者，應實行友好性質之諮商，以便就處理上述問題成立諒解。

第三條 ……本約應在簽字之日，即行生效。有效期限十年。關於延長有效期限事宜，當由締約國雙方在事前商定諒解。

雙方同時交換之牒文

茲於簽訂本約之今日，敬請閣下注意者為本國政府準備促進貴我兩國經濟關係至於最大之限度……兩國政府準備立即就此舉行談判，商定細則，於可能範圍以內，儘早實施上項同意。

雙方共同聲明

兩國全權代表茲於簽訂本約以後，願奉告兩國報業及廣播電台，盼於此後發表文字及廣播之時，悉能隨時反映德土兩國友好互信之精神。

六 英蘇互助協定——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第一條 雙方政府相互保證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之現行戰爭中，彼此當給予一切種類之援助與支持。

第二條 雙方更進一步保證，在此次戰爭期間，雙方不得談判或締結休戰或和約，惟獲得締約國相互同意者則不在此例。

協定附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聯合王國陛下政府在對德作戰中一致行動之協定締結之際，締約國雙方茲特議定：上述協定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毋庸提交批准。

七 蘇捷（指流亡政府）協定——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於倫敦

第一條 雙方政府同意立即交換公使。

第二條 雙方政府相互保證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之現行戰爭中，彼此當給予一切種類之援助與支持。

第三條 蘇聯政府同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境內成立捷克斯拉夫國家軍事單位，其指揮官得由捷克政府任命，但須經蘇聯政府同意。該軍事單位在蘇聯境內作戰時，應受蘇聯最高軍事當局指揮。

第四條 本協定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毋庸提交批准。

八 蘇波（指流亡政府）協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於倫敦

第一條 蘇聯政府得承認一九三九年蘇德協定改劃波蘭領土之無效。波蘭政府應宣佈波蘭絕對不與任何直接對抗蘇聯之第三國訂立任何協定。

第二條 雙方政府於本協定簽字後，即恢復外交關係。隨後應即交換大使。

第三條 雙方政府相互保證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之現行戰爭中，彼此當給予一切種類之援助與支持。

第四條 蘇聯政府同意在蘇聯境內成立波蘭軍隊，其指揮官由波蘭政府任命，但須經蘇聯政府同意。波蘭軍隊在蘇聯境內作戰時，應受蘇聯最高當局之指揮。關於該項力量之指揮，組織與運用細則應另文規定之。

第五條 本協定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毋庸提交批准。

協定附約

蘇聯政府基於已恢復之兩國外交關係，允許釋放目前拘留於蘇聯國內之波蘭戰爭俘虜或其他具有充分被押理由之波蘭人民。

九 大西洋憲章——羅斯福與邱吉爾聯合宣佈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及英帝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已在海上某地會晤。

雙方政府之要員及海陸空軍高級長官，均出席參加。

當時將根據租借法案以軍火供給英國及其他一切反侵略國家——與各國武裝部隊之全部問題重新提出，予以檢討。

英供應部長卑維勃魯克(Beverbrook)亦參加各項討論，卑氏即將前往華盛頓與美主管當局繼續研究此項問題。討論中將包括關於蘇聯之供應問題。

美總統與英首相共會談數次，當時雙方均感覺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政府，及其他與希特勒政府有關之各國，現時所採取以武力征服世界之政策，對於世界文明危險極大，故對於兩國應以何種辦法保障其本國之安全，應付此項危險，均互相通告，同時，並決定作下列之宣言。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英帝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會晤之結果咸認為有將兩國之國策共同之點加以宣佈之必要，因彼等認為根據此項政策，世界之局勢有改善之希望也。

一 兩國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或其他。

二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

三 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

四 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利或潰敗，對於貿易及原料之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兩國對各國現有之組織，亦當尊重。

五 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

六 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缺乏之保證。

七 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公海及大洋自由往來，不受阻礙。

八 兩國相信全球各國，無論為實際原因或精神上之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蓋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備，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永久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試行一切切實之措置，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備關係所忍受之重大負擔。

十 羅邱聯合致史太林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發出

同人等根據賀浦金斯(Harry Hopkins)特使自蘇返美提出之報告後，特舉行諮商，討論英美兩國應如何支援在英勇抵抗納粹進攻中之貴國；同人等現正聯合以貴國所最需要之供應品，儘最大之限度供給貴國，此項供應品業有一部由船隻滿載駛離英美口岸，倘有若干亦即可裝運。

在獲得最後勝利之前，吾人尚須經歷一漫長而堅苦之道路，所以吾人目前必須作一更久遠之打算，否則吾人所作之努力與犧牲均將屬於徒然。

在現行各戰場戰爭結束之前，尚須在他處更關戰場。吾人雖擁有廣大資源但究屬有限，而在何處與何時適當利用此資源以到達到吾人共同努力之最大限度，斯為亟待解決之問題，其中包括原料與戰爭製成品之供應。

惟同人等在採取決斷之前，必須先充分瞭解若干因素，而貴國與英美兩國武裝部隊所需求之供應，亦即取決於此若干因素也。為貴國及英美兩國便於迅速分配其共同之資源計，同人等特建議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英美當派

代表出席，以便與貴國直接討論上列事宜，不知閣下是否認爲可行。再者在此項擬議中之會議，尙未產生任何決議案之時，同人等願爲閣下奉告一點：即英美將盡最大可能之速度，繼續以供應品運蘇。

同人等深知蘇聯不屈不撓之抵抗，對於擊敗希特勒主義具有極重大之影響，因之吾人自覺對於將來支配吾人共同資源之計劃，必須在任何情形之下，求其迅速實現。

大事記

一九四〇年 九月

- 一 日 法屬加蓬(Gabon)參加戴高樂將軍陣綫。
意軍宣布佔領班那(Bina)之肯尼亞村。
- 三 日 英國以西半球根據地租與美國換取五十艘逾齡驅逐艦。
羅馬尼亞鐵衛團暴動。
- 四 日 希特勒演說，重申擊敗英國決心，準備長期戰爭，並謂對德國城市之受轟炸將加報復。
安多尼斯哥將軍就任羅馬尼亞全權內閣總理。
- 五 日 邱吉爾宣佈增援地中海。
皇家空軍猛襲敵重要港埠。
- 六 日 羅王加洛爾遜位。安多尼斯哥宣佈與軸心完全合作。
- 七 日 德國大舉空襲倫敦，損失飛機一〇三架。
- 八 日 戈林宣佈自任空襲英國指揮。
- 十一日 延期性炸彈在白金漢宮爆炸。
英海軍轟擊布郎(Bonlogne)。
- 十二日 意軍開始進犯埃及。
- 十三日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唐寧街，及上議院(House of Lords)被炸。

- 十四日 意軍佔領所羅姆(Sollum)。
- 十五日 德機猛襲倫敦損失一八五架。
- 十七日 意軍攻取錫底巴尼(Sidi Barrani)。
- 巴那利斯(Benares)城號沉沒，所載兒童及難民失踪二四八名。
- 十九日 里賓特羅甫在羅馬與墨索里尼及齊亞諾舉行會議。
- 二十一日 英機猛襲自安特衛普至布郎間之港口。
- 二十二日 法日訂立協定准許日本使用越南根據地及駐軍。
- 二十三日 英國及自由法國之同盟軍在達喀爾與法軍發生衝突。
- 二十四日 法機空襲直布羅陀以報復英法聯軍之襲達喀爾。
- 二十五日 英國及自由法國同盟軍放棄進攻達喀爾。
- 二十七日 德意日三國公約在柏林簽字。
- 德機襲英損失一三三架。

十月

- 三日 張伯倫辭職；貝文及伍德加入戰時內閣。
- 四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布倫納會談。
- 六日 天氣惡劣，倫敦自九月七日以後第一次未遭夜間空襲。
- 七日 德軍開入羅馬尼亞。
- 八日 倫敦遭空前廣大之夜間空襲。

加拿大下令禁銅輸日。

美當局勸告遠東美僑返國。

十日 戴高樂抵喀麥隆 (Camerouns)。

英海空軍聯合轟瑟堡 (Charbourg)。

十二日 英巡洋艦阿齊克斯 (Ajax) 號擊沉意驅逐艦兩艘，另擊傷一艘由巡洋艦約克 (York) 號擊沉之。

十五日 蘇聯否認事前曾接獲德軍進佔羅馬尼亞之通知。

英海軍炮擊鄧刻克 (Dunkirk)。

十七日 英德驅逐艦隊在布勒斯特 (Brest) 附近海面發生衝突。

十八日 英國重開滇緬路。

十九日 意機襲巴哈林島 (Bahrain Island)。

二十日 英襲法海岸，達空前猛烈程度。

二十一日 邱吉爾廣播籲請法國勿襄助德國。

意軍襲紅海護航隊不逞，意驅逐艦一艘沉沒。

二十二日 希特勒與賴伐爾會晤。

二十三日 希特勒晤佛郎哥於西班牙邊境。

二十四日 希特勒晤貝當。

二十五日 德國宣佈意機已於數日前加入空襲英國。

英國蘇伊士以東領土會議在新德里 (Delhi) 開幕。

二十六日 英國女皇號 (Empress of Britain) 於空襲中被炸沉沒。

法內閣通過與德國作更密切之合作。

二十八日 意軍進攻希臘。

希特勒晤墨索里尼於佛羅棱斯(Florence)。

三十日 英海軍陸戰隊在克里特登陸。

三十一日 意軍沿海岸區進抵克拉馬斯河(Kalamas River)。

十一月

一日 英軍第一次襲那不勒斯(Naples)。

土耳其總統伊爾斯美(President Ironu)演說重申蘇土友好關係與英土之爲聯盟國家。

三日 英正式宣佈英軍在克里特登陸。

四日 西班牙佔領坦給爾(Tangier)。

五日 英護航隊遭德袖珍艦攻擊；賴改裝巡洋艦甲非斯灣號(Jervis Bay)英勇奮戰，全隊三十八艘，三十四艘得救。

七日 英軍陷蘇丹(Sudan)東部之蓋拉巴特(Gallabat)。

八日 希特勒在慕尼黑(Munich)演說，皇家空軍飛往投彈。

九日 希軍殲亞平寧(Alpini D.)師團於阿沃斯河(Aoos River)。

十日 戴高樂佔領利伯維爾(Libreville)。

索杜將軍(General Ubeido Soddu)受任對希作戰意軍總指揮。

十一日 意機十三架在英境擊落。

- 英軍襲大蘭多 (Taranto) 意艦隊。
十二日 莫洛托夫抵柏林與希特勒作三日會談。
十四日 德機狂炸可溫特里 (Coventry)。
德驅逐洛林 (Lorraine) 法語居民，法提出抗議。
十五日 德機猛襲倫敦。
十七日 保加利亞國王波利斯 (Boris) 在柏林與希特勒會談。
南安浦頓 (Southampton) 遭猛襲。
十八日 墨索里尼應允於對希作戰勝利之後參與毀滅英國。
十九日 伯明漢 (Birmingham) 遭九小時連續空襲。
二十日 匈牙利加入柏林公約。
皇家空軍襲魯勞爾特河 (Ruhrort River) 港埠杜伊斯堡 (Duisburg)。
希軍向厄比魯斯 (Epirus) 推進。
二十二日 希軍取考里沙 (Karizsa)。
土耳其宣佈在色雷斯 (Thrace) 戒嚴。
伯明漢遭猛襲。
二十三日 羅馬尼亞加入柏林公約。
二十四日 斯洛伐克斯加入柏林公約。
英宣佈英軍在希臘主陸登陸。
不列斯托爾 (Bristol) 遭猛襲。

二十五日 保加利亞宣佈擬不加入柏林公約。

二十七日 英意艦隊在沙丁尼亞(Sardinia)附近發生衝突。

羅馬尼亞鐵衛團發動大暗殺。

普利茅斯(Plymouth)被襲。

二十八日 利物浦(Liverpool)被襲。

三十日 希軍宣佈佔領波格拉台(Pogradec)。

德軍宣佈吞併洛林。

十二月

一 日 不列斯托爾被空襲。

二 日 加拿大修改稅則與英國出口以便利。南安浦頓連遭三夜空襲。

三 日 伯明漢遭空襲。

四 日 英土簽訂商約。

德蘇簽訂十年商約。

希軍宣佈佔領普勒邁特(Premet)。

五日 改裝巡洋艦勘拿方城號(Carnarvon Castle)在南大西洋與德襲擊艦發生接觸。

六 日 希軍佔領桑蒂瓜蘭達(Santi Quaranta) (朴托厄達 Porto Edda)。

意大利參謀總長巴多格里奧將軍(Marshal Badoglio)辭職。

七日 倫敦二十四小時未受轟炸。

- 八日 皇家空軍襲杜塞爾多夫區(Dusseldorf area)及海峽港埠。
意大利海軍參謀總長卡芬那里將軍(Cavagnari)辭職。
希軍取亞及羅卡斯特羅(Argyrocastro)。
倫敦遭連續十三小時空襲。
- 九日 英軍大舉進攻錫底巴拉尼意軍。
十一日 英軍佔領錫底巴拉尼。
伯明漢被襲。
- 十二日 英駐美大使樂相爵士(Lord Lothian)逝世。
設菲爾德(Sheffield)被襲。
匈牙利與南斯拉夫簽訂友好條約。
- 十三日 賴伐爾撤職。
- 十四日 拿不勒斯遭空前猛襲，意戰艦若干艘被擊中。
- 十五日 英軍越利比亞前綫。
- 十六日 英軍取蘇羅姆(Solium)及開普索炮台(Fort Capuzzo)。
- 十七日 羅斯福總統提議以軍火借與英國。
- 十八日 英戰鬥艦炮轟窩羅納(Volona)。
- 十九日 英軍包圍巴地亞(Bardia)。
- 二十日 利物浦被襲。
柏林第三十七次空襲。

二十二日 希軍佔領蚩馬拉 (Chimara)。

哈里法克斯 (Halifax) 任駐美大使，艾登任外交大臣，馬吉森 (Margison) 任陸軍大臣。

英機第三十四次襲曼海姆 (Mannheim)。

二十三日 邱吉爾廣播：痛斥墨索里尼，認為意大利之不幸，應由其個人負責。

皇家空軍猛襲敵根據地。

二十五日 德大軍開入羅馬尼亞。

二十六日 加拿大第八分遣隊抵英。

英宣佈損失第三十六艘驅逐艦。

二十七日 倫敦遭猛襲，打破三日沉寂空氣。

二十九日 羅斯福廣播呼籲增加援英。

倫敦城遭燃燒彈轟炸。

一九四一年 一月

一日 不來梅 (Bremen) 首次遭連續三夜之空襲。

二日 德宣佈德空軍正向地中海調動。

三日 不列斯托爾遭燃燒彈轟炸。

五日 英軍佔領巴地亞。

七日 英軍佔領多布魯克城外之伊爾，艾爾亞當 (El Adem) 飛機碼頭。

八日 英機猛襲那不勒斯。

- 九日 英機襲墨西哥 (Messina)。
- 十日 英護航隊在西西里海峽被俯衝轟炸機攻擊，結果損失南安浦頓號 (Southampton) 一艘，輝煌號 (Illustrious) 重傷。
- 希軍佔領克立色拉 (Klisura)。
- 德蘇簽訂經濟協定。
- 十三日 卡伐拉羅將軍 (Cavallero) 繼索杜將軍 (Soddu) 任阿爾巴尼亞意軍總司令。
- 普利茅斯遭燃燒彈轟炸。
- 十四日 英土聯合舉行參謀會議。
- 馬爾他、不列斯托爾及德威廉港分別遭猛襲。
- 十九日 希墨會談。
- 意軍撤離喀沙拉 (Kassala)。
- 二十日 英軍突入厄立特里亞 (Eritrea)。
- 二十一日 羅馬尼亞騷動，引起三日內戰。
- 二十二日 英軍佔領多布魯克。
- 二十四日 英軍佔領厄立特里亞之比亞 (Biscia)。
- 二十八日 自由法軍攻里比亞之沙漠沃地墨速克 (Minzuck)。
- 二十九日 默他薩克斯將軍 (General Metaxas) 逝世。
- 三十日 英軍佔領得爾那 (Derna)。
- 三十一日 泰越停戰協定簽字。

二月

- 一 日 英軍佔領阿哥達 (Agordat)。
- 二 日 意軍撤離厄立特里亞之巴倫圖 (Barentu)。
英機炸撒丁尼亞之特梭 (Tirso) 發電提壩。
加拿大宣佈加強海外武力計劃。
- 三 日 英軍取色蘭 (Oirane)。
- 六 日 英軍佔領班加西 (Beinghazi)。
- 七 日 班加西南意軍投降。
自由法軍攻利比亞之沙漠沃地可弗拉 (Kufra)。
- 九 日 英艦隊轟擊熱內亞 (Genoa)。
- 十 日 英降落傘部隊在意大利南部降落。
英國與羅馬尼亞斷絕邦交。
- 十一 日 海空軍聯合轟擊奧斯坦 (Ostend)。
- 十二 日 英軍佔領意屬索馬利蘭 (Italian Somaliland) 之亞夫馬圖 (Afmadu)。
佛郎哥 (Franco) 與墨索里尼會晤。
- 十三 日 南斯拉夫巨頭在貝茲加登 (Berchtesgaden) 與希特勒舉行會議。
佛郎哥與貝當會晤。
- 十四 日 英軍佔領吉斯馬右 (Kismayu)，再陷克馬克 (Karnuk)。

- 十七日 土耳其保加利亞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 十九日 斯溫西 (Swansea) 首次遭連續三夜空襲。
- 二十日 艾登 (Eden) 及狄爾 (Dill) 抵埃及。
- 二十二日 英軍佔領吉布 (Jumbo)。
- 二十四日 英軍佔領基立布 (Gelib) ，驅意軍於組巴河 (Juba River) 。
- 二十五日 艾登及狄爾抵安哥拉 (Ankara) 。
- 英軍襲喀斯特羅里所 (Castellorizo) 島。
- 二十六日 英軍佔領摩加的西奧 (Magadiacio) 。
- 二十七日 德意簽定經濟協定。

三月

- 一 日 保加利亞加入軸心集團，准許德軍入境。
- 二 日 艾登及狄爾抵雅典。
- 三 日 蘇聯宣佈反對保加利亞之行爲。
- 加的夫 (Cardiff) 遭燃燒彈猛炸。
- 四 日 英軍襲羅夫頓島 (Lofoten Island) 。
- 五 日 英保絕交。
- 九 日 墨索里尼策動攻勢，親自在阿爾巴尼亞督戰。

- 英軍佔領阿比西尼亞之加勒勒打利(Gabredare)。
十 日 達爾郎上將發出警告，必要時擬遣派法國軍艦護航衝過封鎖綫。
十一日 羅斯福總統簽署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
英軍佔領達加柏(Daghebur)。
十三日 英軍佔領查維羅(Javello)。
格拉斯哥(Glasgow)及漢堡(Hamburg)遭猛襲。
十六日 英實行凍結工業資產。
十七日 英軍佔領吉幾加(Jigiga)，重佔伯伯拉(Berbera)。
十九日 艾登與薩拉考格魯(Saracoglu)在塞普魯斯(Cyprus)會談。
英加簽訂聖勞倫斯水道協定(St. Lawrence)。
二十日 普利茅斯遭猛烈空襲。
查拉布(Jarabub)意守軍投降。
南斯拉夫三部長因加入軸心公約問題辭職。
二十二日 英軍佔領尼吉里(Negelli)。
二十三日 柏林遭燃燒彈轟炸。
二十四日 德意裝甲部隊佔領里比亞之厄爾亞幾拉(Ei Agheila)。
二十五日 蘇土聯合聲明互不侵犯。
二十六日 英軍取哈拉(Harar)。
二十七日 英軍佔領喀蘭(Keren)。

- 二十八日 馬他班角 (Cape Matapan) 夜戰，意艦隊敗績。
三十日 阿爾幾里亞 (Algeria) 法軍炮台向英艦開炮。
三十一日 香羅斯特號 (Sehnanhorst) 與格森勞號 (Gueisenan) 在不勒斯特被炸。
軸心軍大舉進攻利比亞。

四月

- 一 日 英軍取阿斯馬拉 (Asmara)。
南斯拉夫下令總動員。
二 日 利比亞德意軍取亞吉大利亞 (Agadalia)。
英軍退出班加西。
三 日
四 日 格拉尼 (Rashid Ali Beg Galani) 發動武裝政變推翻伊拉克政府。
五 日 英軍宣佈佔領阿多瓦 (Adowa) 及阿的格勒特 (Adigrat)。
蘇南簽立互不侵犯條約。
六 日 德軍侵入南斯拉夫及希臘。
英軍佔領亞的斯亞巴巴 (Addis Ababa)。
七 日 利比亞軸心軍進抵得爾那 (Derna) 及馬吉利 (Mekili)。
八 日 德軍取斯科普里 (Skopje) 及薩羅尼卡 (Salonika)。
英軍佔領馬薩瓦 (Messawa)。
九 日 德軍取尼斯 (Nish)。

- 十日 德軍進入魯布利安那(Ljubljana)及撒格勒布(Zagreb)。
丹麥駐美公使與美國成立協定，承認美國佔領格陵蘭。
- 十一日 羅斯福總統撤銷紅海為戰區之規定，准許美輪駛入。
德軍進攻多布魯克。
- 十二日 德軍佔領巴地亞。
英希軍向奧令匹斯綫(Olympus line)後撤。
- 十三日 蘇日簽訂中立條約。
德軍佔領伯爾格來得(Balgrade)。
- 十五日 北愛爾蘭首次遭猛襲。
倫敦遭猛襲。
- 十六日 英軍開始自奧令匹斯綫撤退。
- 十八日 南斯拉夫第二軍與德軍簽訂停戰協定。
- 十九日 德軍宣佈佔領利里薩(Larissa)及奧令匹斯山(Olympus Mount)。
- 二十日 美加經濟協定於海德公園簽字。
- 二十一日 希臘政府認為繼續抗戰已不可能，勸告英軍撤退。
德軍宣佈佔領墨蘇府山隘(Metsovo Pass)。
三日空襲普利茅斯開始。
- 二十三日 希一部軍隊與德意軍簽立停戰協定。
- 二十四日 國務卿赫爾及海長諾克斯(Knox)廣播主張美國應全力援英。

- 二十五日 德軍宣佈佔領色蒙匹里 (Thermopylae)。
- 二十六日 德降落傘部隊佔領科林斯 (Corinth)。
- 南非軍佔領德西 (Dessau)。
- 二十七日 德軍佔領雅典。
- 英機襲擊科倫。
- 二十九日 蘇聯禁止戰爭原料過境。
- 三十日 羅斯福總統下令成立二百萬噸船業合資。

五月

- 一日 德軍在多布魯克防綫內獲得據點。
- 二日 伊拉克戰事爆發。
- 八日 空襲利物浦開始。
- 六日 史太林就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 陸長史汀生主張使用美海軍保障海上安全，俾軍火得運交英國。
- 七日 英軍接收被圍之伊拉克哈巴尼亞飛機港 (airport of Habania)。
- 蘇聯撤除承認被德軍佔領之國家。
- 九日 魯道夫赫斯 (Rudolf Hess) 乘降落傘在蘇格蘭着陸。
- 德機猛襲倫敦損失三十三架。
- 十日 海空軍聯合轟擊班加西。

大事記

- 十一日 希特勒與達爾郎在貝茲加登會晤。
- 十二日 蘇聯承認伊拉克叛黨政府。
- 十四日 維琪內閣通過希特勒所提合作條件。
- 十五日 艾登攻擊德軍使用敘利亞機場。
- 十六日 英軍宣佈轟炸敘利亞三機場。
- 十八日 在意皇太子統治下，克羅提亞王國 (Croatian Kingdom) 成立。
- 十九日 奧斯塔公爵 (Duke of Aosta) 所部軍隊在阿姆比亞拉吉 (Ambragi) 投降。
- 二十日 德降落傘部隊侵入克里特。
- 二十一日 美輪洛賓穆爾 (Robin Moor) 號在南大西洋被德潛艇擊沉。
- 二十二日 英戰鬥機自克里特撤退。
- 二十四日 格陵蘭附近海戰英戰鬥巡洋艦胡特 (Hood) 號被德戰鬥艦俾斯麥 (Bismark) 號擊沉。
- 二十七日 俾斯麥號被英海軍擊沉。
- 羅斯福總統廣播表示決定抵抗侵略。
- 二十八日 德軍取卡尼亞 (Canea)。
- 英機飛炸突尼斯之斯法克斯港 (Sfax) 中意輪。
- 二十九日 蘇打灣 (Suda Bay) 德軍向西推進。
- 美準備訓練英飛行員。
- 三十一日 英伊戰事結束，成立停戰協定。

六月

- 一 日 英軍宣佈自克里特撤退。
- 二 日 希墨在勃倫納山隘會談。
- 四 日 英機炸彼魯特 (Beirut)。
- 五 日 赫爾國務卿譴責法與德合作。
- 六 日 美公佈徵用船隻法規。
- 七 日 英軍傳已越阿比西尼亞南部之奧姆河 (Omo River) 向前推進。
- 八 日 英國及自由法國聯軍侵入敘利亞。
- 十 日 英軍取紅海港埠阿塞伯 (Asab)。
- 十一 日 英機不斷襲德西部。
- 十二 日 蘇日簽訂商約。
- 十三 日 英機報告直接命中德袖珍艦。
- 十四 日 羅斯福總統下令封存軸心在美資金。
- 十五日 敘利亞英軍進抵賽大 (Saida)。
- 十六 日 羅斯福總統下令封存德領館。
英機加緊襲德。
- 十八 日 德土簽訂友好條約。
- 十九 日 德意下令封存美領館。

大事記

二十日 羅斯福爲美輪洛賓穆爾號沉沒案咨文國會。

二十一日 英軍取達馬斯卡斯 (Damasus)。

美下令封閉意領館。

二十二日 德軍進攻蘇聯。

二十三日 德軍宣佈佔領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 Litovsk)。

二十四日 德軍進攻維爾那 (Vilna) 及考那斯 (Kaunas)。

二十五日 芬蘭對蘇宣戰。

二十六日 德軍大規模進攻，向明斯克 (Minsk) 推進。

二十七日 蘇軍宣佈北波蘭陣綫稍向後移。

匈牙利向蘇宣戰。

二十九日 德軍宣佈前鋒已越明斯克。

三十日 德軍佔領羅夫 (Lwow)，李布 (Luban)。

法蘇絕交。

七月

一日 德軍攻里加 (Riga) 及武因度 (Windan)。

魏菲爾將軍 (General Wavell) 自埃及調印。

二日 史大林播講焦土政策。

三日 德軍在查科斯塔特 (Jacobstadt) 渡杜味納河 (Dvina River)。

- 四日 叙利亞英軍取帕米拉(Palmyra)。
德軍在勒迫爾(Lepel)推進。
- 五日 東非蓋拉(Galla)及西打莫(Sidamo)區意軍投降。
德軍宣佈進抵明斯克東森伯河(Dnieper R.)上游。
- 六日 阿比亞尼亞意將領九人投降。
美軍宣佈佔領冰島。
- 七日 德國及羅馬尼亞聯軍取色爾提(Cernahit)。
李維諾夫廣播促英盡最大努力。
- 八日 德軍抵奧斯特洛夫(Ostrov)。
- 九日 芬蘭軍兩面進攻拉多加湖(Ladoga Lake)。
- 十日 德軍攻威得比斯克(Vitebsk)。
蘇軍分三路指揮作戰。
- 十一日 叙利亞戰事結束。
英蘇簽訂互助協定。
- 十二日 德軍圖在波羅的海岸登陸，被蘇軍擊退。
- 十三日 蘇軍宣佈克復梭勃林(Zhoblin)及羅格基夫(Begachev)。
- 十四日 叙境停戰協定簽字。
- 十五日 德軍進入斯摩棱斯克(Smolensk)。
- 十六日 英機襲擊鹿特丹港(Rotterdam)。

- 十七日 德軍進攻波羅斯克(Polotsk)。
蘇軍中重設政治工作人員。
- 十八日 蘇聯與捷克流亡政府簽訂協定。
- 十九日 德軍渡聶斯德河(Dniester R.)；取諾佛格勒，佛林斯克(Novograd-Volynsk)。
- 二十一日 德機首次襲莫斯科。
- 二十二日 皇家空軍在班泰雷利亞(Pantelleria)外襲意護航隊，大告成功。
- 二十三日 法在越南續對日讓步。
- 二十四日 英機猛炸法港中戰鬥艦香霍斯特號(Scharnhorst)及格森諾號(Guessan)。
- 二十五日 英美封存日本資金。
- 二十六日 意快艇圖襲馬爾他(Malta)。
- 羅馬尼亞軍宣佈已恢復舊疆界。
- 二十七日 七星期以來倫敦首次遭空襲。
- 二十八日 芬蘭與英國絕交。
- 三十日 英海軍航空隊襲彼薩姆(Pesamo)及克肯尼斯(Kirkenes)。
- 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簽訂協定。

八月

- 一日 美禁止航空用汽油出口。
- 十一日 德軍稱基輔(Kiev)南一百五十哩進行殲滅戰。

- 五日 德軍進抵塔帕 (Tapa)，考爾姆 (Kholm)，比埃拉雅 (Byelaya) 及澤考夫 (Zerkov)。
- 六日 德軍宣佈斯摩棱斯克戰事結束，俘三二〇、〇〇〇人。
- 七日 蘇機首次襲柏林。
- 八日 德軍佔領文生堡 (Wesenburg)，進抵芬蘭灣 (Gulf of Finland)；並宣佈在烏猛 (Uman) 附近包圍蘇軍二十五師並殲滅之。
- 九日 德軍取科羅斯丹 (Korosten)。
- 十日 英蘇聯合致牒土耳其保證尊重土耳其之領土完整，土耳其苟被攻擊，兩國將予以援助。
- 十二日 科隆 (Cologne) 遭英機大規模之空襲。
- 貝當宣佈與德完全合作。
- 十三日 德軍進抵斯塔拉亞魯薩 (Staraya Russa)。
- 十四日 羅邱在海上會談後聯合發表大西洋憲章八點。
- 德軍取克羅維羅格 (Kirovy Rog)。
- 十五日 羅邱聯名函史太林請開三國會議，討論英美以物資援蘇問題。
- 十六日 英蘇商務協定簽字。
- 德軍猛攻哥默爾 (Gomei)。
- 英蘇聯合向伊朗提出警告。
- 十七日 蘇軍退出尼古勒夫 (Nikolaev)。
- 十八日 蘇軍放棄金直塞 (Kingissep)。

- 十九日 德軍宣佈森伯河以西烏克蘭之地均入德軍之手。
- 二十一日 蘇軍退出哥默爾(Gomel)。德軍進攻諾夫格勒(Novgorod)，那伐(Nalva)，吉爾遜(Kherson)。
芬軍取喀基薩爾米(Kaekisalmi)。
- 二十二日 蘇軍撤退尼可波爾(Nikopol)，由中路發動反攻。
- 二十三日 意軍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海岸實行軍事統治。
- 二十四日 邱吉爾廣播發表大西洋會談經過。
- 二十五日 英蘇軍開入伊朗。
希墨會商東綫問題，歷時五日。
- 二十六日 德軍攻盧加(Luga)。
- 二十七日 賴伐爾與戴特在凡爾賽檢閱時受傷。
德軍攻威力基盧基(Velikije Luki)。
- 二十八日 伊朗戰事結束。
德軍進入塔林(Talinn)。
- 蘇聯下令遷移伏爾加(Volga)德人於西伯利亞。
- 三十日 芬軍攻維普里(Viipuri)。
- 三十一日 柏林承認蘇聯猛力反攻。

九月

- 一日 羅斯福於美國勞工紀念日演說，以全力擊敗希特勒。

- 二日 德軍抵喀刺斯諾，塞勞 (Krasnoe Selo)。
- 三日 芬軍宣佈已恢復原疆界。
- 四日 德潛艇向美驅逐艦格利爾 (Green) 發射魚雷。
- 五日 德軍稱列寧格勒已在德軍大炮射程之內。
- 七日 柏林遭最猛烈空襲。
- 八日 美貨輪在紅海被炸沉沒。
- 九日 中綫蘇軍反攻，克復耶爾尼亞 (Yelnya)。
- 九日 德軍攻什路塞爾堡 (Schlunessburg)。
- 九日 英軍宣佈襲史比茲貝根 (Spitzbergen)。
- 九日 英美訂約限制出口。
- 十日 德軍在奧斯陸下令戒嚴。
- 十一日 羅斯福廣播決心保護所有在美國所防禦海面之航運。
- 十一日 蘇向保加利亞抗議保護德方之軍事活動。
- 十二日 蘇軍宣佈拆尼哥夫 (Chernigov) 失守。
- 十三日 蘇軍宣佈在布利揚斯克 (Briansk) 附近擊退德軍。
- 十四日 蘇軍放棄克果門楚格 (Kremenchug)。
- 十六日 軸心坦克進攻利比亞，被擊退。
- 十六日 德軍宣佈在伊爾孟湖 (Lake Ilmen) 之南大捷。
- 十六日 巴黎人質十人遭槍決。

- 十七日 英蘇軍開入德黑蘭 (Teheran)。
英機白晝猛襲伯遜區 (Behme area)。
- 十九日 德軍進入基輔，向普爾塔伐 (Poltava) 外推進。
- 二十一日 德軍宣佈進抵亞速海 (Sea of Azov)，切斷克里米亞 (Crimea)。
- 二十二日 意軍宣佈意快艇襲直布羅陀港。
- 二十四日 倫敦同盟國會議通過擁護大西洋意章。
蘇軍宣佈粉碎德軍對摩曼斯克 (Murmensk) 之攻勢。
- 二十五日 意大利重佔克羅提亞 (Croatia) 非武裝區域。
- 二十六日 蘇軍擊敗進攻克里米亞跳傘部隊。
- 二十七日 德軍宣佈基輔以東包圍戰終止，俘六六五、〇〇〇人。
意大利實行計口授糧。
- 二十八日 納粹宣佈波希米亞 (Bohemia) 及摩拉維亞 (Moravia) 進入緊急狀態，下令逮捕內閣總理。
- 二十九日 波希米亞集體槍決。
莫斯科三國會議開幕討論援蘇計劃。
- 三十日 波希米亞又有多人遭槍決。